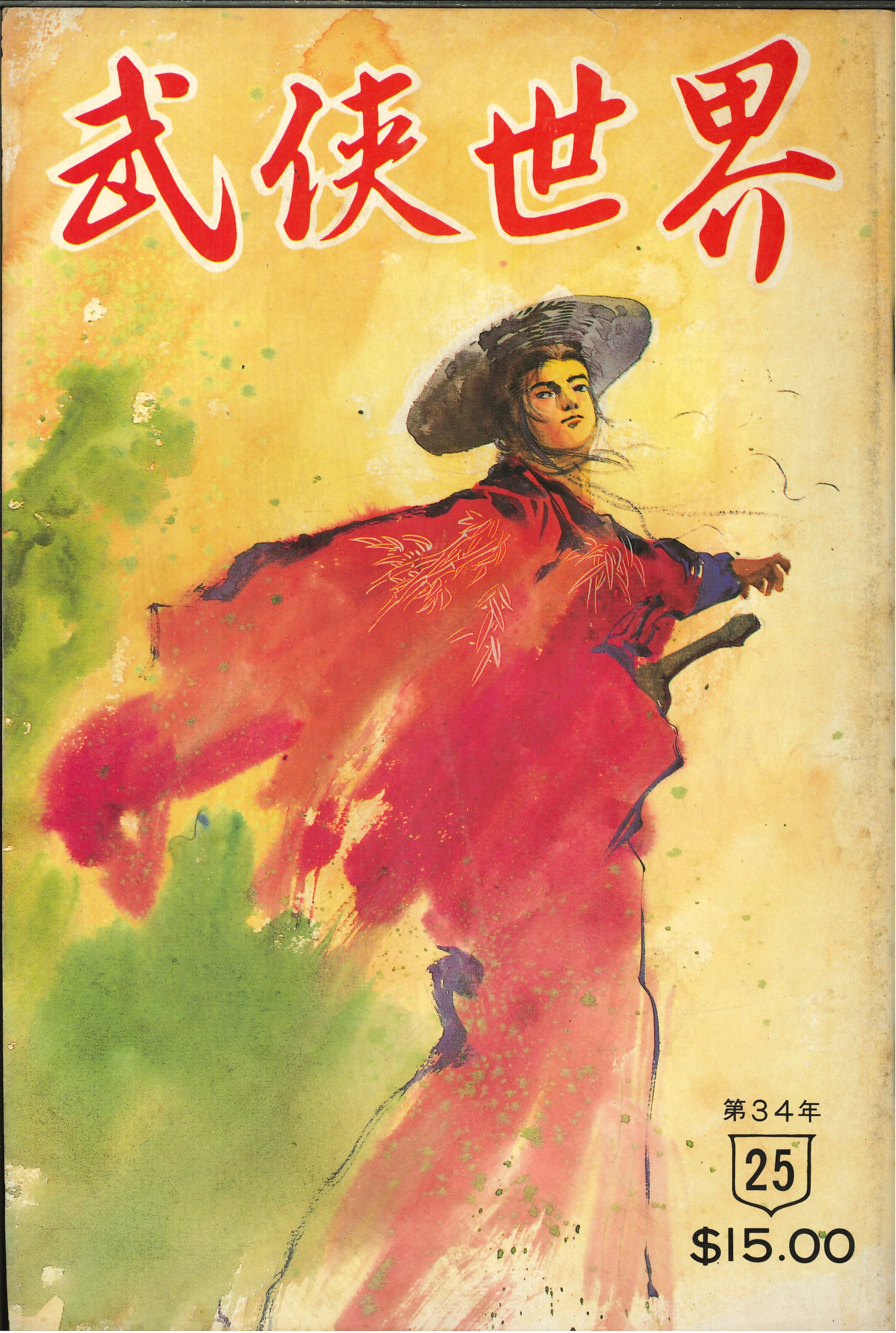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壯士悲歌」。龍王帮帮主江天霸由水上帮派發展至陸上，成爲江湖霸主，所有門派都被征服，只有乾坤正氣門與之抗衡，結果遭到「八使」瘋狂追殺，「十二友」只剩二友項準、聶陽生，便組織俠士唐懷宇及盧李梁何四義士和餘下門人伺機反擊……江天霸愛女江心穎和唐懷宇熱戀，生死關頭冒死搶救唐懷宇，誤死在兵器下，江天霸因此而發瘋，將部下殺盡，一場痴夢一場空……故事情節打鬥激烈，引人入勝，值得一讀。

*　　　*　　　*

本期新故事「愛情煞手」將陸續刊登，在欣賞完「鳳馭龍」之餘，愛好辛棄疾故事的讀友，又可繼續欣賞新的作品。

尚有新短篇「鐵弓神箭」、「追魂刀客奪命鏢」刋上，內容豐富，短小精幹。花鼓歌本期繼續刋登。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絕世龍狐」，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壯士悲歌（湖海俠義爭鬥故事）
龍王帮帮主江天霸妄圖稱霸武林，
不擇手段瘋狂追殺正氣門十二友……馬騰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鐵弓神箭（江湖武林軼事奇聞）
謙虛爲懷人之道　妄自尊大誨當初……麥菁　54
追魂刀客奪命鏢（江湖俠情詭異錄）◀—▶
淚子鏢王行俠義　爲師報仇下金陵……麥耕雲　5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花鼓歌（湖海俠情故事）
挾進地下見主公　如入鬼域心驚慌……伴霞樓主　73
驚艷一槍（「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元方爭取制高點　張蔡特別設埋伏……溫瑞安　81
玉掌青苗（女捕頭奇傳）
素喜報恩獻計策　衆人合力殺五狼……臥龍生　87
神劍金釵（新篇俠情連載故事）
老偸兒慷慨贈葯　梅公子暫充蠱醫……東方玉　93
劍嘯江湖（新派俠奇情故事）
韓七絕趁機偸襲　天雨峯初試神功……臥龍生　99
尼姑的女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三小偸聽會議　叛王設伏誘擒……歐陽雲飛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愛情煞手（新派俠義武林故事）◀—▶
忍辱負重爲孤雛　笛聲如神悅萬物……辛棄疾　113
頭痛人物（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夫妻不是同林鳥　公子忘情我不忘……司空羽　121

1992.10.28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5期
（總號17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壯士悲歌

湖海俠義爭鬥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八使追殺　九友喪生

洪八方雖然有六七分酒意，仍然脚步穩定地走出酒樓大門，略為停頓一下，目光往長街兩頭張望一眼，似乎拿不定主意該往那一頭走去。

身形忽然一轉，他已拿定主意，往通向鎮口那一頭走去。

「洪八方！你別走！」驀地身後傳來一聲尖脆的呼叫。

才走了幾步的洪八方聞聲停步回首張望，只見一個年輕女子匆匆自後追上來，禁不住面露訝異之色，張口嗡動，却沒有發出聲音。

他並不認識那個追上來的女子。他奇怪那女子怎會呼喚他的姓名。而且，顯然是衝着他來的。因為，除了他之外，街上沒有別的人理會那年輕女子的呼叫。

這女子是誰？怎會知道我的姓名？

洪八方自己滿腹狐疑的時候，那女子已來到他的面前，伸手便往他身上抓去。「洪八方，你……你為什麼要那樣做？你說呀，說呀！」

洪八方急忙閃縮着躲避那女子的拉扯，口裏急急道：「唏！妳幹嗎呀？某家不知妳說什麼？」

那女子纏着洪八方，咄咄逼人地道：「裝什麼糊塗，你又不是醉了，昨晚才跟妾身成了親，今日便視作陌路人？你好狠心啊！各位鄉親父老，你們來評評理啊！」女子向街上來往的行人高聲呼叫。

街上的行人見有熱鬧看，紛紛蜂湧上前，將洪八方和那個自稱是他妻子的女子圍起來。

洪八方被那女子的胡鬧氣得幾乎昏了頭，酒意消了大半，怒睜雙目看着那女子，厲聲道：「姑娘，妳胡說亂道什麼？某家根本不認識妳，妳却說什麼昨晚才跟某家成親，簡直荒謬！」

那女子死死拉扯住洪八方，帶哭道：「相公，你不是患了失心瘋吧？居然矢口不認嬌妻，你太過份了，太無良了，你再不認妾身，妾身就死在你眼前。」

圍觀的人聽到這裏，忍不住紛紛議論，甚至指責洪八方的不是。

「嘻！我要是娶到一個如此嬌美的姑娘做妻子，折壽一半也甘願。」

「這漢子娶到一個如此美貌的嬌妻，不知幾生修到，居然不承認，眞是混天下之大賬，該死！」

「連妻子也不認，這傢伙也算得上是天下間第一負心無良漢了。」

「嘻嘻，姑娘，他不認妳，我毛大認妳，跟我回去睡覺吧！」

圍觀的人當中，有不少人認出，那個出言輕薄的人，是鎮上的無賴。

那無賴是與幾個同伴一起的，才敢口沒遮攔，討那女子的便宜。

圍觀的人雖然大都討厭那幾個無賴，但都不敢出言指責他們，正所謂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洪八方聽到圍觀的人說的話，又氣又急，高聲大叫道：「各位……唉！某家雖已行年三十有一，敢向天發誓，尚未娶妻，何來妻子啊！這姑娘大概……腦袋有點毛病……認錯了人，某家頂天立地，幹了的事怎會不認！這位姑娘貌美如花，要是娶到她為妻，不知幾生修到，歡喜還來不及，怎會不認她？」

衆人聽着，紛紛點頭。

「他說的也是道理啊，莫非那姑娘腦袋眞的有毛病？」

「這姑娘大概想嫁想得瘋了，見人便認作相公。」

「嘻嘻，她怎麼不認我是她相公啊！她認，我馬上抱她回家！」又是那幾個無賴在胡鬧。

死死拉住洪八方的女子確實生得貌美如花，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如此美貌的姑娘，可是不少人夢寐以求的妻子，正如一個圍觀者所說，娶到一個這樣美貌的嬌妻，幾生修到。

事實上，圍觀的人中，便有一些人認為洪八方太愚戇，縱使那女子眞的不是他的妻子，何不來個順水推舟，認了她做妻子，享其艷福。

「相公，你不認妾身為妻，也不用說妾身腦袋有毛病啊！」女子淒淒切切地說，贏得圍觀衆人的同情。「一夜夫妻百日恩。你既然硬着心腸不認妾身，妾身還有何顏面活下去，妾身就死在你眼前。」女子忽然從袖中翻出一柄解腕尖刀，往自己的心窩插下去。

衆人驟睹之下，發出一陣驚急的呼叫聲。

洪八方就在衆人的驚呼聲中，疾快地探手出指一彈，彈擊在那女子尖刀刀身上，只聽錚聲一响，有如金鐵交擊般，女子手上的尖刀脫手飛了出去。

「姑娘，開這麼大的玩笑，值得嗎？」洪八方聲色俱厲。

衆人看到洪八方將女子手上的尖刀彈飛，一顆心才放下來，發出一陣寬慰的感嘆聲。

女子仍然尋死覓活。「你既然不認妾身是你妻子，你為何要出手阻止妾身死，妾身的生死與你何干，妾身一定會死給你看。」

人羣發出一陣責罵洪八方的聲音。

洪八方拿那女子沒辦法，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姑娘，別再胡鬧了，妳到底有何企圖，何不直截

了當地說出來？」

那女子忽然放聲悲哭起來，越哭越傷心，聽得圍觀的人羣心裏一陣難過，對洪八方的責罵更甚。

洪八方直跺脚，不知怎樣說才好。

那女子忽然間哭聲中斷，只聽有人驚叫道：「不好，她暈過去了。」

洪八方低頭瞧那女子一眼，那女子確是暈過去，閉着雙眼，梨花帶雨，聲息全無躺在地上，我見猶憐。

洪八方頓時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女子，口裏叫道：「姑娘，妳醒醒……」

人羣七嘴八舌叫起來。「還站着幹嘛，快將她扶起來啊！救醒她！」

洪八方搓着手，猶豫着不敢扶起那女子。

他忽然記起一句古訓：男女授受不親。

衆人見洪八方不敢扶起那女子，有幾個忍不住，自人羣中排衆而出，搶前去，扶起那女子。

那幾個人之中，有三個是婦女。

幾個無賴亦想上前去佔便宜，被圍觀的人喝止住，沒趣地溜走了。

那三個婦女合力將女子抱起來，有人叫：「快抬她到那家店鋪內救醒她。」

三個婦人很自然地抬起那女子走向最近的一家店鋪——酒樓隔鄰的綢緞莊內。

衆人哄哄地湧向那家綢緞莊。

剎那間，只剩下洪八方一個人站在那裏。

站着原地的洪八方忽然雙眼一睜，急忙移步往那家綢緞莊走去，才走了一步，倏地停下來，口裏嘟喃道：「此時不走，待她醒過來，只怕又被她纏着脫不了身。她不過暈了過去，死不了的，此時不走，還待何時。」主意一定，立刻撤腿便溜。

衆人只顧搶救那女子，沒有人去理會洪八方。因此，洪八方沒有遭到阻攔。

走着的洪八方忽然脫口叫起來。「怎麼忘了跟羅幹的相會，他不要走了才好啊！」脚下加快，往鎮口外面走去。

＊　＊　＊

猴子松下，一人迎風卓立，遙望天邊如奔馬般湧來的浮雲，艮久，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在空中迴蕩，被風傳送開去，引來一聲回應——嘯聲。

松下那人抬手一掠被風吹亂的鬢髮，霍然轉身，口裏說一聲：「洪兄來了！」放眼往嘯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瞬間，松下那人便望到一條身形往他這邊如飛掠來，禁不住色然而喜，放聲呼叫：「洪兄！」

叫聲未了，松下那人倏地臉色微變，口裏疾說一聲：「來人不是洪兄！」

如飛向松下掠去的人，沒有回應松下人的呼叫，在掠來那人的身後，一下子出現七八個人，好明顯，他們是一伙的。

松下人等的顯然是一個人，因此，他才會說來的人不是他要等的人——洪兄。

松下人眼中露出思疑之色，站着向那伙向他如飛掠來的人，臉色凝重，右手不自覺往腰間的長刀摸去。

眨眼間，那伙人便先後掠到松下，爲首之人停下來，兩道森冷的目光直射在松下人的身上，嘴唇翕動，吐出一句話：「你就是羅幹？」

松下人兩道目光亦射在爲首之人的身上，頷首道：「不錯。」

松下人是羅幹，豈不就是洪八方趕着去相會的那個人。

「你在等洪八方？」那人的語氣很倔强。

羅幹的眉毛陡地剔動一下，不答反問：「爾等是什麼人？」

「龍王座下白衣使李白練。」那人昂然答。

羅幹眼倏睜。「原來是龍王座下白衣使！」語聲略頓，語氣冷肅地道：「洪八方怎樣了？」

那人——白衣使李白練冷笑一聲：「你永遠看不到姓洪的。」

「爾等殺了洪兄？」羅幹疾聲叫起來。

李白練搖搖頭。「姓洪的還活着，被咱們略施小計，在你死之前，他肯定趕不及來跟你相會，但他一定會替你收屍。」

羅幹陡地仰天狂嘯一聲，人刀有如一隻跳蚤般，猝然撲斬李白練。

李白練大概料不到羅幹的動作如此迅疾，說動便動，大吃一驚。急忙斜縱開去，口裏喝一聲：「上！」

站在李白練身後的八個灰衣人立刻暴應一聲，飛撲向羅幹，將他截下來。

羅幹暴吼一聲：「擋我者死！」手中刀風雷驟發，一陣鏗鏘聲中，跟着是幾聲悶哼與慘叫，八個灰衣人中，有三個濺血倒下。

餘下的人被羅幹那一招奪魂喪魄的刀法駭得微微窒呆了一下，但立刻又不畏死地向羅幹攻殺。

羅幹哼一聲，長刀疾閃，如駭電驚虹，錚錚鏗鏗聲中，又有兩個灰衣人倒下。

可是，剩下的三個灰衣人似乎

悍不畏死，毫不退縮地繼續向羅幹攻擊。

羅幹只好再揮刀反擊。

他本想抽身撲擊站在一旁觀看的李白練的。

剩下的三個漢子身子似乎比接連倒下去的五個同伙要高，否則也不可能死剩他們三人，雖則被羅幹攻得連連後退，並沒有被羅幹擊倒，死命纏住他。

羅幹只想速戰速決，絕招連出，一招斗轉星移，一刀斜插入一個灰衣人的腰脅內，其餘兩個灰衣人駭得臉色大變，慌忙閃退。

那個被一刀插入腰脅內的灰衣人身子一歪一挺，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

李白練就在那時動手了。

身形一動的剎那，手一抖，數點白芒自他手上疾射出去，飛射向正在抽刀的羅幹，他則隨後飛撲過去。

羅幹刀才抽出，由於被那灰衣人那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嚎聲遮蓋了暗器破空激射聲，因此，直到那數點暗器激射至距他身體不到一尺遠的地方，他才驚覺，那剎那，他別無選擇，只好疾快地趴下去。

嗤嗤連聲激响中，羅幹陡覺左臂側一陣劇痛，心知被一支暗器射中，咬着牙立時一躍而起，揮刀擋開一個灰衣人斬來的利刀。那剎那，他驀然發覺李白練撲到，甚至感受到那股飛襲向他背上的冷銳之勁氣，危急存亡之間，急不迭往下一彎腰。

唯有這樣，才能夠避重就輕，閃避過李白練那一下攻擊。

「嗤」一聲，羅幹清楚地感受到衣服及皮肉被割裂開來的那種令人膽寒心顫的劇痛。

李白練那一劍在他的背上劃出一道半尺有多的傷口。

颯一下疾响，一個灰衣人亦將羅幹的髮髻削斬下來，一頭髮頓時披散在羅幹的臉上。

羅幹暴吼一聲，忍痛急施一招旋風斬，總算逼開了李白練跟兩個灰衣人，吸口氣，人刀如一道白練般竄向李白練。

李白練急縱起來，身形一翻，頭下脚上，長劍倒插而下，插向一招擊空的羅幹。

羅幹於那霎間身形橫翻，迴刀揮擊，鏗一聲，長刀斬在劍身上，硬是將李白練那一劍擊開。

「颼颼」兩下疾响，兩個灰衣人把鋼刀分別遞到——一斬羅幹腰臀，一搠向其大腿。

羅幹大吼一聲，橫翻的身形加速向下滾墮，險險避過兩個灰衣人的鋼刀。

可是，他却避不過李白練凌空擲下的長劍，刷的一聲長劍射入他的大腿上，劍身射穿他的大腿，釘入地上，將他釘住。

兩個灰衣人怎會錯過這個好機會，揮刀往羅幹身上斬去。

羅幹大腿被釘在地上，痛入心脾，禁不住張口發出一聲厲吼，身形猛地向上一挺，一手執住插在腿上的利劍，一手揮刀擋開兩個灰衣人斬來的鋼刀。

數點白芒就在那霎間凌空激射向羅幹。

那是李白練發出的，時間拿捏得非常準確，就在羅幹擋開灰衣人鋼刀的時候，令到羅幹根本無暇應付，生死一髮間，只好拚命閃歪身子，同時間，他亦一下子將插在大腿上的長劍拔出來。

「卜卜卜」數下疾响，羅幹身上起碼中了四五枚暗器，其餘的都射入他身旁的地上。

羅幹禁不住慘吼連聲，整個人從地上彈躍起來，噗一聲，一個灰衣人將手上的鋼刀送入他的腰眼內。

羅幹大吼一聲，一下子跌墜下去。

於中刀的剎那，他仍然拚盡全身氣力，將手上的刀劍疾擲出去。

「砰」一聲，羅幹重重摔墮地上，同時間，响起兩聲痛叫。

原來，他擲出的刀劍，其一擲射入一個灰衣人的腹腔上，那柄劍則射入剛掠落地上的李白練的左肩胛之上。

李白練在空中眼見羅幹中了四五枚暗器，大喜，急忙掠落地上，他可沒有料到羅幹於挨了一刀，再被暗器射中的情形下，仍然能夠擲出手上的刀劍，而且力道那麼勁猛，嚇得他心頭劇跳一下，慌忙擰身閃避，總算避過要害，左肩胛上被自己的利劍射了一個對穿，他那條左手可能廢了。

羅幹跌回地上，仍然想掙扎起來，被那個一刀搠入他腰眼上的灰衣人一脚踢在刀把上，搠入他體內的鋼刀頓時從他的左腹側上穿透出來，羅幹大吼一聲，身子一挺，寂然不動。

李白練看着，吸口大氣，咬牙將穿入肩胛上的長劍拔出來，掠前去，舉劍將羅幹的首級斬下來。

「羅幹，你終於死在我劍下！」李白練忍着痛，仰首發出一陣狂笑。

「使者，你的傷……」唯一沒有受傷，也是唯一死剩的灰衣人上前扶住李白練。

李白練止住笑聲，却禁不住痛得全身抖顫。「快替本使者敷藥包紮，速離此地。」

那個灰衣人答應一聲，從李白練手中接過藥瓶，急急替李白練敷藥包紮。

離開之前，李白練吩咐那個灰衣人將其他七個死去的灰衣人的屍體扔落猴子松前面的崖下，地上，只剩下羅幹的那具腦袋跟身體分了家的屍體。

「嘿嘿！洪八方看到羅幹的屍體，一定悔疚得生不如死，說不定，他眞會自己了斷！嘿嘿，那便不費吹灰之力，又鏟除了一個勁敵。」李白練說完那番話，帶着那個灰衣人飛掠而去。

* * *

洪八方看到羅幹那屍首分離的屍體時，確實悔疚自責得想一掌自碎天靈蓋，以死向羅幹贖過。

在趕來猴子松的路上，洪八方越想越不對勁，懷疑在酒樓外將他纏住的女子，是故意那樣做，目的是要將他拖住，令到他不能及時趕去跟羅幹相會。

後來他看到羅幹的屍體，以及地上斑斑的血漬，他完全肯定自己心裏的懷疑是對的，那個女子故意纏住他，令到他不能及時趕到來跟羅幹相會，就在這個時間，有人趁機殺了羅幹。

他中了別人的陰謀詭計。

乍見羅幹慘死，他悔疚得恨不得狠狠摑自己幾巴掌——居然那樣糊塗，連那樣明顯的陰謀詭計也不能及時識穿，致令羅幹被殺，眞是在江湖上白混了這些年。

結果，他眞的狠狠地摑了自己幾巴掌。

他覺得心裏好過一點。

「一定是老毒龍的手下幹的！」洪八方咬着牙，雙拳緊握，眼裏噴出火來。「羅兄，俺知你死不瞑目，你放心吧！這個仇，俺一定會替你報，縱使粉身碎骨！」

跟着，他跪下來，向羅幹的屍首叩了三個頭，然後就在猴子松下，用羅幹的長刀挖了一個坑，將羅幹的屍首埋了，就用那把長刀作碑，以金剛指在刀身上刻下：河北薊縣羅幹之墓八個字，以之插入墳前地上。

向羅幹的墳墓拜了三拜，洪八方才站起身，離開猴子松，趕返鎮上。

返回鎮上，天色剛好開始黑下來。洪八方並沒有返回居住的客棧，在鎮上各處找尋那個自稱是他妻子的女子的下落。

只要找到那個女子的下落，便找到龍王的手下，進而找到龍王。

找遍了鎮上每一個地方，包括酒館食肆和大小客棧，都找不到那個女子。

洪八方雖然不甘心，也沒有辦法，只好返回客棧，草草吃過飯，便上床睡覺。

四更天，他便悄然起床，收拾好隨身行裝，背起包袱，自窗口溜出房外，再翻出客棧的圍牆外面，一溜烟往鎮外掠去。

他並不是從鎮口掠出鎮外的，從鎮東南面掠出鎮外，再向西南面掠去。

沿途，他都很小心察看是否有人跟踪，確定沒有人跟踪後，他才放心地一路飛掠前去。

* * *

驛馬鎮由於地處南北交通要道，所以，異常繁盛，南來北往的商旅大都在鎮上歇脚打尖。因此，鎮上的食肆和客棧特別多。

這一日，洪八方來到驛馬鎮上，逕來到鎮上一家叫悅香樓的酒樓內，找了副座頭坐下，要了一壺酒，一盤牛肉，半隻燒鷄，再加一個茶，吃喝起來。

這一頓飯，他足足吃了一個時辰，才結賬離開，在鎮上遊逛。

看他的樣子，似乎閒得沒地方可走，才在鎮上隨處遊蕩，實則，他是在暗中查察是否有人跟踪。

他一直在鎮上逛到天黑下來，確定沒有人跟踪他，才去投棧，進入客棧後，要了一個房間，却對帶他到客房去的店伙計說內急，要到茅厠去解決一下。問了店伙計茅厠的所在後，急急走去，來到茅厠，四看一眼沒人，立刻閃到茅厠後面，越牆溜出客棧外面。可憐那個店伙計一直在走廊等他，等得不耐煩了，只有一頓飯工夫，擔心洪八方出了什麼事故，急急跑到茅厠瞧瞧，不見人，心裏慌了，忙跑回前面告知老闆，老闆聽說一個剛投棧的客人不見了，也慌起來，親自帶了店內所有的伙計在客棧內各處找尋，結果當然找不到洪八方，只好作罷，他們可不敢報官，免得惹上麻煩。

客棧內的人還在擾擾攘攘，找尋洪八方的時候，洪八方已在鎮外西面一座不大不小的宅院前，回頭一眼，附近不見一個人影，才閃身到大門前，抓住銅環，一長兩短一長，叩了四下。

兩扇本來緊閉着的大門立刻拉開一條縫來，門內有人說一聲：「乾坤。」

洪八方回一聲：「正氣。」

拉開一條縫的那扇門立刻打開來，門內人說一聲：「快請進來。」

洪八方立刻一閃身，進入門內，那扇門隨即悄沒聲地關上，彷彿從來沒有打開過。

洪八方隨着那個帶路的漢子往裏走，邊道：「請問尚錦川大俠在嗎？」

「在。」帶路的那個漢子說一聲。

洪八方不再說話，默默跟着那漢子穿過一個拱門，一直往裏走。

在一間敞廳內，洪八方見到他

要找的人——尚錦川。

「尚兄！」洪八方走入敞廳內，馬上呼叫一聲。

敞廳內那個人忙站起來，高興地道：「洪兄，你怎麼來了？」

一句話，勾起了洪八方的傷痛，激動地道：「尚兄，洪某來，是要告訴一個壞消息。」

本來面露笑容的尚錦川一聽，頓時收斂起笑容，着急地道：「洪兄，發生了什麼事？」

洪八方悔疚悲痛地道：「尚兄，羅兄死了！死得很慘！是給老毒龍的手下殺死的！」由於激動，語聲顯得抖顫。

尚錦川聽得渾身一震。「羅兄遇害！洪兄，你不是要跟羅兄會合，然後到……」

洪八方滿臉悔疚地道：「尚兄，洪某趕不及去跟羅兄會合，才致他遭老毒龍的手下殺害，洪某難辭其咎！」

尚錦川很快便從震驚中冷靜下來。「洪兄，先別自責，快坐下來，慢慢將事情說出來。」

洪八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待尚錦川也坐下來，才將整件事情說出來，末了，愧悔地道：「尚兄，若不是洪某未能及時識破他們的陰謀，以至趕不及去跟羅兄相會，羅兄應該不會遇害。羅兄的死，洪某實是難辭其咎！」

尚錦川擺手道：「洪兄，對於羅兄的死，請別耿耿於懷，老毒龍的手下既然決定要殺羅兄，縱使那一次你及時識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他仍然會再想辦法殺害羅兄！他們的手段咱們都很清楚，爲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假使洪兄你及時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相信他們仍會想盡千方百計阻止你趕去猴子松跟羅兄相會。所以，羅兄的死，不是你的錯，無須自責。羅兄那筆賬，應該算在他們的身上！」

洪八方聽着，心裏好過了一些，仍然不能完全釋懷。「尚兄，洪某總覺得，羅兄之死，洪某……」

尚錦川擺手打斷洪八方的話。「洪兄，怎麼仍然往牛角尖鑽？殺死羅兄的是老毒龍的人，你想通了嗎？」

洪八方被尚錦川一說，果然想通了。「尚兄，你說的話有如當頭棒喝！對，羅兄那筆賬，該找老毒龍算！」

頓一下，忽然道：「尚兄，怎麼不見蘇兄與藍兄？」

尚錦川道：「他倆去了邵大夫那裏。」

洪八方一聽，頓時緊張起來。「尚兄，邵大夫那裏不是……」

尚錦川含笑道：「洪兄，請別擔心，邵大夫在那裏一切都好，蘇兄跟藍兄到邵大夫那裏，不過送一樣草藥去，有了那種草藥，邵大夫才能煉成百草救命丹。」

洪八方鬆口氣，連聲道：「太好了，邵大夫煉成了百草救命丹，咱們便不用再怕老毒龍了！」

「只要蘇、藍兩位將草藥送到邵大夫那裏，一定可以煉成救命丹！」尚錦川倒是有十足的把握。

突然間，他想起一件事，神色立轉凝重。「洪兄，一路上，可有發現暗中有人跟踪你？」

洪八方心頭猛跳了一下，忙搖頭道：「沒有，洪某敢肯定沒有。一路上，洪某都不敢大意，想盡辦法查察是否有人暗中跟着洪某，絕對確定沒人跟踪後，洪某才溜來找尚兄你，告知羅兄的死訊。」

尚錦川連連點頭。「嗯，洪兄，是尚某多慮了。」

語聲未落，倏地雙眼一睜，驚疑地道：「洪兄，尚某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老毒龍的人若是爲了阻延你趕去會合羅兄，他們有很多種辦法啊！狙殺你，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辦法，乾淨俐落，絕不會讓你有機會及時趕到猴子松會見羅兄。他們如此做，令尚某心裏大是疑惑，放着乾淨俐落的方法不用，用那種蹩脚的辦法去阻延你趕去猴子松……說不定，其中又有什麼陰謀！」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洪八方幾乎從椅上彈起來，睜眼道：「洪某怎麼想不到？尚兄，洪某不該來找你的。」

尚錦川很鎮定，擺擺手道：「洪兄，尚某不過猜測而已。雖然有可能，却不是十足十的，洪兄不用太過擔心。」

一頓，馬上又道：「不過，爲了安全起見，還是盡快放棄這裏，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去。」

洪八方道：「馬上？」

尚錦川已站起身。「不怕一萬，最怕萬一，馬上離開這裏。」

洪八方懊悔不已。「尚兄，都是洪某魯莽，也不思量一下，便來找你，害得你要放棄這個地方。」

尚錦川上前拍拍洪八方的肩頭。「洪兄，別自責，誰也有疏忽的時候。咱仍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暫時離開這裏，日後，尚某還會回來居住的。」

洪八方仍然不能釋懷。「若是因洪某至讓老毒龍的手下發現這裏，洪某難辭其咎。」

尚錦川微微笑道：「洪兄，請跟尚某來，召集齊所有的人後，馬上離開這裏。」邊說邊走出敞廳外面。

洪八方跟着尚錦川往外走。

兩人走出敞廳外面，尚錦川對一個站在廳外的漢子道：「何安，快去召集所有的人到此，着他們收

拾好隨身物品。」

「是。」那漢子何安答應一聲，立刻往前面奔去。

尚錦川對洪八方道：「洪兄，請在此稍候，尚某也要收拾一些緊要的物件帶走。」

洪八方頷首道：「尚兄只管去，洪某在此等着。」

尚錦川立刻往寢居之處急急走去。

「哈……想走麼？走不了哪！」一聲狂笑驀地傳來，令到剛走了幾步的尚錦川不由停下來，洪八方則彷似兜心被插了一刀，驚悔之餘，恨不得狠狠揍自己幾拳。

不幸而言中了，自己果然將老毒龍的手下引來這裏，只怕又要死人。

洪八方忽然深深痛恨自己。

驀然傳來的話聲未落，四下裏忽然响起一陣喊殺聲與慘叫聲，其中一聲慘叫就在附近响起，尚錦川聽得心頭一震——因他聽出那是剛離去的何安發出的。

一條人影就在宅子四處閃冒起的火光中，凌空掠落洪、尚兩人之間的地上，跟着，颼颼連聲，近十條人影閃掠至，將洪、尚兩人包圍起來。

洪八方突然發狂般大吼一聲，撲向站在他與尚錦川之間的那個黑衣人。「尚兄，你快走，洪某替你截住他們！」

尚錦川愕了愕，隨即振聲道：「洪兄，要走一起走，尚某怎能撇下你！」亦撲向那個黑衣人。

洪八方急得眼中冒火，大叫：「尚兄，這些老毒龍的爪子是洪某引來的，洪某該死，尚兄快走，尚某拚死也要截下這些爪子。」

就在洪八方大叫聲中，一條人影已如電閃般掠到尚錦川身前，將他截下。

那人穿一身火紅般的長衣。

尚錦川一眼看到那人一身紅衣，禁不住疾聲道：「果然是老毒龍的爪子，你不就是紅衣使秦烈？」

將他截下的紅衣人已然跟尚某交手兩招，冷冷笑一聲，道：「正是本使，姓尚的，別指望能夠活着離開這裏！」

那邊廂，洪某揮動一雙板斧，狂攻那個黑衣人。

原來，那個黑衣人是老毒龍座下八大使者之一的黑衣使石中原。

一下子便來了兩個紅、黑使者，看來，他們是志在必得了。

黑使者石中原被洪八方一輪狂攻弄得手忙脚亂，幾乎招架不了，要不是有三個灰衣人上前助戰，可能眞會敗在洪八方的斧下。

紅使者秦烈則與尚錦川鬥得難分難解，誰也壓不倒誰，兩人可說棋逢敵手。可是，最先倒下去的竟然是尚錦川！

他是被兩個灰衣人突然揮出的繩錘纏住，一時間無法脫困，被紅使者秦烈一棒擊在大腿上，腿骨碎折倒下的。

倒地後，尚錦川才能一刀斬斷纏縛住他右脚的繩錘，並順着拉扯之勢往前急滾，險險避開秦烈砸向他身上的那一棒。

秦烈使的是狠牙棒。

「喔」一聲，那個繩錘被斬斷的灰衣人發出一聲慘叫，跌倒下去。

原來，他被尚錦川脫手擲出的三尖刀射插入小腹內，飛跌出數尺外的地上。

可是，尚錦川也中了一錘，被另一個灰衣人發出的繩錘擊中肩背部位，雖然痛得他雙眼發黑，但却極力咬牙忍受，沒有發出叫聲。

他是不想發出痛叫聲影响了洪八方的心神。讓石中原跟他的兩個手下有機可乘。

因此，當他又被那個灰衣人發出的繩錘纏住他的左手臂，跟着被秦烈一棒擊在胸脅上，脅骨被砸斷塌陷的時候，他仍然沒發出一聲。

他一聲不吭便死了。

洪八方雖然聽不到尚錦川發出叫聲，但他不是瞎子，還是瞧到了，瞥到尚錦川躺在地上寂然不動，他知道尚錦川慘死在秦烈的狠牙棒下，心裏有如被人當胸砸了一拳，驚、痛、怒、悔之下，彷似發了狂般，發出一聲强烈的暴吼，狂舞雙斧，向石中原跟兩個灰衣人沒命狂斬，居然被他逼退石中原三人，身形一擰，衝向秦烈。

還未衝到秦烈跟前，洪八方忽然脚下一絆，跌倒下去。

四五樣兵器立時向洪八方的身上飛擲過去。

擲出刀矛的是一直站着沒有動手的五個灰衣人。

而洪八方突然絆倒，是被一個灰衣人發出的繩錘將右脚繞纏住，因而跌倒。

大吼一聲，洪八方身形一個翻側的刹那，雙斧飛舞，總算將擲來的刀矛磕飛擊落。

秦烈悄沒聲地一棒砸向洪八方的腦袋。

洪八方陡地挺身坐起，險險避過秦烈的狠牙棒。

石中原的九節鞭已然向他揮擊過去，洪八方雙斧急擋，「錚錚」兩聲，硬是將石中原的九節鞭擋撥開。

一條人影忽然凌空飛撲向洪八方。

洪八方雙斧急斬，「噗噗」兩聲，利斧劈斬入那條飛撲過來的人影身上。

秦烈的狠牙棒就在那霎間猛然砸在洪八方的身上。

石中原的九節鞭亦乘機斜擊在洪八方的頸側上。

洪八方慘吼一聲，吼聲只發出一半，隨着被擊折的頸項，向一邊歪倒下去。

他手上兩把板斧仍然深深地嵌入那條人影的體內。

正因爲他雙斧深砍入那條人影的體內，無法一下子抽出雙斧，因而才令到秦、石兩人有機可乘，將他擊殺。

那條人影並不是活人，乃是那個被尚錦川以三尖刀擲斃的灰衣人的屍體，被秦烈一把抓起來，向洪八方用力擲過去，目的就是要以之絆住洪八方，令到他騰不出手來應付他倆的猝然一擊。

秦烈那一着得手了，但却未免有點殘忍，那個灰衣人已然喪生，仍然令到他的身體遭到傷殘。

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眞不愧是老毒龍座下的八大使者。

看着業已被他們先後擊殺的尚、洪兩人的屍體，秦、石兩人長長吐口氣。「終於將這兩個傢伙擊倒。」石中原將手上的九節鞭抖動一下，發出一陣嗡然震响聲。

秦烈抬眼往四面越來越猛烈的火光掃了一眼，喊殺聲已逐漸弱下來，目光閃閃地道：「王兄跟鄺兄相信已解決了這宅子內的其他人了。」

「嗯。」石中原表示同意秦烈的話。「咱們可以回去向龍王覆命了。」

石中原吩咐手下——那些灰衣人。「快到屋內搜查一下，看看可有人躲着，不可放過一個。」

幾個灰衣人答應一聲，分別向屋子走去。

* * *

龍王殿內，龍王高踞在當中一張雕龍大交椅上，座下左右分別站着六個衣色各異的人。

那就是龍王座下八大使者當中的六個。

龍王的年紀看上去不太老，鬚髮仍未花白，長面削頰，百足眉、雙目圓大、虎鼻海口，看其形貌，確是有點像「龍」的樣子。

這就是龍王。

洪八方、羅幹、尚錦川三人口中的老毒龍。

別看老毒龍看似年紀不老，實則，他已經六十出頭，要不，死去的羅、尚、洪三人也不會冠以一個老字。

龍王座下八大使者分爲黑白紅綠四使者和金木水火四使者，合共八大使者。

此時，龍王座下只有黑白紅綠和金水六使者，木火兩使者不在。

白衣使者李白練一隻左肩胛包紮着，左手也用布帶吊起來。他率衆在猴子松不攻殺羅幹，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可謂損失慘重。

龍王高踞座上，緩慢地掃視了六大使者一眼，微微哼了一聲，才開口道：「紅黑白三使率衆分別擊殺了司徒老兒三個黨羽，雖然有所損折，還是立了一功，本座自會論功行賞，唯望木火二使也有所獲。那麼，司徒老兒的黨羽便十去五六。再加把勁將其黨羽悉數除去，嘿嘿，司徒老兒縱使保住一條老命，也孤掌難鳴，成不了氣候，那時候要除去他，易如反掌，哈哈哈……那時候，大江南北，盡入咱掌握中，任我縱橫。」

六大使者一齊躬身頌道：「龍王神武英明，萬壽無疆，武威長揚。」

龍王樂得哈哈大笑，一副天下武林盡在掌握中的樣子。

「水使者。」笑聲一停，龍王目注身穿青衣的水使者呼喚一聲。

水使者許太湖應一聲，上前一步，躬身道：「龍王有何吩咐？」

龍王道：「可有邵永康老兒的消息？」

許太湖有點惶恐地道：「回龍王，邵老鬼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屬下派出人手全力追查，仍未探查出那老鬼的下落，請龍王恕罪。」

龍王臉色立時一沉。「水使者，無論如何，也要在邵老兒煉成百草救命丹之前，將他揪出來，不管用何手段，知道嗎？」

許太湖誠惶誠恐地道：「是！是！屬下一定不負龍王所命。」

龍王臉色稍寬。「紅黑白綠使者，雖則已除去司徒老兒十之八九黨羽，却不可稍有鬆懈，務須在最短時間內，盡數翦除其餘孽，令到司徒老兒無法東山再起，否則，將會令本幫功虧一簣，難竟全功！」

「是！屬下謹記龍王之訓！」紅黑白綠四使齊聲恭應。

金使者上前躬身道：「稟龍王，屬下有一事不明，尚祈龍王明示。」

龍王道：「道來。」

金使者道：「稟龍王，古語有云：擒賊擒王。屬下愚見，與其花費精力對付司徒老兒的黨羽，何不集中本幫人手，對司徒老兒作霹靂一擊。只要司徒老兒一倒，其黨羽不就樹倒猢猻散，未知龍王以爲然否？」

龍王聽完金使者那番話後，沉吟一下，目光一轉，溜了其他五使者一眼，開口說道：「五使者，說說你們的看法。」

除了金使者外，其餘五人互相覷看了一眼，片响沒有作聲，直到龍王咳了一聲，黑衣使才第一個開口道：「稟龍王，屬下愚見，與金

使者不謀而合。」

綠衣使者接口道：「屬下看法相同。」

其餘三人一個接一個道：「屬下愚見，金使者所言甚有道理。」

龍王逐一看看六大使者一眼，連連搖頭。「爾等之見，確是愚見！不錯。擒賊先擒王這句話的確是明訓，但却不宜死捧不放，一成不變，誠然，能夠一舉擒殺爲首元首敵酋，當然上上大吉，省氣省力。本座也很想一舉擒殺司徒老兒！可是，並不是舉手投足便能辦到，司徒老兒雖則病入膏肓，仍然不易對付，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司徒老兒要是那樣好對付，相信他也不能夠活到現在，跟本幫抗衡至今！嘿嘿，不要說殺他了，要找到他的藏身之處，恐怕爾等在短時間內都辦不到，與其花大氣力去探查司徒老鬼的下落，何不將那力氣用來對付他的黨羽？俗語有云：獨木難支。本幫將司徒老鬼的黨羽全部翦除後，司徒老鬼就算保住生命，只剩下光棍兒，縱使他有通天本領，獨木難支之下，要除去他可就易如反掌了。」

一頓，接又道：「與其咱們去找他，倒不如他來找咱們，他要是死不了，必會來找咱們的。否則，他那還有顏面在江湖上立足！」

六大使者聽完龍王那一番「偉論」後，莫不心悅誠服，齊齊躬身道：「龍王英明，屬下等望塵莫及，頃得龍王明示，屬下等茅塞頓開，屬下等對適才淺薄之見，深感汗顏。」言畢，一齊拜下去。

龍王安然端坐，拈鬚微笑。「爾等如今明白本座爲何捨本逐末了吧？」

「屬下等明白。」六大使者一齊說。

龍王心裏大樂。「只要爾等盡心效力，本座敢誇口，本幫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大江南北，盡入本幫掌握中。」

六大使者齊頌：「龍王萬歲，與日月同光。」

一個灰衣漢子進入殿內，向龍王單腿下跪道：「稟龍王，木火兩使者已回。」

龍王馬上道：「着兩使者進殿。」

灰衣漢子應喏一聲，退出殿外，未幾，木火兩使者進入殿內，齊向龍王躬身抱拳。「拜見龍王，屬下特向龍王覆命。」

龍王擺擺手。「免禮。道來。」

木使者道：「稟龍王，屬下等幸不辱命，業已誅殺了司徒老鬼匿在青葉鎭的黨羽。」

火使者接道：「屬下等這一次誅殺司徒老鬼之黨羽計有：敖天雄、莊百勇、程力、萬世芳、裴千斤、向超六人。」

「好，幹得好！」龍王放聲笑起來。「計算一下，司徒老鬼手下的黨羽已十去七八，只要再除去餘下之人，司徒老鬼便成光棍兒，哈哈……老鬼縱有天大本領，也無所作爲，不足爲慮。」

八大使者齊聲道：「仗龍王武威，所向披靡。凡與本幫爲敵者，自取滅亡！」

龍王笑得更狂放。

殿中，迴蕩着龍王那震人耳鼓的笑聲。

八大使者恭站着。

半晌，龍王才止住笑聲，掃了八大使者一眼，說道：「金衣使，司徒老鬼手下，還剩那幾個餘孽？」

金使者默想一下，才回道：「回龍王，司徒老鬼手下十二友只剩金槍楊鏗，雄獅項準，飛龍聶陽生。」

「嗯。」龍王點一下頭。「十去八九，剩下這三個餘孽，憑本幫之人力，對付他們，綽綽有餘。」

頓一下，接又道：「不過，切不可輕敵大意。聽說，剩下的三個餘孽，乃是司徒老鬼手下最了得的，對付他們，可不像對付其他那些餘孽那麼容易。」

八大使者恭聽着。

「金水二使跟黑白二使聽令。」龍王威嚴地說。

金、水、黑、白四使上前一步，躬身道：「屬下聽令。」

龍王道：「餘下之司徒老鬼三餘孽，就由爾四人將之除掉。」

四使齊聲道：「屬下領命。」

龍王一擺手，四使退回所站的行列之中。

龍王擊掌三下，自殿外走入一個身穿藍衣的中年人，向龍王單腿跪下。「稟龍王，酒宴已準備好。」

龍王揮手道：「退下，準備侍候。」

待那中年人退出殿外，跟着對八大使道：「爲示本座對八使之嘉獎，本座特設下酒宴，以作獎賞。」說完，起身離座，當先往大殿外面走去。

八使隨後跟隨，一個個面露喜色。

酒宴就擺在殿外的敞廳中，而龍王與八大使置身的地方，原來是一條大船，一艘像是畫舫般的巨舟，從敞廳的兩面，可以看到江上的景色。

敞廳上一共擺放了九張矮几桌，龍王坐在當中一張的錦墊上，八使則按在殿上所站立的次序，在左右兩列短几桌後的錦墊坐下，每一個都有兩個美艷如花，身穿薄如蟬翼衣裳的女子侍候，龍王則有四個。

龍王才落座，使左擁右抱、左親右撫，八大使也不甘後人，摟着侍候之二女大肆輕薄，刹時間，淫聲浪笑在敞廳內迴蕩着。

這就是龍王犒賞八大使的方法之一。

＊　＊　＊

金槍楊鏗接連獲悉十二友中的九友先後死在老毒龍手下八大使的襲擊之下，大感悲痛憤怒。

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衝動得不顧一切，去找龍王幫的人報仇。

他知道，憑他們如今的實力，不足以與龍王幫硬拚，會如鷄蛋碰石頭。

他不但沒有任何報仇的打算，還悄悄地轉移了地方，來個「深藏不露」，待機而動。

對於目下的情勢，他清楚明白，在敵强我弱的情形下。「韜光養晦」最適當，正如古語有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保存還剩的力量，待機而動，才是明智之舉，才有希望有一日擊敗龍王幫。

若不自量力去找龍王幫算賬，乃是莽夫所爲。

事實上，司徒長安於隱匿治病之前，經已叮囑十二友暫時蟄伏隱匿，不可露面，保存力量，以圖後計，可惜，十二友中，仍然有九人被龍王幫的人找到，並遭殺害，前車可鑑，他更加需要小心行藏，免得重蹈覆轍。

在得悉羅幹、尙錦川、洪八方的死訊後，他馬上轉移地方，匿居在一個小鎭內的一座廟中。

那座廟就叫龍王廟。

廟很小，只有前後兩進，前面是廟堂，供奉了龍王神像，後面是廟祝居住的地方，香火頗盛。

那個廟祝已六十多歲，姓張，是楊鏗的遠房親戚，無兒無女，所以，楊鏗才選擇了在龍王廟內匿居。

小鎭就在江邊，鎭後就是江水滔滔，奔騰不息的長江，而龍王廟既然供奉的是龍王爺，因而就連在江邊。

張老頭由於無兒無女，難得有親戚來探望他，對於楊鏗提出要在廟內住一些日子，一口答應，高興得說話比平日多了。

楊鏗一再叮囑張老頭切不可對外洩漏半句——他有親戚來探望他並暫住數日，張老頭滿口答應，雖則他心裏起了疑問，但却沒有說出來。

多年來的獨居生活，已養成了他沉默寡言的習慣。

這一日，廟裏來了一個惡客。

那惡客上了香後，不但不給香油錢，還乘張老頭不覺，偷拿別的香客放下的香油錢。

也是合該有事，居然被張老頭發現，扯着那惡客不讓他走，聲聲要他將偷拿的香油錢交還出來。

當時，廟裏還有幾個女客，聽說有人連供奉龍王的香油錢也偷去，口裏連說罪過，忍不住上前去跟那惡客理論。

幾個女香客七嘴八舌奚落之下，那個惡客先是大感尷尬，繼之惱羞成怒，颼地從身上抽出一把尺長的刀子，晃動一下，惡狠狠地道：「臭婆娘，聒噪什麼，俺幹了什麼？妳們看到？別要惹怒了俺，一刀一個，將妳幾個臭婆娘砍翻！」

幾個婦女看到惡客亮出明晃晃的刀子，兇巴巴的，嚇得驚慌失措，那裏還敢多管閒事，慌張惶急地走出廟外。

張老頭却不怕，依舊攔着那惡客。「若不將拿去的香油錢交還，老漢唯有拉你去見官。」

惡客眼中兇光暴射。猙獰道：「錢麼，俺不會拿出來！刀子麼？有一把！」握刀的手一動，刀尖抵在張老頭的眉心上。

張老頭吃驚地還縮了一步，但却沒有被惡客的刀子嚇倒，吸口氣，微昂起頭，說道：「這裏是有王法的地方，怎到你胡來！若不將香油錢交還，老漢不會放你走！」

一頓，又大聲道：「善信們捐獻出來，要來供奉龍王神祇的香油錢也敢拿去，不怕龍王惱怒，降禍給你嗎？」

惡客陡地大笑起來。「放屁，俺生來便不相信神佛，騙人的把戲，要是眞有什麼龍王，爲何江水每年都泛濫，淹沒房屋田地，每日不是都有不少善信來上香拜祀祂麼？爲何祂不顯顯靈？嘿嘿，俺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肚子又餓，管他媽的龍王還是王八龜孫，老頭兒，快讓開，別逼俺動刀子。」

張老頭居然沒有被惡漢的話和手上的刀子嚇倒。「光天化日之下，你敢動刀子傷人？不怕王法嗎？不怕褻瀆了龍王聖靈？」

惡客雙眼倏睜，殺氣滿臉，咬着牙齒道：「死老鬼，別以爲拿王法，什麼聖靈的，便嚇倒俺，俺只知道，沒錢過不了日子，什麼王法、聖靈的，俺才不去理會，你他媽的，以爲俺不敢動刀子。」

「刀子」兩個字出口，手上的刀猝然往前一送，刺入張老頭的小腹上。

張老頭可是作夢也料不到，惡客居然眞的動刀子，小腹上挨了一刀，痛得他「呃」地大叫，身子彎弓，雙眼大瞪，一臉痛苦驚駭之色。

「去死吧！」惡客嘴裏吐出一句狠話，猛地將刀子抽回。

「呀！」張老頭張口大叫一聲，用手捂住血如泉湧的傷口，往前踉跌一步，身子一仰，跌倒下去。

惡客獰笑一聲，口裏罵道：「死老鬼，如今知道俺不是只說不敢幹了吧？嘿嘿，後悔已太遲了。」

話聲未落，一個人掠入廟堂內，同時間，一個人閃沒於通向後進的甬道口的後面左側。

從廟外衝入廟堂內的，是一個年輕人，約二十五六年紀。

閃沒於甬道口後面左側的，是楊鏗。

原來，楊鏗於那幾個婦女被惡客嚇走時，他在後面已被驚動，他本想走到前面，教訓那惡客一頓，將他趕走，念頭一轉，想到那個在外面吵鬧的惡漢有可能是龍王幫的人，他要是露面，朝了相，可能會馬上引來龍王幫的人，因此，他立刻改變主意，隱忍着，沒有走出去，在心裏一再對自己說，非到緊要關頭，不到前面現身。可是，心裏很不安，對自己的「自私」感到內疚，就在他內疚與不安中，驀地聽到張老頭發出一聲慘叫聲，再也按捺不住，急急往前面奔去。

他很後悔沒有及時衝出去。

快要衝到前面——廟堂——的時候，猛地瞥到一個人衝入廟來，出於本能，他立刻閃匿到甬道口的左側後。

由於不知衝入廟內的年輕人是什麼人，因此，楊鏗不想跟他朝面。萬一是龍王幫的人，他便無所遁形。

他不想冒險。

他不是怕死，他是想保存力量，日後好跟龍王幫的人抗擊。

爲了十二友中被龍王幫殺害了的九個人，爲了武林，他決不能輕易犧牲自己。

＊　＊　＊

從廟外衝入廟內的那個年輕人一眼看到張老頭浴血倒地，一個手執刀子，惡形惡相的漢子正欲彎下身，搜查張老頭的身體，禁不住疾喝一聲：「唏！你幹嘛殺人？」

惡客驟然看到那年輕人衝入廟內，不由呆了一呆，霍然站起來，作勢警戒，一雙眼直盯着對方，兇惡地道：「你是什麼人？還不滾出去？多管閒事！」

那年輕人夷然不懼。「你不說個清楚明白，休想區區離開一步！」說着，還向前踏出一步。

惡客退縮了一下，晃動手上的刀子，惡狠狠道：「你奶奶的，要找死麼！俺不怕殺多一個！」

躺在地上的張老頭仍活着，忽然張口艱難地說道：「他……偷拿了……香油錢……不肯交還，拿刀子……刺了……老漢一……刀。」

年輕人頓時怒目圓睜，目光也變得異常凌厲。「好一個惡賊，光天化日之下，膽敢作惡行兇，眼裏還有王法嗎？」

惡客兇悍地往年輕人逼進一步。「你奶奶的，狗咬耗子！再不知死活進退，俺跟你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說話間，手上的刀子在年輕人的眼前晃動一下。

匿在甬道口左側後面的楊鏗聽聞張老頭仍活着，心裏稍安，暗自着急那年輕人還不出手將惡客擒下，好快些救治張老頭。

年輕人注視着惡客在他眼前晃動的刀子，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陡地右肩微動，口裏說一聲：「你既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區區讓你如願以償！」也不知怎地，他的手奇妙地握住惡客握刀的手，一扳一抝，接住惡客的小腹一推，惡客手上的刀子便反插入自己的肚皮上。

惡客聽到刀尖「噗」一聲刺入自己的肚皮上，才驚覺到是怎麼回事，驚天動地慘嚎一聲，雙眼瞪得大大的，駭然瞪視着那把插入自己肚皮上的刀子，一副驚駭欲絕的樣子。

插入他肚皮的那把刀，就握在他的手上。

他根本看不清楚年輕人是怎樣出手的，怎樣令到自己反手將刀插入自己肚皮。那經過太快了，快得教他來不及看清楚，彷彿神推鬼使那樣，驚駭得他以爲是龍王顯靈，施展神法，令到他自己將刀子插入肚皮。

年輕人冷冷一笑。「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罷，不再理會那惡漢，走到張老頭身前，蹲下去，輕聲安慰：「老伯伯，沒事的，忍耐點，待區區替你敷藥止血，再替你包紮好，將養十天半月，便痊癒。」說完，從身上拿出兩個半個巴掌大小的玉瓶，先從一個玉瓶中傾出一顆丹丸，餵入張老頭口裏，然後從第二個玉瓶內傾出一些藥粉，敷在張老頭的傷口上，說來眞是靈驗，張老頭小腹上的傷口果然止血。

那個惡客忽然怪叫一聲，像遇上鬼怪般，仍然握着插入自己肚皮內的刀子，沒有將之抽出來，擰身往廟外沒命狂奔。

肚皮上那一刀插得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年輕人的刀道用得恰到好處，插入他肚皮內，却沒有傷及腸臟脾腎，所以，只要惡客不將刀子抽出來，不但不會怎樣流血，還能夠保住一條命。

躲在甬道口側後面的楊鏗看得很清楚，對那年輕人出手之快，驚佩不已，嘆爲觀止。

之前，他怎也料不到年輕人的身手如此高明。

後生可畏。

對於一個身手如此高明，身份不明的年輕人，楊鏗更加不敢貿然露面。萬一對方是龍王幫的人，豈不是自投羅網。

在目前的情勢下，他自認有草木皆兵的過敏感覺。

年輕人將張老頭扶坐起來，本要撕下自己身上一幅衣服替張老頭包紮，張老頭堅決不肯，硬要年輕人撕他身上的衣服，年輕人抝不過，只好依他。

接着，年輕人扶張老頭到後面寢居之處躺下，好言安慰了張老頭幾句，便離去。

楊鏗在年輕人扶張老頭到後面之前，經已悄然溜回後面，自後牆掠出外面，待年輕人離去後，才掠回廟內，看視張老頭。

張老頭已然昏睡。

楊鏗看到張老頭沒有生命危險，放下心來，退出外面，回到自己房中。

廟內發生了事情，必然會傳到外面去，引起別人的注意，說不定，會引來龍王幫的人。楊鏗反覆思量之下，雖然很想離去，但又放心不下張老頭，萬一他離去後，那個惡客糾衆找張老頭的晦氣，張老頭肯定兇多吉少，最後，他決定留下來，照顧張老頭。

他不能只顧自己的安危而不顧張老頭的死活。

＊　＊　＊

年輕人離開龍王廟後，往鎮上大街走去，才走到大街上，一眼看到一個令他眼前一亮的人物。

那是一個少女，十八九歲年紀，穿一身綉鳳描花的錦緞勁衣，披一件鵝黃團花披風，單是那一身衣裝，便教人忍不住向她注目，再加上嬌美的容顏，有如錦上添花，給人驚艷的感覺。

事實上，街上的行人莫不對那少女多看兩眼，有些人甚至停下來，目光發直地盯着那少女。

少女對於行人那驚艷的目光，似乎頗受用，臉上露出自傲欣然之色。

年輕人跟其他人一樣，同樣有驚艷的感覺。

事實上，他在心裏暗認那少女是他所見的女子中，最美艷的一個。

不過，他對那少女的欣然自傲不以爲然。

因此，當那少女的目光向他瞥過來的時候，他立刻將目光移開，臉上露出不以爲然的神色，本來往前走的改爲往對面的一家店舖走去，免得跟那少女碰上。

豈料年輕人的舉動及神色都看在那少女的眼中，臉上的神態頓時變了變，嘴角微撇，冷冷笑了笑，那雙黑裏透靈的眼珠轉了轉，脚步一趄，斜越過街道，向那年輕人走去。

年輕人走到對面那家店舖前，一眼看清楚原來是賣胭脂水粉的店子，他一個大男人，不好意思去停下觀看，只好繼續往前走去。爲免目光瞥到那少女，便邊走邊偏首瀏覽走過的店舖擺放的各式物品，以至於那個少女走到他身前，他才驚覺，急忙止步，可是，經已將那個少女輕輕地碰觸了一下。

少女顯然是故意讓年輕人碰上的，那剎那，她的眼中閃漾着一抹捉狹之色，嘴角孕着一絲冷笑，櫻嘴微張，發出「喲」的一聲輕呼。

年輕人料不到碰了那少女一下，驚慌失措得呆住，口裏吶吶道：「姑……娘……對不……起……區區……請別……見怪……」

少女那雙靈黠的眼珠在年輕人的身上溜了一轉，沉下臉，生氣道：「你……沒有長着眼睛的嗎？分明看到我，還要碰撞我，分明輕薄我！你呀！好一個登徒子，討了我便宜，想我放過你，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少女說話的聲音頗高，附近的行人聽到後，紛紛走前去瞧熱鬧。

年輕人可能從未遭遇過這種事，本已發窘尷尬得要死，再被那少女無中生有作弄一番，急窘得他更加手足無措，一時間想不出辯白的話來，要不是脚下的地面沒有洞，要不，他眞會一頭鑽進去。

「哼！心虛了麼，所以說不出話來？」那少女看到年輕人漲紅了一張臉，一副無地自容的窘急樣子，心裏暗笑不已，口裏却咄咄逼人。「也不知你這登徒子以前輕薄過多少女子，猖狂得連本姑娘也敢冒犯，今日得好好教訓你，教你知道咱們女子不是好欺侮的！」話落，掃了那些圍攏着瞧熱鬧，正在議論紛紛的行人一眼，高聲道：「各位叔伯大哥，姑嬸姐妹，你們說，要怎樣處置這登徒子？」

年輕人終於說出話來。「各位，別……聽這位姑娘亂說，區區……根本沒有輕薄……這位姑娘，是她自己撞上區區的……」

「住口！別聽他狡辯！」

「對付這種人，送官究辦吧！」

「想不到，看他一表人材的，居然做出這種……傷風敗德的事來，丟盡了祖宗的臉。」

「揍他，揍他一頓，看他下次還敢不敢？」

圍觀的人七嘴八舌叫罵，幾乎將年輕人的說話掩蓋了。

有幾個年輕力壯的圍觀者排衆而出，氣勢洶洶地走向年輕人，似乎要動手揍他，或是拉他去見官。

那幾個人都是惑於少女的美色，希望討得她的歡心，所以挺身而

出。

年輕人被圍觀的人一陣喝罵後，反而冷靜下來，立刻便省覺到，自己被少女捉弄了。眼見幾個男子氣勢洶洶地越衆而出，怎會看不出那是怎麼回事，當下吸口氣，振聲道：「站住！別逞英雄，區區跟你們去見官。」

那幾個男子充耳不聞，口裏罵着，撲到年輕人身前，揮拳動脚向年輕人動武。

年輕人眼見那幾個男子不聽他的喝止，動手揍他，雙眉皺了一下，怒喝道：「再不停手，別怪區區出手！」喝聲中，身形閃擰了一下，避過三個男子的拳頭，兩個男子的腿脚。

少女看在眼內，臉上先是露出驚詫之色（大概料不到年輕人身手如此高明），待到年輕人以一招秋風掃落葉，將圍毆他的六個男子逼退擊倒，她幾乎脫口喝采，心裏大是佩服年輕人那一招之高明。她自問便不能將一招平平無奇的秋風掃落葉施展得如此精妙，簡直是化腐朽爲神奇，不由對年輕人另眼相看。

六個男人被年輕人一招便逼退擊倒，在衆人眼前——特別是那少女眼見——丟人現眼，他們的臉都掛不住了，爲了挽回顏面，六人竟然不知進退，吼喝聲中，兇猛地向年輕人撲擊。

年輕人想不到六個「男子漢」不知進退，頓時氣往上衝，下手不再留情，待六人攻到身前，口裏輕喝一聲，身形陡地旋拔起來，雙脚乘勢旋踢而出，啪啪連聲中，六個「男子漢」張口發出聲聲痛叫，東歪西晃，旋跌開去，倒在地上，哼哼唧唧的，爬不起身。

圍觀的人羣看着，禁不住爲年輕人奇妙的身手喝采。

少女看在眼內，眸中異彩連閃，在心裏喝一聲采：「好一招『騰龍擺尾』，施展得淋漓盡緻！」在場那麼多人中只有她清楚地看到，年輕人於一招間，同時在六個「男子漢」的氣門上踢了一脚，以至六人氣窒力消之下，一時間無法起身，最少也要一刻鐘過後，才能爬起來。

年輕人就在衆人的喝采聲中，一溜烟地跑了。

他的身法好快，衆人自讚嘆中回過神來的時候，年輕人經已跑出老遠，眨眼間，消失在一個街口內。

少女是唯一能夠攔下年輕人的人，她却沒有那樣做，怔怔地看着年輕人奔掠而去。實則，她心裏是活動的，猶豫着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將年輕人攔下來，眼睜睜看着年輕人「溜」了。

突然間，少女感到悵然若有所失。她沒有理會人羣對年輕人叫罵，逕自轉身離去，走出不遠，她才發覺自己所走的方向，竟然與年輕人「溜走」的方向一樣，不由脚步一窒，略爲猶豫了一下，改變方向，朝一條橫街走去。

圍觀的人眼見沒有熱鬧可看，很快散去，只剩下那六個「男子漢」留在那裏。

＊　＊　＊

龍王在內室召見總管齊金陵。

「金陵，找到心穎了麼？」

齊金陵垂手躬身道：「回龍王，已找到小姐。」

「在那裏？」龍王急切地問。

「金水鎮。」齊金陵道：「據回報的人說，小姐不肯回來，要多玩幾日，解了悶後，才回來。」

龍王嘆口氣道：「這丫頭就是任性，一個人在外，萬一遇上什麼意外，怎辦？就是要人替她擔心。」語雖責之，心裏愛之。

齊金陵忙道：「龍王請放心，小姐雖然一個人在外，大概不會遭到什麼意外，大江南北，幾乎都在本幫勢力範圍之內，只要大小姐表露身份，有誰敢不知死活，動小姐一根毛髮。何況，屬下已派出八個人，暗中保護小姐，包保小姐不會出意外。」

「嗯。」龍王點點頭表示讚許。

「金陵，查探邵老鬼的事，可有進展？」

齊金陵道：「回龍王，邵老鬼不知躲到那一個墳墓內煉製百草救命丹，屬下派出十二人加緊查探，可是，至今仍未有消息傳回來。」頓一下，接着又道：「不過，至於司徒長安那方面，剛剛有好消息傳回來。」

「快道來！」龍王本來斜倚在敞椅上，頓時坐直身子，睜眼看着齊金陵。

齊金陵不敢跟龍王那懾人的目光相觸，回道：「回龍王，傳回來的消息說，查探到一個跟司徒長安關係極之密切的一個人的下落，據說，那人極可能知道司徒長安的下落。」

龍王腰身一挺，坐得更直。

「那個人是誰？除了十二友之外，還有人跟司徒老鬼的關係更密切的？怎麼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

齊金陵道：「據說，那人是司徒老鬼的私生子，名叫司徒永達。」

「私生子？」龍王霍然站起來。「嘿嘿，還以爲司徒老鬼是一個正人君子，原來是個假和尚！金陵，速速查明那個司徒永達是否眞是司徒老鬼的私生子，若証實了，嘿嘿，還怕司徒老鬼不露面。」

「是，龍王。」齊金陵應一聲。

「屬下馬上派人去傳達給溫船主，要他火速查明其人的身份。」

「嗯。」龍王點點頭。「還有什麼事嗎？」

齊金陵道：「沒有了。」

龍王揮揮手。「退下去。」

齊金陵應一聲：「是，屬下告退。」向龍王行了一禮，退出去。

龍王待齊金陵退出去後，去到左邊雕花船舷前，眼中閃出烱烱的光芒，遙望着江天一色的天邊，揑着拳頭，喃喃道：「司徒老鬼，若那個龜孫子眞是你的兒子，哈哈，本座不怕你不就範，那時候，大江南北，便盡入本幫掌握中！」說罷，仰天狂笑。

妄圖霸業　趕盡殺絕

溫才是龍王幫轄下二十四船主之一。

龍王幫本是一個船幫，勢力本來不大，自從現任幫主「龍王」江天霸於二十三年前接任幫主之職後，經數年工夫將長江上下各大小幫會統轄起來後，勢力日漸坐大，成爲大江南北唯一實力最强大的幫會。再經十數年之經營，逐一吞併了大江南北道上十數幫派，儼然成爲稱雄半邊天的幫派，只剩下唯一的門派——乾坤正氣門與之對抗，令到龍王幫未能遂其一統大江南北武林道之野心，因此，乾坤正氣門成爲龍王幫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可是，由於乾坤正氣門的門主「天地有正氣」司徒長安武功高强，加上手下十二友——乾坤十二杰相助，實力雖不及龍王幫，亦能夠跟龍王幫周旋，令到龍王江天霸恨之入骨。直到年前，由於司徒長安忽然得了一個怪病——氣力日漸衰竭，人也漸漸衰老，再加上門中出了兩個叛徒——居然是司徒長安的兩個師弟，暗中串通了龍王幫，於乾坤正氣門創立誌慶之日，跟突然來襲之龍王幫裏應外合，令到乾坤正氣門受到重創，門派被毀。司徒長安要不是得乾坤十二杰拚死救護，殺出重圍，只怕已死在那一役之中。而十二杰亦折損了四人，爲了保存實力，以圖重振門派，剩下的八杰依照司徒長安的意思，分散暫匿起來，暗中召集失散之門人，並招納人手。而司徒長安則在四個弟子的保護下，在一個極之隱秘的地方躲起來養病——其實是等待有怪醫之稱的邵永康煉製成百草救命丹，只要服下百草救命丹，司徒長安的怪病便能夠痊癒，那時候，司徒長安衰竭的功力便會恢復，憑他的武功，足以跟龍王江天霸一較高下，不致任由龍王幫宰割。

事實上，兩個幫派之間，水火不相容。

溫才是龍王幫轄下青旗船船主，有三十六個手下。

這日，溫才於天未亮的時候，率領手下三十六「船伕」（二十四船主轄下的幫徒，統稱爲「船伕」），掩到北斗鎮外一個菜園子前，迅速地將菜園子包圍起來。

溫才掠上菜園一堵半人高的土墻上，往園內張望了兩眼，跟着擧手一揮，口裏發出一聲吼喝：「殺！」

包圍住菜園子的三十六個「船伕」立時發出一聲喊「殺呀」！衝破竹籬，撲向園中一座房屋。

園內那座小房屋內立刻有動靜，三條人影衝破屋面，往空中掠起來。

十二支漁叉颼颼連聲，飛射向掠射向空中的三條人影！

三條人影在空叱喝連聲，精芒掣閃，擋擊射來的漁叉。

鏗鏗鏘鏘聲中，掠上空中的三人居然悉數將十二支漁叉擋落擊飛，可是，三人亦無法再往上掠起，身形一沉，往下墜落。

就在這刹那，只聽「崩崩崩崩」機簧聲連響，射出的居然不是弩箭，而是兩張網子，直往三條人影的上空曳射過去。

三條人影起先還以爲是弩箭之類的暗器，及至瞧清楚是兩面大網子，慌忙加速下墮，各自從先前撞破的瓦洞口穿墮落屋內。

那是唯一可以避過兩面網子罩困住的辦法。

兩個網子原來是用機簧發射的長箭縛住網子的兩個角，而發箭的「船伕」是從屋子的前後發射，前高後低，長箭曳着網子，自屋子上一高一低曳射過去，兩個網子便上下交錯着曳展過去，將屋面完全罩住。

換言之，那座小房屋變成了網中之物。

觀乎前後發射長箭的船伕發箭之手法，顯然是經過一番訓練，才能夠配合得那樣好，先高後低，被箭矢曳拖着飛展開來的兩個網子上下相距約三尺左右，要不是角度拿揑得準，加上手法純熟，不克臻此，有可能兩張網子在空中撞上，不能完全飛展過去，那便不能罩住人。

三個沉墮回屋內的人雖然機警，不致被網子所困，可是，他們却想不到，龍王的人還有花樣耍出來。

網子罩落屋面上的刹那，十二支火把從四面一齊擲向屋子。而屋子的墻壁是用泥磚稻草搭建的，火把扔在稻草墻上，立刻着火燒起來，而網子亦在那瞬間完全將屋子罩籠住。

屋內的三個人完全被困住，要想突圍，恐怕很難。

站在土墻上的溫才看着，對手

下之配合，大爲讚賞。事實上，分成三批的手下，互相之間配合得很緊密，之間沒有快慢之差，一環扣住一環，令到被困的人沒有空隙突圍。

被困在屋內的三個人竟然以火攻火，從屋內扔出幾團火，企圖燒破網子，那便有突圍的缺口。

可是，兩面網子居然燒不毀，也不知什麼材料造的。

屋子的火勢越來越猛，幾乎燒通了頂，被困在屋內的三個人無法再呆下去，除非他們寧願燒死，只好硬着頭皮往外衝。

他們是用一張桌子開路，將之扔出門外，希冀將網子撞破或是弄成一個口子，好衝出去。

擲出去的桌子那麼巧，恰好將網子的邊沿張起來，兩邊露出空隙，屋內的三個人怎會錯失這個機會，立刻衝出去，冀圖破網而出。

機簧聲乍響，守在屋前的六個「船伕」立刻發射連弩，百數十支激矢飛射向自屋內衝出來的三個人。

三個人才衝到網前，欲自空隙中竄出去，飛蝗般的弩箭已激射至，急切間，三人似乎心意相通，一齊搶至側翻起來的桌底前，左右兩人急舞動手上的兵器，封擋激射過來的弩箭，而中間那人則一掌擊破桌面，自破洞中竄衝出去。

破桌面的外面，就是網外。

颯颯一陣激響，六支漁叉就在那剎那向豎立起來的桌面擲射過去，站在土墻上的溫才一眼看到那三個人匿入桌面後，心裏冷笑一聲，下令六個身帶四支漁叉的「船伕」向桌面擲出漁叉。而身上帶着漁叉的六個「漁伕」明顯受過訓練，不但手勁強大，擲得也準，六支漁叉就在桌面破碎，那個人從中竄出來的剎那飛射至，以至那人猝然驚覺之下，根本來不及應變，慘叫聲中，身上連中兩支漁叉，倒在地上。

「噗噗噗」，其餘四支漁叉分別射入破碎的桌面內，其中一支射在左邊那個人的肩頭上，擦出一道血溝來，另一個警覺快一點，及時撲落地上，總算避過那些漁叉。

這時候，用稻草搭蓋的屋子上半截被火燒得接連倒塌下去，兩張網子隨即往下罩落，僥倖沒有死在弩箭與漁叉之下的兩個人既不能返回屋內，已成一片火海，也衝不出網外，試過用刀斬却斬不破，甚至連直立也不成，網子已罩落二尺許高的土墻脚上，那情形，兩人變成了網中的魚鱉那樣。

「殺！」溫才就在那時候大喝一聲。

圍堵在屋子前面的十六個「船伕」吶喊一聲，揮刀舞叉，蜂湧撲向洞中的兩個人。

兩個人由於被網所困，就像網中魚，籠中鳥那樣，很難施展身手，雖則在網內拚命抵抗，但在束手縛脚之下，怎應付得了十六個「船伕」的激烈攻擊，支撐了一會，終於死在那些「船伕」的刀叉之下。

溫才眼見全殲了屋內三人，高興得放聲大笑，從土墻上跳下地，大步走到網前——三個人伏屍的地方，吩咐手下：「將三個死鬼從網中拖出來，收網。」

應諾聲中，那些「船伕」有的掀起網子的邊沿，有的走入網內，將三條屍體拖出網外。

兩個網子的網繩很幼細，網子看上去也很輕，約有四五丈寬長，也不知是什麼材料造的，居然火燒不毀，刀斬不斷，而且看上去很輕，要不，只用兩支機簧發射的長箭曳着兩角的網子，不可能那樣輕易被長箭拖曳飛展得那樣高(自屋頂上三四尺高曳展)，那樣遠(曳射至屋後七八尺才落下)。

晨光下，溫才仔細地瞧着三具拖至他身前的屍體。「三個死鬼中，沒有一個是項準！」當他看清楚三個死人的面貌後，勃然色變。

沒有人敢吭聲，站在他附近的「船伕」一個個你看我，我瞧你，互相覷看着。

「他媽的！本以爲打到一隻雁，那知打到的是三隻小鳥！白費了一番工夫！」溫才不甘心地大聲罵。

那些「船伕」仍然不敢作聲。

「項準！逃得過今日，逃不過下一次，終有一日，我要將你這頭病獅宰了！」溫才晃動拳頭，高聲叫。

＊　＊　＊

雄獅項準站在菜園子內，緊咬着牙，垂首默默注視着地上三具屍體。

若不緊咬牙關，恐怕他已抑制不住，悲憤狂叫。

目睹三個好友的屍體，只要稍有血性的，都會按捺不住心裏的悲激之情，狂吼代哭，渲洩心裏的沉痛憤激之情。

項準看到三個好友的屍體時，驚震，悲痛憤激得差點控制不了自己，差點不顧一切地去找龍王幫的人報仇。畢竟，他已過了而立之年，這些年來在江湖上風浪中闖蕩中，他已學會了自制，不再像毛頭小伙子那樣莽撞冒失。因此，他壓抑着激騰的心情，暫時咽下這口氣。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那是司徒長安跟他們道別時，一再叮囑他們的一句話。

「齊兄、吳兄、萬兄，項某不會讓你們白死的！血，一定要以血來償！」項準默然在心裏大叫。

半晌，他的心情總算平復下來，就在菜園子內挖了一個大坑，將

三具屍體埋了，在墳堆前插上一塊木板，咬破自己的食指，在木碑上寫上，浩氣長存，祁門三義之墓。幾個血字。

在祁門三義墓前拜罷，項準馬上離開菜園子，來到一個三叉路口，停下來，拿不定主意往那一個路口走去。

猶豫了一會，他終於下定決心，往左邊那個路口走去。

路上，他一再在心裏對自己說：「躲不是辦法，只有挨打的份兒，若繼續下去，終有一日，會被龍王幫的王八龜孫子找到。不能再這樣下去，必須要反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那樣，才能在險中求存。」

他希望盡快找到楊、聶兩人，同時祝禱兩人不要出了事，要不，他便孤掌難鳴了。

他們必順要作出反擊，挨打不是辦法。

日夜兼程，項準在第三日的早上，來到雙塘鎮。

趁着天才亮，鎮上的人還未起來，項準一逕來到鎮東南那邊，找尋一座門前左邊屋角旁有棵棗樹的宅子。

找了一會，他終於找到那座宅子。

正自心裏一喜的時候，項準突然聽到那座宅子的前院內，傳出斷殺聲，頓時心頭劇跳了一下，立刻隱蔽身形，迅快地向那座宅院掩前去。

掩到宅院屋角旁那棵大棗樹下，項準本能地抬頭往樹上瞥望一眼，心頭劇跳了一下，立刻舉起手上的厚背金刀，奮力劈向樹幹上。

「噗」一下刀劈聲，樹上即時響起呼喝聲，隨着倒折的樹身，四條人影自樹上手忙脚亂地飛掠出去，順着大樹倒折之勢掠出去。

倒折的樹幹往墻上傾倒下去。

那是項準故意要棗樹傾倒向墻上的。

原來，他一刀斬劈落樹幹上，跟着加上一掌，往棗樹向着圍墻的另一面擊去，也就是厚背金刀斬劈下去的地方。因此，棗樹才會向圍墻上壓下去。

他那樣做，是要利用倒折的大樹弄出來的聲勢，搞亂在圍墻內打鬥的人，給自己那方面的人製造脫身的機會。

項準是在掩到樹下，發現樹上匿着四個人，手上分別執着漁叉與連弩，耳中聽到圍墻內傳出激烈的打鬥聲。立刻猜到樹上匿着的人是龍王幫的人，圍墻內打鬥的人中，一方肯定是自己要找的人——聶陽生，另一方必是龍王幫的人，並且，聶陽生一方必定陷於劣勢，因此，他才會生出那個主意，將大樹劈倒。

那棵棗樹約有合抱粗，二三丈高，倒折之下，其勢何等兇猛驚人，啪勒聲夾着嘩啦聲，壓倒圍墻，直壓落圍墻內的前院地上。那堵圍墻被壓砸得崩塌了一大幅。

院子內激烈打鬥的人乍見墻外的棗樹向院內倒砸下來，嚇得慌不迭各自縱避開去。

「蓬」然一聲巨響，夾着劈啪嘩啦的樹枝折斷聲，棗樹倒砸的聲勢，頗爲駭人。

那四個從樹上掠出去的灰衣人大概輕功不怎麼好，由於掠出去的方向跟棗樹倒砸的方向相同，居然快不過棗樹砸之勢，又不曉得改變方向掠開去，以致被倒砸的棗樹枝掃中，隨着倒砸下去的棗樹砸跌落地上，雖則死不了，受傷不輕，被枝椏壓着不能起來。

棗樹倒砸下去，人影紛紛縱避開去的剎那，項準已掠上墻頭，引吭發出一聲長嘯，接振聲呼叫：

「天地有正氣！」

院內立時有人呼應：「浩然開乾坤！」緊接着，有五條人影接連掠射向項準所站的墻頭。

項準一眼便認出，最先掠來身形如龍飛騰的那個人，正是乾坤十二杰(友)之一的飛龍聶陽生。「聶兄！」項準不由脫口疾叫。

——看到聶陽生無恙，項準太激動了。

——此時此地，看到如手足一樣的戰友，怎不教人激動得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之情，大叫出聲。

「項兄！」聶陽生如飛掠到墻頭上，激動地一把執住項準的手。

隨後掠來的四條人影紛紛掠到墻頭上，其中一人急叫：「聶兄，先脫身再說！」

聶陽生跟項準被那人一說，同時向院內望去，只見七八條人影飛快地掠來，宅院的兩邊亦有人奔走過來，眼下的情勢，確是走爲上着，當下兩人同時張口喝叫一聲：「走！」自墻頭上往外掠。

四條人影，項、聶兩人先一步自墻頭上往外掠。

「嗤嗤嗤……」一陣急激的聲響乍起，一片激矢疾射向項、聶等人站立的墻頭上，要不是他們早一步往外掠，恐怕應付不了那些密集射來的飛矢。

一條人影自院內掠射起來，振聲厲喝：「追！務必將乾坤門的餘孽截下來，殺個乾淨。」

自宅院兩邊奔向項、聶六人的兩撥人眼見項、聶等人自墻頭上掠出去，立刻撲勢一改，追着項、聶等人。

項、聶等人如飛往前掠去，聶陽生在前帶路，項準斷後，六人盡展輕功，轉眼間，便掠沒於一座宅

子的後面。

那條自院內凌空掠射出牆外的人影凌空三個翻掠，已追上十數個灰衣人，領着那伙灰衣人緊追下去。

＊　＊　＊

聶陽生向項準介紹那四個跟他們一起擺脫了龍王幫追逐的漢子。「項兄，這位是盧達開兄，李明華兄，梁仲德兄，何洛兄。」

項準抱拳逐一跟四個漢子招呼：「久仰。」

聶陽生跟着對四人道：「四位，這位就是雄獅項準兄，跟聶某同列十二友之中。」

盧、李、梁、何四人齊向項準抱拳說一聲：「項兄威名，如雷貫耳，久仰了。」

項準忙謙道：「那裏，那裏，四位兄台謬獎了。」

聶陽生的年紀跟項準相若，大約四十出頭。「項兄，今日要不是有盧兄四位相助，兄弟恐怕支撐不了，那樣又遭了龍王幫那伙王八的毒手。」

盧達開接口道：「聶兄你太過獎我們了，說實話，要不是項兄突然出現，出手將那棵大棗樹擊倒，替我們解了圍，恐怕我們都無能爲力突圍而出，遲早死在龍王幫那些龜蛋的圍攻之下。」

聶陽生道：「圍攻你們的是龍王幫那一路人馬？」

「老毒龍轄下八大使者之一的水使者，及其手下黃旗船主及其手下。」聶陽生道：「他們突然之間出現，令到我們措手不及，倉猝應戰之下，死了六個人……」忽地語調一轉。「項兄，兄弟怎也想不明白，龍王幫的人怎會這麼容易查出我們藏身的地方？兄弟思疑咱們的人中，有內奸，可是，知道咱們兄弟三人藏身處的人，只有司徒門主與門主的心腹——把弟任放。門主跟任總管不可能會……除非咱們兄弟三人之中有……但，那是不可能的。」

項準聽聶陽生那樣說，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在心裏思量起來，待盧達開說完，沉吟着說道：「聶兄，你的猜疑有道理。門主絕無可能……至於任總管，也不大可能，咱們兄弟三人麼？照說也沒有可能。需知世間上的事，往往出人意表。兄弟以爲，除了門主一人之外，任總管跟咱們兄弟三人都有可疑。」

一頓，接着又道：「不過，兄弟跟聶兄你已証明沒有可疑，要是你跟兄弟之中一人做出那種事，怎會遭到龍王幫的襲擊圍殺，這一點足以証明咱兩是淸白的。」

聶陽生連連點頭。「項兄，你亦遭到龍王幫的襲擊？」

項準點點頭。「幸好兄弟當時不在藏身之處，要不，不可能跟你在這裏說話了。可是，三位祁門兄弟不懼龍王幫氣焰張狂，仗義相助本門對抗龍王幫，却慘遭龍王幫的毒手……」將菜園子發生的事情說出來，末了，握着拳頭道：「要不是兄弟緊記着門主那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話，兄弟我眞想豁了一條命，去找龍王幫的人算賬，替他們三位報仇。」

聶陽生揑着拳頭道：「這個仇，總有一天會跟龍王幫算總賬的。」

「門主的病不知怎樣。」項準道：「盼門主的病快點痊癒，那就有機會找龍王幫算賬。」

「邵大夫的百草救命丹不知煉成了沒有？」聶陽生道：「希望邵大夫盡快煉成救命丹。要不，兄弟恐怕按捺不住了。」

頓一下，又道：「看着自己人一個個死在龍王幫的手下，悲痛怒憤得幾乎要炸開來。」

項準道：「兄弟也是，所以，兄弟才會趕來找聶兄你，共商對抗龍王幫之事。咱們不能再這樣挨打下去，必須要反擊，要不，遲早會被龍王幫的人趕盡殺絕！」

「項兄所言，正合兄弟之意。」聶陽生目光閃閃。「咱們確是不能夠只挨打不還擊了。」

一頓，又道：「項兄，幸虧門主在上一次的聯絡中，改變原先的決定，改爲互相通知各自的藏身地方。要不，你不可能找到來，及時出手解救了兄弟跟盧兄四人。」

項準點頭道：「是啊，要不是兄弟知道聶兄你藏身的地方，兄弟不會想到來找你。」

聶陽生欽敬地道：「門主這個決定眞是有先見之明，要不，兄弟跟盧兄四人恐怕已遭龍王幫的王八圍殺！」

跟着一指盧達開四人，說道：「項兄、盧兄四位也是看不慣龍王幫之橫行囂張，不甘心被龍王幫的王八騎在頭上，因此仗義加入本門抗擊龍王幫之行動。」

項準含笑對盧、李、梁、何四人道：「難得四位不懼龍王幫之淫威，加入本門抗暴行列，可敬可佩。」

盧、李、梁、何四人忙道：「某家四人跟貴門相比，自愧不如。眼見龍王幫氣焰日囂，若咱們再做縮頭烏龜，任由龍王幫統霸南北武林道，那時，咱們還能直起腰來做人麼？與其像狗一樣活下去，何不趁龍王幫還未完全統霸南北武林道之時，奮起抗擊。縱使喪生，也轟轟烈烈！」

「好！說得好！」項、聶兩人拍掌道。「要是道上的朋友都像四位

這麼豪勇，何愁不滅龍王幫。」

六人都受了那番對話的感染，頓覺豪氣干雲，熱血沸騰。

「項兄，有什麼打算。」聶陽生問。

項準道：「去找楊兄。兄弟本就打算先來找你，然後再去找楊兄，合咱們之力，向龍王幫展開還擊！咱們不能再坐以待斃！」

「嗯！」聶陽生點頭表示贊同。「項兄，你不是思疑咱們之中，有一個是內奸嗎？」

項準馬上道：「是。咱們去找楊兄，正好弄淸楚這個猜疑。」

「那麼，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趕去找楊兄。」聶陽生道。

「正有此意。」項準道。

六人可是說走就走，馬上動身起程趕去找楊鏗。

＊　＊　＊

楊鏗被救出去的時候，經已奄奄一息，看樣子活不了。

將他救出來的那個人赫然是在龍王廟內救了張老頭的那個年輕人。

年輕人是從龍王幫的人手中，救出楊鏗的。

年輕人眼見楊鏗傷重垂危，忙運眞氣，輸入楊鏗體內。

本是昏迷不醒的楊鏗終於甦醒過來。

年輕人看到楊鏗甦醒，舒口氣，撤回抵在楊鏗背心上的雙掌，喜道：「閣下，你醒過來了，眞叫人高興。」

楊鏗睜開眼，緩緩轉動目光，落在面露寬慰之色的年輕人臉上，嘴唇嗡動，啞着聲道：「小兄弟……謝謝你救了我。」

年輕人急切地道：「閣下先別說話，待區區先替閣下身上的傷敷上藥。」

楊鏗喉頭抽動，艱澀地道：「謝……謝你，我……不行了。小兄弟……感激你……冒死救了我……請問，小兄弟你……怎樣稱呼？」

年輕人看到楊鏗在說話時，連連喘氣，眼神開始散渙，看出他確是不行，心裏一陣難過，「區區姓唐，名懷宇。」

楊鏗點點頭。「唐懷宇……小兄弟，我會記着你的。我叫……楊鏗，乃是乾坤正氣門乾坤十二杰之一，小兄弟，你不該出手救……我……你知道那些圍攻我的是什麼人？」

年輕人——唐懷宇搖搖頭。「區區只知道，他們以衆凌寡，欲將你置諸死地，太過份了，區區看不過眼，忍不住出手。」

頓一下，接又道：「區區師父自幼便敎導區區，儆惡鋤奸，救死扶弱，乃我輩應爲之事。管他們是什麼人，區區看不過眼，便要管！」

「好，說得好！」楊鏗散渙的眼神突然閃射出光芒。「小兄弟，江湖武林中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樣，本着這個宗旨去做人行事，武林中便少了很多殺戮，少了紛爭，縱使不是太平無事，亦不至於像如今這樣，邪惡當道，正道凋殘……」說到這裏，猛烈地嗆咳起來，連吐出幾口血，才咳得沒有那麼厲害。

唐懷宇看到楊鏗咳成那個樣子，看得心裏替楊鏗感到難過，忙道：「楊大俠，歇歇吧，別說話。」

楊鏗掙扎着說道：「不，我要說……再不說……我就……無機會……說……」連吐了兩口血後，氣息稍爲暢順一點，馬上又說道：「小兄弟，可否替我……辦一件……事？」

唐懷宇看出楊鏗快要支持不下去了，心裏一陣難過，用力點一下頭，說道：「你說吧，要是辦得到的，我一定替你辦。」

楊鏗似快油盡燈枯，嘴唇嗡動了好一會，才說出聲音來。「請……將我的……死訊……告訴……一個叫聶陽生，他在雙塘鎭……東南……座墻角旁邊……有一棵大棗樹……的宅子便是……請立刻……趕去……遲了……恐怕會遭到……」下面的話，唐懷宇無法聽到。

看到楊鏗雙眼如油盡的燈那樣，散渙無光，氣息也弱得幾乎沒有了，心知他快要死了。唐懷宇忙俯到楊鏗的耳邊，大聲道：「楊大俠，區區會立刻趕去雙塘鎭（其時，楊鏗的嘴角泛起一抹寬慰的笑意），楊大俠，請告訴區區，圍攻你的那些人，是什麼人？」

楊鏗的雙眼本已閉上，陡地又睜開來，嘴唇連連嗡動，唐懷宇却聽不到他說什麼，忙將耳朵湊到楊鏗的嘴巴前聽，終於聽到楊鏗說出三個字：「龍……王……幫」，之後，嘴唇便陡地凝住，雙眼也閉上了。

唐懷宇探一下楊鏗的鼻息，感覺不到他還有氣息，知道他已經死了，當下慢慢將楊鏗放下，在附近挖了一個坑，將楊鏗埋葬了，才返回鎭上，打算回客棧取回行囊，趕去雙塘鎭。

他是在龍王廟外，救走楊鏗，於鎭外擺脫了龍王幫的人的追逐，在距鎭外約二十多里外的一個山崗脚上放下楊鏗，打算救治楊鏗，那知道楊鏗因爲傷重的關係，無法救治，氣絕喪生。

唐懷宇之「適逢其會」，乃是巧合，本來，他是想到龍王廟瞧看一下張老頭的傷勢，打算替他再敷上傷藥，那知道在龍王廟前看到一伙

人(人數有三四十人)圍攻一個人——楊鏗，而張老頭躺在地上，腦袋爆裂，氣絕身亡，而楊鏗兀自浴血苦戰，眼見那幫像虎狼般兇殘的人(他當時不知那幫人是龍王幫中二十四船之一的紫旗船主及其手下)不但以衆凌寡，還殺了一個根本沒有反抗之力的張老頭，不由激起了他的俠義之心，冒死殺入重圍，救走楊鏗，可惜，救不活楊鏗。

有一件事，唐懷宇並不知道，因楊鏗沒有告訴他。

原來，龍王幫的人捉了張老頭，以之脅迫楊鏗露面，本來，楊鏗大可一走了之，他當時躲匿在廟後圍牆下那間柴房內的地洞內，地洞本來沒有地道的，他來了後，親自動手挖了一條通出圍牆外面的地道，以備不時之需，可是，他怎忍心張老頭慘死在龍王幫的手上，是以，他明知極可能逃脫不了，仍然豁了出去，現身欲救張老頭，那知道龍王幫的人在他現身後，不但沒有放過張老頭，還將他殺了！眼見張老頭慘死，楊鏗目眥欲裂，吼叫着衝向龍王幫的人，跟他們拚命。

* * *

唐懷宇才走入鎮口，便見到那個曾經捉弄過他的少女。

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蠅。那少女雖然嬌美，卻是有刺的玫瑰花，他可不想再惹上她，何況，他還要趕着返回客棧，取回行囊，趕去雙塘鎮，因此，他馬上腳步一轉，趷入一條橫街內。

可是，他看到那少女，少女同樣看到他，頓時眸中靈光閃現，腳下加快，急急向那條橫街走去。

「唏！給本姑娘站住呀！」

正所謂！要來的躲不了，才走入橫街內的唐懷宇聽到身後响起那少女的呼叫聲，心頭急跳一下，暗叫一聲：「苦也。」詐作聽不到，繼續往前走——並且加快腳步。

「喂！還不站住！」那少女看到唐懷宇不理會她的呼叫，又急又惱，聲音也提高了。「你聾了嗎？聽不到本姑娘在叫你。」

唐懷宇不能不加理睬了，雖然心裏不情願，仍然停下來，扭頭看一眼追上來的少女，無奈地道：「姑娘，妳在叫區區？」

少女黛眉掀動一下，睜着水靈靈的大眼，氣呼呼地道：「這街上只有你一個人，不叫你，叫誰？」

唐懷宇回頭張望一眼，橫街內確是只有他一人，不由苦笑一下。「未知姑娘叫喚區區，有何事？」

少女靈黠的眼眸轉動一下，抿着嘴，搖搖頭。

唐懷宇不等少女說出話來，馬上說道：「既然沒事，區區跟姑娘又沒有任何相干，請恕不奉陪了。」話未說完，經已轉回頭，急急往前走。

「唏，你不能走！」少女急叫一聲，追上去。

唐懷宇不耐煩，停下來，扭頭冷冷地道：「姑娘，區區沒有興趣跟你打交道。」

少女雙眼圓睜，兩手往腰上一叉，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你沒有興趣，本姑娘可有，本姑娘問你，爲何見了本姑娘，急急避開？若不說個清楚明白，休想走得了。」

不等唐懷宇說話，又道：「本姑娘又不是母夜叉，不會吃了你，爲什麼要避開本姑娘？」

唐懷宇料不到少女無事生非，爲之氣結。「姑娘，區區沒心情跟妳胡鬧！」說完，轉回頭，繼續往前走。

少女呆了一呆，料不到唐懷宇不吃她那一套，隨即生氣起來(從來沒有一個男子膽敢或是忍心不理會她的)，身形一閃，自唐懷宇身旁掠過，在丈外刹住身形，轉過身，攔住唐懷宇的去路。

唐懷宇生氣了。「姑娘如此無理取鬧，糾纏不休，難道不覺過份了嗎？」語氣明顯重了。

少女微昂起嬌靨，刁蠻地道：「什麼過份，今日你若不跟本姑娘說個清楚明白，本姑娘不會罷休。」

唐懷宇氣往上衝。「姑娘，凡事不可過份，否則，只會自取其辱！」

少女毫不退讓。「本姑娘過份又怎樣？吃了本姑娘？哼哼，連我爹也不會這樣跟本姑娘說話，本姑娘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領，吃得了本姑娘！」口裏那麼說，心裏却不無喜意。唐懷宇生氣時的樣子，頗有男子氣概，她很喜歡有男子氣概的人。

唐懷宇看了少女一眼，這麼嬌美的女子，誰見了也會喜歡，他不想跟這麼嬌美的少女動手——男人不該欺負女子的。一念及此，他的氣消了大半，暗自在心裏對自己說，好男不跟女鬥。當下一言不發，掉頭便往橫街口走去。

少女料不到疾言厲色的唐懷宇掉頭就走，怔了一下，一陣風般繞掠到唐懷宇的身前，將他攔住。「怎麼哪？怕了本姑娘？瞧你長得一表人材！」說到這裏，她不由臉上微熱——眼前的男子確實叫女孩子心動，「原來是縮頭烏龜，虛有其表！」

唐懷宇就是一個木頭人，也忍不住動了眞氣，雙眉一剔，怒道：「姑娘如此咄咄相逼，就算是泥人也會動了火性！」

少女「嗤」地笑了一聲：「好哇，本姑娘倒要看看你這個泥人會否眞的動了火性！」



唐懷宇眼看支持不下去，陡地江心穎出現……

唐懷宇忍無可忍：「姑娘，區區不會教你失望的！」話聲才落，身形突地往前一欺，右手食中二指併伸，疾戳向少女右肩頭。

別小看了唐懷宇那指，其勢之疾，大出少女意料之外，令到她禁不住「咦」地驚叫了一聲，急忙一擰身，於閃避的同時，右手似拳似掌，擊向唐懷宇的身上。

唐懷宇眼中奇光閃射，腳下一滑，身形異常奇巧地掠到少女的左側，不但避過少女那一招，右手食中二指依然併指如戟，戳向少女的右肩頭。

少女一招擊空，眼前一花，不見了唐懷宇，陡覺右肩頭銳風急襲，吃了一驚，慌忙挫腰出腿，踢向唐懷宇的下盤。

那知道一腳踢空，唐懷宇又在他眼前消失，心裏一驚，慌不迭斜撲開去，那知道耳際嗤地一聲，同時感到耳朵一輕，急忙抬手往耳下摸去，發覺左耳上戴着的一隻珠耳環不見了，禁不住驚出一身冷汗。

「還給你！」唐懷宇手一抖，一道白光射向少女，同時間，唐懷宇斜縱，接一掠，如飛向橫街外掠出去。

少女偏身擰腰，伸手接下那道射來的白光，才接住，便知道是自已耳上忽然不見了的那顆珠環，那刹那，對於唐懷宇的奇妙而又高明的身手，大感驚異，怔怔地看着唐懷宇掠出橫街外，居然不曉得去追，呆站在當地，心裏不知是那種滋味。

直到唐懷宇的身形消失在橫街外，少女才回過神來，張開手，看着手上那顆珠環，竟然看得出了神，緊抿着的嘴唇兩角慢慢微翹起來。

* * *

「稟龍王，紫旗船主回報，圍殺楊鏗雖然不得手，但紫旗船主力言，楊鏗雖被一個年輕人救走，肯定活不了，楊鏗被救走的時候，經已身受多處重傷。」

龍王本來摟住一個艷姬斜躺在敞椅上，聽聞總管齊金陵說的話，當他聽到齊金陵說有人救走了楊鏗，頓時雙眼一睜，一手推開摟住的艷姬，霍然坐起來，疾聲道：「有人救走了楊鏗？甚麼人那樣大膽，敢在老虎頭上釘蚤！」

「據紫旗船主回報，是一個約二十五六的年輕人，」齊金陵有條不紊地說：「那小子的身手頗了得，突然間一言不發，衝入圍內，再突圍而出，救走楊鏗，沒有人知道那小子是甚麼人，是何來歷，不知是從那裏冒出來的。」

龍王眼中精光暴射：「管他是那裏鑽出來的龜蛋！膽敢跟本幫作對的，殺！」

「是，龍王！」齊金陵應一聲：「屬下馬上去傳你之命，着紫旗船主全力對付那個小子，務必將之殲殺！」

說完，他欲退出去，却被龍王叫住。「可有心穎的消息？」

齊金陵忙道：「有，小姐仍在金水鎮，派去暗中保護小姐的四個帮中高手被小姐發覺，被小姐罵了一頓，不要他們跟着，四人不敢違逆，只好應着，暗中仍然跟着小姐，行動更加小心謹愼，沒有再被小姐發覺。」

「嗯，做得好，」龍王點點頭，接微喟一聲：「都是本座將她嬌寵壞了，眞拿她沒辦法！」

一頓，接問道：「關於司徒老兒那個私生兒的事，可有進一步的消息？」

齊金陵道：「屬下仍未接到鯊旗船主傳送回來的消息。」

龍王捏起拳頭，沉聲道：「只要將司徒老兒的私生兒捉住，還怕司徒老兒不從藏着的烏龜洞裏爬出來！」接着吩咐齊金陵。「火速傳令鯊旗船主，盡快找出司徒老兒那個私生兒的下落，將之生擒！」

「是！龍王，屬下這就去傳令，」齊金陵說完便欲退下。

龍王又將他叫住。「再傳本座之命，着黑旗船主跟綠旗船主務必要將金獅項準，飛龍聶陽生殲殺！還有，着蛟旗、劍(魚)旗兩船主協同黑、綠二旗一起對付項、聶兩餘孽，至於金槍楊鏗這個餘孽，着紫旗船主無論是生是死，也要將他找到。」

「是！龍王！」齊金陵應一聲：「未知龍王還有何吩咐，若沒有，屬下告退！」

龍王搖搖頭，齊金陵立安退出去。

龍王待齊金陵退出外面，才罵道：「他媽的！都是飯桶，於萬無一失之下，仍然被楊、項、聶三餘孽走脫，眞叫人生氣！」

＊　＊　＊

唐懷宇背着行囊，甫走出鎮外，便遇上一伙人。

他一眼便認出那伙人正是在早上於龍王廟外殘殺張老頭、圍殺楊鏗的龍王帮中人。

——他是從楊鏗的口中，知道這伙人是龍王帮中人。

唐懷宇甚至一眼便認出，那個身穿紫衣的瘦削漢子，正是擊了楊鏗致命一掌的那個人。

從那人獨穿紫衣，其他的人穿一式灰衣，唐懷宇知道，紫衣人極可能是這伙人的頭領。

他猜得沒有錯，紫衣瘦削漢子在手下將唐懷宇圍堵起來後，排衆而出，面對唐懷宇，冷冷道：「小子，嘿嘿，山不轉路轉，這個地方眞小啊！咱們遇上了，嘿嘿！看你這一次還走得了？」

唐懷宇倒是想不到，會在鎮外遇上紫衣人及其手下，自知這一次不可能善了，心裏雖然有點緊張，表面上却很沉着。

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了。

「爾等可是龍王帮的人？」唐懷宇毫無懼色。

「既知咱們是龍王帮之人，你他媽的，還敢自咱們手上去救走姓楊的！」紫衣人正是紫旗船主黃海：「識相的快將姓楊的交出來，還可以饒過你這一次，要不，咱要你永遠趴在地上起不來！」

唐懷宇道：「楊大俠已經死了！」

「死要見屍，咱怎知你是不是胡謅亂說！快說出姓楊的埋屍之地！」

唐懷宇氣往上衝。「閣下未免太過份了，縱使楊大俠生前跟貴帮有何深仇大恨，他人已死了，所有的恩怨情仇亦隨之一了百了，怎可以還要褻瀆他的遺骸，令他死不安寧！」

「小子，有種！爲了一個死人，不顧自己的死活！」黃海擧手一揮「殺！」

圍着唐懷宇的灰衣人中，其中十二個手執漁叉的暴喝一聲，挺叉向唐懷宇衝殺過去。

唐懷宇刷一聲拔出腰間長劍，朗喝一聲，長劍急舞，劍光如輪，還向十二把往他身上招呼的漁叉。

鏗鏗鏘鏘聲中，十二個持叉灰衣人一觸即退，一陣嗤嗤嗤的激响聲接着响起，百數十支弩箭飛蝗般疾往唐懷宇攢射過去。

唐懷宇暗吃一驚，疾忙縱拔起來，長劍閃起一圈光芒，護住全身。

兩支長箭就在這時曳着一張網子，對唐懷宇掠起的空中射過去。

唐懷宇於掠起的時候，一連施展出狂龍捲風，八方風雨，點滴不漏三招，總算將攢射過來的弩箭悉數擋撥落，一眼瞥到兩支飛箭曳着一張網子向他頭上空中射去，大吃一驚，慌不迭身形一擰，同時身形一曲一展，順着飛箭飛曳射去的方向掠去。

可是，他的身形就算再快，也快不過飛射的箭矢，掠出到三丈外，唐懷宇知道無法在箭網墮地之前，自網下掠射出去，要是被網罩住，那他縱有天大的本領，也脫不了身，施展不開來，成爲甕中之鱉，宰殺由人，他可不想死在這伙人的身上，雖則心裏有點着慌，但却沒有失措，當機立斷，即時斜掠向地上，脚才着地，立刻藉勢往前縱射。

曳着網子的長箭曳墮地上，唐

懷宇亦險險從網沿下掠射出去，其間相差不過很微了。

說險，眞是險到極。

紫衣人顯然料不到唐懷宇能夠於應付漁叉及弩箭的接連襲擊後，仍然能夠險險從網下脫出去，不由怔了一下，跟着大吼一聲：「殺！給我殺了那小王八！」

怔呆着的灰衣人如夢初醒般，發一聲喊，蜂擁撲向唐懷宇。

才自網下脫身，捏了一把汗的唐懷宇，一口氣還未透過，立刻陷入三十六個灰衣人的攻殺中。

唐懷宇雖然身手不俗——應該說高强，在三十六個灰衣人攻殺中，也感到應付不來。

他幾次縱起，欲自空中擺脫灰衣人的猛攻，却被黃海縱掠撲擊之下，被逼落回去，無法脫身。

他已受了兩處傷，雖然不重，但多少影响了他的身手。

雖則他自信還可以支撐下去，可是，終會被困死的，他不甘心，並不後悔，仍然拚命左衝右突，終於給他突破一個缺口，突圍出去。

那是他以左背側挨了一刀，換來的機會。

可是，他那一刀白挨，因爲，黃海又將他及時截住，那些灰衣人立刻又湧上前去，將唐懷宇圍堵起來。

唐懷宇浴血苦戰，那些灰衣人雖則在他劍下死傷了七八個，依然兇猛地向他攻殺。

唐懷宇身上又多了兩道傷口，可是，他仍然奮力撐着，不甘心就這樣倒下。

黃海一旁看着，嘴角泛起一抹冷酷的笑意。

他一直站在下面照應，不時出手截住，令到唐懷宇功虧一簣，始終無法突圍脫身。

他看出唐懷宇最多只能支撐十多招，便會被他的手下擊倒。

唐懷宇經已左支右絀。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掠到「圍」外，一出手便連殺三個灰衣人，圍攻唐懷宇的灰衣人立刻出現一個缺口。

唐懷宇當然不會錯失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立刻自那個缺口中衝破出去。

黃海料不到突然間殺出一個人來，措手不及之下，眼見被那不速之客弄開一個缺口，唐懷宇乘機突圍而出，當下又急又怒，大吼一聲：「截住他們！一定要截住他們！」飛身撲向那個不速之客與唐懷宇。

那個不速之客赫然是個女子，雖則她用毛巾幪着臉，仍然可以從她的衣着及頭上的髮髻，看出她是一個女子。

唐懷宇也料不到，助她突圍而出的人是個女子，他已無暇理會，在那幪面女子的連聲催促下，往前急掠。

那女子於唐懷宇急掠前去的時候，經已連傷兩個灰衣人，仍然阻不住那些灰衣人的追殺，只好急退，那知道黃海凌空撲到，一棍向她掃去，她不敢擋接，慌忙向後縱退，同時利劍左刺右斬，截住幾個自左右兩邊欲繞過她追前去的灰衣人，黃海的齊眉棍又已向心窩搗來，弄得她只好慌不迭身形一歪，險險避過那一棍，同時間左掌陡出，擊向黃海搗空的齊眉棍。

黃海急忙撤棍，正欲一棍向幪面女子砸過去，一眼看到女子掌心嵌着一物，頓時臉色驟變，急忙刹住勢子，張口驚呼出聲。

幪面女子不等黃海叫聲出口，低疾地叱喝一聲：「別聲張，不要追！」接着身子一擰，向唐懷宇掠出的方向縱掠。

黃海那一聲驚呼硬生生咽住，擧手急喝一聲：「停！不要追！」

那些灰衣人都莫名其妙地停下來，看着那幪面女子跟唐懷宇一前一後，飛掠而去。

黃海怔怔地注視着幪面女子跟唐懷宇如飛掠出的身形，口裡喃喃道：「這是怎麼回事？她……居然出手……救走那小子……」

一個頭目忍不住上前對黃海道：「船主，那個女子是甚麼人？怎麼讓她跟那個小子逃了？」

黃海瞪了頭目一眼，斥道：「別管！我自有主意！」

那個頭目頓時噤聲退下。

看着那幪面女子跟唐懷宇走得不見了踪影，黃海才開口說一聲「撤！」率領一衆手下，往金水鎮東南面撤去！

＊　＊　＊

「是你！」唐懷宇倚坐在一棵樹下，一眼看到幪面女子伸手摘下臉上那塊布巾，頓時驚詫得幾乎從地上跳起時，瞪大一雙眼，不敢置信地瞧着那女子。

「很驚詫，是不是？」那女子露出本來面目，赫然是兩次捉弄唐懷宇的那個少女。

唐懷宇只是看着露齒而笑的少女，似乎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你怎麼了？是不是嚇了你一跳？」少女這一次笑盈盈，臉上沒有一絲捉弄之色。

半晌，唐懷宇才透口大氣，懷着戒意道：「你……你是誰？爲何出手解救區區？」

少女那雙靈黠的眼眸溜轉了一下，「這個麼，待會再跟你說，先替你料理一下身上的傷……別那樣瞧着本姑娘，放心吧，本姑娘這一次眞心幫你的，沒有別的意思。」

唐懷宇想一下，覺得少女畢竟對他有恩——救了他一命，無論怎

樣，應該不會怎麼樣，當下放鬆下來，說道：「姑娘，謝謝你救了區區。區區身上的傷……不勞姑娘……區區自己可以料理。」

他拒絕少女的好意，是想到「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

少女似乎沒有顧慮到男女有別，抿抿嘴，道：「你身上起碼有三處傷口在背上，你背上又不是多長一對手，如何料理？」

一頓，接道：「你不是害怕本姑娘……會乘機向你下毒手吧？」臉上的笑容收斂起來。

唐懷宇忙搖頭道：「姑娘別誤會，區區沒有……男女……」

少女打斷唐懷宇的話，「那就別婆婆媽媽的了，再說三道四，本姑娘怕你會流光身上的血！」邊說，邊上前，從身上取出一個玉瓶，拔出塞子，將瓶中的葯粉逐一傾倒一些在唐懷宇身上的傷口上，口裏嘖嘖連聲：「喂！你是不是鐵漢子？身上共受了七處傷，有兩處深至見骨，居然還挺得住，換了是我，就算死不了，也痛得挺不住，暈死過去！」

唐懷宇沒有作聲，看見少女仔細地替他敷葯，兩下如此接近，甚至可以感覺到她呼出的氣息，醉人的幽香，一顆心禁不住「砰砰」直跳，臉上也熱起來了。

自出娘胎，他從沒有跟一個女孩子如此接近，那種感覺，他以前從來沒有產生過。

少女似乎沒有察覺到唐懷宇那異樣的神色，就用她那用來幪面的布巾，專心細意地替他敷葯包紮。

唐懷宇看到少女對他如此細心細意的，加上又是第一次受到女子如此細心的照顧，不由情懷蕩漾，幾乎不克自持。

少女替唐懷宇敷葯時，柔情盡露，並顯其嬌美嫵媚，與平時之高傲刁蠻，判若兩人。

幸好唐懷宇不敢瞧着少女，要不，準會被她那柔情如水的美態迷住，不自覺失態。

少女忽然吁一口氣，嬌慵道：「好啦，終於將你身上的傷口全都料理好了。」

唐懷宇聽到少女的話聲，才從迷醉的情懷中驚覺過來，有點失措地道：「姑娘……都料理好了？你……太好……謝謝你！」

少女看着唐懷宇失措的樣子，禁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你怎麼哪？說話前言不對後語，不是傷口痛得厲害，令到你說的話也不順暢吧？」

被少女一說，唐懷宇臉上一陣發熱，發窘得低下頭，不敢看少女一眼。「是……身上的傷……痛得……很厲害！」

少女又嗤地笑出聲來，「本姑娘給你敷葯，是我爹給我療傷的葯，敷在傷口上，立刻鎮痛止血，你已敷了葯，身上的傷口應該不怎麼痛的啊！怎麼還說痛得很厲害？」睜着一雙美目，似笑非笑地瞧着唐懷宇。

唐懷宇身上的傷確是不怎麼痛，他剛才那樣說，不過是替自己解窘之言，如今被少女道破，一張臉頓時漲紅起來，眞想一頭鑽到地下——要是地下有一個洞的話。

少女看到唐懷宇窘得無地自容的樣子，眼中捉狹之意消失了，代之是愛慕之色。「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誰嗎？」

不等唐懷宇說話，自問自答道：「我姓江，名心穎。」

唐懷宇聽着，在心裏唸一遍，口裏却說道：「原來是江姑娘，」說時，他的窘態大減，而且，跟着問道：「江姑娘，你怎麼那麼巧？出手救區區？」

江心穎眨動一下眼睛，巧笑倩兮：「我剛巧路經這裏，看到那……麼多人圍攻你一個，看不過眼，便出手救你。說實話，當時我想到你在鎮上橫街曾……欺侮我，眞不想出手救你，可是，看到你渾身流血，支撐不了多久，心裏又是不忍，才出手救你！」

「江姑娘，救命之恩，沒齒難忘，眞不知怎樣報答你才是。」唐懷宇終於壯起膽，瞧了江心穎一眼，剛好與江心穎的目光相觸，嚇得他慌忙收回目光。

少女看在眼內，眼中泛起一抹笑意，强忍着不敢笑出來，免得唐懷宇又尷尬發窘。「舉手之勞，你不用記在心裏，我也不要你報答。」

唐懷宇忽然想起一件事，掙扎着站起來，「江姑娘，區區有急事趕去一個地方，請恕區區……就此跟江姑娘你別過。」

江心穎聽說唐懷宇要走了，芳心微跳了兩下，急不迭打斷唐懷宇的話。「你……要走了？你這個樣子，如何支撐得住？」

唐懷宇倔强地道：「江姑娘別替區區擔心，區區支持得了的。」

江心穎眼睛一轉。「這樣吧，橫豎我無事可幹，陪你趕去那個地方吧，我……怕你在路上支持不了。」

唐懷宇猶豫了一下，「江姑娘……那不大……好吧！」

江心穎雙睛一睜，語聲略高，道：「你不是不相信我，懷疑我對你……不懷好意吧！」

唐懷宇慌忙搖手道：「不是，不是，姑娘救了區區一命，感激還來不及，怎會懷疑姑娘呢！」

江心穎語聲緩下來道：「既然不是，那就別拒絕我的好意啊！」

唐懷宇從來沒有應付女人的經驗，加上江心穎又對他有救命之恩，因此，他硬不起心腸拒絕她的心意，只好勉强答應：「江姑娘既然這麼說，區區怎好拒絕。」

江心穎頓時臉露喜容：「你試試走不走得了，若走不了，我扶你走！」

唐懷宇怎好意思要她扶，忙道：「不用，謝謝你，區區可以走了。」吸口氣，忍着痛，慢慢往前走。

江心穎跟着唐懷宇往前走，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一副隨時出手相扶的緊張樣子。

走出不遠，唐懷宇忽然道：「江姑娘，剛才區區不允你讓我同行，實是不想連累你，那伙人不肯放過區區，追上來，他們一定連你也不放過。」

江心穎抿嘴笑了，看了唐懷宇一眼：「原來你是一個替人着想的人，對不起，我錯怪了你。」

一頓，接道：「我也是怕那些人會追上來，你在受傷頗重的情形下，恐怕應付不了，我自告奮勇，陪你趕去那個地方。」

「江姑娘，謝謝你。」唐懷宇眼中滿是感激。

江心穎嫣然一笑：「不用謝，你還恨不恨我曾作弄過你？」

唐懷宇搖搖頭：「區區已經忘記了。」

江心穎在旁看着唐懷宇，越看越心動——喜歡，柔聲道：「要不要歇一歇？」

唐懷宇心裏一陣感激：「江姑娘，知否那伙圍殺區區的人是甚麼人？」

江心穎臉色微變，搖搖頭道：「不知道。」

唐懷宇吁口氣道：「他們是龍王帮中人，一路上，區區聽聞過不少關於龍王帮為惡之事，還記得傳言不可盡信，想不到先是目睹龍王帮中人行兇殺人，繼之身受。區區如今相信江湖上的傳言可信了。」

江心穎聽着唐懷宇說的話，神色變化不定，半晌也沒有作聲，直到唐懷宇奇怪她為何不吭聲，便向她說：「咦！江姑娘，你沒有甚麼吧？」

江心穎才猛地回過神來，急急道：「沒事，剛才不過在擔心，龍王帮的人會不會不肯放過我們，萬一他們追上來，我們只有兩個人，不知是否應付得了！」

唐懷宇聽江心穎那樣說，眼中閃過一抹憂色：「江姑娘，若龍王帮的人追上來，請你不要再理會區區，馬上離開，區區雖然受了傷，自信還能夠應付得了。」

江心穎雙眸一睜，大聲道：「棄友求生這種事，我不會做！我們既然……走在一起，無論發生甚麼事，都會生死與共！」說得斬釘截鐵。

唐懷宇心裏大為感動，對她的觀感也大大改變，暗自對自己說道：「相處下來她倒是越來越可愛，教人忍不住喜歡她！」

「江姑娘，你太好了，區區不知怎樣說。」

「不知怎樣說，便不要說了，」江心穎打斷唐懷宇的話：「我想聽你說，怎會惹上龍王帮的人？」

唐懷宇於是將那日的遭遇——本要到龍王廟探望廟祝張老頭，那知在廟外看到張老頭慘死在龍王帮中人的手上，楊鏗正遭圍殺，他看不過，不值龍王帮中人之所為，因而伸手救走楊鏗，就因這件事，得罪了龍王帮，致遭截擊的始末，向江心穎說了一遍。

江心穎聽完唐懷宇的話，咬着嘴唇，好一會，才道：「想不到他們……如此可惡，濫殺無辜，眞可恨！」

* * *

龍王接到紫旗船主送回來的消息後，又氣又怒。「心穎那丫頭太過胡鬧了，唉！眞氣人，居然幫着外人，氣死本座了！」

齊金陵雖然將消息送給龍王，却沒有看過紙箋，忍不住問道：「龍王，小姐在外面又幹了甚麼事？」

龍王哼了一聲：「她是越來越不像話了！你看看吧！」將手上的紙箋遞給齊金陵。

齊金陵躬身接過，看了一遍，怔呆了一下，才道：「龍王，小姐確實過份了，難怪龍王你生氣。」

明知那個小子是本帮要對付的人，居然從紫旗船主的手上救走他，簡直反了！金陵，馬上派人——不，派紅衣使去將那丫頭找回來，本座要好好教訓教訓她，看她還敢不敢胡鬧！」

頓一下，又道：「金陵，不是派了四個人暗中跟着心穎那丫頭的麼？怎麼那四個飯桶不及時阻止她？」

齊金陵慌忙道：「龍王，屬下收到紫旗船主傳送回來的消息的同時，亦收到戚亮四人送回來的消息，他們說，小姐……想盡辦法，終於擺脫了他們的跟踪！」

「心穎那丫頭越來越不像話，找她回來後，非要好好教訓她不可！」龍王疾言厲色，似乎已動了眞氣！

齊金陵壯着膽道：「龍王，小姐年紀還輕，夫人臨終前，千叮萬囑要好好照顧小姐！」

龍王呆了呆，接揮揮手無奈地道：「金陵，別說了……唉！本座又怎會對她太嚴苛，自從她娘死後

，心穎是本座唯一的親人，本座不會令她娘死不瞑目的！」

齊金陵暗暗鬆口氣，惶恐道：「龍王，屬下該死，屬下不該多言。」

龍王擺擺手，截斷齊金陵說的話。「金陵，虧你提起，要不，本座在氣頭上，眞會對心穎嚴加責罰。」

接着語調一轉，問道：「追查司徒老兒私生兒那回事，可有進展？」

「有，」齊金陵道：「已查到有一個人極可能知道司徒老兒那個私生兒的下落，相信很快便有好消息回來。」

「好！」龍王點點頭。「楊、項、聶三餘孽又怎樣？」

「據紫旗船主送回來的消息，楊鏗雖然被那個王八小子救走了，但却活不下去，重傷死了，是那個王八小子親口說的，應該可信，至於項、聶兩餘孽，暫時仍未追查到他們的下落，水使者說，相信很快便會找到他們的行踪，解決他兩人。」

「斬草除根，決不能讓司徒老兒有死灰復燃的機會！」龍王捏着拳，作勢往下一擊。

齊金陵看着，腰躬得更低。

* * *

雄獅項準，飛龍聶陽生這日兼程趕到沙四鎮。

時已晌午，兩人跟盧、李、梁、何四人決定在鎮上一家叫艷陽樓的酒樓吃過飯後，才繼續趕往金水鎮。

六人已要三壺酒，幾個菜，一盤饅頭吃起來。

吃喝間，六人不時往店堂座各處張望一眼，看看可有龍王帮的人，恐怕於言談間被人認出他們的身份，因此，他們都很少說話。

六人悶着腦袋吃喝，越吃越悶，項準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聶兄，此去金水鎮，還有多遠路程？」

聶陽生往四下裏溜了一眼，才答道：「大約四十里路，黃昏前，應該趕到。」

盧達開接口道：「聶兄，盧某一直擔心，楊大俠若不是內奸，恐怕亦已遭到龍王帮中人的襲擊——他說聲音極低，只有他們才聽到。」

項準立時呶呶嘴，輕輕「殊」了一聲。「盧兄，小心。」

盧達開立刻閉上嘴巴。

跟着六人再沒有說話，匆匆吃飽肚子，結賬離去。

才走出酒樓門外，六人立刻止步，往鎮口那面張望。

近鎮口的大街上，一伙人正圍着一個身上有多處傷的年輕人在廝

殺。

那伙人一色灰衣，其中一人身上穿紫衣，站在一旁掠陣，看樣子似乎有把握收拾了那個人。

那個年輕人在二十多個灰衣人的圍攻下，岌岌可危，要不是仗着劍招奇幻難測，早已支撐不下去。

「是龍王帮的人！」李明華脫口疾說，臉色微變。

聶陽生道：「項兄，穿紫衣那人不就是龍王帮的紫旗船主黃海！」

項準點點頭，六人的雙手都握起拳來。

梁仲德着急地道：「那個年輕人快支持不下去了，聶兄、項兄，咱們要不要出手？」

項準看一眼聶陽生，「凡與龍王帮為敵的同道，都是咱們的朋友，縱使刀山火海，也要救出那位朋友，決不能坐視不理！」

聶陽生點點頭：「一直以來，咱們都挨打，這一次，好歹也要出口氣。」

盧、何、梁、李四人同時點一下頭，齊聲道：「該給龍王帮的烏龜王八顯點顏色！」

「走！」項準第一個向鎮口那頭掠出，聶陽生五人緊跟着。

「龍王帮的烏龜王八聽着，乾坤正氣門及道上的俠義之士來也！」聲隨人到，項準人如天馬行空般，凌空掠到圍攻那年輕人的灰衣人的頭上，厚背金刀如駭電乍閃，刀光過後，三個灰衣人慘叫倒下，接着，又是一連慘叫聲响起，其他的灰衣人紛紛倒下。

那是給隨後掠到的盧、李、何、梁四人出手擊倒的。

聶陽生則與紫旗船主黃海動上手。

那個年輕人已支撐不下去，陡地來了救兵，替他解了圍，鼓着的一口氣頓時一鬆，再也支持不下去，倒在地。

何洛立刻扶起那年輕人。

項準跟盧、李、梁三人有如猛虎出柙，向那些灰衣人猛烈攻擊。

那些灰衣人雖則人多，剛才已被項準等人一下子擊殺了十人有多，但却抵擋不了項準等人的猛攻，紛紛倒下潰退。

項準等人那口烏氣蹩得太久了，一旦可以渲洩，那肯輕易罷休，繼續向灰衣人猛攻。

聶陽生跟黃海捉對廝殺，黃海還能夠應付，十招過後，便抵擋不了聶陽生的狂攻，顯得有點忙亂。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聶陽生將憋在心中的那股烏氣一古腦兒發洩出來，一出手便狂攻不已，心裏只想一劍殺了黃海，好替死去的門中弟兄報仇，因此，他施展出渾身本領，只攻不守，招招盡是殺着。

而黃海跟聶陽生的身手本就有一截距離，在聶陽生的狂攻下，他那裏招架得住，二十六招剛過，便給聶陽生一劍刺在左脅上，痛得他叫了一聲，連退兩步，接吼叫一聲，揮動齊眉棍，向聶陽生毫無章法地亂砸亂揮。

聶陽生冷笑一聲，身形急晃，閃到黃海的背後，黃海眼前一花，不見了聶陽生的人影，心裏一驚，急忙挺身掄棍，往後掄掃。

那知道掃了個空，原來聶陽生已然縱拔起來，一揮斬向黃海的頸項。

黃海一棍掃空，已欲收棍斜閃的刹那，陡覺頸上一寒，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一個腦袋已離開脖子，旋飛上空，一個身子却向斜縱開去，頸腔噴血，無頭屍身晃了一下，跌倒落地。

聶陽生一劍殺了黃海，頓覺腦中悶鬱之氣盡消，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嘯。

項準與盧達開四人聞聲瞥望，看到聶陽生殺了黃海，也就不為已甚，不再對那些龍王帮衆趕盡殺絕。

能夠保住一條命，抱頭鼠竄的帮衆，不到十個人，加上身首異處的黃海，他轄下的紫旗船下帮衆「船伕」，可說受到致命的重創，幾乎全軍覆沒。

項準六人自乾坤正氣門被龍王帮擊潰後，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今日終於「吐氣揚眉」，却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歡呼聲才過，項準立刻想起那個被龍王帮的人圍攻的年輕人，忙搶到年輕人倒地的地方，看到年輕人坐在地上，一顆心才放下來。

「朋友，待我替你看看傷成怎樣。」項準說着已蹲下來，熱心地察看年輕人身上的傷。

年輕人感激地道：「謝謝閣下跟幾位大俠及時出手救了區區，救命之恩，永誌不忘。」

頓一下，又道：「區區身上的傷不算甚麼，區區還挺得住，不敢勞煩閣下。」

項準一正臉色，說道：「救死扶傷，是我輩應為之事，朋友，請不要再說客氣話，待項某替你療傷。」

年輕人不再吭聲，閉着嘴巴，讓項準替他療傷。

項準察看過年輕人的傷勢，舊傷一共七處，加上新傷四處，一共是十一處，說得上是遍體鱗傷，居然還能夠挺得住，算他夠強壯。

這時，聶陽生跟盧達開四人已走到年輕人身前，瞧着項準替他療傷敷葯，五人看到年輕人各處都幾乎掛了彩，雖然仍能挺着，對於骨頭這麼硬的人，打從心底讚一聲：

佩服。

「這位朋友，請問高姓大名？」盧達開忍不住問。

年輕人答道：「區區姓唐，名懷宇。」

他原來就是唐懷宇，江心穎不是跟他一起的麼？怎麼只有他一人，莫非兩人在途中分了手？

「原來是唐少俠，」盧達開道：「替你療傷的是項準項大俠，這位是聶陽生聶大俠，」接着逐將梁仲德、何洛、李明華的姓名說出來，末了，才介紹自己。

唐懷宇聽說站在盧達開身旁的那個人就是聶陽生，就是自己要去雙塘鎮找的人，想不到在這裏那麼巧遇上了，而且，還被他們救了，心裏一陣激動。「聶大俠……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你，太好了。」

聶陽生聽得不明所以，詫異道：「唐少俠，聶某跟你……似乎素未謀面，請問……你眞的要找我？」

唐懷宇認眞地點點頭。「聶大俠，區區是受一個人所託，欲趕去雙塘鎮找你。」

項準忍不住開口：「唐少俠，托你找聶兄的人是誰？」他在替唐懷宇包紮最後一道傷口。

唐懷宇道：「他說姓楊、名鏗……」

「是楊兄？」聶、項兩人同時衝口而出：「楊兄好嗎？他為何要托你去雙塘鎮找聶某(兄)？」

唐懷宇的神色頓時變得陰沉下來。「楊大俠經已死了，他臨終時，托區區去找聶大俠你，將他的死訊告訴聶大俠。」

「甚麼人殺死楊兄？」項準問：「可是龍王帮的人？」

唐懷宇點點頭，接將那一日的事情說出來，末了，憤恨道：「想不到，龍王帮的人恨區區救走了楊大俠，不肯放過區區，對區區連番追殺，這一次要不是得六位出手相救，區區早已死在龍王帮那些人的手上了。」

項、聶兩人顯得很悲痛，緊抿着嘴，久久沒有作聲。

盧達開四人對於楊鏗的死，也很難過。

「楊兄，你瞑目吧！」項準仰天悲叫：「兄弟跟聶兄，還有四位朋友，今日大開殺戒，殺了殺害你的紫旗船主黃海及其轄下的一衆龜孫子！總算替你報了仇，終有一日，咱們會割下老毒龍項上首級，拜祭楊兄你跟門中被龍王帮害死的弟兄！」

聶陽生抱歉地對唐懷宇道：「唐少俠，眞對不起，為了楊兄，令到你捲入本門與龍王帮的恩怨仇殺之中，差點遭到龍王帮的毒手！很感激少俠你仗義幫忙，受托去找聶某，要不是少俠你相告，我們趕到金水鎮，找不到楊兄，又不知他已遇害，恐怕不知如何是好。」

唐懷宇忙道：「聶大俠，要說感謝的是區區，要不是六位出手相救，區區恐怕難逃龍王帮那伙人的毒手！」

何洛道：「依何某之見，你們都不用再跟對方說感激的話，唐少俠救了楊大俠，聶兄跟項大俠這一次救了唐少俠，正好扯平。」

唐懷宇道：「還有四位救命之恩，區區不敢忘記。」

項準道：「唐少俠，你不是說，有一位姑娘救了你，並陪你一起趕去雙塘鎮的麼？怎麼不見了那位姑娘？」

唐懷宇面露憂急之色。「區區跟那位姑娘才走入鎮口，江姑娘發現有人在後面鬼鬼祟祟地跟着，江姑娘忍不住要將幾個跟踪的人揪出來，結果，她被那幾個人引得追下去，大概被纏又或是中了那些人的奸計，越想越令區區擔心。」

「聶兄，請跟盧兄四位到鎮上各處找尋那位江姑娘，項某扶唐少俠到附近一家食肆等你們好嗎？」項準邊說邊扶起唐懷宇。

唐懷宇急急道：「怎好勞動六位大俠……」

聶陽生擺手截斷唐懷宇說的話：「唐少俠，引走那位江姑娘的人，一定是龍王帮的人，本門與龍王帮勢不兩立，你的朋友，就是本門的朋友，你請跟項兄到附近的食肆歇歇，待聶某跟盧兄四位去找那位姑娘。」

說完，轉對項準說一聲：「項兄，小心遇上龍王帮的人。」話落，跟盧、梁、李、何四人沿着唐懷宇所指的方向搜尋下去。

項準扶着唐懷宇，就到一家叫「珍味」的食肆內坐下。

暗施詭計　誘殺門主

「稟龍王，紅黑二使送回來的消息說，經已生擒了司徒老兒那個私生兒，總管齊金陵興衝衝地走入內堂，躬身向倚在敞床上，正跟兩個艷姬在狎弄的龍王江天霸躬身報告。

龍王一聽，立刻將兩個半裸的艷姬推開，坐起身，興奮地道：「金陵，在那裏擒下司徒老兒的孽種！」

齊金陵對於龍王在光天化日跟兩個艷姬狎弄，一點也不感到驚奇或是難為情，難得的是，江天霸也不避忌，而且不當一回事，神色泰然。

「在一個叫興義的小城內，一家妓院中捉到司徒老兒那個私生兒的。」齊金陵答。

「嘿嘿，想不到司徒老兒英雄一世，却將個私生兒放在那種地方養大，眞叫人想不到，」江天霸直笑。「那確實教人意想不到，妓院那種地方，有誰會想到，跟司徒老兒扯上關係。」

一頓，接道：「金陵，怎樣得到這個如此隱秘的消息的？」

齊金陵回道：「詳細的消息，屬下不大知曉，相信待紅黑二使回來後，便會知道。」

「紅黑二使正在趕回來途中？」江天霸問。

齊金陵點點頭：「屬下已派出金木二使前往接應，龍王請放心，屬下相信，途中不會有失。」

「不是相信，而是絕對不容有失，」江天霸道：「司徒老兒的私生兒在咱們手上，咱們就等於捏住了司徒老兒的脖子，生死都由本帮決定。」

一頓，放聲大笑：「這一次，不怕司徒老兒不露面，除了司徒老兒，乾坤正氣門就等如毀了，本帮在江南江北道上，便橫行無阻，還有誰敢捋本帮虎鬚！」說完又大笑不已。

笑聲未止，他已揮手示意齊金陵退出去。

齊金陵剛退出外面，江天霸已一手摟住一個艷姬，倒在那張敞床上，胡鬧起來。

——每當遇上值得高興的事，江天霸便會興奮得控制不了自己，非要在女人身上發洩，他這個嗜好，帮中上下，幾乎無人不知。

＊　＊　＊

聶、項六人跟唐懷宇並沒有等到和找到江心穎，令到唐懷宇擔心不已。

項準跟聶陽生，還有盧、梁、李、何四人本來決定，楊鏗既然死了，六人不用再去找楊鏗，大可以放開手脚跟龍王帮的人對着幹(當然不是明幹，而是暗中對付龍王帮)，找到江心穎，他們大可以着江心穎保護唐懷宇。如今找不到江心穎回來，而唐懷宇身上負傷十多處，要是遇上龍王帮的人，肯定逃不脫，九死一生，他們都不放心唐懷宇一個人留下，當下決定，將唐懷宇安置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才對龍王帮採取行動。

唐懷宇對於江心穎的一去不返，擔心得寢食難安，生怕她遭到毒手，那無異是他害了她，要不是身上多處受傷，行動不便，他會不顧一切，去找尋江心穎。

躺在床上，腦裏想着的，盡是江心穎，眼前顯現的，亦是江心穎的影子。

驀地，他差點從床上跳起身來——他突然發覺，自己有點喜歡江心穎。

他居然會喜歡上一個女孩子。

而且，是他第一次喜歡一個女孩子。

這個發現，教他吃驚不已。

也因此，他更加擔心江心穎的安危。

由於生怕江心穎會回來這裏找他，因此，他不肯離開鎮上，要留下來，免得江心穎回來找不到他。

項、聶六人本來已想到一個地方安置唐懷宇，在那裏好好養好傷，唐懷宇却謝絕了他們的好意，要他們不用擔心他，他留在這裏自會照顧自己，項、聶六人當然不放心留下唐懷宇在鎮上，決定留在鎮上，待唐懷宇的傷勢好轉後，再作打算。

他們雖然留在鎮上，但却不敢租住客棧，悄悄在鎮上租了一座空院子住下來。

他們那樣做，是怕被龍王帮的人輕易找到他們，憑他們六人之力，還不可能與龍王帮硬幹，所以，只好暫時隱避。

就在聶、項六人陪着唐懷宇養傷的時候，發生了一件震動武林的大事。

＊　＊　＊

龍王江天霸終於成功將司徒長安逼了出來。

他當然是以手上的那張皇牌——司徒長安的私生子司徒永達，脅逼司徒長安露面。

鷹迴崗上，龍王江天霸早已帶領手下四大使——紅黑綠白，押着司徒永達，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年輕人「恭候」司徒長安到來。

這個地方、時間，都是江天霸選的。

在放出去的消息中，江天霸言明，若司徒長安不准時赴約，司徒永達的人頭便會落地。

經過查問，司徒永達確是司徒長安的私生兒。

那是一個妓女跟司徒長安生下的兒子。

這件事一直以來，只有司徒長安自己知道。

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大秘密。

說起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當年，司徒長安雖然殺了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採花賊「花蜂」趙俊，但也受了傷，而且中了花蜂秘製的春葯之毒，只有跟女人交合，才能將所中之毒渲洩出來，否則，毒性在體內發作，會令人狀似瘋狂，幹出在神志清明時不敢幹的事來。江湖上便有幾位正道之士，中了趙俊那種名為三月春花香的春葯之毒，結果身敗名裂。前車可鑑，當年司徒長安還未成親，至今仍是孤家寡人，於是，他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去召妓，結果，他在一家妓

院內召了一個妓女跟他交合，那知道竟然遺下骨肉——那個妓女懷了孕，產下一個兒子——司徒永達。

本來，司徒長安不知道自己一夕風流，竟然因此而有後，那個妓女亦沒有說出去，亦沒有找他，將替他生下一個兒子的事告訴他，直到三年後，他路經那個小城，忽然想起那個妓女，想到自己爲了解去所中的三月春花香毒，才去找那個妓女，感到那樣做有點過份，內疚之下，決定到妓院去瞧瞧那個叫如花的妓女，替她贖身，以作補償，當他再見到如花的時候，才知道她替他生了一個兒子，他在旣意外、且驚喜之下，仍然替如花贖身，但却決定讓她母子在妓院中住下去，因他不想這件事宣揚出去，有損自己的聲譽。其實，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才那樣做，他不想自己唯一的骨肉涉足江湖，希望他長命百歲，安安穩穩活下去，江湖太險惡了，之後，他每年都秘密地到妓院看望兒子，並留下一筆銀子，作爲如花母子的生活費，待到兒子長大後，再作安排。可是，如此隱秘的一件事，居然被江天霸獲悉，還捉了他的兒子——司徒永達，他怎能不顧兒子的生死，不現身露面。

爲了自己的唯一骨肉，司徒長安可以去死。

他於江天霸指定的時間內，來到鷹迴崗上。

他只有一個人。

他不想連累別人。

當他一眼看到司徒永達時，神色顯得很激動，嘴角微微顫動，一雙眼直盯着兒子。

他的氣色看來不錯，不像是一個有病——而且還是患了足以致命的人。

他的樣子跟以前沒有兩樣。

「爹！」司徒永達一眼看到父親，立刻掙扎着張口驚叫。

司徒長安吸口氣，壓下心裏的驚怒憂痛，溫聲對兒子道：「永達，別怕，爹來了，他們不會傷害你的。」

江天霸嘿嘿直笑。「司徒老兒，果然父子情深，骨肉相連，終於露面了。」

微頓，接又語聲高亢地道：「想不到啊！想不到，堂堂乾坤正氣門的掌門人，自命正人君子的司徒長安，居然有一個私生兒，若非你這個孽種跟你的樣貌有七八分相似，他又親口承認你就是他的爹，本座不會相信你倆是父子！」

話聲未止，他又自顧自說下去：「司徒長安，你不過是一個僞君子！自己幹的好事，爲何不敢承認！自己的兒子也不敢公開承認，將他收起來，你根本不配做這小子爹！相信連黑道上的人，也不值你的所爲！」

「江天霸，司徒業已應約前來，該放了我兒吧？」

江天霸哈哈大笑，一會才道：「雖然是舔犢情深，本座說得出，做得到，不過，本座在釋放你的孽種之前，問你一句話，大概你不會吝於回答吧！」

司徒長安一直都顯得頗冷靜，「肉在俎上，司徒某能不回答麼？」

江天霸道：「你是否服下了邵老兒秘製的百草救命丹？邵老兒已煉成了！」

司徒長安坦承道：「不錯，那神醫確實於數日前，煉製出百草救命丹，功效果然神奇，司徒某連服七日後，所患的病便痊癒了，老毒龍，司徒某今日應約而來，就是要宰了你這爲害武林的老毒龍，司徒某答你所問，還不放了我兒？」

江天霸嘿嘿一笑，「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本座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可要從實回答，否則，本座會下令割下你兒子一條臂膀。」

一頓，接問道：「邵老兒可是煉製成百草救命丹，你的病已痊癒？」

司徒長安點點頭。「不錯！」

「好！」江天霸打個哈哈。「司徒老兒，你想兒子斷去一臂，還是你自斷一臂？」

「爹！我怕！」司徒永達吃驚地呼叫：「爹你一定要救我啊！我不想死，也不想斷手缺脚！」

司徒長安看到兒子那個窩囊的樣子，禁不住在心裏嘆一口氣。「人道虎父無犬子，我怎麼生了一個沒有骨頭的兒子？」可是，他馬上又原諒了兒子，「我不該將他留在妓院長大的，那種地方……唉！怎會養出有骨氣的人，我不該爲了自己的聲譽……是我害了他！」

「司徒老兒，快下決定！」江天霸沉聲喝叫。

縱使兒女有千般的不是，終究還是自己的骨肉，不免舔犢情深，司徒長安咬咬牙，下定決心：「老毒龍，司徒某自斷一臂後，你要馬上放了吾兒！」

江天霸好爽快：「一言爲定！」

司徒長安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司徒某想知道，你等怎會查出我有一個兒子？」

江天霸大笑，「本座本來不需答你，本座今天心情太好了，給你一個人情吧！」

稍微頓了一頓，接着說道：「是你那位三師弟朱曉白將你這個大秘密洩漏出去的。」

司徒長安大爲震驚，似是承受不了那種震撼，身子震晃了幾下，口裏喃喃道：「三師弟……怎會是他？太叫我失望心痛了，連他也出賣我，爲甚麼，到底爲甚麼？」陡

地仰天長嘯。「天亡我也！」手起刀落，一條左臂斷落地上。

司徒長安馬上用手點封了左臂斷口附近的四處穴道，止住流血，咬着牙道：「老毒龍，該放了我兒吧！」

江天霸料不到司徒長安一下子爽快俐落地斷去一臂，跟四大使看得呆怔了一下，當下他也爽快地下令：「放了那孽種！」

挾着司徒永達的兩個灰衣人立刻放開他，從他背上一推，喝一聲：「快滾！」

司徒永達一旦獲得釋放，狂喜之下，撒腿便跑向司徒長安：「爹！」

司徒長安在心裏苦澀地嘆息一聲，口裏叫道：「達兒！」向兒子迎上去。

「司徒老兒，人道虎父無犬子，你却眞眞正正生了一個比狗還不如的窩囊兒子！眞替你可惜。」江天霸放聲大笑。

司徒長安聽着，仿似被人用利刀一下一下扎在心頭上，緊咬着嘴唇，終於跟兒子迎上，將兒子緊緊摟住。

——兒子畢竟是兒子，管他是貓是狗！

「爹，我好害怕，快陪我離開這裏！」司徒永達亢着聲說。

司徒長安聽着，心裏大感悲哀，口裏却道：「達兒，你快離開這裏，爹要替你擋住那些惡人，聽爹的話，快走，快走啊！」放開兒子，推他走。

司徒永達雖然窩囊，畢竟父子連心，依依不捨：「爹，一起走吧，我怕不曉得走回去啊！」

司徒長安料不到這個兒子在這關頭還如此窩囊，不禁生氣了：「達兒，你已快二十歲了，怎麼還像長不大的小孩般，曉不曉得路你也要走，要不，你會死在這裏！」

司徒永達聽到父親說出一個死字，頓時臉色大變，慌忙道：「爹，我不想死，我走！我走！」撒腿往崗下奔去。

司徒長安看着兒子倉皇地往崗下奔跑，禁不住在心裏嘆息一聲。

江天霸道：「人道有子當如孫仲謀，司徒老兒，看着你那個窩囊兒子，眞敎人傷心，若本座有那麼樣的一個兒子，不一刀殺了他才怪，省得心裏難受！」

頓一下，又道：「放心吧，本座不會花氣力殺你那個不中用的兒子，留着他，根本不會對本帮有何威脅！」

司徒長安聽着，心裏仿似被人連扎幾刀，他不想再聽下去！大吼一聲：「老毒龍，你不是取司徒某一命而後快麼？司徒某就在這裏！」狂衝向江天霸。

紅黑綠白四大使同時呼喝一聲，欲衝上去攔截下司徒長安，被江天霸一聲：「待本座跟他較量！」喝止了四大使，自己衝前去。

兩人「撞」上，動手拚殺起來。

本來，以司徒長安的身手，比江天霸略爲高明，可是，由於斷了一臂，身手不免受到影响，因此，交手不到十招，他已落下風。

不過，江天霸若想解決司徒長安，可不是輕而易擧，大概要百招過外，才有機會。

而司徒長安雖然落在下風，憑他的身手，足以應付江天霸的攻擊，甚至可以抽身而退。

要不是顧慮到兒子還未走遠，他隨時可以抽身而退。

他必需拚下去，讓兒子有足夠的時間離去。

可是，那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就在他跟江天霸鬥了約五十招的時候，驀地傳來司徒永達一聲慘叫，令到他頓覺心神一震，招法也爲之一亂。

事不關己，關心則亂。

高手過招，怎能有一絲錯亂，是以，江天霸乘機在他的腿上砸了一棒。

江天霸使的是一根盤龍棒。

司徒長安痛叫一聲，跌倒下去。

他的一條腿骨已被江天霸一棒砸斷。

司徒永達那聲慘叫過後，便沒了聲息。

父子連心，司徒長安心膽俱裂，猜測兒子極可能遭了毒手，那刹那，他萬念俱灰，覺得活下去也沒有甚麼意思。

不想活，並不是等於甘心被殺死，所以，他在倒下後，身形一滾的刹那，將手上的金刀擲向江天霸。

那一擲，他拚盡全身氣力，並於擲刀的時候，斜竄起來。

他要看看兒子是生是死。

江天霸一棒砸倒司徒長安，心裏大喜，當然不會放過擊殺司徒長安的機會，順勢一棒向倒下的司徒長安砸下去，冷不防司徒長安將手上的金刀擲來，倉猝間，他根本來不及閃避，危急一髮間，他只來得及改變棒勢，往擲來的金刀撩去。

「錚」一聲，他將擲來的金刀擊中，但他却沒有料到金刀擲射之勢如此强勁，震得他虎口發麻，幾乎握不牢手上的刀，陡覺腰脅上一痛，禁不住怒吼一聲。

原來，他一撩之力抵擋不了金刀一擲之力，雖則將金刀撩撥開去，金刀去勢微改，在他腰脅上射過，割傷了他的皮肉。

司徒長安從地上疾竄起來，雖則一條臂斷了，他仍然忍痛拚命向崗下掠去。

「去死吧！」江天霸受傷之下，兇狂之性大發，狂吼之時，將手上的盤龍棒奮力地擲向司徒長安。

司徒長安一顆心全在兒子身上，因而沒有察覺到盤龍棒激射過來的掠空聲，「奪」一聲，盤龍棒激射在他背上，棒上挾着的强勁力道將他帶得往前跌出去。

司徒長安發出長長一聲「呃……」身上直往前撲出三丈過外，重重地趴在地上，盤龍棒插入他背上，幾乎透胸而出。

可是，他居然仍未死，奮力在地上往前爬，一雙眼睜得大大的——他死也要看到兒子一眼。

他終於看到了。

司徒永達倒在崗腰上一棵樹旁，身上插着五六支弩箭，看來已經死了——毫無動靜。

「達兒……」司徒長安目眥欲裂，張口發出一聲嘶裂人心的慘呼。叫聲在空中迴蕩。司徒永達寂然不動。司徒長安含恨而終。

他死不瞑目！

江天霸陡地發出一陣狂笑聲，將司徒長安慘叫聲蓋過了。

「本座終於殺了司徒長安，終於殺了他！連他唯一的孽種也斬除了，乾坤正氣門終於給本帮毀了，本帮從今以後縱橫江南江北，看誰還敢與本帮爭鋒！」

四大使跟一衆龍王帮屬下！高聲高呼——「龍王萬歲，武威長揚，威震江湖！」

江天霸放聲狂笑。

* * *

司徒長安的死訊一下子傳遍了大江南北武林道。

項、聶、盧、李、何和唐懷宇當然亦聽聞噩耗。

項、聶兩人仿似當頭响了一個霹靂，驚震得呆住。

半响，項準狂叫：「不會的！門主不會死的，我不相信！一定是老毒龍詭計，放出謠言，打擊本門士氣！」

聶陽生道：「項兄，冷靜一點，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咱們要立刻出去查探一下，消息是否確實，這是當務之急。」

項準長吸一口氣，壓抑下心裏的激動，「聶兄，你跟盧兄幾位留在這裏，待兄弟去打探消息。」

聶陽生道：「不！項兄，兄弟不放心你出去，待兄弟自己去打探！」

說完，不等項準反對(他知道他一定反對)，急急走出外面。

兩個時辰之後，聶陽生回來了，只是，他的臉色很難看。

項準看到聶陽生那沉痛的神色，一顆心立時往下沉，急急問：「聶兄，消息是否屬實?」

聶陽生沉痛地點點頭：「千眞萬確，老毒龍還將門主的屍首掛在他那艘船上示衆，除了門主的屍首外，還有另一具屍首，據龍王帮衆說，另一具屍首是門主的骨肉！私生兒司徒永達，道上不少同道都看到那兩具屍體。」

項準疾聲問：「門主有一個兒子?怎麼咱們從來沒有聽聞過！」

聶陽生仿似脫力般頹然坐下來：「龍王帮的人言之鑿鑿！他們就是找門主那個兒子，逼門主露面，脅逼門主自斷一臂，門主在斷臂之後，跟老毒龍拚鬥，結果死在老毒龍的棒下！」

一頓，又道：「據說，門主若不是爲保兒子，好讓其子能夠逃離鷹迴崗，他是可以離開鷹迴崗，結果，門主不但保不住兒子，他亦死在鷹迴崗上。」

項準跟盧、梁、何、李都聽得呆住。

半响，項準才道：「門主有子之事，連咱們乾坤正氣門的人都不知道，老毒龍又怎會知道這個大秘密?」

聶陽生想了一會，才道：「一定有人將這個大秘密洩漏給龍王帮的人知道，而那人一定是最接近門主的人！」

項準雙眼陡地一睜：「最接近門主的人，只剩下一個朱曉白！」

聶陽生霍然站起來：「唯一知道兄弟跟項兄你和楊兄藏身之處的人，亦只有朱曉白，楊兄已遇害，你我又先後遭到龍王帮的襲擊，就是他將咱們藏身處洩漏出去！」

「兩件事一定都是他幹的，」項準咬牙切齒：「一定要除去這個內奸！」

「他既然早有陰謀，咱們又不知他躲在那裏，要想找到他，只怕不容易。」聶陽生道。

「無論如何，也要將他揪出來！」項準握拳道：「眞想不到，本門毀在門主第三個師弟手上！」

聶陽生搖搖頭道：「項兄，當務之急，是要向龍王帮的人還以顏色，好讓道上的同道知道，乾坤正氣門並沒有因爲門主遇害而覆亡，還有人在，不懼龍王帮之淫威，還敢與他們對抗，咱們要令到龍王帮不敢肆無忌憚橫行道上，咱們要令到龍王帮寢食難安！」

項準聽得連連點頭：「對，聶兄，你說得對，咱們一定要還以顏色！」

聶陽生轉對盧、梁、李、何四人道：「四位，本門門主已遇害，本門等於已毀了，算一下，本門剩下的人不到二十人，力量微薄，不

足以跟龍王帮對抗，四位若是仍持初衷，跟咱們一起對抗龍王帮，聶某跟項兄無任歡迎，不過，聶某要對四位說清楚，那會很危險，隨時會死在龍王帮的毒手之下，四位若是改變初衷，聶某跟項兄不會怪四位，請四位自行定奪。」

盧、李、梁、何四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齊聲說道：「聶兄、項兄，咱四人決定跟貴門一起對抗龍王帮那一刻起，便豁了出去，縱使上刀山、下油鍋，絕不退縮一步！貴門主司徒前輩雖然遇害，但還有兩位，既然兩位不顧生死，誓要與龍王帮抗爭到底，咱四人自當義無反顧，跟兩位携手對抗龍王帮，讓道上的朋友知道，人心不死！」

項、聶兩人聽着，頓覺滿腔熱血沸騰，慷慨激昂。「難得四位不懼强暴，甘願爲武林正義洒一腔熱血，實在可嘉可敬。四位，請受聶某(項某)兩人一禮。」兩人說着，抱拳向盧達開四人深深一禮。

盧達開四人慌忙閃開去，還禮不迭。

驀地，一人說道：「剛才聽六位之見，教區區好生感動，六位爲了武林正義，不惜豁了出去，誓與龍王帮抗爭到底，可敬可佩，六位若不嫌區區末學後進，微末之技，區區願附驥尾。」

六人冷不防聽到有人說話，起先吃了一驚，後來聽出是唐懷宇的聲音，六人才鬆一口氣，一齊望向唐懷宇。

唐懷宇就站在房門口，身上的傷仍未痊癒，但已沒有甚麼大礙，臉上盡是感動激昂之色。

聶陽生六人在說話時，唐懷宇本在另一個房間內躺着，不知甚麼時候起來，聽到六人的說話。

項、聶兩人交換了一瞥眼色，聶陽生道：「唐少俠，那可不是玩的，需知龍王帮正値氣焰熏天，如日方中，咱們跟它作對，無異以卵擊石，隨時有殺身之險，咱們不想唐少俠你出於一時之義憤，貿然加入，請你三思之後，再作決定。」

項準接口道：「唐少俠，請別怪咱們直話直說，咱們不想你因一時之衝動，害了你！」

唐懷宇掃了六人一眼，肅然道：「聶大俠、項大俠，還有盧大俠四位，區區適才之言，乃是肺腑之言，並不是衝動之言，爲了武林正義，縱使粉身碎骨，區區甘願犧牲一己！」

「好！說得好！」項準快步走到門口，緊握住唐懷宇的手。「唐少俠，江湖武林中要是多一些像你這種見義勇爲的熱血男兒，怎讓龍王帮爲惡武林道！管敎它土崩瓦解，道長魔消！」

聶陽生跟盧達開四人連聲道：「唐少俠，歡迎你加入。」

項準拉着唐懷宇走入房內，讓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聶兄，咱們商議一下，如何着手對付龍王帮。」

聶陽生頷首道：「嗯，一人計短，二人計長，看誰出的主意最好。」

梁仲德道：「依梁某之見，首先想辦法取回司徒前輩的屍首，別讓龍王帮耀武揚威，煞煞他們的威風！」

何洛接口道：「梁兄，這太冒險了，司徒前輩的屍首可是掛在老毒龍那艘座舟上，那是龍王帮的根本重地，防守必嚴，咱們不能爲了……煞煞他們的威風，去冒那麼大的風險，萬一咱們全因此而陷在那裏，沒了人，還怎樣對抗龍王帮！」

盧達開對何洛的話大表贊同。「梁兄，何兄之言有道理，咱們不能因小而失大，咱們只有七人，若要跟龍王帮抗爭，必須要盡量保全力量，不可輕易犧牲，那才有成功的希望。」

衆人都對盧達開的話紛表贊同。

唐懷宇忽然道：「幾位大俠，依區區愚見，憑咱們目前之人手，與龍王帮對抗，仿如蚍蜉之撼大樹，硬碰肯定不成，因此，只可擇弱而噬，各個擊破，以亂敵方陣脚，從而達到削弱敵方力量的目的，並壯大自己，覷準機會，作致命一擊！」

「高見，」聶陽生第一個說道：「與聶某之意不謀而合！」

項準接口道：「唐少俠這個主意不錯，項某贊成。」

盧、梁、李、何四人亦沒有異議。

聶陽生道：「咱們就依照唐少俠所說的策略，從長計議，怎樣向龍王帮下手。」

七人熱烈地計議起來。

* * *

龍王看到女兒在總管齊金陵的陪同下進來，立刻將左擁右抱的兩個艷姬放開，揮手着二姬迴避，急急起身，迎前去。「心穎，你怎麼一個人往外跑?擔心死爹爹，看到你回來，爹才放心。」邊說，邊執住女兒的手，仔細打量一遍。

心穎，龍王江天霸的女兒赫然就是江心穎。

這一點，大概唐懷宇萬料不到。

試問，龍王帮帮主之女，怎會出手來殺帮中人，解救一個本帮要殺的人——唐懷宇?

江心穎鼓着腮，帶氣道：「爹有美相陪，還會記得我這個女兒

嗎？」

江天霸並沒有尷尬之色，呵呵笑道：「心穎，怎麼了？吃爹的乾醋啊？傻丫頭，爹只有一個女兒，你是爹的心肝寶貝，除了你娘，爹最疼惜的只有你一個，知道嗎？」

江心穎白了父親一眼，展唇一笑。「爹的女兒知道了，爹說了很多遍啦！」

「乖女兒，到那邊坐下，陪爹喝杯酒！」江天霸拉着女兒往擺放了酒菜的桌子走去。

齊金陵識趣地退出外面。

坐下，江天霸拿起酒壺，江心穎搶先拿起來，替父親斟了酒，才替自己倒了杯酒。

江天霸大樂：「心穎，你怎麼瘦了？」

江心穎抬手摸摸臉面，笑道：「沒有啊，爹呀，每次見到女兒，都說女兒瘦了，女兒豈不是早已瘦死了！」

一句話逗得江天霸笑起來。「心穎，你在爹的眼中永遠是個長不大的丫頭。」說完，一口喝乾杯中酒。

江心穎忙拿起酒壺替父親倒酒。

江天霸咂咂嘴巴，溫聲道：「心穎，不要時時到外面去亂跑，留在船上，多些陪着爹。」

江心穎呶呶嘴，道：「爹呀，留在船上悶死了，沒有女兒，爹你不會悶的呀！還有那些妖媚的女人相陪。」

「心穎，那些女人怎比得上你！」江天霸嘆息一聲：「你是我女兒，在爹的心裏，你是最重要的，沒有人可以比擬！」

「爹……」江心穎感動得眼中濕潤。

「心穎，你已長大了，別再在外面胡鬧呀！知道嗎？」

江心穎眨眨眼：「爹，女兒沒有胡鬧呀！」

江天霸臉色微沉：「還說沒有胡鬧？紫旗船主傳回來的消息說，你出手殺了幾個帮衆，救走本帮要殺的那個小子——唐懷宇，令到紫旗船主於沙田鎮上圍殺那小子時，遭遇到乾坤正氣門的餘孽，結果紫旗船主及其轄下大半船伕被殺！」

「爹呀！你爲甚麼一定要殺姓唐的？」江心穎不服氣地道：「還有，要不是爹你派人將我引開，硬要殺唐懷宇，怎會發生那回事，說到底，那是咎由自取！」

「心穎，做錯了事，還說這種話！」江天霸生氣了，語聲嚴厲起來。

江心穎使性子道：「爹呀！女兒說的是眞話呀！爹要殺多少人，才肯收手？天下間有那麼多人，殺不盡的呀！」

江天霸咬着牙道：「心穎，越來越放肆了！居然教訓爹？爹對你說，不是要殺盡天下間的人，爹只是殺那些不識時務，跟本帮作對的人，爹好不容易才能夠稱霸道上，絕不容有人敢捋本帮虎鬚。」

「爹呀！俗語有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回頭是岸，現在還來得及，稱霸道上又如何？還不是夜求一眠，日求兩餐，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萬般風光，不過過眼雲烟，爹，女兒只有你一個唯一的親人，女兒只想跟爹安安定定快快樂樂過日子，爹你明白嗎？」

江天霸並沒有被女兒那番話感動，微仰起臉，不可一世地道：「心穎，爹幾經艱險，才開創了今日的局面，如今司徒長安已除，乾坤正氣門已倒，本帮稱霸道上，誰敢捋虎鬚？那個敢不服本帮號令？這不好嗎？你到外面一站，誰敢不對妳恭敬奉承，爹跺跺脚，道上也會震動，風雲變色，人生在世，當然要幹得轟轟烈烈，風風光光，要不，有甚麼意思？」越說越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江心穎跺跺脚，起身道：「爹，女兒不跟你說了，女兒回房歇歇！」說完，便往外走。

江天霸呆了呆，厲聲道：「站住，爹還有話要問你！」

江心穎站住，抿着嘴道：「爹有甚麼話，快問吧，女兒很累！」

江天霸道：「妳爲甚麼不惜殺死本帮帮衆，救走姓唐的小子？」

江心穎咬咬嘴唇：「因爲……他不該死！」

「凡與本帮作對的人，都該死！」江天霸怒說：「心穎，從實招來，可是喜歡上姓唐的小子！」語氣緩和下來。

江心穎芳心「噗」地跳了一下，臉上發熱，神態顯得有點不自然：「爹，你說到那裏去了？女兒跟他不過見了一次面，怎會……一下子便喜歡他！」

江天霸是個老江湖，怎會看不出來，臉色頓時一沉，語氣也重了：「心穎，你沒有看上那小子就最好不過，爹剛才已對你說過了，凡與本帮作對的人，都是本帮的敵人，決不放過！你若想嫁，爹可以替你選一個跟你相配的有爲青年。」

江心穎不想再說下去：「爹，女兒很累，回房去睡一會。」說完，逕自往外走，返回房間。

江天霸看着女兒的背影，欲言又止，待女兒走出外面，禁不住連連搖頭，嘆一聲：「女大不中留，這丫頭越來越不聽話了，該是替她找戶人家的時候了。」

* * *

古松道上，一隊人馬押着十輛車子往前行。

那隊人馬少說也有四五十人，一個個刀出鞘，槍在手，一副戒備森嚴的樣子。

領頭那個騎在馬上的人，赫然是龍王坐下八使之一——綠衣使陸頌安。

押後的一騎亦是八大使之一——水使者許太湖。

那十輛車都是馬拉車，車上擺放着兩個大箱子，十輛車就是二十個箱子。

看他們如此戒備森嚴的樣子，箱子內盛載的一定是貴重物品——金銀財帛。

那是龍王帮在南北道上各處徵集來的錢財，供龍王帮作糧餉之用的。

俗語有謂：無糧不聚兵。怪不得龍王帮如此緊張，還出動綠、水二使者押解運送。

古松道名副其實，道路的兩旁長滿了松樹，疏密不一，盤枝亂結，令到道路一片陰翳。

雖則一行人戒備森嚴，領頭的綠衣使陸頌安一副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樣子，自從司徒長安死在江天霸的棒下，乾坤正氣門雖則還剩下幾個人，但已名存實亡，江湖上武林中懾於龍王帮的威勢，那裏還有人敢捋虎鬚。換句話說，乾坤正氣門就像是一面大旗，大旗倒下，其他的人沒了指望，自然人心渙散，情形就像「樹倒猢猻散」那樣。龍王帮自司徒長安死後，一直橫行無忌，誰也不敢將他們怎麼樣，龍王帮的人走到那裏，都像「大爺」那樣，誰敢不看他們的臉色，那就難怪他們目中無人了。

車隊沿着陰翳的古松道一直往前行，走在前面的陸頌安忽然看到一個莊稼漢在前面挑着一擔東西在前面走着，他的眼睛忽然注視着。

莊稼漢挑着的並不是蔬菜、糞便之類的東西，是兩罈酒。

兩罈酒的旁邊，還掛着兩條猪腿，幾隻鷄。

陸頌安看上的不是那個莊稼漢，也不是擔挑上的猪腿和雞，而是那兩罈酒。

他們已經走了小半天路，雖然不餓，但却感到口渴了。

那兩罈酒正好給他們解渴。

那眞是及時雨。

馬當然比人走得快，何況，陸頌安還故意催馬走快一點，很快，便追上那個莊稼漢。

莊稼漢聽到身後車馬轔轔，扭頭張望一眼，慌忙往路旁走去。

陸頌安就在莊稼漢回頭張望時，口裏發出一聲喝叫：「喂！站住！」

莊稼漢走到路邊，停下來，臉上現出驚色，惶聲道：「大爺……叫俺麼？」

陸頌安催馬來到莊稼漢身前，上下打量他一眼：「放下擔子！」

莊稼漢着慌地道：「大爺，俺要將聘禮送到前面三里外的黃牛村，俺沒有……阻住大爺們的去路啊！」

「放下！」陸頌安厲喝一聲：「不是想挨刀子吧！」

莊稼漢看到陸頌安聲勢洶洶的，嚇得慌忙放下擔子，「大爺……要待怎的？」

陸頌安喝道：「擔子上那兩罈是甚麼？」

「酒！送給俺弟弟親家的聘禮，」莊稼漢急急道：「大爺，俺將聘禮送到親家那裏，還要趕回家的啊！」

這時，陸頌安身後的車隊已停下來，押後的許太湖亦催馬上前。

陸頌安這時已看清楚，莊稼漢擔子上的兩罈酒貼着寫有喜字的紅紙張，兩條風乾了的猪腿上，還有幾隻雞都貼了紅紙，那表示莊稼漢沒有說謊，那確是一擔聘禮。

「咱口喝，快奉上兩罈酒給大爺們解渴。」陸頌安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莊稼漢慌忙連連擺手：「大爺，不成的啊，那是俺弟的聘禮，趕着要送到黃牛村親家那裏，俺給你們喝了，送甚麼去？」

「住口！」陸頌安喝一聲：「他奶奶的，你不肯將酒送上，留下人頭吧！」

莊稼漢嚇得臉無人色，跪在地上連連向陸頌安叩頭：「大爺，求你行行好，高抬貴手，不要喝俺的酒，前面五里外，便有酒賣……」

「來人，將他扔出去！」陸頌安喝一聲。

兩個灰衣人應聲搶前去，左右抓起莊稼漢，將他用力往道路外面扔去。

莊稼漢被扔出丈外，跌落地上，痛得哎喲直叫，掙扎着站起來，却不敢走回路上。

陸頌安在兩個帮衆將莊稼漢扔出路外的時候，經已翻身下馬，走到擔子前，一掌將一罈酒的泥封擊碎，將塞子拔出來，一陣酒香撲鼻飄來，禁不住說一聲：「好酒，好香的酒。」接扭頭對下馬走上來的許太湖道：「許水使，來喝口酒解解渴。」

由於沒有碗瓢，陸頌安只好捧起那罈酒，就着罈口，連喝幾大口，邊砸着嘴巴，邊將酒罈遞給許太湖，口裏兀自說道：「好酒，確是好酒。」跟着長長透了口氣。

許太湖聽陸頌安說「好酒」，饞得直吞口水，邊接過酒罈後，立刻湊到口邊，大口大口喝起來，喝了五六口，才舒口大氣，將酒罈遞還給陸頌安。

陸頌安又喝了幾大口，再將酒罈遞給許太湖。

那些帮衆看着，猛嚥口水，但却不敢擅自去拿另一罈來喝。

陸、許兩人喝了半罈酒，才將酒罈放下，對那些帮衆道：「每人喝三口，拿去喝吧！」

兩個頭目答應一聲，上前拿起兩個酒罈，先喝了三大口，才傳給另一個帮衆，如是者兩個酒罈一直往下傳。

傳到最後那一個，只喝了兩口，自不免心裏嘀咕，口裏當然不敢說甚麼，自認倒霉，恨恨將酒罈擲落地上，宣洩心裏的不滿。

那個莊稼漢看着陸頌安一大伙人，不但喝光兩罈酒，還將酒罈摔破，心痛得哭喪着臉，頓脚捶胸。

喝過酒後，陸頌安跟許太湖上馬，下令繼續前進。

他們並沒有賠償酒錢給那個莊稼漢，就像是理所當然的。

那個莊稼漢待陸頌安那隊人馬往前走後，才敢走回路邊，拿回擔子，急往回走。

陸頌安在前頭一直走出半里左右，他感到肚子隱隱作痛，起先，還不怎麼在意，漸漸，越來越痛，還感到便急，而且很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終於無法再忍耐下去，勒停馬，急急跳落地上，捂着肚子往松林中走去。

無獨有偶，押後的許太湖捂着肚子下了馬，三步兩脚竄入松樹下，幾乎來不及扯下褲子便蹲下去拉起來。

那些帮衆看到許、陸兩人那狼狽的樣子，都忍不住暗暗偷笑。

許、陸兩人一拉之下，似乎無法止住拉瀉之勢，蹲在樹下拉個不停。

兩人終於起來了，拉上褲子，自樹下走出來，看到那些帮衆並沒有事，一顆心才放下來，禁不住相對苦笑。

陸、許兩人在拉肚子的時候，不約而同想到，先前喝的那些酒可能有問題，看到其他的人沒事，疑念才消。

兩人都以爲那不過是巧合罷了——同時吃了甚麼壞肚子的食物。

兩人走回路上，剛要上馬，肚子又一陣絞痛，同時又有强烈的要拉的感覺，慌忙又跑到樹下拉起來。

許、陸兩人接連拉了三次。

到第四次的時候，兩人已拉得手脚發軟，頭暈目眩，看到那些帮衆仍然沒有出事，總算可以放心。

可是，就在兩人稍爲放心的時候，那些帮衆突然接二連三捂着肚子皺着眉咧嘴彎腰叫起來，接着，紛紛向道路外面的松樹下跑去，忙忙急地脫下褲子，蹲下去就拉。

剎時間，道路上沒有一個人，只有十輛馬車停着，而道路的兩邊松下，則臭氣熏天。

這時候，陸、許兩人知道着了道兒，剛才喝下的酒一定被那個莊稼漢做了手脚，兩人你眼望我眼，蹲在地上起不了身，拉個不停，拉得兩人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別說動手。

那些帮衆拉個不停，拉得氣虛脚軟，才起身，走不了兩步，肚子又絞痛得叫人直不起腰，只想蹲下去再拉。

有人出現了。

共有十個人。

走在前頭的那一個，赫然是那個莊稼漢。

莊稼漢走到馬車前，咧開嘴巴朝蹲在一棵松樹下，拉得臉青唇白，整個人像是虛脫了的陸頌安一笑，嘖嘖連聲道：「龍王帮的王八龜孫啊！俺一再哀求你們別喝那兩罈酒，你們硬是不聽，結果弄成這個樣子，語云：苦口良藥，俺那兩罈酒是美酒毒葯啊！嘿嘿，拉肚子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陸頌安拚命擠出一絲力氣，喑啞地道：「你……你……是誰？」

「何洛！」莊稼漢露齒直笑，「瞧你一身綠衣的，準是老毒龍座下八大使之一的綠衣使陸頌安

了！」

陸頌安鼓起最後一絲力氣，咋唬道：「既知是龍王座下八大使之一，還敢老虎頭上動土？不想活了？」一句話未說完，全身脫力，蹲下去，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那灘穢物上。

何洛哈哈大笑：「王八烏龜，連蹲着氣力也沒有，還來唬人！哈哈，咱們既然敢來捋虎鬚，豈會怕你等龍王帮的烏龜王八！」

說完，跳上第一輛馬車上，拿起韁繩，只等騎在陸頌安那匹馬上的人催馬前行，他便吆喝馬車往前馳。

騎在陸頌安那匹馬上的人不是別人，赫然是項準。

其餘七個漢子，原來是項、聶兩人，在這幾日之內召集乾坤正氣門的僅餘人手的一部份。

「陸頌安，回去告知老毒龍，乾坤正氣門雖則上自門主，下至一衆門人差不多死絕了，可是，還剩下咱們！咱們只要有一口氣在，都會跟老毒龍及爾等這些王八烏龜孫沒完沒了！項某多謝你等送咱們這麼大筆金銀，請替項某等人向老毒龍致謝。」說罷，項準放聲大笑，催動胯下馬匹，往前馳去。

何洛一抖馬韁，口裏吆喝一聲，拉車的馬立時四蹄一動，馬車跟着往前馳去。

後面的馬車一輛接着一輛，越馳越快，押後的李明華扭身揮手，向眼巴巴瞪着飛快地馳去的十輛馬車的陸、許二人及那些帮衆大聲道：「王八崽子！好臭啊，你們原來都是狗！」

陸、許二人及那些帮衆看着十輛載着金銀的馬車迅速遠去，一個個都力不從心，眼巴巴看着十車金銀被項準等人劫走，心裏叫苦不迭。

＊　＊　＊

聶陽生跟盧達開、梁仲德、唐懷宇三人，還有十一個乾坤正氣門僥倖生存的門人，悄悄摸到一處江邊，藉着夜色的掩護，隱匿起來。

江邊搭建了一個竹棚，竹棚的三面圍着丈高的木柵，兩個還聳立着兩座二丈高下的更樓，更樓上有人在瞭望放哨，江邊的堤下，分成三排，停泊了數十艘船頭上分插着綉蛟、獅、虎三種旗子的船隻。

這個地方，原來是龍王帮中二十四旗中三旗紮營之處。

龍王帮中，分八大使，轄下二十四船主，每一使分轄三旗船主，而每一旗船主轄下有三十二個「船伕」(帮衆)，三旗船主全共轄九十六個「船伕」。

蛟、獅、虎三旗乃是黑衣使石中原所統轄。

石中原並不在營寨中，日前已被龍王江天霸召到「龍舟」上。

「龍舟」就是江天霸的總舵所在，乃是龍王帮的根基重地。

時候已是半夜，夜空中，下弦月暗淡無光，竹棚內寂然無聲，只有江水拍岸聲不絕傳來，拍到在江邊堤下的船隻隨着蕩漾的江水晃盪着，江心的水流泛起流動不息的波光，仿似天上的星星洒落下來。

聶陽生等人仍隱伏不動。

五更天了。

第一聲鷄啼聲劃破夜空的沉寂，隱隱傳來。

兩隊在營寨內不停巡哨的更隊，似在來回巡哨，不過，開始有人頻頻打呵欠。

天亮前那一段時間，是一個仍未睡覺的人最疲睏的時候。

兩座更樓上當值的灰衣人，更感疲倦，眼皮不時垂下。

聶陽生等人仍然匿伏不動。

雞啼聲漸漸鬧起來，一聲接一聲，此起彼落，可是，在天邊露出魚肚白的時候，漸漸疏落下來。

巡更隊不再在營寨內巡邏了，大概認爲天已亮，無需再巡邏。

兩座更樓上當值的人亦不再在樓上走動瞭望，大概都倚坐下來，歇息一會。

天既已放亮，有甚麼人膽敢再接近營寨，很容易會被發覺。

曙光初露。

聶陽生等人就在這個時候，從匿伏的地方竄出來，迅速地分成兩撥，向左右兩個的更樓下掩去。

天色雖然不太明亮，可是，四下裏的景物經已可以看清楚，營寨內若是有人出現，一下子便會看到飛快地向兩座更樓掩去的聶陽生等人。

營寨內沒有人出現。

更樓上的人大概在打瞌睡，要不，早已發現聶陽生等人。

聶陽生等人是經過兩晚的窺探，才決定在這個時候行動的。

兩晚的窺探所得，聶陽生他們發覺，曙光初露的那段時間，是唯一可以下手的機會，因爲，在曙光初露後，巡哨的兩隊哨更會撤下，不再巡哨，更樓上當值的人亦會因爲天亮而鬆下來，倚坐在更樓上打瞌睡，兩晚的窺探都是，而竹棚內的龍王帮衆則還未起床，在天色放亮，到起床那段時間內，是「眞空地帶」，在這段時間內行動，對聶陽生他們來說，極之有利。

因此，他們決定選擇這個時間行動。

兩撥人成功地分別竄到兩座更樓下，透口氣，立刻拿出帶備的桐油火箭等物，先將桐油倒在更樓柱子上，跟着便向營寨上那竹棚發射火箭。

一輪火箭之後，跟着是發射綁

上火葯包的火葯箭，射向着火的地方。

火葯箭射着火燃燒的竹棚上，立刻爆炸開來，剎時間爆炸聲聲，火光熊熊，聲勢駭人。

就在聶陽生他們發射火箭的時候，更樓上的人立刻驚覺（是被弓弦聲驚動的），立刻敲响銅鑼，鑼聲一起，聶陽生等人，立刻將更樓柱子燃着，由於早已淋上桐油，因此，一經燃着，火勢便異常猛烈。

在竹棚內睡覺中仍未起床的龍王帮衆於火燒中，爆炸聲中，狼奔豕突地衝出竹棚，不少人衣衫不整，甚至有的光着身子，情形混亂極了。

聶陽生等人就在那時擊破木柵衝入營寨內，直撲江邊。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燒毀泊在岸邊的三排船隻。

更樓上的人本待俯探出身子，向下面的聶陽生、盧達開等人放箭，一眼看到更樓下面已着火猛烈燃燒，驚慌得不再理會下面聶陽生等人，逃命要緊，急忙從更樓上往下衝，落到火燒處（火勢迅速向上蔓延），眼看不能衝下去，只好從樓上縱身往外逃下去。

縱使跌傷了手脚，總比活活燒死好。

聶陽生、盧達開等十五人衝入營寨內，仍然分成兩撥，向江邊撲去，遇上那些狼奔豕突，狼狽不堪，連兵器也來不及帶出來的龍王帮衆，他們可是絕不留情，揮動兵器向那些龍王帮衆衝殺。

聶陽生等人所經之處，血飛濺，慘叫聲聲，遇上他們的龍王帮衆，非死即傷。

他們很輕易便衝到江邊，立刻向泊在江邊的三排船隻發射火箭。

三排船隻中，當中有三艘較大的船，聶陽生等人特別向那三艘發射多幾支火箭。

因爲他們探查到，那三艘大船是蛟、獅、虎三旗船主用來寢宿的地方。

跟着，他們向船上着火的地方投擲火葯包。

聶、盧、梁、唐四人則集中在三艘大船上投擲火葯包。

剎那之間，三排木船爆炸連聲，火勢猛烈蔓延，三艘大船上立刻有三個人自艙中衝出來，艙內响起女子驚慌的駭叫聲，跟着衝出三個女子。

當先自艙中衝出來的，是三旗船主，跟着衝出來的是個女子，不用說，是陪他們睡覺的。

聶、盧、梁、唐四人一眼看到三個「船主」衝出來，立刻向他們發射火箭。

蛟、獅、虎三旗船主慌不迭舞動兵器，撥擋火箭。

火箭總算撥擋開去，可是，隨即响起爆炸聲，却將三旗船主炸倒。

原來，聶陽生四人於發射火箭後，立刻向三艘大船上投擲火葯包。

三艘大船被炸得猛烈燒着往下沉。

「撤！」聶陽生舉手一揮，接發出一聲長嘯，通知在另一邊的盧、唐那撥人撤走。

他們迅速地各自撤出營寨，會合在一起後，立刻往西北面飛奔。

營寨內，兩座更樓已被燒得倒塌下來，那些竹棚亦燒成一片火海，停在江岸邊的船隻亦火光直冒，紛紛下沉。

龍王帮衆在忙亂地救火，竄奔，沒有人去追截聶陽生等人。

* * *

龍王接到蛟、獅、虎三旗船主所在的營寨遭到襲擊，三個「船主」死亡，人手雖然折損不少，但營寨被夷爲平地，船隻亦幾乎燒毀殆盡，不禁大發雷霆，嚇得在「龍船」上隨侍的金木火及黑白紅六使垂首噤聲。

「飯桶！他媽的全是飯桶！」龍王江天霸幾乎一掌將「龍椅」的扶手擊碎。「三旗船轄下一共九十六人，居然應付不了乾坤正氣門十餘孽的襲擊，太不像話了。」江天霸震怒得吹鬚瞪眼。

六大使都不敢吭聲。

「氣煞本座也！」江天霸將一腔怒火發洩在六大使身上，「都啞了嗎？怎麼一聲不吭？你奶奶的眞教本座失望！」

白衣使李白練壯起膽，開口道：「龍王息怒，屬下斗膽直言，乾坤正氣門餘孽有備而來，謀定行動，加上他們在暗，本帮在明，本帮實在防不勝防！措手不及之下，三旗船主很難應付……龍王，這一次三旗受到重創，雖則損失慘重，就當買個教訓，提醒本帮不得鬆懈，從今後提高警覺，不給他們有下手的機會，還有，他們還提醒本帮，務必要將乾坤正氣門的餘孽斬草除根，絕不能等閒視之。」

龍王聽了李白練那番話後，臉色才緩和下來。

看到江天霸的臉色緩和下來，其他的五使都暗中鬆口氣。黑衣使石中原道：「龍王，屬下有一個主意，可將乾坤正氣門的餘孽一網打盡！」

龍王目注石中原。「道來！」

石中原正欲開口說話，驀地一個灰衣漢子急急走入殿內，在龍王座前跪下，「稟龍王，綠衣使與水使者已回，在外求見。」

龍王向石中原擺擺手，示意他暫不要說話，才對灰衣漢子道：

「傳他們進來！」

灰衣人恭應一聲，退出外面，未幾，綠衣使陸頌安與水使者許太湖，搭拉着腦袋走入殿內，「噗噗」兩聲，在龍王座前跪下，口裏直叫：「龍王，屬下該死，求龍王饒恕。」

就在綠、水二使跪下的剎那，殿內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包括龍王在內），因爲，八大使者見龍王，是不用跪下去的，兩人忽然行此「死禮」，衆人知道必是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

剎那間，殿內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都射在臉色灰白的綠、水兩使身上。

「什麼事？速速道來！」龍王沉聲道。

驀地，所有人都心頭一震（包括龍王在內），每個人的雙眼都不約而同睜得大大的。

——原來，他們忽然想到：綠、水兩使這一次是押運一批金銀回來。

——莫非那批用作帮中糧餉的金銀有失？

「可是那批金銀出了事？」龍王沉不住氣，疾聲問。

綠、水兩使同時身子抖震了一下，叩頭如搗蒜。「龍王饒命，屬下知罪，屬下該死……」

「住口！」龍王霍然站起身，一雙眼怒睜，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速速從實道來！」

聽說那批金銀有失，六大使都替綠、水兩使捏一把汗。

綠、水兩使又震顫了一下，陸頌安終於顫着聲道：「稟龍王，屬下該死，屬下一時大意，中了乾坤正氣門餘孽的奸計……」

綠、水兩使斷斷續續地，互相補充，將在古松道上發生的那回事好不容易說了一遍。

龍王聽罷，震怒得雙手揮舞一下，身子一縱，落在綠、水兩使身前，大吼一聲：「混賬東西！氣煞本座也！」抬脚將綠、水兩使踢得往後翻滾出去。

其餘六使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屏息靜氣。

龍王兀自氣怒得渾身直抖，鬚髮翹揚，直呼大氣，一張臉鐵青，殿內就祇有他的呼氣聲在呼赤呼赤地響着。

綠、水兩使滾出七、八尺外，才停下來，跪伏在地上，不住叩首，口裏喃喃道：「龍王，屬下該死，求龍王饒恕屬下過失。」

龍王長吸一口氣，壓抑下心裏的怒氣，厲聲道：「那批金銀乃本帮之糧餉，如今失去了，本帮如何是好？兵法有云：無糧不聚兵。如今沒有錢糧，本帮如何維持下去？行前，本座一再叮囑，沿途小心，不可有失，爾等却將本座之言抛到腦後，貪酒好飲，以至錢糧盡失！如此嚴重的過失，教本座怎能饒恕？」

一頓，大喝一聲：「來人，將他倆押下去，推出船首，斬！」

殿內響起暴應聲，四個抱刀皂衣漢子大步走入殿內，左右將跪趴在地上的綠、水兩使挾起來，拖出外面。

其他六使「卜卜」連聲，相繼跪下來。「龍王，屬下等懇請念在綠、水兩使屢建大功，饒恕他們一次，讓二使將功贖罪。」

龍王江天霸雙目怒睜，斷然喝道：「犯了如此重大的錯失，絕不能姑息！必須殺一儆百，要不，本座日後怎能指揮帮中上下建功立業！」

一頓，喝道：「給本座推出去斬！」

六大使聽到龍王主意已決，都不敢自討沒趣，閉嘴噤聲。

四名皂衣刀手挾着綠、水兩使，拖出外面斬首。

龍王江天霸似乎怒氣未息，威厲地掃了餘下的六大使者一眼，厲聲道：「以後再有失職犯錯者，殺無赦！」

接又對六大使道：「還不起來！」

六使暴應一聲，站起來。

龍王目視紅、金二使道：「紅衣使、金使者聽令！」

紅、金二使上前一步，躬身道：「屬下聽令。」

「本座着爾兩使合力奪回那批錢糧，速速去辦！」

紅、金二使暴應一聲，急急退出殿外。

未幾，兩個皂衣刀手提着綠、水兩使的人頭進來，躬身對龍王道：「稟龍王，綠、水兩使已立斬，請龍王過目！」

龍王瞥一眼兩個皂衣刀手手上的人頭，揮手道：「將二使人頭掛在旗桿上示衆一天，然後將之厚葬。」

兩個皂衣刀手答應一聲，退出外面。

六使看到綠、水兩使那死不瞑目的人頭，心裏一陣發酸，莫不生出兔死狐悲的感覺。

龍王坐回「龍椅」上，長嘆一聲，目視六大使道：「綠、水兩使受罰，本座心裏不難過嗎？可是，爲了本帮的千秋功業，本座不得不揮淚斬之！想必爾等會體察本座之苦衷！」

六使齊聲道：「屬下等自當警惕於心，悉力以赴，效力本帮，盡忠龍王。」

龍王連連頷首，臉上露出一絲笑意。「好，好！本座待本帮稱霸

南北武林道後，自當論功行賞，決不會虧待爾等，共享富貴。」

「龍王萬歲，萬歲！」六使齊聲讚頌。

龍王捋鬚微笑，連聲道：「本帮之有今日，爾等功不可沒。」

一頓，目注黑衣使石中原道：「黑衣使，爾剛才不是有話要說嗎？將爾的主意說出來聽聽。」

黑衣使石中原道：「龍王，從乾坤正氣門餘孽接連向本帮發動襲擊看來，乾坤正氣門餘孽志在各個擊破，打擊本帮，以達到打擊本帮軍心，動搖本帮獨霸南北武林道之目的，咱們可以將計就計，誘他們出擊，然後來個圍而合擊，那就可以一掌將乾坤正氣門之餘孽一網打盡，勝過花大氣力將他們找出來。」

龍王聽得連連頷首。「嗯，這個主意不錯，爾等認爲黑衣使的主意如何？若有更好的主意，大可說出來。」

其餘三使互相看了一眼，一齊搖頭道：「屬下等想不出比黑衣使更好的主意。」

龍王道：「黑衣使，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頓一下，轉對其餘三使道：「白衣使、木、火二使，爾三人協同黑衣使對付乾坤正氣門餘孽。」

四大使齊聲道：「屬下領命。」

害人害己　龍帮瓦解

兩番得手，重創龍王帮，令到聶、項七人雀躍不已，信心大增。

雖然以妙計智奪了龍王帮那批金銀財帛，由於人手單薄，聶、項七人都不敢馬上處置，暫時將之收藏起來，待成功打跨龍王帮後，再決定怎樣處置那批金銀財帛。

雖則兩番得勝，七人並沒有昏了頭腦，依舊隱藏起來，待機再動。

唐懷宇的傷已好了十之八九，他很贊成待機再動。

七人估計，龍王帮在連番損失慘重之下，必會加倍小心，嚴加提防，在這情形下去動他們，要冒很大的險。

他們如今祇剩下二十多人，必須要小心行事，若有什麼錯失，他們損失不起。

在那段隱匿的日子裏，他們轉換了四個地方。

每日，他們都會派出人到外面打探消息，因此，對龍王帮的行動知之甚詳。

在隱匿的日子裏，他們一點也不悶，每日都在練功及互相切磋，因此，七人的武功都精進了不少。

在這段日子裏，唐懷宇很掛心江心穎，正因爲不知她怎麼樣了，才會那樣掛念她。

唐懷宇發覺，自己原來眞的喜歡江心穎，而且很喜歡。

要不是恐怕遇上龍王帮的人，他眞想到外面去找尋江心穎。

他必須要爲大局着想。

這一日，一名出外打探消息的門人回來，將打聽到的消息告知聶、項七人。

那個門人名叫王連，打探到兩個消息。

第一個消息是，老毒龍準備在下月十五那日，召開武林大會，地點在靈龜崗，據說，老毒龍江天霸在那一天將會當着南北武林道上的各門各派，帮會組合，自封爲盟主，南北道上的各門派和帮會組合必須到會，否則，龍王帮將會將之除掉，從此在南北武林道上除名。聽說，道上的各門各派，帮會組合懼於龍王帮的淫威，沒有敢不去赴會的。

聽完第一個消息後，項準首先按捺不住，恨恨地道：「王八龜蛋！老毒龍實在目中無人，膽敢自封盟主！可嘆道上的各門各派，居然自願讓龍王帮的王八騎在頭上，受其控制，太令項某失望了。」

盧達開道：「眞想不到，道上的同道，都變了軟骨頭，沒出息。」

何洛道：「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梁仲德道：「三位，道上的同道在龍王帮的淫威下，能夠怎樣？拚命嗎？祇會自取滅亡，梁某人相信，不少門派帮會，乃是委屈求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梁某人相信，待到他們認爲可以動龍王帮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羣起抗擊，咱們不該太苛責他們，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啊！並不是道上所有的人，都能夠像咱們這樣，豁出去跟龍王帮對着幹的。」

聶陽生聽得連連點頭。「梁兄之言甚是，正所謂人各有志，咱們不能夠因爲他們不敢豁出去而誹議他們的，有一日，要是咱們動搖了龍王帮，相信他們一定會羣起而攻之，那時候，才叫龍王帮的人吃驚啊！」

唐懷宇雖然沒有說話，却連連點頭，贊同梁、聶兩人的話。

項、盧、何三人也覺得梁、聶所言未嘗不是，都不再說什麼。

一直沒有開口的李明華問道：「王連，第二個消息是什麼？」

王連嚥口唾沫，說道：「本月二十八日，是龍王帮鯊旗船主大喜之日，娶的是金沙帮帮主丁一冠的女兒，那一日會大排筵席，宴請到賀的賓客，聽說，龍王在那一日會派人到鯊旗船主海中鯊那裏，代表老毒龍宣讀祝賀之詞，不少門派帮

會都懾於龍王帮的威勢，紛紛到賀。」

項準破口罵道：「丁一冠那狗奴才好會巴結，不惜將女兒嫁給龍王帮的人，好攀附上龍王帮這座大靠山，從中撈點好處，眞他媽的不是人！」

聶陽生道：「丁一冠從來不是一個眞正的人！連狗也不如！當日本門連挫龍王帮的銳氣後，丁一冠那狗賊眼見本門佔了上風，便來巴結門主，待到本門與龍王帮勢均力敵，他立刻躲得遠遠的，人影兒也不見，如今龍王帮獨霸南北武林道，唯我獨尊，馬上便攀附龍王帮，這種人最要不得！」

盧達開憤憤道：「這種牆頭草，終有一日給人連根拔起。」

唐懷宇開口道：「幾位大俠，這是咱們一個令到道上的人下定決心的大好機會，祇要咱們能夠在海中鯊大喜那一日，重創海中鯊及其手下，到賀的武林朋友在目睹之下，必會激起他們的雄心壯志，紛紛起而反抗，那時候，龍王帮好夢難圓……」

「對！」何洛第一個開口道：「唐少……兄弟所言甚是，那是咱們對龍王帮顯示顏色的大好機會。」

聶陽生連連點頭。「唐兄弟這個主意不錯，不過，咱們行事之前，必須要反覆探查，確定可以下手，才去海中鯊那裏『賀』他一『賀』！」

「聶兄，那有可能是一個陷阱。」梁仲德道：「老毒龍必定恨死了咱們，恨不得剝咱們的皮，抽咱們的筋！老毒龍不會給咱們一個打擊龍王帮的機會的。」

「梁兄，小心是好的，咱們不能因爲心有所疑，便畏首退縮，眼下，咱們不能放過每一個打擊龍王帮的機會，但却要小心行事，若是探查出其中有陰謀，咱們不會傻到還要踩下去。」唐懷宇道。

「就這樣決定。」項準揮一下手。「要是可行，這不失是一個重重打擊龍王帮的大好機會，試想一下，在衆多各路賓客的眼前，咱們竟然敢拔虎鬚，那會令到咱們聲威大振，亦會令到那些不得不歸附龍王帮的各門各派知道，龍王帮並不是動不得的，祇要有那個膽量，一樣可以起而反抗，希望咱們這一次的行動，令到路上的各門各派羣起反抗，咱們縱使犧牲了，也值得。」

聶陽生道：「探查虛實之事，就由聶某與項兄負責進行。」

唐懷宇道：「兩位大使，你兩是龍王帮必欲得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太顯眼了，區區比較不爲人注意，而且認識區區的人不多，還是由區區去探查較適當。」

李明華接口道：「唐少俠說得對，李某跟唐少俠一樣，龍王帮的人認識李某的沒有多少人，就由李某跟唐少俠一起去探查吧。」

何洛、梁仲德、盧達開都贊同由唐、李兩人去探查，項、聶兩人不好堅持，便這樣決定下來。

＊　＊　＊

「龍王，小姐又偷偷溜了。」齊金陵匆匆走入敞廳，對龍王說。

龍王霍然站起來，瞪着齊金陵。「什麼時候發現的？」

「剛發現的。」齊金陵不敢跟龍王江天霸的目光對視。「屬下查問過守船的守衛，據守衛說，小姐是在午飯前離開船上，上岸去的。」

江天霸罵道：「本座不是傳下口令，不准放心穎離船上岸的嗎？怎麼還敢放心穎上岸？」

齊金陵道：「龍王，小姐當時手持龍王令牌……守衛那敢不放她上岸。」

江天霸氣得哼一聲，跺跺脚，道：「心穎這丫頭愈來愈不像話了，膽敢偷了本座的令牌！看來，要好好管教她一下了。」

「龍王，要不要派人追小姐回來？」齊金陵問。

「火速派人去追她回來！」龍王揮一下手，若不肯回來，將她抬回來。」

「是。」齊金陵應一聲。「屬下立刻去辦。」說完，向龍王躬躬身，退出去。

「慢着，」江天霸忽然舉手示意。「金陵，紅、金二使可有消息送回來。」

齊金陵停步，答道：「回龍王，仍未有消息傳回來。」

一頓，接道：「倒是鯊旗船主那方面有消息送回來，一切依照您的意思，籌辦婚禮。」

「好！希望乾坤正氣門的餘孽上當，那就可以將之一網打盡。」

齊金陵道：「龍王，司徒老兒尚且鬥不過您，那幾個餘孽不過是跳樑小丑，一定會中計入彀的。」

龍王臉上現出一抹笑意。「就憑他們幾個餘孽，便想掀翻本帮，簡直是痴人說夢！」接揮手道：「金陵，去辦吧。」

齊金陵躬躬身，退出去。

江天霸轉身望向窗欄外面的江天，緩緩伸出手，張開手掌，再慢慢收攏、緊捏，口裏吐出沉沉的話聲：「項準、聶陽生！祇要你入彀，管教你逃不出本座的手心！」跟着放聲大笑起來。

＊　＊　＊

這日，出外打探消息的唐、李兩人很早便回來，見到項、聶兩人，馬上道：「項兄、聶兄，李某跟唐少俠打聽到一個消息，貴門主之

三師弟朱曉白，已自立爲門主，帶了幾個新招的門人，將會在丁一冠成親那一日到賀，以示歸附龍王幫。」

項準一聽，頓時怒目圓睜，勃然道：「終於露出尾巴來了，可以肯定，是他出賣了門主和咱們，這個無恥之徒，咱們決不能饒過他。」

聶陽生道：「很好！咱們正好乘這個機會跟他算賬，揭開這個奸險卑鄙之徒的眞正臉孔！」

項準道：「李兄，唐少俠，今日還打聽到什麼消息？」

李明華道：「丁一冠那裏，仍然沒有特別的惹人注意的地方，各門各派的人陸續趕去賀喜，據探查所得，已有二十多個各門派的人趕到丁府賀喜。」

「還有五日，便是丁一冠的大喜之日，李兄、唐少俠，這幾日可要辛苦你兩加緊探查監視丁府的動靜啊。」

唐懷宇道：「聶大俠，區區跟李大俠曉得，決不會有絲毫放鬆。」

「嗯，拜託兩位了。」聶陽生道。

「那裏話，區區跟李大俠該做的。」

一頓，接道：「聶大俠、項大俠、李大俠跟區區還要趕去丁府附近，監視那裏的動靜。」

項、聶兩人齊向李、唐兩人抱拳道：「辛苦兩位了。」

李、唐兩人忙抱拳還禮，之後急急離開，趕去正在忙於辦喜事的丁一冠那裏。

* * *

十五。

鯊旗船主丁一冠的大喜日子終於到了。

龍王帮是南北道上唯我獨尊的大帮，道上的各門各派誰敢不仰奉鼻息，以圖生存下去。

鯊旗船主丁一冠雖然祇是龍王帮轄下，八大使之下二十四船主之一，可是，憑着龍王帮如日中天的威勢，道上的各門各派怎敢不巴結奉承？就在鯊旗船主所轄的地區內的門派，沒有那一個不去慶賀的。

統轄包括鯊旗船在內的四旗的黑衣使石中原亦親自到賀，主持婚禮。

丁府上，可說到賀客盈門，一片熱鬧。

衆多的賀客之中，包括了朱曉白——自稱乾坤正氣門的門主。

跟龍王帮誓死對抗到底的乾坤正氣門，新任門主居然也親來到賀，自不免引起一陣哄動，驚動了黑衣使石中原親自接見朱曉白。

在朱曉白向丁一冠道賀時，其他門派的人莫不竊竊私語，圍着廳外瞧着。

其中有不少人對朱曉白之所爲，頗不以爲然，雖則他們一樣其身不正。

石中原在偏廳內接見朱曉白。

朱曉白看到石中原，馬上抱拳躬身向他揖拜下去。「乾坤正氣門新任掌門朱曉白拜見龍王座下黑衣使。」

石中原居然沒有還禮，大剌剌地一擺手。「免禮。」待朱曉白直起身，上下打量他一眼，嘿地笑一聲，才又說道：「朱掌門，你就是乾坤正氣門的新任掌門人！怎麼了？不再與本帮作對了嗎？」說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朱曉白陪着笑道：「朱某人上覆黑衣使，本門自前任不識時務的門主司徒長安死在龍王棒下後，便決定改弦換轍，不再跟貴帮對抗，並奉貴帮龍王爲尊，從今後，本門在貴帮蔭蔽下，一切皆依貴帮意旨行事，不敢稍有差池。」

「眞心話？」石中原臉上露出鄙視之色。

朱曉白誠惶誠恐地道：「朱某人所言，盡皆出自肺腑。」

「好！」石中原哈哈一笑，擺擺手道：「坐。」

朱曉白謝了一聲，才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石中原道：「既然誠心奉本帮龍王爲尊，爲何不到本帮拜見龍王？」

朱曉白慌忙道：「朱某人自知本門跟貴帮敵意太深，恐貴帮龍王一時間未能相信本門是誠心改過，不肯接見朱某人，所以，朱某人祇好先藉丁船主大喜之機，先向貴使您表達朱某人尊奉貴帮之意，請貴使再向龍王轉達朱某人之意，若蒙龍王接納，朱某人定當到貴帮求見龍王。」

話聲一頓，接從袖中拿出一張銀票，起身上前，雙手遞上。「黑衣貴使，請笑納。」

石中原接過那張銀票，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張二千兩的銀票，滿心歡喜，打個哈哈道：「好，好！難得朱掌門你一片眞心誠意，本使一定替你向龍王轉達。」

「謝黑衣貴使。」朱曉白抱拳向石中原行禮。

石中原邊將銀票收在身上，邊笑說道：「好！好！如今連乾坤正氣門也奉本帮爲尊，從今後，南北道上，唯本帮是尊，看誰還敢違反本帮之意！」他說得很大聲，故意讓圍在廳外的各門派中人聽到。

各門派的人聽在耳中，反應不一，唯一相同的是，沒有人作聲。

朱曉白像個奴才一樣，直陪笑。

突然，石中原斂起笑容，目注

朱曉白，說道：「朱掌門，你爲了坐上乾坤正氣門掌門這個座位，出賣了司徒老鬼？」

朱曉白臉色變了變。「黑衣貴使，朱某人不想本門覆滅，爲了保存本門，不得不那樣做，前任掌門師兄司徒長安太不識時務了，居然不自量力，硬要跟貴帮對抗，那祇會將本門拖上滅亡之路，爲了本門，朱某人不得不那樣做！」

石中原笑道：「若司徒老鬼跟朱掌門你一樣那麼識時務，他就不用死了，活該！」

跟着起身道：「朱掌門，本使會盡快將你的話向龍王轉達，請到客房暫息一會，晚上飲宴再見。」

朱曉白向石中原抱拳行禮。「朱某人告退。」然後走出廳外，自有丁一冠的手下招呼朱曉白到客房去安頓。

* * *

李明華與唐懷宇在那一日仍然到丁一冠的宅子附近探查了一遍，才返回他們居住的地方。

項、聶五人看到兩人回來，馬上問道：「兩位，情形怎樣？」

李明華神態輕鬆地道：「看不到有任何異樣，丁一冠雖然加强了人手戒備，但情形跟平日一樣，附近並沒有發覺龍王帮的人。」

唐懷宇也道：「可以肯定，附近絕沒有埋伏，這是一個重創龍王帮的好機會。」

項準道：「那咱們還等什麼？立刻召集人手，按照原先商議好的計策行動。」

衆人沒有異議，馬上去準備。

* * *

晚上，丁一冠那座大宅院內，筵開十數席，招待到賀的賓客。

新娘在拜過堂後，早已被送入新房，等待席散後，跟新郎喝合巹酒，洞房花燭。

這晚，由於是新郎丁一冠小登科之喜，正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席間，他顯得神采飛揚，在筵席間穿插、敬酒，結果，喝了個七八分醉。

至於黑衣使石中原，於喝了幾杯酒後，便離席，趕返總舵，丁一冠祇好送他出大門外，待石中原一行七騎馳去後，才返回裏面，繼續招呼賓客。

酒殘菜剩，快散席了。

丁一冠喝了個九分醉。

人雖醉，心未醉，祇想快點返回新房，好跟新娘洞房花燭。

春宵一刻值千金。

開始有賓客離席告辭了。

一聲轟然巨響就在那時驀地響起，跟着是連串爆炸聲，後院，大門前，左右兩邊的廂院，先後響起爆炸聲，繼之起火，跟着「嗤嗤嗤」激響聲中，一陣火箭飛射入宅院內，有些射在牆上、窗門上，亦有些射落宴席之間，剎那間，宅院內的賓客全都亂了套，你推我撞，爭着走避。

到賀的賓客少說也有二三百人，幸好大部份都是武林人，不少身手不俗，他們很快便鎮定下來，最慘的是那些不會武功的賀客，都被那突如其來的驟變嚇得要死，有些膽小的嚇得屁滾尿流，幾乎走不動。

其實，爆炸聲主要在後院響起，在那裏擺下的酒宴，全是招呼龍王帮的人。

也因此，在後院喝喜酒的龍王帮衆，傷得最慘重。

爆炸聲一響，丁一冠的酒意已醒了大半，縱身跳上一張枱子上，揮手大叫：「各位別慌忙，鎮定點！不要擠擁往外跑……」

「嗤」一聲，一支火箭向他激射過去，要不是他急忙縱落地上，肯定會被射中。

那些武林人定下神來後，你觀我望，猶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雖則被迫歸附龍王帮，當中大部份都是迫於形勢，爲了保存自己，不得不委屈求存，心裏好大不服氣，如今眼見有人敢來捋虎鬚——襲擊龍王帮轄下的鯊旗船主，大部份武林人的心都動了，都盼望突襲的人狠狠對付丁一冠及其手下，好讓他們舒一口壓抑在心裏那股鬱悶之氣。

因此，他們都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來個袖手旁觀。

當然，也有一些死心塌地效忠龍王帮的門派中人，眼見正是表忠邀寵的好機會，紛紛拔出兵器戒備。

襲擊的人終於出現了。

一共有三十人左右，其中七人集中攻擊前院，因爲，不但鯊旗船主在前院招呼賓客，跟鯊旗船主同在黑衣使者轄下的鯉旗船主，還有一些頭目，都在前院的席上。

七個人掠入前院的時候，先發出一聲大喝：「不願爲虎作倀的朋友請讓開，否則刀劍無眼。」

那些迫於形勢才屈服於龍王帮淫威下的門派中人，紛紛讓開，剩下丁一冠等龍王帮的人和乘機欲表忠邀寵的幾個門派的人站在院中。

七個人一來，暗器先到，飛擲向丁一冠等人(有四十人左右)所在之處。

那些暗器在夜空中曳着火花，大小有如拳頭，却不是擲射向人身上，而是落在丁一冠等人身前的地上，發出連串「轟轟」的爆炸聲。

原來，那些暗器是自製的火藥彈，殺傷力雖然不算巨大，但也炸得丁一冠等人驚慌縱避，首當其衝的有人被炸倒，有人被炸傷。

那七個人就在爆炸聲過後，撲入亂作一團的丁一冠等人之中，揮舞兵器急攻猛擊。

丁一冠等被炸得亂作一團，冷不防七人撲到，措手不及之下，被擊倒五六個人，加上被炸倒炸傷的，十去其五，祇剩下二十人不到。

那七個向丁一冠等人猛烈攻擊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項準、聶陽生、盧達開、梁仲德、何洛、李明華、唐懷宇七人。

袖手旁觀的那些門派的人，其中有不少人都認出項、聶兩人乃是乾坤正氣門的人，眼見項、聶七人居然膽敢捋虎鬚——冒險襲擊龍王帮轄下鯊旗船主的所在地，心裏不由都叫一聲：「勇哉乾坤正氣門！」感到一陣痛快。

項、聶等人替他們出了一口悶氣。

可是，他們馬上便想到，爲虎作倀的那些門派中，赫然有乾坤正氣門門主的朱曉白及其四個門下，這一次可謂自己人打自己人，太諷刺了，那些門派的人都忍不住在心裏罵一聲朱曉白：「狗矢不如的傢伙！」

朱曉白看清楚襲擊他們的七人中，其中兩人赫然是乾坤正氣門十二友中死剩的項準、聶陽生兩人，那刹那不由呆愣了一下——心中有愧，沒有立刻動手。

項、聶兩人一眼看到朱曉白，亦不由呆了一呆，那刹那，兩人什麼都明白了——是朱曉白出賣了他們，極可能也出賣了門主司徒長安。

「朱曉白，你這個狗賊！丟盡了咱乾坤正氣門的臉！居然背叛了司徒門主，屈膝侍敵，眞正該殺！」項準怒火中燒，疾撲向朱曉白。

朱曉白心虛理虧，被項準罵得抬不起頭來，眼見項準向他撲來，嚇得急忙閃退開去。

項準怎會放過他，恨不得一刀將他斬爲兩段，怒吼一聲，跟踪撲擊，厚背金刀疾斬向朱曉白。

朱曉白急忙中來不及招架，祇好閃避開去。

項準悲吼一聲：「狗賊！項某人今晚若不殺你爲司徒門主報仇，誓不爲人！」揮刀急攻。

朱曉白被項準罵得惱羞成怒，惡向膽邊生，厲喝一聲，揮劍反擊。

朱曉白的武功本就勝過項準，可是，交手之下，因爲項準不顧生死地向他狂攻，令到他一時間有點應接不下，以至戰個平手，不過十多招過後，他便逐漸佔了上風。

聶陽生、盧達開、梁仲德、何洛、李明華、唐懷宇六人跟丁一冠等人的拚殺，却佔了上風，雖則丁一冠等人比他們人多。

事實上，聶陽生等人的身手要比丁一冠等人高，加上同仇敵愾，一心殺敵報仇，因此，他們出手絕不留情，招招都是殺招，一輪衝殺之下，斬殺了七八個人。

丁一冠新郎做不成了，死在聶陽生的劍下。

動手之下，聶陽生與盧達開四人都對唐懷宇的身手之高，大感意外。

他們確是料想不到，唐懷宇的身手如此厲害，甚至連聶陽生五人都感到比不上他。

不到一盞茶工夫，丁一冠跟鯉旗船主及鱸旗船主，還有七八個頭目，都死在聶陽生六人的手上，那些僥倖還未死傷的幾個門派的人眼見勢色不對，犯不着再替龍王帮賣命，紛紛撒腿便跑。

那些在旁觀看的其他門派中人看着，莫不暗自慶幸沒有淌這趟渾水。

唐懷宇第一個掠向項準跟朱曉白打鬥的地方，出手相助，跟着，盧達開、李明華亦加入戰圈，四人聯手對付朱曉白。

聶陽生本來也想加入戰圈的，眼見項、唐、盧、李四人已將朱曉白圍困起來，足以對付有餘，便打消原意，跟何洛、梁仲德二人在旁掠陣，以防有突發的意外，或是龍王帮的人反撲。

朱曉白在項、唐、盧、李四人的圍攻下，漸呈不支，猶在咬牙支撐，幾次想衝突出四人的包圍之中，但都不成功，成了一頭困獸。

聶陽生眼見大部份各門派中人仍在觀看，心頭一動，大聲向那些各門派中人說道：「各位道上的前輩同道，如今你們都看到，龍王帮並不是一頭動不得的猛獸，祇有你們齊心合力，有膽量，一樣可以像本門一樣，狠狠地戮他們一下，反抗龍王帮的強橫霸道，各位大概都不想被龍王帮騎壓在頭上，忍氣吞聲，抬不起頭來過日子吧！那就要携手合力將它打垮，那時，各位便可以吐氣揚眉，各自發揚光大。」

那些各門派的人聽着，有人忍不住叫好，大部份人雖然沒有什麼表示，但從他們起來的臉色，發光的雙目，竊竊的私語，顯出他們都被說得心動了。

驀地，祇聽朱曉白發出一聲痛叫，衆人忙往拚搏的五人望去，祇見朱曉白跪倒在地上，手上的長劍不知去了那裏，身上負傷數處，模樣狼狽極了。

原來，他被唐懷宇一劍刺入膝蓋內側，筋骨斷了，站不住，斜跪在地上。

他的劍，是在同一刹那，被項準的厚背刀磕飛的。

「殺我，殺我呀！你們不是要殺我嗎？怎麼不動手呀！」朱曉白自知不能倖免，乾脆裝英雄。

項、盧、唐、李四人都沒有動手，圍着朱曉白，眼中盡是鄙視之色。

「嘿嘿嘿……」朱曉白陡地慘笑起來。「成王敗寇！朱某落得這個下場，無話可說。」

「你爲什麼要那樣做？」項準咬牙切齒道。

朱曉白毫無愧悔之意。「因爲朱某想出人頭地，要坐上門主這個座位，若不那樣做，怎能夠脫穎而出！祇有大師兄死了，朱某人才能夠當上門主。」

「太過份了……」項準雙目噴火。「該死，該死，該死十次！也補償不了你所犯下的罪過。」

朱曉白張口狂笑。「管他罪過不罪過，人生在世，若不能出人頭地，風風光光，有什麼意思？爲達目的，當然要不擇手段，成大事者，絕不能講什麼仁義，一將功成萬骨枯，古有明言，如今既然落在你們手上，朱某祇好認命。」

「放屁！」項準幾乎忍不住衝上前去，狠狠摑他幾巴掌。「你他媽的不是人，不配作一個人！」

「隨便你們怎麼說，怎樣看，朱某絕不後悔以前的所作所爲！」

朱曉白突然擧手翻掌，一掌擊落自己的天靈蓋上，大叫一聲：「不成功，做鬼！」血漿濺射中，像一條死狗那樣，倒下去。

項準呆了一呆——想不到他會自戕，「蒲」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你他媽的，這樣死了，便宜了你！」

「這種人死不足惜。」盧達開也往地上吐口唾沫。

旁觀的各門派中人看到朱曉白自己了斷，頓時起了一陣騷動，都不值朱曉白之所爲，更不認同他所說的那些話。

「各位前輩同道，聶某懇請各位回去後，好好思想一下，請不要再委屈求存下去，那樣，終有一日，你們都會被龍王帮所吞併，各門派從此在道上消失，各位難道甘心貴門貴派斷送在自己的手上嗎？那怎對得起貴門貴派歷代祖師？若要自救、發揚，祇有奮起反抗一途，希望各位不要再猶豫，與本門携手，對付龍王帮。」聶陽生慷慨激昂。

各門派的人聽了聶陽生那番話，靜默了一會，驀地紛紛擧臂高呼：「齊心合力，抗擊龍王帮。」

「說得好！本門傾全力跟貴門携手，打垮龍王帮！」

「爲了圖生存，不能再忍受下去，必須奮起抗擊！」呼叫聲此起彼落，羣情激動。

聶、項、盧、唐、梁、李、何七人聽着，都很激動。

他們都想不到，這一次的行動不但成功，還藉此而激發起那些門派的奮起抗擊之心，這一次的收穫出乎意外地巨大。

一個乾坤正氣門的門人奔入前院，抱拳向項、聶兩人道：「兩位護使，除了逃掉的龍王帮幾個王八外，全皆就戮！」

項準揮一下手，興奮地道：「好！幹得好！」

聶陽生道：「可有死傷？」

「本門兩死四傷。」那個門人答。

「馬上去將所有人召集到這裏來。」聶陽生道：「死傷者抬回去。」

那個門人答應一聲，正欲離去，驀地另一個門人奔進來，向聶、項兩人道：「兩位護使，西南面發現有龍王帮的人往鎮上迅速趕來。」

項、聶兩人心頭跳動一下，互相看了一眼。「聶兄，一定是龍王帮聞訊趕來救援的人馬，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馬上撤！」項準道。

「嗯。」聶陽生點一下頭。「目前，咱們還不宜與龍王帮硬碰！」

項準馬上對第一個門人道：「速去知會後院的弟兄前來會合，立刻撤！」

那名門人答應一聲，飛快地往後院跑去。

聶陽生大聲對各門派的人說道：「各位前輩同道，龍王帮的人已趕來，請各位快些離開！若各位有心抗擊龍王帮，請擧手，日後本門自會派人跟各位聯絡。」

各門派中人猶豫着互相覷看了一眼，紛紛擧手。

項、聶等七人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欣喜之色，跟着齊向各門派的人抱拳行禮。「謝謝，謝謝各位！」

各門派的人齊聲道：「該說謝謝的，是咱們，是貴門激發起咱們各門派反抗之心。」

「各位，請馬上離去。」聶陽生高聲道。

各門派的人紛紛向項、聶七人抱拳一禮。「告辭，後會有期。」紛紛離去。

各門派的人還未完全離去，後院的門人全趕到前院來，項、聶兩人同時擧手道：「撤！」

他們一夥人迅速地撤離了丁一冠的宅子。

* * *

龍王生氣地對黑衣使者石中原道：「黑衣使！你出的好主意，雖則折損了鯊旗船主一衆，總算打探到乾坤正氣門那夥餘孽的藏匿之處，總算『物有所值』，就算再多犧牲

一些人手也值得，可是，你却沒有想到，不少門派都被乾坤正氣門的餘孽說動了，都有作反之心，這可是得不償失啊！萬一他們眞的豁了出去，聯合起來對抗本帮，那豈不是給本帮惹來一個大禍端！」

黑衣使者石中原忙上前躬身道：「請龍王恕罪，請聽屬下一言……」

「廢話少說，道來！」龍王一擺手，截斷石中原說的話。

石中原忙道：「是！龍王。屬下要說的是，那些門派的人之所以蠢蠢欲動，確是受了乾坤正氣門那些餘孽的慫恿，可是，却不足爲患，祇要本帮盡速將乾坤正氣門的餘孽一網打盡，那些門派眼見沒了帶頭之人，那裏還敢亂動。然後，本帮再對那些門派加以嚴懲，那不但可以將禍患消彌於無形，亦可以給別的門派一個下馬威，教他們不敢再生異心！」

龍王聽罷石中原那番話，不但不再生氣，臉上還綻出笑容。「黑衣使，本座剛才錯怪了你，是本座一時思慮不週，你不會怪本座吧？」

石中原慌忙道：「屬下不敢，智者千慮，亦有一失，龍王英明，屬下不及萬一，屬下願爲龍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龍王聽得心裏大樂。「好，好！待將乾坤正氣門餘孽一網打盡後，論功行賞，本座第一個提升你爲副帮主。」

石中原聽得滿心歡喜，單膝跪下去，拜道：「謝龍王恩典，屬下自當粉身圖報。」

龍王連連點頭。「黑衣使，剷除乾坤正氣門餘孽之事，愈快愈好，知道嗎？」

石中原忙道：「是，屬下謹遵龍王之命，立刻殺盡那些餘孽！」

「這一次的行動由你指揮，木、火二使從中協助！」

「是。」

「去吧。」龍王揮手。

石中原向龍王行了一禮，退出去。

龍王待石中原退出去後，才對一直站在一旁的齊金陵道：「金陵，有心穎的消息嗎？」

齊金陵上前一步，垂手道：「回龍王，仍未有小姐的消息。」

龍王臉現焦憂之色。「那丫頭跑到那裏去了？眞叫人擔心，萬一她的身份被人知道，落入乾坤正氣門餘孽的手上，那怎辦？」

齊金陵道：「龍王，請別太擔心，小姐已長大了，她已曉得怎樣照顧自己，屬下以爲，小姐不會那麼巧落在乾坤正氣門餘孽的手上的。」

「心穎一日找不回來，本座一日都放心不下。」龍王眉頭緊皺。「她若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本座怎對得起她死去的娘親。」

齊金陵沒有再說話。

龍王忽然生氣地道：「他奶奶的，那些人怎麼辦事的，心穎能夠跑到那裏去？找了幾日，居然找不到她，眞他媽的沒用！」

齊金陵道：「龍王，他們一定會找到小姐的，請龍王寬心。」

龍王沒有再說什麼，揮揮手，示意齊金陵退下。

＊　＊　＊

項、聶等人藏身的地方，在丹陽鎮外約三里遠的一個花園內。

花園靠山面河，環境幽靜，附近沒有什麼人家，盡是田地菓樹，出入很方便。

平日，他們在日間很少外出，多在夜間出外，不容易被人發現。

在花園內一座房子內，項、聶、盧、梁、李、何、唐七人都很興奮，對於昨晚的行動，七人仍然未能忘記。

項準看一眼聶陽生，高興地道：「聶兄，昨晚咱們大獲全勝，還鼓動了十多個門派反抗龍王帮，項某昨晚高興得整晚都睡不着覺，想到老毒龍接到手下的報告，鯊旗船主及其手下全被咱們擊殺，一定暴怒得吹鬍子瞪眼睛，項某便忍不住笑出來，項某眞想看看他暴跳如雷的樣子，咱們要是接下來連番出擊都得手的話，就算咱們不殺他，也會活活氣死！」

唐懷宇接口道：「昨晚最成功的是，鼓動了那些門派反抗龍王帮。下次，咱們聯絡上那些門派後，羣起抗擊龍王帮，哈哈，那就教龍王帮好看了。」

梁仲德開口道：「咱們連番得勝，爲了鼓勵士氣，咱們可要慶祝一番。」

盧達開附和梁仲德的話。「是該慶祝一下，高高興興地喝頓酒。」

聶陽生却道：「高興一番，未嘗不可，可是，咱們別忘了，龍王帮連番受到重創之下，絕不會罷休，想必已偵騎四出，查探咱們的下落，因此，咱們決不能得意忘形！更要提高警覺，咱們已經輸不起，不能出意外，要不，咱們便會壯志未酬身先死。」

何洛點頭道：「聶兄之言極是，在這個時候，咱們凡事都要小心，待打垮龍王帮後，再開懷暢飲不遲。」

項準不想掃興，說道：「聶兄，喝兩杯，高興一下，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聶陽生也不想太掃興，點頭道：「好，咱們就喝兩杯權作慶祝，待打垮龍王帮後，再擺下慶功宴，

痛痛快快地開懷暢飲。」

梁仲德道：「梁某人去拿酒來。」說完便往外走。

才走到門口，陡地一人匆匆奔入屋，差點與他撞上，幸虧他反應夠快，閃身避開，疾聲道：「什麼事？」

那人急忙刹住脚步，急促地道：「發現有可疑的人掩近莊園……」

「是什麼人？」項準兩步衝到門前，睜眼看着那個神色緊張的門人。

那個人是乾坤正氣門的門人，名叫吳坤。

吳坤道：「項護使，門下看不清那些人是什麼人，極可能是龍王帮的人。」

聶、梁、李、何、唐五人亦已衝到門邊，聶陽生疾聲道：「可有發現有多少人？」

吳坤道：「門下祇發現東面有人掩來，大約有三四十人。」

「一定是龍王帮的人！」盧達開道：「除了龍王帮的人，還有誰會偷偷掩向花園，意圖對咱們有所不利。」

「咱們這裏極之隱蔽！而且，咱們一向小心行藏，龍王帮的人怎會查到咱們這裏？」何洛眼中露出疑色。

唐懷宇着急地道：「幾位大俠，這個時候不是弄清楚咱們怎會暴露了行藏的時候，當務之急，立刻弄清楚咱們是否被包圍了！」

語聲未落，一個門人飛一樣奔來，急促地道：「兩位護使，北面發現有龍王帮的人掩來。」

接着，兩個門人亦先後急奔而來，向項、聶七人道：「西面發現龍王帮的人！」

「南面有大批龍王帮的人掩來！」

項、聶七人聽着，一顆心直往下沉。

四面皆發現有龍王帮的人，絕無疑問，他們已被包圍了。

「怎麼辦？」盧達開瞧着項、聶兩人。

盧、梁、李、何、唐五人一直都默認項、聶兩人是他們的領頭人。

事實上，憑他倆的身份，也配。

剛才那四個接連跑來報告的門人，乃是項、聶兩人派出去，在莊園附近四面放哨的。

聶陽生看一眼項準，看到項準在看着他，才當機立斷地道：「趁他們合圍未成之前，咱們召集所有的人手，向其中一個方向猛衝，希望可以突圍而出。」

其他六人一時間都想不出比聶陽生所說的更好辦法，自然贊同他的辦法，七人立刻召集所有的人手——一共是三十一人——有幾個是新近才招納，矢志反抗龍王帮的武林義士。

「往那個方向衝？」項準問。

衆人很自然將目光集中在聶陽生的身上。

聶陽生毫不遲疑便道：「往莊園大門那個方向衝！」

「爲什麼？」盧達開居然還有心情問。

聶陽生似乎早已想到有人會那樣問，立刻答道：「一般人在被圍困後，大多不向正面衝突出去，從後面衝突的多，因此，圍困的人亦會在後面部署多一些人手，那前面的人手自然較薄弱，咱們就來他個出奇不意，反其道而行，往前面衝！」

「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從前面衝出去！」項準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聶陽生邊往莊園前面走去，邊道：「咱們排成錐形陣式往外衝，那對我們較有利，像一把錐尖那樣，希望可以穿破包圍網，突圍而出！」

於是，以七人組成錐尖，其餘的二十多個門人組成錐身，衝出莊園大門外，像一支尖錐般，往前衝刺。

他們的行動異常快速。

往前衝出十數丈，便遇到阻擊。

密集急激的弩箭從三面向他們攢射過去。

錐子形的陣勢發揮了它的優點，由於他們排列成錐形，一個跟着一個，絕不混亂，因此，他們很輕易便將攢射過去的弩箭擋撥落，雖則有三個門人中了箭，他們却沒有被阻停下來，繼續快速地往前衝。

箭雨過後，是一陣漁叉——向他們飛擲過去。

漁叉的數量雖遠遜弩箭，大約有四五十支，可是，由於勁道凌厲的關係，比弩箭難應付。

以項、聶七人組成的錐尖自然應付得來——憑他們的身手綽綽有餘，雖則他們首當其衝，餘下的門人組成的錐身應付起來便可沒有那樣輕鬆了。

有兩個門人中叉倒下。

幸好，他們排列是一個跟着一個的，一個倒下，後面的一個立刻頂上，將那個缺口塡上，不會讓面向另一面的那排同伴受到自背後襲來的攻擊。

原來，除了錐尖的項準外，接下來的排列是兩行排列，成小八字往後斜張開去，相對的兩列互相保護對方的背後空門，因此，他們才能夠應付得了連番的狙擊。

更妙的是，左右兩排的人都可以掩護對方，前後的人亦可以及時

替補，互相照應。

漁叉像弩箭一樣，同樣阻擋不了項、聶等人的「衝刺」，「錐尖」繼續向前衝去。

驀地，前面出現了三重網子。

領頭的「錐尖」項準繼續往前衝。

在他以爲，憑着他的厚背金刀，足以衝破三重網子，破網而出。

他却不知道，那三重網子不知是用什麼東西織結成的，刀劍皆斬劈不破，聶陽生便見識過，因此，他馬上喝叫一聲：「項兄，快停，那些網子不是普通的網子，刀劈不開，劍斬不斷，硬往前衝，便會被困住！」

項準吃一驚，慌不迭刹住身形，扭頭問聶陽生道：「聶兄，如何是好？」

聶陽生不愧有智星之稱，立刻想到一個辦法。「斬不斷、劈不破，咱們可以從網下溜出去。」

「士急馬行田」，眼下他們已退不回去，就在他們衝出莊園的時候，裏面的幾幢房屋已被從外面射入的火箭射中，着火燒起來，所以，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往前衝，突圍而出，才能夠保住一條命，因此，他們都對聶陽生的提議沒有異議。

當下，項準於一停之後，立刻再往前衝。

還有丈許的距離便衝到網前，項準與聶陽生陡地身形往下一矮，往前竄掠，一下子滑掠到網子前，兩人立刻用刀劍挑起網脚，讓後面的同道和門人自網下那個被挑起的空隙缺口滑掠過第一道網子。

緊隨在項、聶兩人之後，當先自網下空隙鑽出去的盧、唐兩人，首先衝到第二道網子前，亦像項、聶兩人那樣，以手上的兵器挑起網脚，讓緊接衝來的梁、李等人自網下衝出去。

如是者，梁、李兩人挑起第三道網子，讓後面的人鑽出去，繼續往前衝。

在鑽過三道網子的時候，他們還要應付射來的弩箭、漁叉，尚幸都應付過去，雖則又倒下了一個乾坤正氣門的門人。

衝出不遠，項、聶等人又遇上一道障礙——火牆。

他們可不是鐵人，不懼火燒，那道用竹木易燃之物造出來的火牆，難倒了項、聶等人。

他們衝不過熊熊燒着的火牆。

「怎辦？」項準看着那堵火牆問。

盧達開道：「前面衝不過，可以往兩旁衝啊。」

唐懷宇道：「盧大俠，區區思疑，他們就是要迫咱們往兩旁衝……」

何洛接口道：「說不定，兩邊有更厲害的埋伏！」

聶陽生點點頭。「聶某也是如此猜測，因此，咱們必須從前面往前衝。」

「那堵火場火勢如此猛烈，如何往前衝？」李明華想不出辦法。

「找些樹木斬下來，不就可以將火牆撞破？」梁仲德說着四下張望。

這一張望之下，他不由暗罵自己一聲：「睜眼說瞎話，混賬！」

原來，他看到，附近一棵樹木也沒有，都給砍掉了。

聶陽生忽然雙眼發光，疾聲道：「沒有樹木，還有石頭啊，拿石頭砸開火牆！」

項準叫一聲：「好主意！」立刻去撿石頭。

附近的地上石頭雖然不多，總還有一些，七人各自拾起一塊石頭，齊齊向火牆——集中一點——運勁奮力擲過去。

火牆被他們砸塌了丈許寬的一段。

項、聶等人一行人立刻從那個缺口衝出去。

才衝出缺口，迎面射來一陣弩箭和漁叉，項、聶等人急不迭全力應付，總算應付了那一陣弩箭和漁叉，可是，又有兩個門人受了傷——被弩箭射中。

「殺呀！」一陣驚天動地的喊殺聲隨即響起，百數十個灰衣人如潮水般排山倒海向項、聶等人衝殺過去。

項、聶等人看着，一口氣還未喘過來，全都呆住。

他們都料不到，龍王帮這一次的行動，部署得如此週詳，設下了重重障礙，看來，他們這一次佈下了天羅地網，務必要將他們一網打盡。

退回去，祇會陷入更深的包圍，眼下，項、聶等人祇有冒死往前衝一條路可走，說不定，可以衝出一條生路。

聶陽生當機立斷。「衝前去，佈成三角陣！」

除了死去的三個人外，他們連受傷的人在內，祇剩二十八人。

二十八人迅即佈成一個三角陣，每一角以項、聶、盧、梁、李、何、唐七人中的兩人組成，向前的那一個尖角則由三人組成——聶陽生、項準、唐懷宇。

二十八人組成的三角陣，向排山倒海般衝殺前來的龍王帮衆迎上去。

兩下裏很快便迎上，潮水般的龍王帮衆立刻將項、聶等人的三角陣掩沒了。

人潮中，喊殺聲、慘叫聲、吆喝聲、兵器撞擊聲混成一片，聲震四野。

「人潮」居然一直在向前移動，雖則移動得不快，移動中，地上遺下血與肉、死與傷者。

那是一場慘烈的衝殺！

項、聶等人組成的三角陣終於從灰色的人潮中衝殺出去！

龍王帮衆幾乎倒下一半。

項、聶等人本有二十八人的，衝出人潮後，祇剩下十一人！

倒下了十七個人，其中包括李明華與梁仲德。

剩下來的十一人，全都身上浴血，每一個都受了傷。

這是一場血戰！浴血之戰！

十一人雖然衝出灰衣人潮，可是，他們都感到有點力竭心驚。

他們有一種從鬼門關內衝殺出來的感覺。

剛喘口氣，定下神來，十一人立刻又遭到另一次截擊。

這一次，截擊他們的，是黑衣使者、木使者與火使者，還有三人轄下的三旗船主，一共是九旗船主，合起來共有十二人。

雙方遭遇上，立刻展開斷殺！

本來，憑項、聶等人的身手，足以壓倒黑衣使者十二人(因祇有黑衣、木、火三使的身手比得上項、聶五人，其他的九旗船主比他們遜一籌)，可是，由於他們經過那一番驚心動魄的衝殺後，不但都負了傷，還損耗了不少氣力，因此，再度拚殺之下，便佔不到什麼上風。

而石中原等十二人是蓄銳以待，其勢銳不可擋，拚殺之初，確實令到項、聶等人有點招架不住。

拚殺中，項、聶等人都知道，決不能倒下，要不，他們這支大旗倒下，便無人膽敢跟龍王帮抗擊了，因此，激發起他們無比的鬥志，全都振奮起來，跟石中原等人拚命。

經過一番血戰，項、聶等十一人祇剩下四人——項準、聶陽生、唐懷宇、盧達開。而石中原等十二人，亦祇剩下石中原及兩個「船主」。

雙方皆傷亡慘重。

項、聶四人簡直成了一個血人，分不清那些是自己流出的血，還是染上的。

他們這一次是慘勝了。

不過，他們亦已成了强弩之末。

就算是鐵人，經過數度闖關，連番血戰之後，也會軟下去，何況是人。

四人疲乏得以兵器拄地，略作喘息。

可是，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喘息，因爲，一個人又在那時殺到。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老毒龍——龍王江天霸！

江天霸居然親自出馬。

＊　＊　＊

項、聶、唐、盧四人乍見江天霸現身都不由倒抽一口寒氣。

四人馬上强自振作，怒視着江天霸。

四人雖則毫不示弱，但都知道，可能闖不過最後那一關——江天霸。

江天霸也眞會把關——守在最後那一關，先讓自己的手下連番跟項、聶等人拚命後，他才作最後一擊。

他當然佔盡了便宜。

不過，他這種以手下之生命作消耗項、聶等人之戰鬥力的方法，未免教人心寒。

要是他能夠一舉擊殺最後四人——項、聶、唐、盧，那麼，功勞當然歸他，亦因此而威震江湖，可是，有誰會說，他是犧牲衆多手下的生命，換回來的榮耀。

「嘿嘿！眞想不到，爾等居然能夠過關斬將，闖了出來，最後要勞動本座送你等歸西！」江天霸看到四人疲得不能振作的樣子，滿有信心可以擊殺項、聶四人。

而在江天霸身後約三丈外，站着在十六個抱刀皂衣人，那是江天霸最信任的心腹親信，其地位不在八大使之下，身手可能跟八大使不相伯仲。

就算項、聶四人仍然闖得過江天霸那一關，肯定再闖不過那十六個皂衣人的一關。

用力吸口氣，項準運起全身氣勁，宏聲道：「老毒龍！項某人今日縱使橫屍於此，亦要將你抽筋剝皮！」

盧達開也罵道：「老毒龍，看你橫行到幾時，今日便是你授首遭報應之時。」

祇有聶、唐兩人不吭聲，暗中加緊運氣，冀能盡快恢復多些體力，跟江天霸拚命。

老毒龍哈哈大笑。「別嚇唬了，爾等已是强弩之末，不堪本座一擊，爾等若想留個全屍，就自己動手自戕吧！」

項準正想破口怒罵，聶陽生突然開口道：「老毒龍，怎會查到咱們藏身的地方？」

老毒龍嘿嘿直笑。「祇要肯下餌，沒有不上釣的魚兒的！」

唐懷宇腦中靈光一閃，疾聲道：「原來你以鯊旗船主等人作餌，誘咱們上釣，之後，暗中派人跟着咱們，查出咱們藏身在這裏！」

老毒龍嘖嘖連聲：「如今才變得聰明起來，遲了！」

項準大聲道：「老毒龍，你爲了誘咱們上釣，居然拿手下那麼多人的人命作餌，實在叫人心寒！」

他說得那樣大聲，是要讓圍站在附

近的龍王帮的人聽到，令到他們對龍王江天霸的所爲暗生不滿，說不定會因此而生出叛離之心。

圍站在附近的龍王帮衆聽到後，確實引起一陣輕微的騷動。

龍王焉會看不到，暴吼一聲，一棒向項準砸過去。

項準大喝一聲，揮刀急擋。

誰也想不到，老毒龍招出一半，驀地改變撲出之勢，身形陡地一擰，一棒向盧達開砸去。

雖然老毒龍中途改變撲擊之勢，事出突然，憑盧達開的身子，要是在平時，仍然能應付得來，可是，在力竭氣衰之下，他的反應和行動都大不如平日，驟見江天霸改變撲擊之勢，向他撲來，吃驚之下，慌忙閃避——他自忖應付不了老毒龍那一棒，慢了一步，被老毒龍的盤龍棒砸中左肩頭，「噗」一聲，左肩頭被砸得塌陷下去，痛叫聲中，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老毒龍招式變化之快，教人來不及應變，盧達開便是那樣，被江天霸回棒一搗，一棒搗在盧達開的腹腔上，將盧達開的胸腔搗塌。

盧達開慘吼一聲，張口噴出一道血箭，氣絕身亡。

項、聶、唐、三人皆救援不及，眼見盧達開慘死在老毒龍棒下，都悲憤莫名，各自叱喝一聲，向江天霸捨命撲擊。

江天霸發出一聲厲嘯，揮動盤龍棒，不閃不避，迎向三人。

四人刹時戰作一團。

項、聶、唐、三人都已豁了出去，拚盡勁力，向江天霸狂攻，一心祇想跟江天霸拚個同歸於盡！

三人已看出，根本無法衝出龍王帮的包圍，若能夠將江天霸拚殺，那就不至於白白犧牲生命。

本來，合三人之力，足以跟江天霸劇戰三百回合，甚至可能將江天霸擊殺！可惜，三人已是强弩之末，已不能應付江天霸的攻擊，起初二三十招，還能夠勉力應付，三十招過後，三人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被江天霸一根盤龍棒攻得節節敗退，幾無還手之力。

明眼人都看出，聶陽生三人支持不了多少招，三人當然也看出來。

項準把心一橫，希望死也能夠咬江天霸一口，突然間狂吼一聲，像一頭垂死的怒獅般，一頭衝向江天霸，手上的厚背金刀拚盡全身氣力，斬向江天霸。

江天霸雙目厲睜，殺氣騰騰，吼喝一聲：「去死吧！」手上的盤龍棒迅疾地砸擊在項準的刀上，發出噹的一聲激響，硬是將項準的厚背金刀砸飛。

項準在金刀被砸飛的刹那，身形一弓，衝到江天霸的身前，雙手一抱，將江天霸的雙腿緊緊抱住，口裏大叫：「殺！殺了這老毒龍！」

老毒龍雙腿被抱住，頓時動彈不得，眼見聶、唐兩人兩把長劍像兩條游龍般向他身上閃刺過來，情急之下，左手一掌擊落項準的腦袋上，同時一棒砸開聶陽生的長劍，口裏暴吼一聲，身形猛抖中，整個人往上縱拔起來。

江天霸那三個動作幾乎是在同時間作出，而他那一抖，居然將腦漿迸濺的項準雙手抖開，得已騰拔起來。

江天霸沒有第三隻手，所以，無法同時應付唐懷宇那一劍，祇好騰拔起來，希望可以避過唐懷宇那一劍。

他避過了要害的一擊，却無法完全避過唐懷宇那一劍，被唐懷宇在他的左腿側上，刺了一劍，痛得他發出一聲狂叫。

項準雖然死了，也未能達到捨死拚掉江天霸的目的，不過，總算讓唐懷宇刺了他一劍。

聶、唐兩人那一擊，乃是拚盡全身勁力攻出的，一招攻出之後，兩人全身脫力，搖晃了幾下，强提一口氣，總算沒有跌倒下去，勉强站着。

「唐少俠，你快走！聶某拚了一條命，阻住老毒龍。」聶陽生喘着氣對唐懷宇說。

唐懷宇搖頭道：「不！區區與聶大俠你拚盡最後一口氣，也要將老毒龍拚殺。」

聶陽生正想開口再說，人在空中的江天霸驀地有如一條飛龍般，閃擊聶陽生！

聶陽生幾乎連站也站不穩，驟見江天霸凌空閃擊至，急忙舉劍擋擊，那裏接得下江天霸疾如雷電的一擊，鏘一聲，手上的長劍被擊飛，接被一棒擊中左胸，慘吼一聲，口噴鮮血，斜跌落地上。

唐懷宇看着，根本無能力搶救，禁不住目眥欲裂，嘶吼一聲，勉力往上縱撲起來，向江天霸撲擊。

江天霸身形凌空一擺，盤龍棒揮擊向縱撲上來的唐懷宇。

兩下裏撞擊上，噹一聲響，唐懷宇手上的長劍亦被擊飛，復被江天霸一掌擊在右肩上，倒飛出去！

聶陽生倒地後，仍未死，拚盡一口氣，作垂死一擊——居然一下子跳起來衝向正自墮落地上的江天霸。

江天霸萬料不到那一棒未能擊殺聶陽生，他原以爲聶陽生已死，因而祇留意被擊飛出去的唐懷宇，掠墮下去時，向着唐懷宇那一邊，因此，並沒有看到聶陽生仍能夠從地上縱跳起來撲向他，待到他發覺的時候，他已被聶陽生一把抱住腰間，墮跌落地上。

「唐少俠，快跑！」聶陽生死命抱住江天霸，向在地上掙扎着站起來的唐懷宇嘶叫。

唐懷宇幾經掙扎才能夠站起來，却無力移動脚步。

江天霸跌倒在地上，用力一掙，掙不脫聶陽生的死抱，氣恨得他暴吼一聲，一棒砸落在聶陽生的一條手臂上。

聶陽生一條手臂砸斷，却哼都沒有哼一聲，雙手並沒有因此而放鬆，仍死抱住江天霸。

原來，他在死抱住江天霸後，經已氣絕身亡。

江天霸吼叫一聲，一掌斬落聶陽生死扣住的雙手上，硬是將聶陽生的雙手斬開，才能脫出聶陽生的死抱。

「聶大俠！」唐懷宇嘶叫一聲，跌跌撞撞地衝向江天霸。

原來，那十六個皂衣刀手已一步步向唐懷宇逼攏，他已幾乎連走路的氣力也沒有，加上又受了幾處傷，復挨了江天霸一掌，受了頗重的內傷，如何能夠應付得了那十六個皂衣刀手的攻擊，突圍而出？因此，他自忖絕不能生離此地，何不作最後一擊！

江天霸腿上挨了唐懷宇一劍，心裏恨死了他，眼見他衝前來，獰笑一聲，站着不動，盤龍棒蓄勢待發，祇待唐懷宇撲到來，一棒將他的腦袋砸碎。

唐懷宇才衝出幾步，便跌倒下去，在地上極力掙扎着站起來，口裏嘶吼道：「殺了你，我要宰了你這條老毒龍！不殺你，死不瞑目！」

才站起來，向前衝出兩步，又重重地跌倒下去，但他仍然拚命想站起來，可惜有心無力。

龍王江天霸不耐煩了，拐着脚，殺氣騰騰地一步步走向唐懷宇。

他忽然改變主意，不一棒將唐懷宇殺死，先敲斷他的四肢，以洩一劍之恨，才一棒擊殺唐懷宇。

他已走到唐懷宇身前，獰笑一聲，舉棒冷酷地道：「他媽的臭小子，你刺了本座一劍，本座逐一敲斷你的手脚，才殺你！」舉棒向唐懷宇的左腿砸下去。

「爹！停手！」一聲又尖又急的呼叫突然傳來，令到江天霸陡然窒住勢子。

他聽出那是女兒的呼叫聲。

他的獨生女兒江心穎！

＊　　＊　　＊

發出呼叫的人，確是江心穎，江天霸的掌珠。

那就難怪老毒龍如斯響應了。

沒有人知道，江心穎怎會突然出現。

「爹，你不能殺他！」江心穎飛奔而來，衝過十六個皂衣刀手的包圍，奔向江天霸。

十六個皂衣刀手本可以將江心穎攔下來的，他們都不敢，因江心穎是江天霸的女兒，而江天霸又沒有下令他們將江心穎攔下來。

江天霸起先還以爲女兒是向他奔來的，及至看到女兒並不是向他奔來，而是奔向地上的唐懷宇，不由大爲生氣！向十六個皂衣刀手喝叫一聲：「快將小姐抓住！」

兩個皂衣刀手應一聲，飛身縱掠，向江心穎追去。

兩皂衣人的輕功身法居然很迅捷，顯出兩人的輕功造詣非泛泛之輩可比。

兩人居然追上江心穎，一左一右將江心穎的左右手抓住，不讓她繼續奔向唐懷宇。

江心穎還有六七尺便撲到唐懷宇身前，她當然不甘心，拚命掙扎着尖聲叫罵：「放開我！該死的東西！還不放開我？可是找死？」

兩個皂衣刀手充耳不聞，死死抓住江心穎的雙手。

「心穎！是妳！」唐懷宇睜大一雙眼，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人是江心穎。

不可能的！她不可能是老毒龍的女兒，唐懷宇在心裏大叫。

江心穎看到唐懷宇渾身是血，倒地不起，心如刀割，悲叫：「懷宇，是我，我確是心穎！」

跟着對父親道：「爹，您不能殺他，女兒要您放過他！」

「心穎！妳叫那臭小子什麼？」江天霸聽到女兒喚唐懷宇作「懷宇」，如此親暱的稱呼，一雙男女若不是關係親密，怎會如此稱呼對方，頓時氣炸了肺，說話時聲色俱厲。

「心穎，老毒龍原來是妳爹！妳爲什麼瞞着我？不跟我說！」唐懷宇也是聲色俱厲。

——她竟然欺騙他！

江心穎聲音像哭一樣。「懷宇，我不是存心隱瞞的，我本想跟你說，找不到機會……請你相信我，懷宇，你的傷……瞧你傷成這樣……我很心痛啊！」

唐懷宇定定地瞧着江心穎，喃喃道：「妳怎麼偏偏是老毒龍的女兒！怎麼偏偏是啊？」

兩人之間情愫，是在江心穎救了唐懷宇後，在趕去高塘鎮路上，萌生出來的，而且，兩人亦互相表露過，雖然並不太過熱烈，亦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可是，兩人心裏已深種下情根，在分離之後的那些日子，兩人都强烈地感覺到愛上對方，因此，江心穎按捺不住，偷偷溜出龍王帮的總舵——龍船，去找唐懷宇，此時此情，江心穎看到唐懷宇像一個血人一樣，不知還能否活下去，再也壓抑不住心裏那股情愛而表露出來，同樣，唐懷宇亦按捺

不住心裏對江心穎的深深愛意，毫無顧忌地流露出來。

「懷宇，你恨我……是他的女兒……你眞的那樣憎恨……他？」江心穎一臉痛苦。

「心穎！爹不……喜歡跟爹作對的臭小子！知道嗎？」江天霸厲聲對女兒說。

江心穎尖聲道：「爹！您爲什麼要幹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您是我爹，女兒以前還能夠忍受，不去理會，可是，如今爹您要殺女兒喜歡的人，女兒不能再忍受下去，女兒不會聽您的，爹呀！多行不義必自斃，爹您覺悟吧！」

江天霸料不到女兒還在自己的手下面前教訓自己，不禁又氣又怒，喝道：「心穎，妳瘋了嗎？居然爲了一個該死的小子，不聽爹話的！」

江心穎道：「爹，求您放過懷宇，不要殺他……」

「不成！」江天霸怒不可遏。「凡跟妳爹作對的人，都要死！爹不會留下一條禍根，更不會讓妳跟他在一起！」怒喝中，陡地揚起盤龍棒，砸落唐懷宇的身上。

「爹！您連女兒也殺了吧！」江心穎情急之下，奮力一掙，居然掙脫兩個皂衣刀手的抓握，飛身撲向父親，欲阻止父親擊殺唐懷宇。

江天霸見女兒不惜爲了救唐懷宇，向自己撲過來，不禁勃然大怒，口裏喝一聲：「心穎，妳愈來愈大膽了！」一掌揮出，將女兒擊得倒飛出去，同時一棒擊落唐懷宇的身上。

唐懷宇慘叫一聲，氣絕身亡。

江心穎飛跌出丈外的地上，發出一聲慘叫，一臉痛苦之色，掙扎着想站起來，却辦不到，便翻轉身，往唐懷宇爬去。

「心穎！」江天霸駭叫一聲，瞪大雙眼，呆看着女兒。

祇要不是瞎子，誰也看到，江心穎的背側上，插着一支峨嵋刺，刺尖斜斜地自左胸要害處穿透出來！

那是石中原的兵器，在跟項準等人拚殺時，雖則倖保一命，却被磕飛出去，由於他腿上捱了項準一刀，跌在地上站不起來，所以，無法取回那支峨嵋刺。

那支峨嵋刺落在江心穎飛跌下去的地上一塊石上，刺尖斜斜向上，江心穎剛好跌落在刺尖上，因此，被峨嵋刺刺穿了她的身體。

誰也想不到會發生這個意外。

所有的人都呆住。

江心穎身下拖出一條血路，終於爬到唐懷宇身前，僅能伸出手，抓住唐懷宇一隻張開來的手，仍有餘溫的手。

江心穎緊緊抓住唐懷宇那隻手——她已無力再爬前一步，口裏說一聲：「懷宇……我倆終於在……一起了……永遠不會分……離……」陡地頭一歪，氣絕身亡。

「心穎！寶貝女兒！」江天霸心神俱震，全身震抖一下，張口狂叫，撲向女兒。

「心穎，妳不能死！妳沒有死，快應應爹啊！」江天霸抱住女兒痛苦地喃喃嘶聲說着。「妳怎麼不應爹啊，應啊，妳應爹啊！」

所有的人看着，都不敢吭一聲。

陡地，江天霸瘋了般站起來，揮舞雙手，轉着身子掃視圍站在附近的手下，嘶吼道：「是誰殺了心穎？誰啊！你們怎麼不說？」

沒有人敢吭聲。

陡地，江天霸目視石中原，猙獰地吼道：「是你！插在心穎身上的峨嵋刺是你的兵器，是你殺死心穎的！」吼叫中，撲向石中原。

石中原駭得在地上往後退縮，叫道：「龍王，不是呀！是小姐自己跌落屬下的兵器上……」

下面的話，石中原已叫不出來，江天霸縱落他身前，一棒將他的腦袋砸碎。

「心穎，爹已殺了殺死妳的兇手！不，他們統通都是兇手，爹要殺盡他們，替妳報仇！」江天霸狂笑似哭，雙眼血紅，神態兇厲，撲向圍站在附近的手下。

那些手下料不到江天霸會說他們是兇手，向他們下毒手，起先都站着不敢走避，直到江天霸連殺數人，他們才驚慌四散走避。

江天霸口裏吼叫連聲。「殺！殺了爾等殺我女兒的兇手！殺盡爾等！」瘋狂追殺手下。

他瘋了。

* * *

江天霸確實瘋了。

無論是誰，碰上他的，都逃不過被殺的厄運。

他殺光了龍船上的人，包括那些他寵愛的艷姬。

他還放火燒了總舵——龍船。

祇有齊金陵倖保一命——跳水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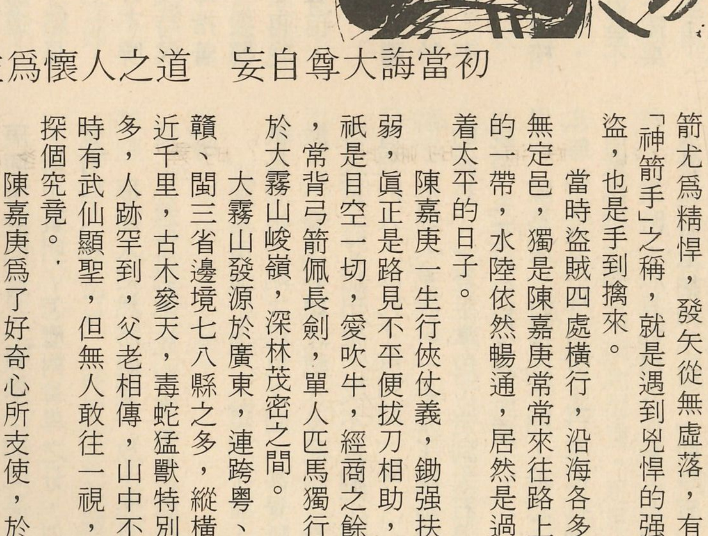
大樹既倒，猢猻自然四散，龍王帮不用道上那些門派羣起攻擊，經已自行瓦解土崩。

龍王帮在江湖道上瓦解了。

江湖上，却出現了一個瘋子。

(全文完)





江湖武林軼事奇聞／麥菁‧文　可飛‧圖

鐵弓神箭

謙虛爲懷人之道　妄自尊大誨當初

濟南陳嘉庚是經常往返閩西一帶，販買貨物，可以稱得爲小康之家，生來膂力過人，武藝出衆，弓箭尤爲精悍，發矢從無虛落，有「神箭手」之稱，就是遇到兇悍的强盜，也是手到擒來。

當時盜賊四處橫行，沿海各多無定邑，獨是陳嘉庚常常來往路上的一帶，水陸依然暢通，居然是過着太平的日子。

陳嘉庚一生行俠仗義，鋤强扶弱，眞正是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祇是目空一切，愛吹牛，經商之餘，常背弓箭佩長劍，單人匹馬獨行於大霧山峻嶺，深林茂密之間。

大霧山發源於廣東，連跨粵、贛、閩三省邊境七八縣之多，縱橫近千里，古木參天，毒蛇猛獸特別多，人跡罕到，父老相傳，山中不時有武仙顯聖，但無人敢往一視，探個究竟。

陳嘉庚爲了好奇心所支使，於是便決心往大霧山一探，披荊斬棘，走了百餘里路才來到一山峯，這時，天已昏黑，自忖不能返家，正在徬徨之間，忽然見到西南林中，有微微燈光射了出來，陳嘉庚急忙下馬，挨近一看，原來是一座用雜樹茅草建成的房屋，屋前有一大片空地，地上有二三塊石頭，當中有三間正房、兩間廂房，有一個老婆子坐在中間織蔴。

這時，那老婆子聽見門前有馬蹄之聲，於是，便舉燈起身出來探望。

陳嘉庚於是便高聲叫道：「老婆婆，我是迷失路途的人，我想來此向您老人家借宿一晚。」

祇聽得老婆婆說道：「客倌，這不方便的，而且老身又是作不得主。」言詞之中帶着點凄涼的音調。

陳嘉庚聽得有點疑心，於是問道：「老婆婆，您家男人都往那裡去了，爲何您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呢？」

那老婆婆說道：「老身夫亡多年，祇有一子在外做生意。」

陳嘉庚問道：「您老人家沒有媳婦嗎？」

那老婆婆皺着眉道：「有是有一個媳婦的，而且她的爲人勝過男人，掙錢養家，祇是一身粗大氣力，雄悍異常，而且又是性情暴燥，一點差池，便經不起她指頭一點便被打倒了，老身低聲下氣，處處退讓，還是不時受她的凌辱，所以客倌要借宿，老身眞是作不得主了。」說罷便淚下如雨。

陳嘉庚聽得不禁怒髮沖冠，兩眼圓睜道：「天下間竟有如此不孝的媳婦嗎？不賢婦何在，我替您老人家教訓她。」說罷，便把馬匹拴在柱子上，拔出佩劍來。

「客倌千萬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媳婦不好惹的，她不習女紅，專練什麼拳脚功夫，每日午飯後，便到山裡去獵幾隻野獸回家，醃起來，賣了給人家，得來幾個錢，購買糧食，常是半夜三更的時候，才得回來，日常的用度，就完全靠她這些了，所以老身凡事都忍讓她，不敢拂逆她的意思。」

這時，老婆婆一邊說，一邊用手擦眼淚，好像有滿懷心事，滿肚子的委屈。

「我陳嘉庚就是生平專愛管閒事，好打不平，諒來一個山野婦人，有什麼功夫？既是您老人家靠她度日，我就饒她性命，但也需要重重的教訓她一番，使她改過便是。」陳嘉庚按下長劍，插入劍鞘，舉手作勢擊打之狀。

那老婆婆怕他眞是惹出事非來，於是便連忙勸道：「客倌，她也許快回來了，請客倌切勿惹事的好。」

陳嘉庚氣憤憤的正色道：「非要把這不賢的婦人教訓一頓不可。」話尤未了，便見林中一團人影，晃眼間，這個人已到了那老婆婆的面前，將肩上的一件東西往地上一摔道：「老婆子，快些出來，收拾行貨。」

老婆婆戰戰兢兢的道：「是什麼東西呀？」舉燈一照，乃是一隻斑斕的猛虎，四脚朝天，正在不斷的掙扎抽動。

陳嘉庚的馬，在火光中，看見猛虎，驚得跳起來，那女人看見便道：「這馬是從那裡來的？」

這時，陳嘉庚暗地察看，却是一個黑長婦人，身材粗壯，又見她背着一隻老虎回來，心中暗忖：必非無能之輩。心中不禁便有三分畏懼那婦人，於是，便走過去解開那匹坐騎，重新拴好，走上前道：「夜黑一時大意，迷失路途，路見尊府，故來借宿一宵。」

那婦人笑道：「老婆子好不曉事，既是客倌借宿，爲何更深時候，還叫客人露天站立？」隨即指着地上的老虎道：「今日山中，搜尋多時，才遇到這潑貨，如返家再晚一點，眞是有失主人之禮，客倌，請見恕。」

陳嘉庚見那婦人言語爽快，禮貌週全，暗想她還可以教誨的，於是，便連忙應聲道：「不敢！不敢！」

那婦人走近堂內，搬出一把椅來，道：「本該請客倌到堂裡坐，祇是婆媳二人，都是女流，有些不便，屈駕在廊下一坐。」復又搬桌子來，放在面前，點個燈火安下，然後雙手提起死老虎，再到廚下去了。

不一刻，端上一壺熱酒，托出一大盤熱氣騰騰的老虎肉、一盤鹿脯，兼有些醃臘雉兔之類的野味五大碟，道：「客倌休嫌輕慢，隨便吃些。」

陳嘉庚見她如此慇懃招待，接了自斟自酌，到了酒盡肉飽之後，便拱手謝道：「多蒙厚待，感謝，感謝。」

那婦人道：「不要客氣。」說完，便將桌上的碗筷收拾而去，陳嘉庚便乘機問道：「看娘子如此英雄，舉止賢明，怎麼對尊卑之分，似覺有些欠週？」

那婦人突然將碗盤一放，怒目道：「適才老不死對客倌說些什麼？」

陳嘉庚連忙道：「這個不會，祇是看娘子剛才詞色之間，甚覺驕傲，不像是婆媳之道，及見娘子待客之週，才能出衆，又不像個不懂道理的人，故此才敢相問一聲。」

那婦人見說，一手牽了陳嘉庚的衣袂，一隻手拿燈，走到大石邊說道：「正好告訴客倌一番。」

陳嘉庚一時掙脫不開，暗想：「等她說得沒理由時，再乘機打她，教訓她一頓。」

這時，祇見那婦人倚着大石頭，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年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嗎？」說罷，便用一隻食指向那石上一指道：「這是其中一件事了。」劃了一劃，祇見那石上的石皮亂爆了起來，已自陷入一寸有餘，她一連數了三件事，便是一連劃了三劃，那石頭上便似給錐子打成一般，出現了一個「三」字，每劃都是有寸餘深淺。

這時，陳嘉庚見到如此情形，眞是驚得渾身冷汗，滿臉通紅，連聲道：「都是娘子的是。」原來一片要與她分個青紅皂白的雄心，頓時便煙消雲散了，尤如一桶雪水從頭上淋了下來，氣也不敢噓了。

那婦人說罷，擎起一張木床，擺在左房間，給陳嘉庚安睡，又替他餵好了馬匹，才走進去與那老婆子關了門，熄了火，聲息寂然。

陳嘉庚一夜無眠，嘆道：「荒野之間，竟然有這等的女大力士，好在還未與她交手，否則，難免敗在那婦人手上，再則，可能還有性命之危。」

等到天明，便立刻備馬作別，悄然的返家，立意從此以後，不涉武事，以免遭遇强手吃了虧。

然而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過了一年之後，陳嘉庚將在那山中所遇到那婦人的事又忘了一乾二淨。

這一日是冬底殘年，他載了好些布疋到龍林鎮去轉售，途至南關，遇到一個同鄉陳大中，同在飯店中吃飯，大中問道：「到哪兒去呢？」

陳嘉庚把要去龍林鎮轉售貨物的事，說了一遍。

陳大中道：「近日路上很難行，經常有盜賊行劫，白天亦復如是，老兄帶了這麼多的貨物，沒個做伴，切須小心才好。」

陳嘉庚聽完了哈哈大笑，並且作了個開弓手勢：「我這二十年來，張弓搭箭，不曾遇過對手，今次買賣，一定不會折本的，請放心吧！」

這時，店中滿座客人，聽他高聲大叫，好不威風，轉回頭來看的，有的是稱讚他英勇，有的是用古怪的目光看他，議論紛紛，也有走近前來問他姓名，連說：「久仰，久仰。」陳心中反覺有些失言，立即作別出店而去了。

陳嘉庚睡到五更，整束妥當，肩上背了一張弓，腰間佩上一把劍，膝下藏矢二十簇，縱身上馬，揮鞭而行，走了三四十里路，來到黑山，祇見後面有一人一馬飛奔而來，陳嘉庚於是便按轡停馬，擧頭看看來人，祇見來人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黃衫氈笠，短劍長弓，笑容可掬，正向他拱手問道：「尊駕尊姓大名，今後欲往何方？」

陳嘉庚於是連忙還禮道：「小姓陳名嘉庚，有些事要往龍林鎮。」

那美少年道：「久仰大名，何幸相遇，恰巧小弟家住龍林鎮附近的龍川，幼年也曾少讀詩書，祇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四年前帶些資本，赴別處貿易，近年來頗得利潤，今次返鄉省親，正好與尊駕結伴而行。」

陳嘉庚看那少年腰間沉重，語言溫和，相貌英俊，身材小巧，諒不會是歹人，結伴同行，路上可不至寂寞，也頗合心意，於是，二人便夜則同宿，日則同進飲食，如兄如弟，甚是相得。

次日並轡前行，那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陳兄最喜捕匪，未知一生捕得多少？有否撞着好漢呢？」

此際，陳嘉庚看他年少無知，正要誇耀自己手段及功夫了得，這一問，剛好問着他的癢處，便立即笑道：「小弟生平兩手一弓，拿盡天下綠林中人，也不曾記過次數，尚無一個對手，那些小輩鼠賊，眞是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懶已不願多管閒事，倘眞個中途撞着，便拿個把兒讓你看看小弟手段。」

那少年微微冷笑道：「原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來，說道：「請借肩上寶弓一看。」

陳嘉庚馬上將弓送過去，這少年左手拿住，右手輕輕一拽，就拉個滿，連拉數拉，好像一條軟軟絹帶，絲毫不費一點氣力。

陳嘉庚見狀，大驚失色，也借過對方的弓來看，那知道接手之間，覺得沉重異常，心想：自己的弓重足有二十斤，已是武林中人少見，但是那少年的弓如此沉重，足足有七八十斤重，心中更是一驚，不覺臉紅耳赤，勉强用盡生平之力去拉，不要說想拽滿，想拽到五月之初八夜的月形，也不能夠，陳嘉庚惶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的弓。」

於是便向那少年道：「老弟神力竟達如此，實非陳某人所敢望也。」

那少年又道：「小弟之力何足稱神，陳兄之弓太軟了。」

陳嘉庚讚嘆再三，那少年之意謙謹，不久到達了三叉口，少年拍一拍馬，說聲再見，便像騰雲駕霧的奔向前面去了。

陳嘉庚久歷江湖，他見這少年行徑如此奇異，心中恐慌，暗自忖道：「眞教我這番丟了架也，如果他是個不良份子，他有這樣的神力，自己如何敵得過對方，一交上手，勢必性命有危。」

陳嘉庚心上正在十五吊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但是無可奈何，只得急急前往，希望能早日到達目的地便安心了。

前面是一個高山，山越深幽，路越曲折，夾道峯巒，滿山松柏，越行越高，忽然看見山外一峯，橫跨一座大吊轎。

兩旁懸崖峭壁如刀，下爲百丈深潭，好生驚險之道也，正在躊躇，突見那分道的少年馳馬立在峯頂，扯弓夾矢，高聲向陳嘉庚道：「久聞尊駕手中無敵，今日請先聽箭風。」言尤未了，颼的一聲，兩支簇矢如小鳥般自陳嘉庚左右兩耳根飛過。

又將一箭引扣，正對陳嘉庚之面前大笑道：「陳兄是曉事人，馬上將財物送給我，免我動手。」

這時，陳嘉庚斟酌情勢，料知敵他不過，心中發慌，祇得跳下馬來，解下所有財物，道：「在下所有全部奉獻，惟求勿傷我命是也。」

那少年大喝道：「要你性命作甚？快走，快走，本少爺有事在身，如若不然，弓矢無情的。」

此際，陳嘉庚撥轉馬頭，沒命的一路奔跑，捶胸頓足道：「財物失去也罷，自身一生英名盡喪，今後怎麼做人，眞是張天師遇鬼迷了，可恨，眞可恨。」

於是，陳嘉庚便垂頭喪氣，空手返家，與妻子說出其經過的情形，商量收拾些本錢，就在村郊開間小酒店，賣酒營生，再也不去張弓挾矢了。

又怕有人知道了，壞了以往的名頭，也從此不敢向人提起這件事。

過了兩年，正是冬日之間，陳嘉庚夫妻正在店中售酒，突然門前來了一夥騎馬的客人，個個鞍轡鮮明，身上俱緊束短衣，腰帶刀矢弓劍，依次的下馬，走入店中來。

這一羣客人呼酒喚菜，狠吞虎嚥，剎那間，便吃光了店中所有的食物，總共是吃了五六十斤的肉，傾盡六七壜的酒，還叫未足，遂各自打開自己的皮袋，取出鹿蹄野味，一人便笑道：「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請店主前來同酌。」

陳嘉庚推辭了一會，才坐下來，猛見北面一人，氈笠一掀，呼店主道：「陳兄別來無恙，以往承蒙同行作件，至今想念不已。」

陳嘉庚仔細一看，心中忐忑不安，你道此個是誰，原來就是二年前同行劫取自己財物的少年。

陳嘉庚自忖：「兩年前是少年一人，尚且不敢與之對手，何況今日他們人多勢衆，個個都是虎背熊腰的武夫，如何是好，這番是死定了。」於是他內心驚慌，不覺臉如土色，半晌才道：「請好漢恕罪。」

那少年道：「不必如此，兩年前我們兄弟在飯店中，聞足下自誇手段，天下無敵，衆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中相戲，取笑一番，並非眞要劫取陳兄之物，別後彼此行踪無定，未克晤教，魂夢之間，還是記得與陳兄並轡黑山道上，感足下盛情，今當奉還十倍。」言畢，即向袋中取出千金，放於桌上，向陳嘉庚道：「聊當別來一敬，希請收下爲盼。」

此際，令到陳嘉庚如夢如醉，呆了一會，疑對方又是取笑自己，不敢收取，那少年見他遲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之事，陳兄也是個好漢，何事膽怯如此，難道我們兄弟眞個要取你的財物不成，快快收去，勿作兒女之態。」

此時，陳嘉庚見對方如此慷慨，料是不假，方才如夢初醒，喚出妻子着她收拾進去，並道謝不已。

此際，衆人稱說有要事，不克久留，蜂湧上馬，祇見黃沙滾滾，剎那間便人馬無踪。

陳嘉庚一生英雄行俠，經此兩番見識，便深深領悟到「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

以後便不敢在人前涉及一句有關武功的話兒來，於是，便從此棄武從商，安份守己的營生渡日，售酒沽菜過活，可見人生於斯，謙虛爲本，不可自恃高强，古語有云：「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之句矣！

（完）

江湖俠情詭異錄／麥耕雲・文　可飛・圖

追魂刀客奪命鏢

浪子鏢王行俠義　爲師報仇下金陵

金陵夫子廟，是一個龍蛇混雜之地。

媚娘酒館，這是一個充滿誘惑性的醉鄉。

顧媚娘生得並不美，然而，三十歲靠邊的娘兒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成熟美，從那大眼眶裡流露出，從那嘴角處流露出，從她那鼓脹的胸脯上流露出。因此，顧媚娘出了名，媚娘酒館更出了名。

每當華燈一上，這兒就滿了。

今兒晚上，媚娘酒館來了個扎眼的客人。

說他扎眼，倒不是因爲他生了一雙濃眉大眼和滿腮未經修剪的鬍鬚，而是由於他從來不曾在這兒露過面，從他那身不算齊整的衣衫上，讓人一看上去，就可以看出有一股風塵氣，再從他腰間所繫掛的一隻皮革鏢囊上也可以看出這小子不是個好惹的傢伙。

他面前放着一把四兩的小壺，一盤香花生，慢條斯理地喝着，吃着。

媚娘酒館有各地的名酒，却沒有爐灶，下酒的菜多半是花生、豆乾以及現成的鹵味，顧媚娘說得好，怕油烟氣味薰壞了客人，說不定，她是怕油烟氣味蓋過了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粉味哩。

顧媚娘坐在櫃枱裡向這邊點點頭，向那邊笑笑，穩穩重重地，和氣而不流於輕浮，上這兒來的客人，十個有八個意不在酒，却不大有人敢去招惹她，敢情這娘兒有一套護身的法寶。

顧媚娘今晚雖如往常一樣不停地以眼神和笑容在向那些熟客們打招呼，但自己的目光却是停留在那陌生酒客的身上居多。

那陌生客人也有些古怪，四兩白乾、一盤花生，竟然磨菇了個把時辰，眞虧他有這麼的耐性。

顧媚娘輕蹙了一下娥眉，裝了一盤五香豆乾，一搖三晃地來到了那陌生客人的座前，笑嘻嘻地說，道：「這位大哥，試試小店的五香豆乾子。」

「放着。」硬梆梆地兩個字，像冰雹兒敲在房頂上，繃脆响亮，眼皮兒也不曾抬一下，似乎在他眼裡，女人是他最不屑一顧的東西。

顧媚娘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拿起酒壺，將杯子斟滿，仍是笑容可掬地說道：「大哥好像是遠道來客？」

「嗯！」像是和誰賭氣似的，一口氣喝乾了杯中酒。

顧媚娘又執壺爲他斟酒，只倒了半杯，壺中就空了，她向櫃枱處抬手一揮，道：「小二，再來一個四兩小壺，外帶花生一盤。」

「夠了！」那陌生來客又只說了兩個字。

「別客氣，這算是小店奉請的。」

「爲什麼？」他翻着眼眼，緊着眉，冷氣冰聲，有福不知福，天底下還沒有這種不識抬舉的人。

「大哥是遠道來客，」顧媚娘笑色絲毫不減，她顯然深深了解和氣生財的訣竅：「而且夫子廟的酒館也不只是這一間，大哥不去別處，卻來了小店，這是看得起我顧媚娘，當然要奉請啦。」

陌生客人凝注着她，冰冷的神色逐漸消失，竟然朗聲笑道：「哈哈，難怪媚娘酒館遠近知名，原來女主人是如此豪情待客，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好說！好說！這是大哥看得起。」顧媚娘接過店小二手裡的酒壺，斟上酒，又爲他剝着花生，然後問道：「大哥大號如何稱呼？」

「姓林名浪，自封一個不雅之號叫作『天涯浪子』。」

「哦！」顧媚娘不知是眞的感到驚喜，還是嬌揉造作，睜大了媚眼，發出一聲低呼，「原來是名聞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浪子鏢王』林浪林大哥。」

「想不到一個當爐文君也熟悉江湖中事。」他的神情復又冷了下來。

「到這兒來來也有不少江湖豪客，他們常常談起大哥，眞是久仰大名了。」

「是臭名……還是……」

顧媚娘很快就接口道：「大哥快別這樣說，今晚能侍候你的大駕，眞是蓬華生輝，這兒人多口雜，他們要是知道你的威名，你就別想再能安靜地喝酒啦，樓上去，奴家要爲你親自把盞。」

「也好！」林浪竟然一口答應，並且立刻站了起來，能夠享譽一十三省的江湖人物該是鐵錚錚的漢子，難道會對顧媚娘着迷嗎？這又是有點兒怪。

樓上的雅室佈置得十分潔淨，杯筷換了，酒菜自又不同了，林浪剛坐下，就走進來四個濃粧艷抹的姑娘家。

林浪連忙一擺手，道：「媚娘，我不慣這一套，免了吧！」

「下去！」顧媚娘揮退了那四個粉頭，然後執壺斟酒，笑瞇瞇道：「待奴家親自把盞也好。」

林浪淺喝了一口，似笑非笑的說道：「妳說我享譽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其實妳顧媚娘的芳名也是遠近馳名啊！」

顧媚娘嘆了一口氣，道：「想必大哥聽到了奴家閒話，一個女人家，說老不老，說少不少，作這種買賣，整天週旋在男子漢的身邊，自然免不了被人嚼舌根，也罷，奴家問心無愧就行啦。」

林浪突然抽冷子問道：「媚娘，聽說妳還經營了一家賭館？」

顧媚娘怔了一怔，道：「林大哥，你看奴家有這本事麼？賭館是隔壁王大娘開的，只是和奴家的酒館後門連着後門，怕是別人誤傳了。」

「還聽說妳養有粉頭？」

「喲！」顧媚娘尖聲尖氣地叫了起來了，「林大哥，你看奴家年紀輕輕地像個老鴇子麼？不瞞你說，王大娘倒是養得粉頭，嫖賭相連，愛賭的豪客也多半愛娘們，方才那四個……」

「隔壁借來的，可對？」

「是啊，如果你賞臉留下了，奴家照樣要付銀子。」

「那麼，妳和王大娘很熟了？」

「街坊鄰居嘛！」

「媚娘！」林浪的臉色突然正經了起來，道：「我這次到金陵來，是專程來找妳的。」

「哦？」她有些吃驚，一雙大眼滴溜溜的轉，很快又堆上了滿臉笑容：「該不是壞事吧？」

「妳說笑啦！」林浪的臉上閃過一絲難以捕捉的笑容，復又神色凝重的說道：「要向妳打聽一件事。」

「說說看。」

「半個月前，有個徐州府的客人在王大娘賭館裡輸了八千兩的銀子。」

「原來是這件事。」顧媚娘滿臉的笑容：「王大娘賭館中進進出出的都是豪客，輸贏上萬兩是常有的，奴家那裡弄得清楚。」

「這個客人不同，因爲他不但輸了八千兩銀子，還輸了一條命。」

顧媚娘臉上的笑容在一刹那間消失了，吸了一口長氣，道：「對！奴家好像聽說過，那是一個販藥材的客人，輸了銀子之後，跳下了秦淮河。」

林浪沉聲道：「不是跳下了秦淮河，而是被人丢下了秦淮河。」

「有這回事？」她顯得非常吃驚。

「他肚內無水，身上有傷，是被人毆斃之後才丢下河去的，衙門件作也驗出了古怪，但是有人向衙門行賄，本來是一件謀殺命案，卻變成了投河溺斃。」

「他是你的朋友？」

「他是徐州府全福堂藥舖的少東，名叫章福全，他老太爺章太峯是一代名醫，三年前我在徐州遭人暗算，身中七刀，多虧章老太爺悉心診治才醫好了我的傷，所以這檔事我可不能不管。」

顧媚娘喃喃道：「奴家可有些不明白，章少東既然輸得淸光，人家爲何還要打死他？」

「哼！」林浪冷笑了一聲，喝乾了杯中之酒，以舌尖舐乾了唇上的餘滴，冷冷的說道：「我姓林的在江湖上浪蕩多年，也有幾個朋友，內情我可淸楚得很。」

顧媚娘顯得很關心地問道：「是怎麼的一回事？」

「章少東在家是一個很守份的人，除了過年才和家中擲幾把骰子之外，平時從不涉賭，來到金陵不知怎的鬼使神差地進了賭館。」說到這裡，林浪頓了一頓，才接口道：「聽說去賭館之前在妳這兒喝了幾杯酒。」

顧媚娘搖搖頭，道：「奴家可記不淸楚了。」

林浪接着道：「章少東雖然一時糊塗，但當他輸得一乾二淨時，頭腦突然變清醒了，他發現有人賭假，於是起了爭執，以下的情況，該可以猜想得到了。」

「眞的有人賭假的麼？」

「那晚章少東賭的是骰子，在座的有『鬼推磨』侯九，人稱『骰子王』，也和我一樣名聞南七北六十一三省的。」

顧媚娘沉吟了許久，才口氣遲疑地道：「林大哥，奴家有句話，不知該講不該講？」

「直言無妨。」

「奴家死去的當家丁重山，大哥可聽說過麼？」

「在金陵城內可算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顧媚娘語氣幽幽地道：「不管別人對他如何看法，在奴家眼中，他還算是一個剛强漢子，一個剛强漢子不僅是能打能捱，他還得有骨氣，有血性，這也是他死了好幾年奴家都未有再嫁的原因。」

「丁大哥死後有知，必感欣慰。」

「這許多年來，奴家見過不少江湖人物，但是能夠讓奴家多看一眼的可說沒有，除了大哥……」

林浪很快的接口道：「承妳高抬。」

顧媚娘羞怯地一笑，壓低了嗓門道：「所以，奴家不避嫌疑地說句心裡話。」

「感激不盡。」

「關於章少東的事，大哥千萬魯莽不得。」

「噢？」林浪將湊到唇邊的酒杯又放了下來。

「王大娘能開這間賭館，自然有她的護身高招，江南聞名的『鷹爪手』武一泰，『飛刀客』宋景天，以及不少江湖高手都被她養着，衙門總捕黃龍飛又是她的乾兒子，大哥雖然身負絕技，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以少敵衆，可能要吃虧。」

林浪眉頭一皺，道：「媚娘，妳是要我抽身而退？」

顧媚娘笑了一笑，道：「奴家倒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希望大哥穩打穩紮，千萬魯莽不得而已。」

「承妳指點。」林浪抱拳一拱：「我會先找到了證據再下手，至於那位黃總捕我另有方法對付。」

「那傢伙可不好纏的。」

「祇要我找到他貪贓枉法的證據，還怕府台大人不將他拿下獄中。」說到這兒，林浪握緊拳頭在桌上輕輕一擊，道：「至於武一泰、宋景天及那些爲非作歹之徒，我早想收拾他們了。」

顧媚娘一蹙眉尖，道：「奴家也幫不上大哥什麼忙，最多也只能打聽一點消息。」

「那已經感激不盡了。」

「大哥投店了麼？」

「我住秦淮河邊的『倚水閣』。」

「那麼，一有消息奴家就會去相告。」

林浪站起來，道：「我告辭了，算賬吧！」

「大哥！」顧媚娘含情脈脈地望着他道：「這樣說那就見外了，奴家本來還有許多心裡話要說，又怕大哥怪奴家輕浮，唉，來日再說吧！」

林浪不禁怔了一怔，他不是魯男子，自然明白女人的心事，他知道不便再耽下去了，於是抱拳一拱道：「多謝款待，在下告辭了。」揚長走了出去。

顧媚娘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後，一連乾了三杯，像是有什麼心事，若說她一見之下就愛上了林浪，那麼，老薑也就不辣了。

樓板輕响，門簾掀動，走進來一個人。

他年約三十靠邊，吊眉、小眼，兩腮瘦削，步履沉穩，若是教相士對他下一個評語，一定是這樣八個字——心地險惡，不得善終。

他在桌邊坐了下來，屈起中指，翻過來以指節骨兒敲了敲桌面，道：「媚娘，這點小事，妳也犯愁？」

「小事？」顧媚娘雙眼一翻，氣呼呼地說道：「就憑你『鷹爪手』那兩字，還敢和他單挑獨鬥麼？」

原來這男人是「鷹爪手」武一泰，聽她的口氣，方才和林浪的那一席話都是假的了。

武一泰不服氣道：「好！我挑給妳看看。」

「算了，別壞我的事。」

「媚娘！」武一泰壓低了嗓門道：「說句良心話，這小子倒眞是有點不好惹，得趕快拿定主意才行。」

「你有法子？」

「極其簡單。」

「你倒說說看。」

「他住在『倚水閣』，夜靜更深之際，派個人去……」

「什麼？你想派人暗中行刺？」

顧媚娘連聲冷笑，道：「你的主意差一點要教我笑掉了大牙。就算是你親自去，也少不得挨上一招『飛鏢穿心』。」

「那就好辦了呀！」武一泰臉上浮現出奸笑。

顧媚娘連連搖頭，道：「我可不明白你是什麼怪主意？」

「暗地先知會黃總捕一聲，一出了命案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就將那小子拿問下獄，他狠，却不敢和官府鬥，府台大人問案子少說也要過上三、四天，再買通一個牢頭卒子，在飯中下毒，嘿嘿，『浪子鏢王』可就成了閻王爺爺的龍衛啦。」

顧媚娘咬咬牙，猛一搖頭，道：「不行的。」

「咦！」武一泰不禁兩眼翻白道：「怎麼了？我這主意有什麼不對麼？」

「我另有辦法。」

「說說看！」

「你少管！」顧媚娘神情、語氣都異常冷肅，道：「去告訴王大娘，再告訴侯九，讓他進地窖子，在這檔子事未了之前，不得露面，他若嫌悶，派一個粉頭陪他，快去。」

「是！」武一泰的態度畢恭畢敬，道：「我就去吩咐。」

「還有，連你在內，不管什麼人，這幾天都不得到『倚水閣』附近走動。」

「怎麼？那小浪子是貓，咱們是老鼠？」

顧媚娘低叱道：「少囉嗦，照我的話去做就是。」

「是，我的姑奶奶。」武一泰突然嬉皮笑臉地將頭湊近了一些，道：「媚娘，我看妳多半煩透了，今晚讓我來陪妳，解解悶。」

顧媚娘冷哼道：「既知道我煩，你就不應該來招惹我。」

「是，是！」武一泰畢恭畢敬的退了下去。

這娘兒既然能使「鷹爪手」這種人物服服貼貼，可眞不簡單哩。

* * *

梆鼓敲三更，「倚水閣」旅店總算靜了下來。

林浪沒有睡，其實他也睡不着，床榻很柔軟，氣候很溫和，比起露宿荒郊默數天上的星星要舒服得多，本該去尋好夢，無奈恩人章太峯兒子橫屍秦淮河的慘事，一直在他腦海之中翻騰。

他的確是一個漢子，就如同顧媚娘所說的「有骨氣，有血性」的那一種漢子，他明知道章福全報仇雪恨之舉險阻甚多，他還是來了。所憑恃的不是皮囊中那十二把銅鏢，而是滿胸沸騰的熱血。

夜靜宜沉思，他靜靜地想，他想從各處打聽得來的一鱗半爪，以及想到顧媚娘對他說的那一番話，想到……

「咚咚咚」突然响起了敲門聲。

「誰？」林浪翻身坐起，低聲喝問。

「請快開門。」門外是一個女人，聲音低沉而焦急，道：「我有要緊的事告訴你。」

林浪無法，連忙打開了房門，一個年輕的女人閃了進來。

她的年紀不到二十，雲鬢亂蓬，衣衫不整，面色蒼白，背靠着門板不停地喘吁。

林浪疾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那女子搖搖手，道：「請讓我歇一會兒！」

林浪倒了杯涼茶給她，她一口氣喝了下去，情緒穩定了許多，在椅子上坐下，低聲道：「你不認識我了？我和另外三個姊妹本來要陪你喝酒的，你不要……」

「哦！妳是從媚娘那兒來的？」

「我是媚娘的搖錢樹。」她語氣憤恨地道：「她告訴你的都是假話，王大娘只是一個幌子，她才是賭館的主持人。『鷹爪手』、『飛刀客』都是她的面首，爲了使你清楚內情，我特地找一個熟客要他帶我到『倚水閣』來宿夜，等他睡着了，我才偷偷跑過來的。」

「姑娘怎知我住在這間房？」

「化小錢向茶房打聽的。」

「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妳難道不怕顧媚娘……」

「我希望大哥能爲我報仇。」

「報仇？」

「老父在賭館中欠下了賭債，其實也是酒後被騙的，媚娘逼死了他老人家，還要逼我賣身爲娼。我母親多病，還有幼小弟妹，既不能死，又不能逃，只有吞淚强笑，過着這種迎新送舊的苦日子。」

「哦！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沈依玲，先父沈思，原是大同當舖的朝奉，一家生活還過得去，不料……」

林浪揮揮手，道：「姑娘莫說了，我記在心中，一定要使姑娘脫離苦海，快回去吧！被人看見就不妙了。」

沈依玲又殷殷的叮囑道：「大哥千萬小心，『鷹爪手』武一泰心地險毒已極，什麼鬼主意都想得出，媚娘也是一肚子鬼心腸，有人暗地裡叫她『勾魂眼』，聽說，她丈夫丁重山就是死在她的手裡。」

「謝謝姑娘的指點，我會小心。」

「千萬保重啊！」沈依玲叮囑再三。

林浪目送她離去，長廊靜寂無人，他不由鬆了口氣，關上房門，和衣躺在床上，他又陷入了沉思：這姑娘辭意懇切，不像是說假話。他原本就不大完全相信顧媚娘，經沈依玲一說情勢就更加明顯了。

突然，不遠處傳來一聲驚叫。

莫非顧媚娘手下發現了沈依玲走漏了秘密而殺她滅口？

林浪一念及此，飛快掛上鏢袋，打開房門，縱了出去。

當他縱出房門之際，復又聽到一聲嬌叱，嘹亮而又具威勢，絕非出自沈依玲之口。

林浪循聲跑過去，是一道「丁」字型的橫廊，他沒有發現沈依玲，也沒有發現任何人，只看到橫廊上有幾滴鮮血。

旅店的茶房，客人多半穿衣而起，聞聲趕來探問出了什麼事。

林浪自然不便回答，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他的腦海中一個勁地想着，沈依玲遭遇不測麼？那麼，她的屍體？目下，他不能去查問，如果沈依玲已死，問了也是白問，反而會壞了大事，只有等候機會爲她報仇吧。

林浪納悶着回房，一推門却不由自主的楞住了。

原來房中坐了一個年輕的女子。

她的姿色不差，秀色中又蘊含了一股肅殺之氣，衣服很華麗，冷肅的目光一絲不瞬地盯在林浪的臉上。

林浪正想發問，她的手兒一揚，脫手飛出一把利刀。「篤」地一聲釘在門板上，林浪連眼皮都未曾眨動一下，他從她的出手就看出她擲刀不是要傷害自己。

「認識這把刀嗎？」她冷冷地問。

林浪看了一眼，道：「是『飛刀客』宋景天的柳葉飛刀吧！」

「嗯！行家！」她的神情依然很冷肅道：「姓沈的姑娘沒有死，她的運氣好，姓宋的運氣壞，被我撞見了，不但他的飛刀失了準頭，還教他流了幾滴血，少說點，三、五日內他休想動傢伙。」

林浪抱拳一拱，道：「多謝姑娘，請教姑娘的芳名如何稱呼？」

「封子君。」

「封子君！」林浪的目光似乎跳動了一下。

封子君冷冷的道：「也就是『虎盜』封中原的女兒，你想必不會忘記，承你賞賜三飛鏢，從此廢了武功，只得在家裡養老的封中原。」

「姑娘前來金陵……」

「爲報仇雪恨而來。」封子君神態自若，語音鏗鏘，道：「不過你儘管放心，我不會在這個時候動手，等你報答了章太峯恩情之後，咱們再了結舊帳吧！」

林浪道：「姑娘如此通情達理，我感激得很，不過……」

「不過什麼？」

「令尊當年暗施煞手，使我身中七刀，若非章太峯宅心仁厚，爲我治療，恐怕早已命喪九泉，其後，我也只是廢了令尊武功，並未取他性命，以令尊在江湖上的作爲，這不過是薄懲……」

封子君怒叱道：「住口！」

「姑娘不講理了。」

「我若不講理，你未必能從徐州趕來金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個仇我是報定了。」

林浪吁嘆了一聲，道：「好，這件事暫且不提，反正姑娘也不急於找我算賬，關於那位沈姑娘，妳救人可要救到底。」

「不勞你操心，她躲在我的房中。」

「姑娘打算如何處置？」

「那是我的事。」

「好，好，我不管，不過，我却要提醒姑娘一聲，沈姑娘家中還有弱母小弟，得好好照料。」

封子君站起來，冷冷道：「休管別人的事，多操自己的心，顧媚娘是黑道上有名的『勾魂眼』，你可能沒有領教過她的狠勁，你多當心吧。」

「姑娘何以如此關心仇家？」

封子君指着他的鼻尖，道：「因爲我不想你死，你一死，我父親身受三鏢之仇就無處可報了。」說罷，頭也不回的走出房去。

林浪聳聳肩頭，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 * *

此刻，媚娘酒館的樓上像是翻了天。

顧媚娘手指「飛刀客」宋景天，破口大罵道：「混賬東西，我吩咐過了，不准你們去『倚水閣』走動。你竟然敢在這兒亮傢伙，要動傢伙就該俐落點，又偏偏教人給你掛了紅，眞是給我丟人現眼。」

站在一旁的「鷹爪手」武一泰陪着笑臉道：「媚娘，妳消消氣，這件事也怪不得小宋，那浪子離去時，他就跟去了，妳的囑咐還沒有轉告他，再說，他既然看見姓沈的賤貨進了浪子房間，當然要殺她滅口。」

顧媚娘的火氣似乎小了些，又衝着宋景天問道：「林浪看清了你的面目沒有？」

「他沒有和我打過照面。」

「噢！那是誰傷了你？」

「一個年輕的女子。」

「一個娘兒？」

宋景天點點頭，道：「是的，她使兩把短劍，我原想將那姓沈的賤貨擄了回來，拷問她到底向林浪

說了些什麼？孰料，她一見我就尖聲大叫，我怕驚動林浪，只得抽刀想殺她滅口，就在我抽刀將要射殺之際，那年輕女子出現了，身法快得出奇，短劍更是厲害，我的手腕被她所傷，擲出去的飛刀也失了準頭……」

顧媚娘不耐煩的揮着手，道：「別說了！別說了！」

武一泰喃喃道：「那娘兒莫非是浪子帶來的幫手？」

「哼！」顧媚娘冷笑一聲：「沒聽說過『浪子鏢王』辦事帶上一個幫手，更沒有聽說過他帶上一個娘兒作幫手。」

武一泰目中透出一絲詭異的神色，轉頭向宋景天問道：「兄弟，那娘兒長得還漂亮嗎？」

宋景天點點頭道：「很漂亮！」

「混賬！」顧媚娘一聲責罵，重重地的一個耳光摑在宋景天的臉上，道：「既然她生得漂亮，爲什麼不去找她陪你睡覺？」

宋景天摸着熱辣辣的面頰，低聲下氣地說道：「那娘兒生得的確很美，不過，她要和妳一比，却又不算美了。」

「得啦，別練嘴皮子，多練練你的柳葉飛刀吧！」話是如此說，顧媚娘的火氣是消了許多。道：「武一泰，天亮後，派一個不惹眼的兄弟到『倚水閣』去摸摸底，看看那娘兒是什麼來路。」

武一泰連連應是，拉着宋景天退出房去。

* * *

晴天。

秦淮河夜間那種綺麗誘人的景色在大白天已不復存在，一條條畫舫靜靜的泊在碼頭上，蘆葦裡，死氣沉沉地，偶而一隻白鷺打從蘆葦中冲天而起，翱翔的響聲劃破了悶人的寂靜。

林浪早餐以後，出了「倚水閣」，順着河邊溜躂，滿腦海中想的都是章福全的慘死，弓着身子向前撞，差一點撞進人家的懷中。

那是一個四十靠邊的男人。

相貌很威武，兩眼有神，林浪一眼就看出，知道對方練過幾天功夫的，他不想痲煩，說了聲得罪，繞彎兒就走。

那人却一伸胳膊將林浪攔住了，壓低嗓門道：「兄弟，我想請你喝杯茶。」

以年歲論，他稱呼林浪倒很夠格，若說請喝茶，可就有點冒昧了。一不親，二不熟的………

「謝謝你，在下還有事……」林浪陪着笑臉婉謝。

「兄弟，這杯茶你非喝不可。」那人說着提起了短褂的下襬，腰露出一塊紅漆烙有火印的木牌。

林浪心頭暗暗一怔，原來對方是金陵府的捕快，嘿嘿，痲煩來了，可眞快。

他心裡嘀咕着，面上鎮靜得出奇，拱一拱手，道：「借問，在下犯了案嗎？」

那人和顏悅色說道：「兄弟，別瞎猜疑，你若犯案我還會請你喝茶？朝前走，釣魚巷裡有家『龍鳳茶樓』，別吭聲，茶房自會帶你和我見面，我先走一步。」

那人疾步離去之後，林浪站在那兒楞了一陣子，若說是對方找痲煩來，說話那會那樣和顏悅色，而且那人貌相威嚴，不似是個奸人，若說不是，可又教林浪不信，有許多貪贓枉法的總捕頭，捕快那有好東西？

管他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林浪心念一橫，大踏步向釣魚巷走去。

上了「龍鳳茶樓」，一個茶房就像認識林浪似的立刻迎上來，壓低嗓門道：「快些跟我來，副頭兒在等你。」

「嗄！你說什麼？」林浪拉着那茶房問道。

「我說副頭兒在等你。」那茶房的一雙眼珠子瞪得很大，就像茶杯那麼的大。

「什麼副頭兒？」林浪還是迷惑不解。

「誰請你喝茶？」

「你說誰請我喝茶？」

「嘿嘿！」茶房乾笑了一聲：「你這話問得眞有點稀奇，是金陵府副總捕頭高金山高爺請你喝茶啊！我看你八成是嚇昏了頭，別怕，我看你準是外地來的，高爺請你喝茶準沒岔兒，誰不知道他是一個大好人。來！上雅座去。」

林浪總算在心底裡打了個底，連忙陪笑道：「多謝指教。」

茶房在前引路，穿過空盪盪的座位，來到了後進，登上了樓梯，走入一間雅室。

「見過高總副捕頭。」林浪一進門就規規矩的行禮。

「坐！坐！」高金山含笑擺手，道：「這裡可不是衙門的大堂，兄弟，放隨和些。」

林浪又道聲謝，才在偏座坐了下來。

茶房爲林浪斟上了茶，才帶上房門退去。

高金山眉尖輕微的一蹙，道：「聽說兄弟是一個很講義氣的好漢，所以我才點兄弟幾句，作事要穩打穩紮，千萬魯莽不得。」

林浪楞了一楞，道：「高爺對在下的一切，都很了解嗎？」

高金山笑道：「說起來幹咱們這一行的，和江湖上朋友是死對頭，其實嘛，咱們也照樣敬佩有血性、講義氣的漢子，這幾年，『浪子

鏢王』的名號在江湖上可說是響叮噹的了，高某人心儀已久，今日能請兄弟來喝杯茶，可算是榮幸之至。」

「這是高爺的抬舉。」

「兄弟！」高金山的語音一沉，道：「你這回來金陵可是爲了沉屍秦淮河的章福全？」

「高爺！」林浪叫了一聲。

「我知道你心中有顧忌，不瞞你兄弟說，章福全『沒河溺斃』那四個字是高某人斷的，說句良心話，這半個月以來，高某人的心中就沒有舒服過，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兄弟，你心裡是明白的啊！」

林浪鼓足了勇氣道：「在下在高爺面前可要說句放肆的話，貴上黃總捕頭枉法……」

高金山連連揮手，道：「休提，休提！此事不但高某清楚，連府台大人也略有所聞，可是沒有憑據也奈何他不得。再說，府裡的捕快十個倒有九個是他的心腹死黨，若是府台大人拏不出証據，咬牙將他革職，一旦反了，可就後果堪虞啦。」

「高爺的意思是……」

「小心點，萬萬魯莽不得，萬一落下把柄在黃總捕頭手中，他給你捉官陷獄，高某也無法搭救你了。」

「承高爺教導，在下會格外小心。」

「兄弟如有用高某之處，就來這兒告訴方才那引路的茶房，高某自會設法和你會面的。」

「在下緊記心中。」

「記住，非不得已時，千萬別鬧出人命。」

高金山的話音未落，林浪突然一揚鐵腕，一支鋼鏢穿板壁而出，房外傳來一聲慘叫。

「高爺。」林浪霍地站了起來。「你的吩咐未畢，在下就鬧出了人命，你來看看，只怕這是迫不得已的。」

高金山也不打話，縱身出了雅座。

通道躺着一個黑衣漢子，翻着死魚般的眼睛，嘴角流出口沫，鋼鏢不偏不倚地穿心而過，早已瞪眼見閻王去了。

高金山驚嘆道：「兄弟不愧稱爲『鏢王』，眞是神乎其技。」

林浪拔出那漢子心窩中的鋼鏢，收進鏢囊中，問道：「高爺，他死得可寃？」

高金山搖搖頭，道：「不寃，不寃，他若不死，高某一定凶多吉少，這傢伙正是黃總捕頭的心腹死黨。」

「哦！這具屍體如何處理？」

「由我來。」高金山的眉頭皺得很緊，道：「兄弟，一個心腹死黨突然失踪，黃總捕頭一定會倍加警惕，咱們也該份外小心才是。」

「在下知道。」林浪抱拳一拱，道：「久留不便，在下告辭了。」

「去吧！」高金山揮了揮手。

出了「龍鳳茶樓」，林浪脚下輕快得多了，見過高金山之後，他不感到孤單無助，前途似乎樂觀得多了。

回到「倚水閣」，店家迎了上來，詭異地笑道：「小哥，你交了桃花運啦！」

「你說什麼？」

「鼎鼎大名的媚娘來找你啦！」店家拍拍他的肩頭還推了他一下道：「她在你房中，還不快去！」

「飛刀客」宋景天打算殺沈依玲滅口，那麼，就可以證明沈依玲不曾說假話，這和林浪早先的查訪所得完全相符，顧媚娘是個無惡不作的娘兒，也就是謀害章福全的大惡元兇。

她來幹什麼？林浪心裡嘀咕着，來繼續施展她的媚勁兒？還是另有新花樣？

林浪一脚踏進房內，不禁楞了一楞，在他想像中，媚娘必是滿面蜜笑，渾身風騷，但事實却不然，她緊繃着臉，坐在椅子上的身子一絲兒也不曾挪動過，冷冷道：「想不到我會來吧？」

「稀客。」林浪從嗓門裡擠出兩個字，脚跟朝後一抬，踢上了房門。

「昨晚有個姓沈的娘兒進了你房？」媚娘的語氣依然十分冷漠。

林浪想不到對方會如此開門見山，頗使他感到詫異，對方用意何在？他實在揣摩不出，只得不動聲色地輕唔了一聲。

「她必然告訴你許多秘密話。」

「噢！」林浪望着她，顯然想從她面上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但他什麼也看不出，她的眼神、表情顯得呆滯而又木然，緊密地隱匿了她的心機。

「妳相信她的話了？」

林浪不得不答話了，他點點頭道：「相信，因爲『飛刀客』宋景天曾經想殺她滅口。」

「那麼，就請用你的飛鏢殺了我吧！」顧媚娘的語氣出奇的平靜，眼光中也流露出一股蒼涼的意味。「我就是你所要找的作惡元兇。」

「噢！」怒火從林浪那雙大眼中迸射出來：「眞是妳謀害了章福全？」

顧媚娘的目眶中噙着淚，强持鎮定地說道：「我說不是，你也不會相信，殺了我吧，我大清早到這兒來，就是趕來送死的。」

林浪冷聲道：「公門中養得有劊子手，何須我林浪動手！」

「噢!」顧媚娘抬手梳理下鬢邊的亂髮，以驚疑的目光望着他，道：「你不打算手刃仇家?」

「王法會將妳明正典刑。」

「你知道王法?」

「哼!我雖是江湖浪子，却還不敢無法無天的。」

「林大哥，你既然講王法，就一定講人情，」顧媚娘突地撲過去跪在地上，抱住了林浪的雙腿，道：「那麼，你就該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林浪眞有些糊塗了，憑顧媚娘的財勢，以及和總捕頭黃龍飛的勾結，大可以和他週旋，又何必趕到旅店跪地向他求饒?

他本想一脚將她踢開，看她那種眼淚滂沱，苦苦乞憐的神情又覺於心不忍，只是低聲叱道：「既知有今日，那又何必當初?放開手，要求情，向府台大人求去。」

顧媚娘泣不成聲地道：「奴家有滿腹辛酸，一肚子冤枉，大哥若償奴家一鏢，雖死無憾，若大哥有心搭救，請點點頭，奴家就告訴你一件駭人聽聞的隱密。」

「噢?」林浪楞了一楞，看神情，顧媚娘不像作假，因而他的語氣緩和了許多，道：「有什麼隱衷站起來說，別這麼哭哭啼啼，拉拉扯扯的。」

「謝大哥!」顧媚娘鬆開了手，站了起來。

就在她弓身站起的那一刹那，突聞颼地一响，一道銀光破窗而進，直射向她的背心窩，林浪迎面相對，看得眞切，右手將她的身體向外一撥，身形猛旋，左腕突揚，將那道疾射而來的銀光收於掌中。

那是一把寒光閃閃的短刀，正是宋景天所使用的那柳葉飛刀，這時正夾在林浪兩指之間。

林浪的反應迅速連接，他接刀在手之後，低叱道：「媚娘，快躲到帳子後面去，千萬不要露面。」

他的囑咐未完，已推開窗櫺，躍身穿窗而出。

及至人在半空，林浪才發現自己的行動過於魯莽，原來窗外就是秦淮河，身子往下一沉，就要變成落湯鷄。

他連忙一擰虎腰，在半空中將身體打橫，緩住了下降之勢，迅速一瞥中發現有一艘無篷快船停在「倚水閣」後進的蘆葦叢中，忙又一提丹田之氣，勉爲其難地落在那艘快船之上。

一落脚，尚未站穩，颼颼颼又來了三把飛刀。

林浪總算是見過風險，經歷過大風浪的老手，還能臨危不亂，雙脚勾住船舷，身體向後平仰，三把飛刀擦面而過，而他的半個腦袋已浸入了水中。

在閃避飛刀之際，林浪已看清楚了敵踪，宋景天站在一艘快船之上，由一名健壯的舟子飛快划向河心，距離林浪已有二十丈開外。

林浪早已有了應對之策，在身體後仰之時，已發出了一支鋼鏢，不偏不倚地穿透了划船舟子的右腕，那舟子負痛停槳，快船立刻打橫在河心。

林浪這邊已撥起撐篙，全力一點，快船如飛矢一般射出。

兩舟相距不過二十丈，一瞬之間即已接近。林浪翻身躍起，落在宋景天那艘快船上。

「飛刀客」宋景天雖有駭意，却沒有忘記攻擊，颼颼颼又是一連三把飛刀脫手而出。

他昨晚爲封子君傷了右腕，此刻是用左手發刀，速度、準頭都要差些，而且又是在倉猝之際而出手，這三刀自然被林浪輕易躲過。

那舟子見林浪躍過去時，負傷跳水而逃，在河心中打旋的快船中，只有林浪和宋景天二人互相對立。一個船頭，一個船尾，各人手中都握着利刃，但是誰也沒有率先出手。

宋景天靜立不動，是他已有怯意，而林浪未有發出鋼鏢，顯然是暫時未想殺他。

這是秦淮河的岔道，岸邊是蘆葦連天，荒涼無人，誰也沒有發現這場水面上的驚險搏鬥。

相對沉默許久，林浪才冷笑道：「飛刀小宋，你倒不是浪得虛名，左手出刀竟然也如此迅速，看來我林浪的運氣不錯。」

宋景天吸了一口氣，道：「你用鏢，我用刀，兵刃各異，手法相同，算來咱們該是同路人。」

「哼!」林浪冷笑一聲，道：「可惜同路不同心。」

「不管你怎麼說，我姓宋的並不存心殺你。」

「隔窗暗中發刀，還說不想殺我?」

「姓林的，你別胡亂栽贓，你也是玩飛手貨的，該看得出，我那把飛刀的去路，我要殺的是顧媚娘。」

這正是林浪遲遲不動手的原因，他要查出實情，宋景天爲何要向顧媚娘施毒手，因此，他故意以不相信的語氣說道：「鬼才相信你的話，媚娘養你，給你花用，你爲什麼要殺她?」

宋景天冷冷道：「你根本就不明白內情，最好少管閒事，更犯不着爲了媚娘那個賤貨的幾滴眼淚而賣命，儘管你是出了名的鏢王，在金陵城內也休想佔到了便宜，早作歸計，咱們以後好見面。」

林浪沉聲道：「飛刀小宋，你這兩句話嚇不倒我林浪的，說!你

爲什麼要殺媚娘?」

宋景天逞强的道：「我若不說呢?」

「一鏢穿心過，頃刻見閻王。」

「你難道就不怕一刀穿心?」

「別耍硬嘴。」林浪將手上的飛鏢在半空中丢了一個美妙的花旋，復又接在手中道：「你自己心中有數，左手發出來的飛刀絕難傷我一根毫毛。」

「我也不信你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

「我林浪從來說一不二，你若不快些說出因何要殺媚娘，我手中這支鋼鏢就要爲你送終。」

宋景天面上掠過一絲寒意，惶然道：「我若直說了呢?」

「打蛇打頭，擒賊擒王，你拿人錢財，我不殺你，我自會找那主使之人算賬。」

「說話可要算數。」

「我林浪從來說一不二。」

「好，我告訴你……」

林浪突見蘆葦中射來一支疾箭，告警之聲猶未出口，箭簇已然穿進了宋景天的背心窩，他迅速地撲倒船板之上，匿身於船舷之側。

宋景天向前仆倒，正好躺在林浪身邊。

林浪將宋景天的身體翻轉，發覺他口中流出黑色的血液，情知箭簇淬有劇毒，趁那宋景天尚未嚥氣之前連忙問道：「快說，是誰叫你去殺媚娘?」

宋景天目光透射出怨恨的神采，拚力說道：「該……該……殺的……媚……媚娘……」

他死前留下最後一句話，却教林浪不明所以。

林浪面對着方才射來疾箭的方向站了起來，好一陣子，都沒有動靜，他這才躍過另一艘快船，用撐篙把船撐到窗下，翻身進了屋內。

房內沒有顧媚娘的影子，却見帳子在抖抖而動。

林浪不禁好笑，低喚道：「媚娘，出來吧!」

顧媚娘哆哆嗦嗦地從帳子背後走了出來，只見她花容慘淡，面無人色，以不穩定的聲音問道：「飛刀小宋呎?」

「死了。」

「你殺了他?」

「他一箭被人射死，箭簇上淬有劇毒。」

「哦!那是『毒泥鰍』幹的。」

「唔!」林浪喃喃道：「長江兩岸，無人不知水中功夫奇佳的『毒泥鰍』龍不沉的大名，原來他也是妳的手下?」

「大哥，你可冤枉奴家了，他們都是王大娘豢養的爪牙，奴家只是一個奴才，忍氣吞聲强裝笑臉的可憐蟲呀!」

「哼!妳還是昨日的那種說法?」

「大哥，我說的全是眞話。」

「那麼，被迫賣身的沈姑娘在說假話了?」

「她也沒有說假話，只是她不明白內情而已。」

「好吧!坐下!」林浪的神情緩和了許多，道：「從容道來，妳若有半句假話，準教妳死無葬身之地。」

「我若欺瞞大哥，管教天誅地滅。」

「發誓沒用，良心放在當中就行了。」

顧媚娘安然落座，鎭定了情緒，不疾不緩地說道：「提起往事，奴家的眼眶裡眞要滴出血來，先父顧懷水在江湖上也多少有點名聲……」

林浪不禁插口道：「原來妳是『儒俠』顧懷水前輩的女兒?」

顧媚娘點點頭，道：「唉，說起來眞是給先父英靈添羞。」

大概是因爲顧懷水的關係，林浪的神色已緩和了許多，溫和地說道：「媚娘，事到如今，妳也不必說這些自怨自艾的話了。」

顧媚娘擦拭了盈眶的淚水，接着道：「奴家是個孤女，娘去得也早，深得先父寵愛，只是不愛武事，所以不曾在先父手中學得一點武功，原指望嫁個不會弄劍舞刀的人，却又偏偏嫁給了丁重山。」

「是令尊作主的麼?」

「是奴家自己喜歡上的。」

「尊夫在江湖上的作爲可圈可點之處甚多，正如妳所說，他是個血性的漢子，有骨氣的漢子，可惜英年早喪，不然……」

「唉!都是奴家害了他。」

林浪訝然道：「這話怎麼講?」

顧媚娘吁嘆了一聲，道：「先父去世之後，奴家隨丁重山移居金陵，他過了三十歲生日的那一天，就宣告金盆洗手，從此不問江湖中之事，奴家滿心歡喜，原指望夫婦能同偕白首，却想不到遭上了飛天橫禍。」

「事從何起呢?」

「就是衙門總捕頭黃龍飛來了之後。」

「他怎麼樣?」

「不知怎麼地，他竟然紆尊降貴，和奴家隔壁開賭的王大娘攀上了交情，拜她爲乾媽，王大娘有此强硬靠山之後，賭館格局大爲擴充，原來黃龍飛巴結王大娘是有用意的。」

「有何用意?」

「姓黃的看上奴家，指望王大娘爲他拉綫。」

「哦!」林浪張口結舌，顯然不

知如何接口。

顧媚娘擦擦眼淚，又接着說道：「當王大娘來游說奴家時，奴家大吃一驚，立刻嚴詞拒絕，本想告訴丁重山，又怕他犯怒而鬧出人命，奴家心裡想想一個烈婦，能擋百個浪漢，只要奴家主意拿穩，姓黃的狗東西早晚會死心，孰料奴家全想錯了。」

「後來怎麼樣呢？」

「有一天，丁重山整日未歸，半夜裡，黃總捕頭却來了我家，他拿着丁重山的衣服鞋帽，以及一綹頭髮，說是丁重山已落在他手中，死、活完全在奴家一句話，大哥，你替我想想，那時奴家該怎麼辦？即使百般凌辱加諸奴家之身，也得承受啊，當夜……就被姓黃的汚辱了。」

「第二天早上，他告訴奴家，要奴家一切聽他擺佈，五年之後，他才將丁重山釋回。」

「噢！黃總捕頭將尊夫囚禁起來了？」

顧媚娘黯然道：「他也許早已死了，但是奴家總得往好處想，就算奴家在第二天早上，自尋死路，也已是不潔之身，只得又忍辱答應。

「若是丁重山未死，將來見過一面，奴家也死得甘心，若是已遭殺害，奴家在姓黃的身邊，也好趁機報仇，奴家太愛丁重山，甘願爲他遭受百般凌辱。」

林浪吁嘆了一聲道：「妳的作法稍嫌軟弱了一些。」

顧媚娘空洞的眼神望着窗外，喃喃道：「打那以後，媚娘酒館開張了，以奴家的姿色吸引王孫公子，再引誘他們到王大娘的賭館去送銀子。三年多來，奴家作了不少虧心事，雖然不是心甘情願，也是罪該萬死，可是，這一切都是爲了丁重山，指望他能活着，指望他還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媚娘！」林浪柔和地叫了一聲，他此刻非常的同情她，從她的淚，她的神情，她那悲愴的語調，都證明她不是在作假，最重要的是，她是「儒俠」顧懷水的女兒，那是林浪最欽敬的人物。

「大哥！」顧媚娘激動的抓住了他的手，道：「看見你就好像見到了丁重山，你們的性格太相像。爲了不使你受到傷害，奴家偷偷跑來向你一訴隱衷，若你不信而殺死奴家，我也是死無遺憾，因爲奴家是死在一個有血性的男子漢手上，不料被他們發覺，派飛刀小宋追殺，小宋可能要告訴你實情，他又被『毒泥鰍』射殺，他們心機毒辣，詭計百出，丁重山多半已遭殺害，你再不能平白送死，快走，奴家祝你長命百歲。」

林浪堅決地道：「我不會一走了之。」

顧媚娘凝注他良久，才喟然的道：「奴家看人不會看錯，知道你不會畏險而一走了之，否則就不算是有血性的漢子了。」

「媚娘，我有方法對付他們。」說到這裡，林浪才發覺自己的手被對方握住，連忙甩開，靦覥地站了起來，道：「倒是妳，該想辦法找個地方躲上一躲。」

顧媚娘搖搖頭，道：「不必了，奴家還要回到酒館裡去。」

林浪驚道：「他們會放過妳？」

「目下黃總捕頭還不敢殺我。」顧媚娘的語氣似乎很有把握，道：「他們那個局面都是由奴家的惡名頂着，奴家被殺之後，姓黃的不好收攤子，再說，飛刀小宋已死，奴家來和你說了些什麼，姓黃的也拏不準。」

「若被黃龍飛問妳因何而來？」

「奴家可以說，打算用『情』攏絡你。」

林浪面上一訕，道：「黃龍飛會信麼？」

「也許不信，但是他目前絕不敢對奴家怎麼樣。方才飛刀小宋對奴家發刀，多少有些公報私仇。昨夜他想殺害沈姑娘的事使奴家暗怒在心，仗着黃龍飛的勢，奴家狠狠地給了他幾個耳光。」顧媚娘頓了一頓又道：「爲了丁重山血海深仇，爲了大哥前來金陵目的，奴家非得重入虎穴不可。」

林浪語重心長地說道：「媚娘妳千萬要拏定主意，切莫再向惡勢力低頭。」

「不會的，奴家以前是孤苦無助，現在有林大哥在，奴家已萌生無比的勇氣。」

「聽妳這樣說，我很放心，不過，妳還得加倍留意小心才好。」

顧媚娘點點頭，道：「承大哥關注，奴家感激不盡，噢！對了，昨夜以短劍刺傷飛刀小宋，救了沈姑娘的一個年輕女子，是林大哥的同伴嗎？」

林浪苦笑道：「她是我一個仇家的女兒。」

「仇家？」

「嗯！她是封中原的女兒封子君，前幾個月，我以飛鏢廢了封中原的武功，她此番尾隨我前來金陵，就是爲父尋仇的。」

「如此說來，她對林大哥是極爲不利的。」

「在目前來說，她對我有利無害，她如果想爲父雪耻復仇，就不希望我死在別人手中。」

顧媚娘一時沉吟不語，良久，才喟然道：「大哥保重，奴家要回去了。」

「千萬小心！」林浪低聲道：

「我再告訴妳一個秘密，府台大人對黃龍飛貪贓枉法的情形已略有所聞，正搜尋證據，待機拏他下獄。」

顧媚娘愕然道：「這消息確實嗎？」

「這消息是從衙門來的。」

「大哥有熟人？」林浪壓低聲音道：「媚娘，妳可千萬不能說出去，副總捕頭高金山已經和我接頭過，他還答應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哦！」顧媚娘的目光中透現出欣喜之神色，道：「那太好了，大哥何時再和高金山碰頭？」

「若無急事，我暫時不想找他。」

顧媚娘懇求道：「大哥，勞你費神再去和他見見面，托他探訪一下丁重山的下落。若是他已經遇害……」

林浪接口道：「媚娘，妳可千萬魯莽不得啊，黃龍飛活着，才能洗清妳的罪孽，再說，以他的武功，妳也休想刺殺他，不管尊夫遭到什麼結果，妳都要暫時忍耐，這麼多年都忍了下來，又何不再多忍幾天。」

顧媚娘福了一福，道：「奴家緊記大哥教訓就是。」說罷，疾步出房而去。

林浪深深嘆了一口氣。

淚！是女人最厲害的武器，顧媚娘就利用這一法寶征服了林浪。她似乎對男人有深切的了解。

血性漢子不爲生死所動，不爲財帛所動，不爲美色所動，但在女人淚水之下，却會渾然心動。

自然，犧牲宋景天的性命也加强了林浪對她的信任。

飛刀小宋露過了面，受了傷，已無大用，設計殺之，在她來說，不過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

＊　＊　＊

一提到金陵，就會使人想起秦淮風月。

除了識途老馬之外，却很少人知道「風月」也分有幫派和等級，大致分爲本幫、蘇幫、揚幫，從利涉橋到武定橋的河房，已算是上等的風月場所，若要再上一級，那就得往釣魚巷到水關一帶走走了。

釣魚巷並非「巷」，而是一條青石板鋪砌，寬敞齊整的街道，兩旁羅列齊整的房屋，靜而幽雅，居停在這兒的姑娘們也都是十分的雅緻。

已牌時分方過，午時甫交，一座深深宅院的紅漆大門呀然而開啓，一個手搖摺扇，倜儻風流的彩衣少年走了出來。

他走出大門之後，極爲安詳地左右一望，然後邁步西行。看樣子他是要過石霸街而往夫子廟。

他才走了幾步，從岔巷中突然閃出一個目光烱烱的中年人，身子一横，擋住了彩衣少年的去路，抱拳一拱，道：「封公子，可否借一步說話？」

彩衣少年霍地一聲收攏了摺扇，冷聲道：「朋友，我們認識嗎？」

「嘿嘿！」那中年人乾笑了一聲，壓低了嗓門說道：「封公子目光如電，閱歷深厚，怎會不識得區區在下？請賞面，在下要奉請一杯淡酒。」

「素昧平生，恕不叨擾！」話聲很冷，和他一身的鮮明彩衣，滿面和祥之色極不相稱。

那中年人雙眉一挑，似怒未怒，仍然是嘿嘿笑道：「那麼區區在下就報個名兒，『毒泥鰍』龍不沉，想必你也聽說過。」

「嗯！」彩衣少年面上的傲然之色消失了一半，道：「好像聽說過，閣下知道區區在下是誰？」

龍不沉放低了聲音說道：「好友『虎盜』封中原的愛女封子君姑娘，我怎麼會不知道！」

原來這彩衣少年是封子君所喬裝的。

封子君行藏一被點破，不覺一驚，低聲道：「龍叔叔，你當年見我時，我才十來歲，你怎麼一眼就將我認了出來？」

龍不沉嘿嘿笑道：「這裡是你龍叔叔的地盤啊！當街不好說話，快跟我來。」

在龍不沉的引導下，封子君跟他來到了石霸街，進入了一家銀號的二樓，相對落座之後，龍不沉道：「丫頭，快告訴龍叔叔，妳來金陵作甚麼？」

封子君面色一黯，道：「爲報父仇！」

「怎不下手？」

「龍叔叔，昨夜的情形你都知道了？」

「嘿嘿！龍叔叔地盤上發生的事那會不知道的？」

封子君喃喃道：「我得等林浪辦完了事之後。」

「爲什麼？」

「欠恩報恩，欠仇報仇。林浪欠了名醫章太峯的恩情，得讓他先還，然後才讓他償還仇債。別教他虧欠什麼魂歸幽冥。」

「妙！妙！」龍不沉笑着拍拍大腿，突然語氣一正道：「丫頭，妳知道林浪在和誰作對？」

「在和『勾魂眼』顧媚娘作對。」

「萬一她在顧媚娘手裡送命，妳的心願如何了結？」

封子君沉吟了一陣，道：「不瞞妳說，我已拏定主意，顧媚娘這幾年來的行徑也過分猖狂，而且還作了不少傷天害理之事，也應該給她一點教訓，但願林浪能夠獨力對

付她。如果他力有不逮，我要在暗中助他一臂。」

龍不沉瞪着一雙大眼，訝然道：「反助仇家，妳是怎麼個想法？」

「正如龍叔叔方才所說，若是林浪死在顧媚娘手中，我的心願如何了結？」

龍不沉淡淡一笑，突然轉過話題，道：「妳父在數月前被林浪飛鏢廢去武功時，龍叔叔曾趕赴徐州探視，那時妳還在『劍仙子』楚若玉大姊處學劍，是幾時回到徐州的？」

「月前。」

「嘿！劍底造詣如何？」

「對付林浪應無問題。」

「對付顧媚娘呢？」

封子君沉吟了一陣，道：「臨陣方知。」

龍不沉凝聲道：「丫頭，妳昨晚劍傷宋景天，劫去沈依玲，已然激起了顧媚娘的惱怒，未報仇而先樹敵，大爲不智，趁早及時收手。」

「難道不管林浪的死活？」

「妳難道眞的關心他？」

封子君飛快的搖頭，道：「不！我只是要林浪將性命留給我。」

「何不先下手？」

「不！」封子君再一次搖頭，搖得更用力道：「我絕不能那樣做。」

「爲什麼？」

「我月前離開仙子之際，她老人家曾再三叮囑，爲人作事要恩怨分明，報仇雪恨要衡情度理，不踰分寸，林浪爲報恩而來，其情可嘉，我怎可以在這個時候趁機下手，如此做，分明違背了師傅的教訓。」

龍不沉面色一沉，道：「那麼，妳是存心要和龍叔叔作對了？」

封子君大驚道：「我那裡敢？」

「待龍叔叔實話對妳說吧，妳爲了維護林浪而不惜與顧媚娘作對，就無異與龍叔叔作對，目下，妳龍叔叔和媚娘是一條綫上的人。」龍不沉說話時，目光一直盯在封子君的臉上，似是在觀察她的反應。

封子君霍地站了起來，沉臉道：「龍叔叔，你很令我失望，以你在黑道上的威名，似乎不該在一個淫毒婦人的裙下聽任擺佈。」

龍不沉怒道：「胡說，其中道理那裡是妳這種年紀丫頭所能明白的！」

封子君的表情極爲平靜，冷冷的道：「月前離開仙子之時，也曾談起家父被林浪廢去武功一事。她老人家說，論家父的根底、資質、家世，似不該落得如此下場，這都是家父當年交友不愼所致，看來這話一些不假。」

龍不沉幾乎目眥皆裂氣呼呼的道：「丫頭，妳倒教訓起我來了。」

「這都是師傅的臨別贈言，我絕不敢胡亂編造。」封子君雖然是易釵而弁，身着男衫，却不由自主地福了一福，道：「言辭不當，害得龍叔叔大冒怒火，改日再負荆請罪，我告辭了。」說罷，向外走去。

龍不沉提腕欲動，但却又忍了下來。

封子君前脚出門，龍不沉也跟着離開了那家銀號，匆匆地趕到夫子廟，來到媚娘酒館，登上了二樓。

顧媚娘似在等他的回報，見他一進門就問道：「『毒泥鰍』，怎麼樣？」

龍不沉氣咻咻的道：「這丫頭眞把我氣死了。」

「哼！」顧媚娘嗤之以鼻地冷笑了一聲道：「我說不行，你偏說行，給那丫頭抹了一鼻子灰，眞是自討沒趣。」

「哼！眞是豈有此理。」

「告訴妳，那丫頭說得冠冕堂皇，其實她心眼裡打的是什麼主意，我可清楚得很，她準是愛上了那個浪子了。」

龍不沉一楞道：「不會吧！」

「哼！你知道什麼？我是女人，難道不明白女人的心事？父仇，那只是幌子，當時封中原給了林浪七刀，林浪還他三鏢，可算彼此扯平。封中原又沒有喪命，又有什麼仇可報？」

龍不沉壓低嗓門道：「那丫頭現居河房娼家，妳看要不要……」

顧媚娘冷冷接道：「別費事，我要想法子對付那小浪貨，哼，她少作美夢。」

龍不沉還想說什麼，突然一個青衣少女走進來，說道：「黃總捕頭來了。」

顧媚娘揮揮手道：「走吧，釘住那個小浪貨，可別妄動。」

龍不沉躬身退去，另一個男人接着走了進來，他就是總捕頭黃龍飛，乍看之下，絕不像一個奸佞之徒，再加細看，才發覺他眼睛中閃動着鷹隼般殘酷、狡詐的光芒，生就這種眼睛的人絕非善類。

黃龍飛一進門就說道：「淸晨我派了一個心腹捕快去『倚水閣』看林浪，申初光景，那捕快被殺了。」

「在何處被殺的？」

「屍體在『龍鳳茶樓』附近發現，心窩一個血洞，是被林浪的鋼鏢所洞穿的，絕不會錯的。」

顧媚娘目光中閃動詭異的光芒，慢條斯理的道：「總頭兒，你可知道林浪爲什麼要殺那捕快？」

「妳知道？」

「當然知道，今晨林浪和你的

副手高金山見了面，府台大人對你的作爲似已略有所聞，可能着令高金山搜拏證據。高金山將這情形告訴了林浪，而且還答應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妳是打從那兒聽來的？」

顧媚娘面有得色道：「是林浪自己親口告訴我的。」

「他告訴妳的？」

「嗯！飛刀小宋的一條命，加上我的眼淚，他已完全相信我編造的鬼話，嘿嘿，那浪子已跌進我的圈套了。」她說得眉飛色舞，口沫橫飛了。

黃龍飛呸了一聲道：「見妳的大頭鬼，林浪會告訴妳眞話？告訴妳，府台大人派高金山赴江都公幹，大前天就走了，得要十天半月才能夠回來。」

「噢！」顧媚娘的得色在一剎那間消失淨盡了，道：「林浪騙了我？」

「當然啦！」黃龍飛吁嘆了一聲：「媚娘，不是我說妳，妳精明强悍，樣樣都行，可就是有一樣毛病，太喜歡找男人了。」

「呸！」顧媚娘叉着腰，霍地站了起來，道：「總頭兒，你那能管我找不找男人的事，咱們說好了的，撈進了銀子四六分賬，你我都有了興趣，也不妨溫存一宵，可不能夠管我和什麼樣的男人有來往，現在你倒數落起我來了。」

黃龍飛身爲金陵總捕頭，應該是神氣活現，但在顧媚娘面前，却好像矮了一大截，唉聲嘆氣地道：「嘿，妳說到那裡去了？『鷹爪手』上了妳的床，『飛刀客』進了妳的房，『毒泥鰍』和妳也說不定有上一手，我管過妳不曾？我只是提醒妳，像林浪那種男人是不會上鈎的，與其白化精神，到後來還不是壞了事，倒不如趁早將他幹掉了一了百了。」

顧媚娘咬牙道：「你怎知道我看上了林浪？」

「若不是看上了他，怎不及早動手？妳的鬼主意特多，還怕對付不了他？明知是上門找麻煩的瘟神，又何必和他窮磨菇？」

「哼！我自有主意。」

「媚娘！」黃龍飛壓低了嗓門道：「我可是處處爲妳着想，我已將那銀子兌成了銀票，眞有了岔子，大不了遠走高飛。」

「哼！」顧媚娘打從鼻子裡噴出了冷氣道：「我還捨不得離開金陵城，放心，絕出不了錯的。」

「像妳這種作法，難免使我心驚肉跳，坐卧不安。」

「嘿嘿，想不到你會說這種話，你不來金陵，我和丁重山過得快快活活的，若不是我和你的姦情被丁重山撞破，怕他告到府裡去，使你丟了官下了獄，我會親自下手謀害他嗎？是你害了我，還是我害了你？」

原來丁重山眞的是被她謀害的，眞所謂最毒婦人心。

「好！好！」黃龍飛雙手亂搖，一連聲地說道：「不提！不提！凡事妳看着辦吧！」

顧媚娘看他往外走，連忙叫道：「總頭兒，請慢走一步。」

「還有什麼事？」

顧媚娘突然媚笑，道：「我想送個黃花閨女給你受用受用。」

黃龍飛皺皺眉，道：「媚娘，强敵壓境，妳還有心情和我說笑？」

「我說的可是正經話。」顧媚娘霍地站了起來，臉上媚笑突地一收斂，沉着臉說道：「昨晚在『倚水閣』劍傷宋景天的是名叫封子君，是『虎盜』封中原的女兒，住在釣魚巷頭小翠的家裡。總頭兒，那可是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夠你受用的啦。」

黃龍飛訝然地問：「媚娘，妳安的是什麼鬼心眼？」

顧媚娘道：「我要你去毁掉她，你還怕毁不了黃花閨女，難道還要我教你怎麼下手？」

「媚娘，妳好像在燃酸呷醋。」

「這是什麼話？」顧媚娘瞪眼豎眉的沉聲問道。

「嘿嘿！」黃龍飛苦笑了一聲：「明顯得很，妳愛上了林浪，姓封的小娘兒多半也愛上了那個小浪子，因此妳打從心眼裡嘔氣了是不是……」

「別說廢話！」顧媚娘繃臉，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今晚這件事一定要給我辦到。」

「這個……」黃龍飛似乎有些猶豫。

「別這個那個的了。你若眞個提不起勁兒，派一個狠點的捕快去，封子君住在小翠處，吃在小翠處，準定會着你的道兒。」她的話停住了。

搖晃過去，抬手在黃龍飛的臉上擰了一下，才又接着說道：「我的總頭兒，這件事給我辦好了，咱們才能夠談得到雙雙遠走高飛去闖蕩江湖的事兒，明白嗎？」

黃龍飛對她似乎頗有忌憚，連聲笑道：「媚娘！對妳吩咐的事兒，我還敢違抗嗎？不過話得說淸楚，這可是妳挑給我的好差事，到時候別說我嘴饞找野餐，拿話來編排我！」

顧媚娘揮揮手道：「我的總頭兒，別扯淡了，晚上有好事，你此刻得回去養養精神……」

她的話剛說到這裡，一個半大不小的使女，神色驚慌地走了進來。

「什麼事？」黃龍飛是面向門房，因而搶先發問。

那使女壓低了嗓門，道：「一個樣子好怪的人，一定要見。」

「要見我？」顧媚娘接上了口。

那使女點點頭，道：「嗯！我告訴她，要見妳，得等到上燈，他說此刻非見不可，還說什麼，若不見他，您是會後悔的。」

顧媚娘翻翻眼皮問道：「那傢伙有多大年紀？」

「三十出頭，四十不到。」一身垃圾相，看樣子很有點功夫，酒盅兒輕輕一放，木板桌面就顯出一個痕印，說話响在喉嚨裡，却有些震人耳鼓，沒帶行裝，也沒見他帶着什麼傢伙。」

「店堂內上客了嗎？」

「有幾個喝早酒的還不曾離去。」

「好！」顧媚娘柔笑一擺手，道：「送黃總捕打從賭館那道門出去，再請那傢伙上來。」

使女和黃龍飛走了，顧媚娘拉拉衣衫，理理鬢角，穩穩坐定，神色安詳至極，看將起來，這娘兒老練已極，任何意外的事情也不會使她慌亂。

不多一會兒，訪客在使女引導之下進來了。顧媚娘打量他，一語不發，心裡頭在見面的一刹那間就打好了底——這傢伙不是一個好對付的角色。

那人進門之後，咧嘴一笑，道：「聞名已久，今日總算讓我見到了。」

顧媚娘沒去理會他的話，只是一連聲向那使女吩咐看座，看茶，使女退去後，才冷聲問道：「大號如何稱呼？」

那人喝了一口茶，輕笑道：「咱們還是先談談別的事吧！」

「怎麼？你的字號見不得人嗎？」

「嘿嘿！」那乾笑聲音聽來好刺耳。道：「事兒談不成，何必留下一個臭名，等到事情談上了路，自然會報出在下的不雅之名。」

顧媚娘耐住了火氣，冷冷道：「那麼，請見告你的來意吧！」

那人又喝了幾口熱茶，這才不徐不疾地說道：「江湖中人最忌諱爲六扇門中的公人作鷹爪子，更不願意和官府中人來往，在下却不巧交上了一個公門中的朋友，他是江都名捕手『鐵手佛面』徐流坤，妳可能聽說過。」

「嗯！」顧媚娘淡淡的答：「好像略有所聞。」

「他拿奸辦案，難免有得罪江湖宵小之處，然而稍有作爲的江湖人無不對徐捕快的爲人，翹起了拇指讚揚。上個月，押解官銀二萬兩前往海州，却想不到中途遭劫，不但官銀被劫，而且……」

顧媚娘冷笑，接着道：「而且還受了傷，這一回，他那對生鐵鑄造，重達二十六斤的鐵手也不管用了。」

「妳聽說過此事？」

「嗯，這種事總是傳揚得甚快。」

「江都府限期追回官銀，拏獲正犯，否則徐捕快就要被拘入獄，在下可不能不管，費時半月，終於找出了綫索，原來是『豹盜』金大元一個人幹的好事。」

「虎豹雙盜之一，狠角色。」

「在下找上了他，要他退回官銀，並且隨在下前往江都府認罪，他自然不肯，最後兵刄相見，在下却一時收手不住殺死了他。」

顧媚娘掃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沒有吹牛，殺死『豹盜』金大元，在你來說，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

對於顧媚娘的褒獎，他似乎不屑一顧，後又緊皺了眉頭，道：「金大元被殺，事後更糟，他一人行劫，一人藏銀，根本就沒有別人知悉這二萬兩官銀藏於何處，沒有銀子，對徐捕快來說，就等於沒有命。」

顧媚娘冷笑道：「我可沒工夫聽你談論別人的事。」

「這也是在下前來金陵專誠拜訪的目的。」說到這裡，他坐直了身子，道：「請借二萬兩銀子，以解徐捕快的燃眉之急。」

顧媚娘雙眉一挑，道：「你眞看得起我，難道我開的是金山銀礦！」

「嘿嘿！」又是一聲刺耳的冷笑：「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這幾年，妳和黃龍飛互相勾結，很弄了幾文，要妳拿出二萬兩銀子，也不是一件難事。」顧媚娘楞住了，良久，才冷冷的道：「就算我有，又憑什麼借給你？」

「媚娘！」咄咄的語氣頗似利刀，道：「妳狠、妳毒，可是妳別想拿狠毒的勁兒來對付在下與正派人士。妳打出『儒俠』顧懷冰的大名，對付邪惡之徒，妳都是施展肉身佈捨，多年來，妳無往而不利。別人却不知道妳並非顧懷冰親生，而是他在川漢道上撿來的一個野種，妳十五歲那年就姘上了黑道巨擘『勾魂使者』花正陽，憑藉妳的天資，短短三年之中就學會了陰狠毒辣的『勾魂十八招』，最後花正陽也死在妳手裡。」

「顧大俠見妳爲惡甚多，想毀去妳的武功，却被妳先下手殺害了，丁重山想必也不是善終的！媚娘，在下對妳的認識還夠不夠清楚？」

顧媚娘的臉色突然數變，最後成爲白中含青，冷聲道：「就憑這一段話，就想借銀子了嗎？」

來客搖搖頭，道：「如果僅憑這段外人不知道的隱密來向妳借銀子，那不算是借，簡直成爲勒索，這種事妳不願，而在下也不屑爲也。」

「那麼，你憑仗什麼？」

「交換條件，」他的語氣鏘鏗，道：「如果肯借銀二萬兩，解脫了徐捕快的燃眉之急在下願意爲妳除一勁敵，據在下所知，眼前有一個勁敵使妳坐立不安。」

「你是指『浪子鏢王』林浪？」

「不錯。」

「你能殺得了他？」

「我可以殺掉任何一個人，連妳在內。」

顧媚娘目光跳動了一下，喃喃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妳知道？」他顯然有些吃驚。

「你可是『追命殺手』方鐵軍？」

「眞是高明慧眼。」

顧媚娘笑笑道：「難怪你口氣如此之大，不過，我却有些懷疑你是冒牌貨，姓方的在二年前好像在江都府失手被捕下獄了。」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兩年前在下因酒醉栽倒在徐捕快手中，照說死罪難逃，却想不到徐捕快念我是個漢子，祇一時走錯了路，所以網開一面，將在下放了。」

「噢！」顧媚娘似乎有些訝異，道：「我倒沒有聽說這回事。」

「這是一件極大的秘密。」

「你的追魂刀呢？」

方鐵軍苦笑道：「這一年多來，在下以樵伐爲生，也想不到會有一天重作馮婦，所以把追魂刀用以伐木而缺鈍了。」

「徐捕快開脫你，原指望你洗手自新，不再爲惡，你如果再開殺戒，豈不是辜負了他的一番苦心了嗎？」

方鐵軍喟然嘆道：「情非得已，爲了報答徐捕快的知遇之恩，在下即使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是心甘情願，死而無憾。」

顧媚娘大拇指一翹，道：「大丈夫受恩必報，令人佩服，不過，你却找錯了門路。」

「找妳絕不會錯。」

「你知道我的底細，若是你能殺得了林浪，我照樣能，又何必花二萬兩銀子買你操刀？」

「妳殺不下手。」

「怎見得？」

「因爲妳喜歡他，這也是妳的短處，否則林浪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晨間就已喪命了。」

「哼！你既然猜透了我心中的事，這話可得說回來，我既然喜歡他，又怎麼會要你去殺他？」

「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情勢所逼，妳即使喜歡他，也非殺他不可，因爲他要殺妳。」

顧媚娘陰惻惻地一笑，道：「知我者，再沒有比你更清楚的了，我立刻付你二萬兩銀子，你則爲我除一勁敵，就此說定。」

方鐵軍站起身來道：「妳大概也聽說過在下作買賣時的規矩，先交銀子後辦事，一個時辰之後見人頭。」

顧媚娘冷笑道：「我信得過你『追魂殺手』在江湖上是金字招牌，不過，你要弄清楚，我要你殺的不是林浪。」

方鐵軍不禁一愣，訝然道：「那麼是誰？」

「到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

「那我豈不是要在金陵城住下來？」

「你得盤桓數日，如果你要將銀票火速送到江都府的話，祇要花十兩驛車費，銀號會派專人爲你送去。」顧媚娘說到這裡，自腰間掏出鎖匙，取出一張銀票，和一錠五十兩的元寶交到方鐵軍手上，道：「到河房去包一個粉頭，先樂幾天，自然你還得去武定門沈鐵匠去打一把好刀。」

方鐵軍收起了銀票和元寶，道：「不勞吩咐，刀已經定妥了，傍晚去取。」

「好，你去吧！記住，等候我的消息，別再上我這兒來了。」

方鐵軍道：「拿了妳的銀子，就得聽妳的吩咐，在下就去賃屋租房，隨時聽候差遣。」

他走了，顧媚娘粉臉上盪漾着嫵媚的笑容，這時候她顯得格外美，毒蛇不是也有一身五彩斑斕的鱗片嗎？

＊ ＊ ＊

不知是一股什麼樣的情緒充實在封子君的心裡，使她眉藏暗結，面對壁上的綵燈發楞。

突然，房外傳來一環珮叮噹之聲，垂簾掀起，一個青鬟使女跨門而入，隨後走進一個面含媚笑的綠衣少女。

那青鬟使女一福，道：「封公子，咱們小翠姑娘給您請安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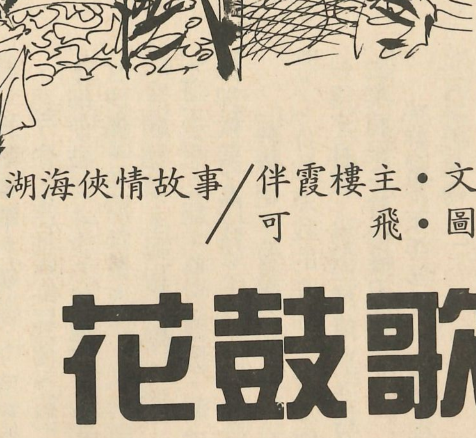
那綠衣少女就是小翠，跟着福了一福道：「封公子！一整天你都是愁眉不展的，莫非奴家怠慢你了嗎？花廳中已擺下了酒食，奴家特來親自把盞，爲封公子解愁。」

「不用了，」封子君强笑道：「着人送一碗粥，幾味小菜到這兒來就行了，姑娘的盛情改日再領。」

小翠臉色一寒道：「公子不賞臉嗎？」

（未完・一）

上文提要：陸游在假寐，小桃、小玫來巡房，小桃坐在床沿告訴小玫，近日兩堂主與四個副堂主在無聲無息中，還沒有看清來人，命已歸陰。陸游心中明白這是柳青青的柳葉飛刀在發威，知道她專挑罪魁首惡來開刀，並無濫殺。陸游總感到小桃似乎在暗中對他透露訊息，令他疑惑。待陸游見到柳青青時，柳青青果然對他說出了小桃的身世……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挾進地下見主公　如入鬼域心驚慌

那小梅也笑了。

「宮主，妳不講理，小玫、小桃放肆，妳倒不打，倒打爲妳忙了大半天的小菊。」

忙了半天，那麼，她關起門來，只道她一夜不眠，在睡覺，原來是小菊在替她巧梳粧，可知這是這蓮花宮主第一次如此巧梳粧。

陸游道：「不，小玫不是放肆，是眞話兒，便我一見，也疑心是仙女下凡來。」

小梅笑道：「那麼，小玫說的也是眞話兒了：妳的靈魂兒出了竅，飛上了半天。」

那宮主，竟抿着嘴兒一笑，臉兒也更紅了，喝道：「還站着做什麼，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陸游才一怔，早被反身回來的小桃把他按翻在椅上。

是了，他不自覺，竟護衞起小桃來，竟把柳青青的話拋諸腦後。

當眞，他怎麼忘了，尤其是人前，他要遠着小桃，他竟不自覺護衞起小桃來。

小菊不敢怠慢，忙不迭替他梳頭，戴上束髮紫金冠，七手八脚，就不知是誰把紫色的錦袍替他披在身上的，若不是有這麼多人在旁，眞會在小梅的額上親一下，因小梅把臉兒湊到他眼前來，不，簡直是臉對臉，雖然是俯下身來，替他繫腰帶，要把手兒繞過他的腰，如何不臉對臉，若然小梅一抬頭，那就不是額頭了，而是把嘴兒湊到他的嘴上來。

爲何不是小桃？他多想知道，是時候了，是甚麼意思？

七手八脚，何事匆忙，如此急迫？竟連小梅和小玫也幫手，替他穿戴起來，忽聽小桃道：「是時候了，宮主，該動身了。」

可把陸游嚇了一跳，那小桃站在珠簾下，只不過那麼一揚手，登時眼前一黑，便已伸手不見五指，因爲不知是那兩個妞兒，一邊一個，伸手把他挽了起來，簡直就是挽着他的胳膊，把他拖了起來。若不是他比兩個妞兒身高，幾乎脚也離了地。但已是身不由己，可不是走了。

「這是……那兒去啊？」

只聽小梅的聲音在耳邊說，却不是耳語，不過是嘴兒在他耳邊而已，說道：「小玫，妳說，咱們要不要把他的嘴堵起來？」

「若是他再出聲。」

那麼，右邊挾着他的妞兒是小玫了，陸游那還敢出聲，只覺曲曲折折，像是穿過了幾重房屋，因爲好幾次，小梅、小玫兩個妞兒，都把身子緊貼着他，顯是因爲通過狹窄的門戶。

奇怪，他伸手不見五指，眼前一片黑，怎麼身邊的兩個妞兒脚下

，毫不遲疑，像是暗中能視物？

啊啊，他明白了，只道是兩個妞兒的秀髮拂在他的臉上，原來是頭上被罩在軟巾裡，竟比軟緞還要輕，輕若無物。

忽然一脚踏空，身子往下一沉，令他心頭一緊，當然不會跌倒，因爲兩個妞兒把他的身子貼得更緊了，是了，顯然所行經的地方，十分狹窄，原來是在落下石級。

「喂！」陸游忍不住，又說了，道：「妳們究竟要帶我去甚麼地方？」

他眞想掙出手來，揭開軟巾。

「閻王殿。」小玫說。聲音冷冷的：「有膽，你就揭下軟巾。」

果然這小玫厲害了得，他不過心中一動，那手臂也自然牽動了一下而已，小玫便已知道他的心意了。

小梅笑道：「揭開也沒用，伸手也不見五指。」

但小梅挽着胳膊的手一緊，同時，小玫也貼得緊了些，只怕也掙不脫兩個妞兒的掌握。

揭開了頭上的軟巾，伸手也不見五指？是了，陸游明白了，落不完的石級，這必是在地道中，已深入地底。

現在，必是已到了底，在地道中了，因爲兩個妞兒，不再貼緊他了，只不過仍然緊緊地挽着他。

陸游也才鬆了一口氣，嘿！這是什麼時候，他竟然想到柳青青，因爲他才明白，原來柳青青身上發出的異香，那令他心醉的異香，原來這兩個妞兒身上也有，一邊一個，把溫軟的身子緊貼着他，又如何不更濃厚，是了，他明白了，這必是女兒香，不要說小梅了，即使小玫，冷臉上難見笑意的，也難掩其美，那麼，不僅是女兒有香，香也由他的心生。

啊唷，陸游不敢大叫，說：「你爲什麼又擰我？」

是小玫，在他臂上不僅擰，而且使勁一挾，痛得他胳膊像要折斷了一樣。

「你敢不老實？」

他不過不自覺，頭兒側了一下，使勁嗅了一下，但挨得、貼得緊了，鼻兒簡直就伸進了小玫的脖子裡，必是小玫以爲他輕薄了。

陸游着了慌，說：「我沒有，只不過香香的，我想知道，香從何來，是你身上發出來的，還是……你……」

「你該死！」

這邊胳膊也被小梅重重擰了一下，若不是躲得快，他的鼻兒怕不也伸進她的脖子裡了，叫道：「宮主，你瞧他。」

陸游說：「啊唷！誰教你們幪着我的頭，我看不見，誰又教你們貼得我這麼緊，誰又教你們……」

只聽身後的小桃格格的一聲笑，替他說了：「誰又教你們怪香的，好了，可以放開他，把罩頭揭下來，讓他見識見識。」

果然小梅和小玫放開了手，只覺有人走近身後來，揭下他的罩頭，登時眼前一亮。

「咦！這是什麼地方！」

只見火炬高燒，不下七八支，被幪面久了，一時如何看得清，但已有陰森的感覺。

「閻王殿，」小玫在他耳邊說：「我早對你說了。」

漸漸看得清了，不由他不毛骨悚然，分明是座地下宮室，似金霞，又似冷焰寒濤，令人砭膚生寒，原來有八根合抱的金柱，柱上燒着火炬，柱外却又一片黑暗，不知深遠，前面有座，更是金霞流光，隱約現出一個半身人影，只不過頭面皆罩在金霞中，若隱還現，陰森得更勝閻王殿。

只見那宮主趨前，說道：「爹，我把他帶來了。」

陸游早已估料了幾分，那金霞中若隱還現的人影，自然就是賊子們口中的主公、帮主，也便是宮主的爹，柳青青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料巢穴就在這蚌埠，不但隱密，而且神秘。

那麼，至少，他已知道，原來如意齋，人人都可登臨，飲宴買醉的酒家樓，竟是入口之地。

當眞虛幻神化莫測，陸游摸着頭，若不是夢裡，這又是甚麼地方？

陸游一凝眸，不由他不倒抽了一口涼氣，只這麼一瞬之間，只見不知從何處湧現了無數的金甲神，金柱下各現兩個，懷抱兵刃，火炬的火光如何不閃爍，那兵刃上的寒芒也吞吐不已，那正中金台上坐着的半身全人身後，更一字排開，左右各現四個，乍然一見，與那坐着的金人簡直一般無二！也各皆抱着兵刃。

兵刃！駭然無不相同，江湖上，武林中罕見的三尖兩刃刀。兩面皆刃，高逾三尺，刀身特厚，可見這金甲人力大更威猛。

陸游可就不僅是倒抽一口涼氣了，那麼，那正中的甲身金人，眞是燕雲子，他的師叔了，他曾聽枯葉道人說過這三尖兩刃刀，歹毒之極，不僅刀身沉重，對方的兵刃碰上了，便不被碰飛，也會被那刀尖鑽拿，因爲除正中刀尖之外，左右兩尖向外彎曲如鈎。更歹毒的是，刀身之所以特厚，因爲中空，中藏毒針，一按刀柄上的機簧，便會射出，簡直就是一蓬針雨，對敵時，近身驀然發出，任你有通天本領，也是逃不出他那宛若一蓬針雨之下

的，即使只中一針，也見血便封喉，有死無生。

當年他師傅把燕雲子逐出門墻，便因他設計打造這獨門兵器，太過歹毒，亦可知他心術不正，若不然北道上無數武林中人，不過才兩年，已先後死在他手中，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他尚不知這三尖兩刄刀的歹毒，據枯葉道人說：他師傅已把這燕雲子三尖兩刄刀替他毀了，不料他倒打得了更多。

陸游目瞪口呆，是眞驚駭得怔住了。

那麼，眞被枯葉道人料中了。他記得，枯葉道人對他嘆了口氣，說道：「你師傅把他逐出門墻，逐下華山，竟然鑄成大錯，三尖兩刄刀毀了，他可重新打造，說不定打造出更多出來。」

這不是已打造更多出來了，每根金柱下有兩個，八根金柱，豈不是有十六個，加上他左右又共是八個，了不得，豈不是共有二十四個金人。

金人！簡直就像金甲神，灯光之下，金霞閃閃流光，若不是全用金綫編織而成，也必間以金綫，又豈僅令人一見，無比威儀令人震懾，憾人心神，必也刀槍不入！

「你是……陸游？」

當眞金人三緘其口，陸游驚駭，環視，打量，那金座上的金人，又何嘗不也目不轉睛，烱烱的雙眸，在打量他，這才突然開了口。

一開口，陸游立即就辨出來了，可不就是那蓮花樓頭的酒客，野店中的先生，現在，高高在上，不僅是金人，簡直就是金甲神！

身旁的小玫叫道：「敢是又呆了，傻啦。」

小梅在另一邊，暗中牽了他的衣袖一下，說道：「還不見過主公？」

却見金座上的金人，在閃閃的金霞流轉中，抬起了臂來，擺手，又向他抬手，道：「不用了，你們休要難爲他，你過來，近前來，讓我看清楚些。」

陸游駭然而已，又豈是懼怕。刹那間，往事湧上心頭，那枯葉道人曾對他說過的。

「可知我爲何把沾衣十八跌，配合與燕雲十八翻互爲運用來敎你？因爲要破你這師叔的三尖兩刄刀，這是不二法門，你可知爲甚麼？」

那時，陸游已能把這兩門功夫，揉合得天衣無縫，靈巧配合，得心應手，便也有些明白了，道：「尅制那三尖兩刄刀，非任何武器可破的……」

不料那枯葉道人搖手道：「不然，不過少之又少而已，那三尖兩刄刀，雖然威猛無比，毒針歹毒，但也只近身對敵，方能發揮出威力來，兩丈外，便無用武之地了，尅制的不是刀，而是人，而尅制人，却必須近身。」

陸游也立即醒悟了，原來枯葉道人已預知他這師叔燕雲子，必然會作浪興風，爲害人間。

只見那蓮花宮主噗嗤一聲，竟也一笑嫣然，說道：「爹，我沒騙你吧，可不是模樣兒像極了我，就是有些呆裡呆氣，看來，像有些呆……傻傻地……不過麼……」

那金人，自是燕雲子了，呵呵大笑，說道：「傻得可愛，呵呵，若不是你換上了女紅粧，你也在我身邊，我眞會以爲他是你了，當眞像極，也妙極了，來來，你也近前來，再走近些，我也瞧清楚你，女兒，却是我幾乎認不出你來了，這也才像個女孩子兒，原來你也會笑，呵呵……」

又是一聲呵呵，分明樂極、喜極，才又說道：「今兒我才知道，原來我的女兒，比天仙還要美，可是這傻小子你改變的，來來，傻小子，你這可愛的傻小子，你這功勞可眞不小。」

啊呀！陸游大吃一驚，相距少說幾近一丈，那金人一招手，他竟然站立不穩，被一股奇大的力道吸引，不，不是撲近身去，而是被吸了過去，想抗拒竟是不能，待得站穩脚步，已被他拖近身邊，把他的手腕扣住了。

陸游慌忙把眞氣洩了，雖然手腕奇痛欲折，但他明白，對方是在試探他的內功眞力。

他是可以運功相抗的，但不可，休被他試探出功力深淺，是以只是一衝之下，立即把眞氣洩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那金人也把扣住他的手鬆了，連聲道：「好好，野鶴閒雲，與世無爭，你師傅必定如是敎導你吧？」

「是！」陸游說：「師傅吩咐我，兩耳不聞江湖事，遊學逛山可怡情。」

那是眞而又眞，他的一身功夫，倒有多半是枯葉道人敎的，那自是這師叔萬萬想不到的。

「他說謊，」宮主緊挨着他爹，已在她爹右邊一站，說：「休被他騙了，初時我也幾乎上了他的當，那知他不過只露了兩手兒，我這四個丫頭竟被他戲耍了。」

陸游嚇了一跳，不料那金人倒呵呵大笑，說道：「燕山武功，豈是等閒，無爭而已，五成功夫，已可無敵天下，好好，今而後，有了他來替我管束妳這被寵壞了的四個妞兒，我倒放心了。」

那宮主竟嫣然笑了，說：「原來瞞不過爹，恭喜爹，你不也得到了一個大好幫手！」

陸游才知這宮主之意，不過是怕她爹小看了而已，聽她爹一讚他，可不是立即喜逐顏開，笑得嫣然。

只見那金人非但不放開握着他的手，而且左手也把那宮主的手携了起來，轉着頭，把他們瞧了又瞧，雖然閃閃流霞的金套罩頭看不見他的面容表情，但知他必也喜逐顏開，不然，就不會又一聲呵呵，說道：「還有妳，難得你們一見投緣，若不是爲他，大概妳也不梳粧打扮了，原來我的女兒打扮起來，還眞是個美人兒，好好……」

竟轉過頭來對着陸游，說道：「我可把這從小被我寵壞了的女兒交給你了，好生替我管束，不許她再任性胡爲。」

「他敢！」那宮主臉兒紅紅，竟也會嬌嗔，說道：「爹，我何曾任性胡爲？」

言尚未落，只見一人快步現身出來，屈了一膝，道：「啓稟幫主，時辰已到。」

「果然，這金人不但便是燕雲子，更是幫主，當然也是主公了，只見他一揮手，那屈膝的人才退去，登時傳來絲竹的樂聲，樂聲中，只見最後兩根金柱之後，轉出兩行人來，肅穆、昂然，却都不敢仰視，火炬的火在閃爍，金霞在流轉，火光金霞，也令那瀰漫的煙霧也霞生，好一片莊嚴、肅穆、神秘的氣氛，簡直令陸游感到透不過氣來。

那兩行人爲首的距那金座尚有兩丈，便已停下步來，錯眼間，第一根金柱後轉出一人來，陸游認得，竟是如意齋人，稱五爺的店家，只不過披上了金霞閃閃的大氅，手棒一根金光閃閃的金杖，只聽他聲若洪鐘，唱喏道：「中五堂、洪湖東五堂、微山北五堂、巢湖南五堂，阜陽西五堂、商丘、汴京、二金堂堂主，參見幫主，恭祝幫主萬壽無疆。」

只見那兩行人登時矮了半截，竟皆屈了一腿，齊聲唱喏道：「幫主萬歲，萬萬歲！」

地下室中，衆口齊聲，如何不轟然，陸游大吃一驚：這不是儼然帝王麼？

才知東西南北中，各有五個堂口，之外，尚有商丘、汴京兩金堂，原來這兩行人，皆是各堂的堂主，陸游心想：這必就是開香堂了，必有事故。

隨見幫主一擺手，兩行人起立，分立於兩側，右首一人站了出來，拱手道：「青木、白水兩堂堂主，及四位副堂主，不幸一夜之間遇難，兩堂不可一日無主，請幫主示下。」

只見幫主一點頭，金座下忽見轉出一個斜肩金帶的人來，在幫主座前一站，高聲朗朗，說道：「幫主已有命，商丘金堂副堂主齊洪，汴京金堂副堂主呂艮，即日接掌兩堂，青木、白水兩堂主雖然未遵號令，疏於防範，輕敵遇難，幫主念在汗馬有功，仍厚加撫卹其家屬，各黃金千両，遇難四位副堂主，白銀千兩。」

只聽萬歲之聲，又不絕於耳，交相讚譽，其實是奉承諂諛，不過是幫主賞罰分明，恩重如山之類。

金座下那人一舉金棒，便已登時肅然無聲。

隨見右面行列中，站出一人來拱手道：「微山中堂堂主邢彪，有事稟告幫主。」

陸游心想：想來帝王臨朝，也不過如此了，這般人必也在江湖中，武功高強，萬兒响噹噹之人物，眞不知怎會臣服於這幫主，竟如是敬畏！

却也明白了一事，東南西北中，各有五堂，却又以中堂爲主，領袖其餘四堂，只見這幫主一點頭，那手持金棒的人，把手中金棒一揚，那人便說道：「京中的吏部尚書，枉法貪贓，賣官鬻爵，贓銀何祇百萬，奉命偵查已近兩年，幸不辱命，十日前趁其告老還鄉，已在泰安道上，將其歷年貪汚得來的贓銀，以及這些年已運送還鄉的金銀珠寶，一併劫來，謹尊幫主吩咐，只劫其金銀珠寶，並未傷害一人，且草木不驚，便所在處的地方官府，亦未驚動，那吏部尚書亦不敢自暴其醜，不敢報案。現有贓銀的清單在此，呈請幫主過目。」

那人隨把手中清單送交給手捧金棒的人，不料那人却不接上，忽聽這一直不曾開過口的幫主，忽然開了金口，冷冷地說道：「來人！把箱子抬進來。」

大夥兒全是一怔！說時遲，只見四個漢子，抬着一個大箱，分明極是沉重，快步來到金座之下，只見那個微山中堂的堂主，面上登時顏色慘變。

只聽僅聞其聲，不見其面的幫主，聲音冷厲之極，說道：「微山四堂主何在？」

只見行列中，走出四個漢子，戰戰兢兢，躬身應喏，齊聲道：「屬下在，聽候幫主吩咐。」

那幫主這才吩咐道：「讀出來。」

於是，那手持金棒的漢子，高聲唸道：「泰安道上，劫得金銀珠寶，清單如下：

黃金：一萬三千五百兩。

白銀：三十八萬四千兩。

珠寶三大箱，約略估計，共值白銀五十萬兩以上。

尚有古玩，價值連城，另附清單。

那幫主吩咐道：「微山四堂主，上前過目，可有差誤！」

那四個堂主上前，分別看過，再躬聲說道：「並無差誤。」

「好！」幫主的聲音仍然冷厲，道：「四位堂主辛苦，按列分成，並賞給堂下各位弟兄，退下了。」

那四個漢子將手一拱，退了下去。幫主再又說了，那話聲之冷，陸游在他身側，也為之不寒而慄，只聽他厲聲說道：「微山中堂堂主何在？可認得此箱？」

那漢子不是跪，簡直就是癱軟在地，面白如紙，那還說得出話來，不僅這漢子，便是那人衆之中，自也是各堂的堂主了，也多有戰慄的，無不垂下頭，沒一個敢仰視的。

只聽那幫主厲聲道：「刑堂何在！」

陸游又吃了一驚，那金座下，又轉出一個人來，也和手捧金棒的人一樣，斜肩佩着一條金帶，閃閃生輝，嘿！他先前被宮主伴着，四個妞兒擁着，走上金台，何曾見有人來，只不過金霞流光，似金霧繚繞，氤氳砭膚。

陸游一見那刑堂現出身來，在旁邊一站，也不禁駭然了，想到先前小玫說帶他去閻羅殿，若是先前乍然一見，怕不眞以為見了閻羅，這人眞是不怒而威，面冷，目光如電，更冷極了，這人一現身，偌大的地下室中，這麼多人，竟死一般寂，肅殺得扣人心弦，那癱軟在地的人，立即打起哆嗦來！

只聽幫主厲聲道：「這吏部尚書，逐年運回淮陽一箱金珠寶玩，先後五年，共是五箱，每一箱價值百萬以上，微山中堂堂中這清單之上，却僅有四箱，另一箱，却從堂主的家中起出，竟隱瞞不報，中飽私囊，據為己有，該當何罪！」

那刑堂冷聲說道：「按律處死！」

其聲甫落，一片金霞閃處，兩個金人從天而降，陸游却看得明白，是金座前面兩根金柱下的金袍人，騰身飛落，手中的三尖兩刄刀，却刀在身先，快得簡直未見刀落，早聽一聲慘呼，地上那漢子不但已身首異處，且成了三截屍身，原來不僅斬其首，而且被腰斬了。

只見那刑堂上前，像是驗得明了，懷中取出一個瓷瓶來，挑出少許葯末，洒在那腰斬之處，登時嗤嗤聲響中，昇起一片濃煙，不過盞茶功夫，只把個陸游嚇得目瞪口呆，地上已不見了屍首，只有個淡淡的人影。心想：這必是傳說中化骨丹之類的葯物。也才明白，為何已斬其首，還要腰斬之故。竟連那人的衣衫也化了，如何不令人驚嚇。

就在這瞬間，陸游是眞嚇了一跳，因為人衆中，爆發起大喊來，只聽萬歲萬萬歲之聲，不絕於耳，敢情不過是歌功頌德，只聽七嘴八口，叫道：「帮主賞罰分明。」

「帮主聖明，明察秋毫。」

那金衣人與刑堂，已回歸原位，陸游好生失望，因為那刑堂並非像突然現身時一樣，並未隱去，只不過在金台下右邊一站。

隨見那帮主一擺手，簡直是那手才揚，頓又鴉雀無聲，如意齋那掌櫃的五爺，却上前一步，高聲說道：「巢湖南五堂，有事稟告帮主。」

隨見右手行列中，站出一人，說道：「屬下巢湖南五堂堂主，啟稟帮主，因地近九華，奉帮主之命，南不敢越揚子江，西不敢越潯陽江，鄱陽湖水波不興，但污吏貪官，劣紳土豪，却絕不放過，且打出帮主正正之旗，廣行仁義，濟貧困，拯災黎，昭關以東，江州以西，沿揚子江，除原有善堂八處之外，年來更添設了四處。所需銀兩，除取自污吏貪官，劣紳土豪之外，從不敢滋擾往來客商，雖然如此，却從湖廣籌得庫銀一十三萬八千兩，託帮主洪福，洞庭、湘江及浣江，三帮人馬亦皆歸順，請示帮主後，即行引見。」

只見那帮主點了點頭，道：「南火堂堂主邱宏武，不也降伏了幕阜、贛江兩帮，想來日內也該有回報了，且待此間事了，我南下之日，再就近引見吧。」

那人忙又拱立，道：「帮主聖明，神州萬里，甚至草動風吹，亦瞭如指掌，帮主南面稱尊，不怪天下羣雄，亦皆向風臣伏了。」

了不得，陸游差點兒透不過氣來，這麼說，豈不是連三湘、湖廣、亦歸順匪帮了。忽覺有人捏了他一下。

原來是身邊的小桃，那小桃却連眼角兒也沒掃他一下，他心頭一凜，知道自己必是驚嚇得失了常態。

這時也明白，不怪這匪帮勢力已遍及南北十餘省，江湖上竟草木不驚了，原來做案必遠在數百里外，凡是這匪帮所在之地，倒是濟貧困，拯災黎，立善堂廣行仁義。

這工夫，又先後有幾個漢子，當然皆是各地的堂主了，站出來稟報，且皆有呈上清單，那自是打家劫舍，家必是貪官污吏之家，舍必土家劣紳之舍，倒有多半是被劫而不敢聲張的，更何況從不傷人，這那還是匪帮，若不知其野心的，簡直被視為劫官濟貧，懲惡除奸，仗義行俠了。

眞個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賢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偽有誰知？可知這帮主，他的師叔燕雲子，智慧過人，謀略高人一等，狡獪、機智、殘暴、狠毒，亦無不超人一等！

心想，柳青青若然得知，必會也嚇一大跳。

那麼，原來這裡是匪帮的根據之地，當眞是：似遠在天邊，那知却近在眼前！

那麼，不是為了對付一個柳青青了。而是東南西北中，五個堂的二十五位堂主，加上汴京、商丘，兩個金堂的堂主，皆聚於這蚌埠，也必是定期的聚會。

當眞，以他今日所見、所聞，又豈僅迷離神功，不說這二十七位堂主了，金柱下的十六個金人，以及這帮主身後及兩旁的八個金人，若不是帮主坐在金案上，手中也沒有三尖兩刄刀以外，連同帮主，亦是二十五個金袍人，都用金罩罩頭口，任誰也分辨不出來，只怕若不開，亦是無法分辨得出來的，除非柳青青把這二十五人盡皆殺死。

當然不能，即使柳青青的飛刀，都不落空，但也只得二十四把。何況絕不可能，先前兩個金袍人刀斬那微山堂主，他已眼見了，那身手之快，刀法之精、之奇詭，連他也嚇得傻了，眞是見未曾見。

那是當然，帮主巍然上坐之下，那二十四個金袍人，便已成了他的侍衛，一旦起身，混跡其中，却皆成了他的化身！

而令他迷惑，更驚駭的是：為何帶他前來，參與這神秘又莊嚴之極的集會，而且站在帮主的身邊，即那蓮花樓頭的雅士，野廟中的先生，眞就是這帮主，也即他的師叔燕雲子，可是被他師傅逐出門墻的師叔。

那麼，這是為甚麼？是要他稟告師傅？還是要他告訴柳青青？因為那廟中的先生，已知道他與柳青青同房，覺至同過床！

且慢，可是要他知道，當然也就是要他師傅，要柳青青知道：他所行所為，皆是行仁行義，要他們知道他已天下無敵，妄想和他作對的人，任他是誰，也如以卵擊石？

陸游心頭一陣陣緊，百思不解，驚駭又迷惑，竟不知甚麼人站了出來說了甚麼。

驀見金光一閃，金座前手持金棒的人，把手中金棒一舉，登時寂然肅殺，只聽那人聲若洪鐘，說道：「各堂主接旨。」

陸游登時抽了冷氣，並非因為這人說接旨，又儼然帝王，而是身邊這幫主一揚手，宛若無數粉蝶，凌空飛舞，原來不過是紙片，或前或後，或近或遠，遠的在三丈之外，那飛出的紙片，竟恰到好處，每個堂主都接到一張。

顯然那張紙片皆是預先寫好，任務各有不同，紙片上的指示，當然也各皆有別，而這幫主一揚手，竟把那麼輕的紙片，同一瞬間，分送到各人手中。

陸游豈僅倒抽了涼氣，簡直驚得目瞪口呆！

那知就在這瞬間，那人喝了聲：「退！」眼前陡然一暗，先前聽得的樂聲再起，登時又伸手不見五指，變生頃刻，自然而然，伸手護前心，他是想立掌當胸的，那知兩臂一緊，已被人挾住了，兩脚也同時離了地，身子也陡之騰空，宛若駕霧騰雲一般，耳畔也風生。

陸游反倒放鬆了，因為他雖目不能視，却感覺得出，不但異香撲鼻，而且柔軟身子緊貼着他，兩臂雖被人挾持住了，但不緊也不鬆，就知挾持他的，是小桃和小玫。

敢情身子離地的瞬間，又和來時一樣，有柔軟之物當頭罩下，那自然是金套罩頭了。

約莫兩盞茶工夫，只覺挾扶他的人停了下來，他的脚已着了地。

「咦！這是甚麼地方？又是甚麼時候？」

只見燭影搖紅，茜紗似雲霞，其實已看得明白了，原來身已在那客棧室中。

只聽身邊有人噗嗤一聲嬌笑，道：「豈不知天上方七日，人間已千年，燭影搖紅，那自是已夜晚了。」

是小桃，只有小桃的笑聲，才會如此嬌媚，那小玫的聲音便冷冷的，雖然也清脆嬌嫩，只聽……不，是一回身，早已見到了，如何不是小桃和小玫。

只聽那小玫冷冷地，說道：「若是要命兒，就乖乖留在房中，待會自有人替你送飲食來。」

小桃笑道：「瞧他傻傻呆呆，怪可憐的，別再嚇他了。」

要命兒的，這小玫說甚麼？陸游如何不嚇了一跳，眞嚇得退了一步。

只見小玫眉兒一揚，說道：「誰嚇他了，難道這不是實情，宮主竟不事先稟明幫主，妄作主張，竟把他帶去與會，你又不是不知幫主性情。」

小桃却笑道：「這就叫做先斬後奏，宮主不僅是幫主的掌上明珠，簡直就是命根，若是事先稟明白，你倒是想想，幫主會點頭麼？還有這一位，若事先說明，他會不會答應，現在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飯了，他也已見到那微山堂主的下場，怕他從今而後，不入幫，不留下在宮主身邊，否則，他有幾條小命兒，別說離開這屋子，離開蚌埠，敢離開宮主半步，他也有死無生！」

小桃半旋身，何用眨眼兒，陸

游已知是說給他聽的了。却也不由他不心中一凜，他已知道了匪幫的秘密，甚至參與會，壓根兒就當他是幫中人了，不入幫，必然有死無生。豈容他活離開蚌埠，離開宮主。

那小桃說得又如何不有理，小玫却恨恨的，一噘嘴兒，說道：「眞不知這小子幾生修到，宮主對臭男人，從來正眼兒也不瞧一眼的，竟被他迷惑了。」

小桃格格的一聲笑，說道：「小玫，你要是氣仍未出，趁宮主尚未回轉，趁早兒多罵幾句，這小子壞透啦，竟敢打你的……」

小玫早揚眉兒，而且挑煞，陸游狠狠地瞪了小桃一眼，着了慌，那知小玫更快，一晃身，不待他退去牆邊，揚左手，却一圈右臂，呼的一掌拍向陸游的肩頭。

小桃格格笑，火上再加油，說：「這壞透了的小子竟敢打你的屁股，要不狠狠打還他，還道咱們是好欺負的，對，再多踢兩脚，待宮主一回來，這小子可就是駙馬啦，再打再罵，可就不行了。」

誰教他狠狠地瞪了小桃兩眼，那陸游退向牆邊，知道小玫功夫奇詭又刁鑽，早已吃過這小玫的苦頭，他自己偏不認眞對敵，那就不僅是縛手縛脚，只道小玫必然不是踢，也是打，自覺兩手護着身後，那知小玫左手一揚，分他眼神，右手却一掌拍向他左肩。

不由陸游不沉着一旋身，小玫却已一脚踢出，簡直就成了自己把屁股送到她脚下。

陸游大叫一聲：「啊呀！」如何站立得穩，小玫這一脚踢得還是眞重，轟然一聲响，陸游跌在床上，總算那床結實，未被震塌。却已把陸游嚇得魂飛魄散！

爲何竟會嚇得他魄散魂飛，自然只有自己才明白，若然柳青青在床下，那床若震塌了，那還了得，不會死，柳青青必也重傷。

却因他吸了口涼氣，也鬆了一口氣，小玫得勢不饒他，早已搶上，把他按在床上，一連重重地拍了三掌。

陸游恨得牙癢癢叫道：「小桃，妳這該死的小妞，我和你無冤也無仇，你爲甚麼教唆她打我？」

「好哇」小桃一跺脚兒，叫道：「你這壞透了的，不中用的小子，人家小玫打你，你欺善怕惡，倒罵起我來，這小子邪門得緊，小玫，你把他按牢了，我不打他，還道我是好欺的。」

陸游殺猪般叫了起來，因爲小玫不是按住他，而是抓住他的手，扭到背上，那還動彈得。

只聽小玫道：「好，宮主快回來了，把他交給你，我去替你把風，就便吩咐那老狐狸，你也別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呸！」小桃道：「這小子欺善怕惡，以爲我是好欺負的。」

只聽小玫也格的一聲，笑了，他感覺得出，扭着他的手臂，已換了手，笑着的小玫也匆匆出了房門。

小桃立即鬆了手，說道：「休裝呆扮傻，起來啦。」

陸游翻身坐起，嘻嘻笑道：「你不打我？」

小桃啐了一口，說：「我可不是小玫，才不替你鬆骨搔癢哩，自有人來收拾你。」

兩句話工夫，小桃已探頭向門外望了望，也在屋中轉了一轉。

瞧甚麼？可是已疑心柳青青就在屋中，却對床下瞟也沒瞟一眼。

不錯，一眼便可看清的客棧小房，床下是唯一可藏身之處，也只有最蠢的人，才會藏身床下，因爲連最蠢的人也瞞不過的。

陸游心中一樂，惟其瞞不過最蠢的人，反倒把最聰明的人瞞過了，柳青青的膽識，可見高人一等。

「聽着了，」小桃瞟着門外，從沒見小桃這般正經地說過話兒，說：「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人家不過是借刀殺人，別以爲人家眞怕了她，還有，我之所以慫恿宮主帶你進入禁地，是教你們知道厲害，休要目中無人，須知隔牆有耳。」

那小桃當他不存在一般，何曾瞧過他一眼，從門口再又轉到窗下一站，一旋身，已在床脚了，像是把耳朵貼在牆上，繼續說道：「當心那九尾狐，如意齋的五爺，是管內外事，猴兒李三，武功輩份更高，喂，你聽說過哥老會沒有？這幫主在西蜀住了近十年……你不知道，自然有人知道的。」

陸游瞪大了眼睛，只有搔頭的份兒。

是小桃叫他聽着呀！何況：甚麼是借刀殺人？難道柳青青殺的焦天龍，這幫主不過是借柳青青的飛刀，替他除去這三人。

隔牆有耳，更令他心中一凜，夜半人私語時，並非……他和柳青青的談話，都已被人聽了去？

那麼，豈不是已知柳青青在他懷中！當然知道柳青青就在屋中。

哥老會？又是甚麼啊？眞慚愧，行走在江湖之上，對江湖之事，却是如此陌生，簡直無知。

小桃忽然轉到他面前來，啊呀！冷不防小桃一推，又推在床上不說，而且把他的手臂扭了過去，話聲急促如連珠，說道：「你不知更好，轉告那人，即刻忘記我所說的，我甚麼也沒說，我只是……」

「噯喲！」陸游叫道：「你爲甚

麼打我，我的胳膊要斷啦，你扭痛了我。」

「打你！」小桃說。語聲提得高了：「打你這壞透了小子，瞧你還敢不敢……」

却又湊近他耳邊，低聲急道：「原來你這小子眞不蠢，對，叫得大聲些。」

「放手，噯唷！」陸游是眞痛極了，不料小桃是眞擰，在他臂上重重的擰一下，「你這該死的小妞！」

「快放手，來了！」

是小玫，敢情回來了，小桃不但即刻放了手，而且跳了開去，恨得陸游牙癢癢，咧着嘴，直搓胳膊，跺脚道：「山不轉路轉，有本事，別逃！」

房門口一暗，竟是那小梅堵住了門口，說道：「你兩個膽大包天了，駙馬爺也敢調戲。」

小玫呸了一口說：「小梅，你來得正好，咱們假裝不知，有冤不報冤，有仇不報仇，宮主一回來，就來不及了。」

陸游惶急道：「小梅是個最乖的妞兒，她們欺負我，快來幫我……」

小梅才進房，陸游一溜烟，已躲在她身後，被扭被擰，不過是臂而已，他却一瘤一拐。

小梅噗嗤一聲，笑道：「小玫，你說得不錯。」

「我說了甚麼？」小玫一怔。

「銀樣蠟槍頭，可惜……」

「可惜甚麼？」小桃一頭霧水，因爲小梅是不會說笑的。

「可惜幫主沒瞧見，」小梅笑着，倏地旋身，腿兒一勾一彈。

陸游那會防到小梅有此一着，只道來了救星，那知來了尅星，啊呀一聲，應脚倒地。

小梅嘻嘻笑道：「不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我又沒有惹他，敢敲我的鼻兒。」

小梅一手按在胸前，一手却不是敲，而是扭着陸游的鼻子，而且屈了一腿，膝蓋不是頂，而是壓在陸游的軟痲穴上，叫道：「你們站着做甚麼，還不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若是宮主隨後便到，小梅豈敢如此。

陸游張大着嘴喘氣，也只能用嘴喘氣，渾身酸痲，那還動彈得，不料嫻靜的小梅，竟也放肆起來，罷了，索性閉了眼兒，把心一橫，道：「山不轉路轉，路轉……」

鼻子不能呼吸，只有張大着嘴喘氣，又恨得咬牙切齒，又要說，偏又馬嘴不對牛頭，突然說了這麼一句，那模樣兒已是狼狽又滑稽了，怎不令三個樂得合不攏嘴兒來的妞兒，同是一怔！

「山不……轉路轉……」簡直就是從牙縫中迸出來，陸游說：

「喂！後面一句是怎麼說？」

三個妞兒登時大樂，小梅笑得手軟，腿也軟了，格格笑道：「路不轉水相連。」

小玫啐了一口，笑道：「敢情眞是初生之犢，不會說江湖話兒，就別說。」

「不對，」小桃笑道：「應該是……人家是老虎呀，應該是初走江湖的小老虎。」

笑得手軟腿軟的小梅的手兒腿兒一鬆，陸游透得過氣來，也不再痲酸了，頓又挑了眉兒，說道：「山不轉路轉，對，路不轉水相連，妞兒們，聽着了，他年相見，以多爲勝，算什麼好漢，休要落在我手裡。」

「眞可惜，」站起身來的小梅說：「帮主若見到了，還怕他甚麼來歷不明。」

小玫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必是帮主責怪宮主，說他來歷不明，不該帶他去參與大會。」

「我還未見帮主責怪宮主。」

「你們放心，」小桃笑道：「我早就想到了，我對宮主說：帮主眞要惱了，眞要是責怪你，那還不容易，你只要撒個嬌，在他懷裡打個滾兒，天大的事，帮主也會依你的，若不先斬後奏，休想帮主會點頭，休想能把這小老虎兒留在咱們身邊。」

小玫哼了一聲，說：「你可得小心，帮主若知是你出的主意，那還得了。」

「還是小梅聰明，」小桃說：「我才不躭心哩，難道你沒見，自他來到身邊，宮主就轉了性兒，難道你不想這隻小老虎兒留下來，有他伴在宮主身邊，咱們有多少樂了。」

小梅點頭道：「只要帮主一見他不過是初生的……就算他是小老虎吧，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陸游又發起呆來，其實是聽得出神，誰在說，他瞪大眼睛就在望那妞兒，冷不防小桃在他發呆的臉上擰了一下。

「呆呆傻傻，偏又不呆不傻，任誰也看得出來，不是裝假，這才教人愛煞。」

小梅跳起來，說：「他臉上花兒開，才眞憂煞人。」

「對！」小玫却又搶到另一邊，說：「咱們教他臉上朶朶花兒開。」

那自是說小桃把他的臉擰得紅了，陸游着了慌，那容她們再把他按翻在地，燕雲十八翻，全憑脚下腿上的功夫，陸游一急之下，可露了眞功夫，貼地一掠，再一滾翻，不但從兩個妞兒手下竄了出去，而且已到了門外。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天衣居士從鹹湖直奔甜山，準備和元十三限決戰，來到三房山，收到信鴿傳書，知道元十三限識破他的計劃，派主力往甜山截擊，便向張炭等四人分別面授機宜，伺機偷襲元十三限，自己另率一撥人折回鹹湖，張是「桃花社」的人，唐寶牛是「七大寇」的人，還有蔡水擇、朱大塊兒，四人經過吵鬧一番，卻訂出一個攻敵方法……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元方爭取制高點　張蔡特別設埋伏

朱大塊兒忽然慘叫了一聲。

「救命啊！」

他大叫，直跳起來拚命甩手。

衆人定過神來，發現手背上正爬着一隻蜥蜴。

一隻小小的，無傷無害的小蜥蜴。

然而他卻像遭毒蛇噬着一般恐慌。

* * *

山陰這邊，很靜。

許是因爲山陽那邊，住着幾個熱鬧的人，他們在那兒，極爲吵鬧，連那兒的虫豸、知了和鳥雀，也特別喧鬧，吵得連山裏林中如鬧市，沒完沒了。

到了入夜，鳥聲停了，不知那兒的獸鳴狠嗥又此起彼落，就連和尚唸經的喃喃也特別响。

但山陰卻一直很靜。

他們在守候。

等待一擊。

從山坳裏望過去，烟樹蕭條，暮靄蒼茫，荒冷得彷彿在看的那雙也不是人眼。

月華初昇，帶點怯意，秋晚覆掩過無色的土，涼冷得動人。

趙畫四覺得很滿意。

因爲他剛吃下了一個女子。

一個很有味道的女子。

他把她給吃下去了。

整個吃下去了。

漂亮的女孩子是拿來欣賞的，美麗的女子是給人愛的——他卻是爲何要把一個很好看的年輕女子吃下肚裏去呢？

看來無稽，原因其實再也簡單不過。

爲來爲去都是爲了畫。

他要作畫，並且要他的畫又更進一步。

他不能容讓他的畫滯於一個境地。

——止境，便是藝術家的絕境。

所以當他看見在甜山山陰農宅裏有一個長得很甜、很有味道的小女孩的時候，他便殺了她的父母家人，並且吃了她。

他認爲以毒可以攻毒。

奇人可用奇法。

他自己就是奇士。

他用的方法也許古怪一些，但可能很有效，所以不妨試試，而且應該試一試。

——爲了作畫，他什麼都可以犧牲，什麼都可以做。

他就是爲了可以遍覽御書房的眞藏名畫，而爲蔡京效死拚命。

他痴於畫。

事實上，他吃了一個很有味道的女子以圖可以畫出很有韻味的畫來這種事，他是常幹的，而且，他也不以爲自己怪狂：因爲天下人都

常在做着這類無聊的事。

譬如：殺了動物，取其皮羽，披載身上，就以爲能跟那動物一般漂亮美麗了。又如：取殺動物體內的某部份，以爲吃其鞭可壯陽，食睪丸可促精壯，塗其脂可護膚，服龜苓可滋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早已習以爲常。

所以趙畫四並不感到罪惡。

他只覺得那女子很好吃。

——她是甜的。

司徒殘和司馬廢看在眼裏，也不去阻止他，只笑笑的說：他是瘋的。

——小姑娘是用來玩的，不是吃的，太可惜了。

因此，甜山山陰這邊，自從他們四人在此戍守之後，便沒有什麼聲音(包括人聲)，那是理所當然的。

——因爲你只敢對天使咆哮造反，你決不敢對惡魔招惹胡鬧。

* * *

劉全我回來了。

他常常突然而去，更常常突然而回。

讓人莫測高深，無法預計，無疑是作爲領袖的最佳護身符。

可是這使得司馬廢和司徒殘更來得清閑。

——反正，這不關我們的事！

——元老把大權交了給他，且看他怎麼擔當！

一個團隊裡，其實最怕的，就是這種心態。

這與我們無關！

看他怎樣「死」！

——一旦把持有這種想法的人湊在一起，這團隊合作的力量，便告瓦解了。

非但瓦解，有時還會互相抵制，彼此牽累。

元十三限把駐守甜山的主力交給劉全我負責。

因爲他可擔當。

——一個男子漢能成爲男子漢的最重要條件，便是要能夠膽敢、勇於擔當。

甚至可以說，就算一個人長得眉粗眼大，軒昂七尺，氣派堂堂，但只要他沒有承擔大事的勇敢膽色豪情，那也稱不上是一條好漢。

劉全我這次回來，眉宇間有抑制不住的振奮，語言間也很有點匆急。

這顯然跟他平時的冷靜沉着不一樣。

所以司徒和司馬都覺得奇怪(除了趙畫四，他還在回味吃那女孩子的滋味)。

什麼事？

出戰了。

爲什麼？

對方正在撤退。

確實的嗎？

確然。「老林寺」的和尚有我們的人，據報他們確是在全局撤走。

這麼說……天衣居士確不在甜山了？

恐怕錯不了。

兵法有云：窮寇莫追……咱們不如迅即和元老會合於鹹湖，全力打擊天衣居士更妙。

不對。他們若還在穩守，氣局很定，咱們不可轉攖擢其鋒，兩軍力相近，以武力互拚，難免傷亡，縱勝也未必有利。可是他們一退，氣勢大失，氣局已弱，咱們正好殺他箇落花流水，斬草除根。要不然，他們一旦跟鹹湖兵力會合上了，又成一支勁旅，那時再要斬除，恐已不易了。

那末……元老那邊？

我會通知他的。

我們……怎麼箇收法？

司馬、司徒，負責追殺。殺一敵是一功。殲敵，這全是你們的功勞，若爲敵所殲，也怨不得人。趙四哥，你負責兜截住他們的去路。若讓一人逃了，是你放行，如果一網打盡，是你盡力。我獨負責追趕他們，逼他們入絕路，你們再來甕中捉鱉。

好。

就這麼決定了。

好久沒大開殺戒了。

三人都奮亢起來。

司徒腰間的蟒鞭在顫動，彷似一條活蛇。

司馬背上的金鞭在發亮，像照在上面的不是月色，而是陽光。

趙畫四就像即將要作畫。

並且即將要完成一幅驚世絕作。

* * *

這都是因爲：劉全我懂得把責任轉移到他們身上。

——若要一條漢子成爲好漢，只要給他負起適當的責任，他們就會做好漢給你看。

軍隊戰前，士氣比兵力更重要。

而團結又比士氣更切要。

* * *

張炭、朱大塊兒、蔡水擇、唐寶牛四人，正佈好局等敵人來。

「敵人來了，我們便可以知道對方的虛實了。我們的責任是要把敵人引過來。」

「只要摸清敵方的虛實，就立即通知居士：元十三限要是在甜山，居士立即攻入鹹湖，元十三限如果不在這兒，居士可立刻折返甜山。」

「這是我們的任務。」

「也是我們留在這兒的目的。」

張炭和蔡水擇交換了意見。

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雖然，

張炭相當瞧不起蔡水擇，蔡水擇也常故意躲開張炭，但在商討重大事情的時候，他們都能摒除己見，了無偏見的討論商量。

唐寶牛問：「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在此地佈陣。」

「然後兵分兩路。」

「之後便得要忍耐。」

「還有等待。」

「等？」唐寶牛叫了起來：「忍！」

他平生最怕等和忍。

——偏偏人生就是常常要等待和忍耐，而且也充滿了期待和無奈。

張炭道：「我們祇要等敵人來？」

蔡水擇道：「你愈能夠忍人之所不能忍，便愈有機可趁。」

唐寶牛感慨道：「我當武林中人，便以爲不必像常人一樣，老是忍，不然就是等，人生匆匆數十年，不是在等中過，就是在忍裏渡，多可悲啊，沒想到當了像我這樣的武林第一家，算是無敵高手，到頭來，仍不是等，就是忍，眞是沒意思得很。」

蔡水擇笑了。「其實當俠道人物，要比常人更能等，更能忍。何以？光是練武，就比儒生的十年寒窗無人問所下的功夫更苦，你不苦練，那能有成？遲早只成刀下鬼，劍底魂！練武的過程就是忍耐着等待。」

張炭卻轉問朱大塊兒道：「你喃喃自語做什麼？」

朱大塊兒道：「我在許願。」

唐寶牛叫了起來道：「許願？」

朱大塊兒道：「我作戰之前，一定許願，凡有大事要做，一定先得祈禱。這樣我心裏才有了依靠，取捨進退都有實兒。」

唐寶牛不屑道：「我才不許願。成就成，敗就敗，一切靠自己，許願又怎樣？天下多少無靠苦民都向天許願，結果不是一樣天不從人願！既然許願不能隨心所欲，又許來作甚？不如我不從天願！」

朱大塊兒道：「我跟你們不同。我是爲制止殺戮才入武林，而不是要在江湖上另造殺孽的。冥冥中自有天意在，你們認爲天道無親，常欺善人，惡人常得善終，而好人亦不長命，所以其實沒有報應這回事，至於報應在他人子孫，則太不公平，也太不像話了！而我卻不然，我偏偏是一做壞事，報應即至，但做好事也常見回報。所以我信命，只不過不大認命而已。」

張道炭：「願望其實是一種摸索。摸索是沒有信心的行動，我也很少許願。」

朱大塊兒道：「只是，我們活着，誰不是摸索着前行？」

唐寶牛立時叫道：「如果要兵分兩路，千萬別把我和他這樣深奧的人擺在一起，我怕我會受不了的！」

張炭大表贊同道：「對，跟一些人在一道不如獨戰江湖！」

他的意思很明顯。

他可不願意與蔡水擇在一道。

蔡水擇則不然，道：「不。不和的人應該守在一起。唯有你瞧不起對方，所以更不能讓對方看扁，更加要獨撐大局。這樣，才有互相激發的意義。」

張炭很不願意，但他立時認爲這話很有道理。

——一個人和朋友在一起比較疏忽。

——跟敵人在一起卻總會比較警惕。

——跟心愛的人在一起多半比較耽於逸樂。

——但與所恨的人相處卻多會努力不懈。

唐寶牛這回又叫了起來。「這樣豈不是要我跟這大蕃薯在一起？」

朱大塊兒奇道：「大蕃薯？是誰？」

全場只有他不認識這個人。

唐寶牛覺得自己眞該許願了。

他許願身伴的人最好突然成了啞巴。

他這願望很不實際：非但如此，朱大塊兒不止沒有閉上嘴巴，而且還特別多話，多話得接近「八卦」。

「你有沒有發現今晚的月色很美？月華如水，人生若夢。你看，今夜的霧氣還很濃，那像煙一般溜過我們臂間的輕紗，就是來如春風去似浮雲的霧了。如果現在是白天，一定是『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的美景了。可惜現在是晚上。可是夜晚也有夜晚的好處。夜色有着老虎一般的溫柔，你聞那香味，那是夜的香味，白天這兒一定開滿了山花，所以到了晚上才會綻放出如此濃郁芬芳的香味來……」

唐寶牛忽咕噥了一聲。「老虎怎麼會溫柔？」

朱大塊兒道：「你沒看過老虎跨過溪澗時的步姿嗎？你別以爲老虎只會凶暴，牠看到一朵美麗的花時，表情也是溫柔的。」

唐寶牛道：「你眞煩。」

朱大塊兒道：「你眞是俗人。」

唐寶牛道：「現在你來這兒是來殺人，不是吟詩！」

朱大塊兒道：「殺人寫好詩，詩好可殺人，寫詩殺人，本來就是同一回事。殺人殺得毫無情趣，怎能好好的殺人？只配給人殺。一個

好殺人者總是把殺人當作件替天行道、自娛娛人的趣事，人世之間的鬥爭亦復如是。如果一邊殺人一邊厭倦，一路打一路恐懼，一面鬥一面負擔，他天生就是個好的鬥爭者，不如歸隱田園，清風明月，來得舒坦安然些。」

唐寶牛訝然。「沒想到你還有這些意見！你不時偷聽過我說話，把我的偉論偷抄了過來？不過你沒學得我的神髓。我的生命就是決鬥，沒有決鬥就沒有生命。人生是一場又一場大大小小不住不斷的決戰，沒決戰，生命就沒有進步，生存只是一種停滯。沈虎禪老大說過：不驚天動地，就得寂天寞地，有能者非大成則大敗，不死不生，不如不活。要打敗每一個敵人，首先得要與自己爲敵，不住的打敗自己，才能擊殺敵人。他說的這種至高境界，我早已達到了。所以覺得滿懷寂寞。」

朱大塊兒居然十分抱歉，而且也相當歉意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早就說過了這樣的話，無意間抄襲了你的理論，眞抱歉。」

唐寶牛對他頓時好感起來，於是就道：「好心」多「敎」他兩句：「對付敵人，最重要的是鬥志，其次是殺氣。你取得勝利後殺不殺敵在其次，但你既無鬥志就上不了陣，若無殺氣那只爲敵所殺，你這樣風啊雪啊月啊的，心中溫柔，那能抗敵？作爲一個鬥士，要比敵人剛狠，且得要剛猛一倍、十倍、百倍，才有取勝之望！」

朱大塊兒卻不同意。「對敵不一定要取勝的！」

唐寶牛叫了起來。「對敵不取勝難道是求敗？」

朱大塊兒安然自若道：「對敵只是用來取得經驗的，落敗也不失爲一種經驗。經驗其實都很美，不管好的壞的，你可以用美去處理它、感受它、轉化它！」

唐寶牛道：「美的你，若不夠剛猛，就得落敗，在戰場上，失敗的就是送死，死了看你還怎麼臭美！」

朱大塊兒道：「不一定要剛猛才能致勝。你看流水，它多柔、多弱、多無力，但它亦能覆舟、滅火、斷金、世上許多剛強的事物，都耐不起它的沖激和淹沒。」

唐寶牛忽叫：「好臭。」

朱大塊兒詫然。「什麼好臭？」

唐寶牛道：「花，花的味道好臭。」

朱大塊兒道：「什……什麼？」

唐寶牛咒罵道：「死月亮！」

朱大塊兒漲紅了臉道：「怎怎怎……麼麼月亮你都要要……罵罵罵？」

唐寶牛罵花罵月，比罵他自己還激動。

朱大塊兒一激動起來，又口吃了。

唐寶牛更爲得意道：「我不止要罵月，還罵風、罵夜、罵你！」

朱大塊兒道：「你……你……你……我……我……我……」

唐寶牛呵呵笑了起來，露出森然白牙。「什麼你你你我我我的！你說什麼個以柔制剛，一激你就這樣抵受不住，還算什麼人物！人說骨勇的，怒而臉白，血勇的，怒而臉紅，氣勇的，怒而臉青，神勇的，怒而臉不改容。你是那門子勇？生氣起來，舌打結，脚打顫，脖子不會擰頭！我罵花不該麼？本來好生清新空氣，卻來這一陣濃香，萬一敵人趁勢燃了迷魂香也難察覺，這害人的花香能說不臭麼？我來問你！如果沒有風，敵人衣袂之聲便清晰可辯，而今風吹草動，你說敵在何處？這惱人的風不該罵麼？我卻問你！居然這夜還有月色，這一照，咱們的佈局，先得毀了一半！這光頭月不該罵麼！我可要問你！這夜跟其他千千個夜晚一樣，「黑媽媽」、「烏鴉鴉」的，我最討厭！我喜歡大白的天，光光亮亮的正大光明，動口的動舌頭，動手的揮拳頭，動脚的踢他娘的頭，不必鬼鬼祟祟，閃閃縮縮，窩在這裏，勾心鬥角，勝了不光采，輸了不英雄！我問你：這都不該罵麼？還有你，這般詩意，思春了不成？居然在我這樣驍勇善戰的人之身邊一起作戰，這也眞是上天編排的一個奇局。」

朱大塊兒這回給罵個臉色陣青陣白而又轉紅不已，但唐寶牛罵的話他又一個字都反駁不得，只仍在舌尖折騰着。「……奇……局……？」

唐寶牛咧嘴一笑。「當然是奇局，我那麼優秀，你那麼差勁，我那麼英勇，你那麼儒怯，你那麼遲鈍……何況，我也明白使我那麼英明神武潔身自愛的人，怎麼會開始有時喜歡這麼笨拙痴思可悲可哀的你呢！」

他想不通。

沒料朱大塊兒却忽爾平靜了下來。

而且嘴角還微微有些笑意。

這惹得唐寶牛忍不住去問他。

「你聽了我的妙論高見之後，感動得要哭是不是？那就哭出來啊，不要强裝成笑容，你的笑容實在太難看了。」

朱大塊兒道：「我不是給你感動。」

唐寶牛更要問下去。「哦？」

朱大塊兒道：「我是給自己感動了。」

唐寶牛不敢置信。「哦？」

朱大塊兒道：「你看，你已經給我感化了，所以說話也開始溫柔起來了，你看我能感化你了，這樣凶暴的你，我能不給自己感動嗎？」

這回到唐寶牛爲之氣結。

只不過他突然問了一句：「你也不錯，我看錯你了。」

這次到朱大塊兒奇了，道：「什麼不錯？」

唐寶牛平靜的說：「原來你只怕蜥蜴，別的什麼都不怕。」

說完之後，也很平靜的向下望。

望他的脚。

於是朱大塊兒也低首去望自己的脚。

脚踝。

那兒有一隻水蛭，正附在他的脚踝之間，蠕蠕而動，濕軟肥黏的身子透着暗紅，想必是飽吞了朱大塊兒的血吧！

朱大塊兒靜了半晌。

唐寶牛望着他笑笑。

沒想到這大元寶對這種事物全不介意。

他顯然是下判斷得太早些了。

因爲朱大塊兒已暴發出一聲大叫。

慘叫。

慘叫聲像一排給捂着响起來的爆竹在半空閃閃地爆炸。

「我的媽呀！」

朱大塊兒如此狂喊。

僅就是爲了一隻水蛭。

* * *

這時，劉全我、司徒、司馬還有趙畫四，已潛行穿過甜山山陰的「有味嶺」，進入了「私房山」的範圍裏。

他們向「老林寺」推進。

得先取下「老林寺」。「老林寺」居高臨下，是甜山的最高點，我們拿下了這兒就可以佔盡上風。何況，那要看我們的人，我們可以輕易取得天衣居士行踪的訊息。要攻甜山，先要進軍「老林寺」。

這是劉全我的意見。

其他三人都很同意。

趁月色如刀，他們四人分開但不遽急的向目標推進。

這時候，他們便乍然聽見那一聲叫。

那一聲慘叫。

朱大塊兒的嚎叫聲。

* * *

發生什麼事了？

既然前面有慘叫聲，敢情敵人仍未退走。

可是又爲什麼發出慘叫？

是敵人遇敵？是援軍來了？或是敵手們已內鬨？還是故佈疑陣？

這會兒，自己這幾人，究竟是身遇奇局，還是捲入敵人的埋伏裏呢？

* * *

張炭和蔡水擇埋伏的方式很「特別」。

雖然「特別」，但他們仍能在一起，而且，也可以清楚的看見對方的舉止行動。

張炭很留意蔡水擇的「行動」。

這點蔡水擇也發現了。

他本來正在看着地上的螞蟻。

螞蟻正在搬家：有的螞蟻走在中間「護送」，有的走在前邊和兩側「探哨」，有的伸着觸顎「放風」，有的舉托比他們至少還重上四倍的食物急步猛走。

他在看螞蟻的佈局，就像在下一盤棋，讀一本艱深而有趣的書。

他是那末專心，但忽然抬頭，望向張炭道：「你在看我？」

張炭望着眼前的人，像看着自己指甲裏的泥垢。

蔡水擇卻逕自說下去道：「你已望了我很久了。」

張炭冷哂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盯住你？」

蔡水擇道：「因爲你怕我溜走。」

張炭道：「想不到你還有自知之明。」

「你這是介意我過去那件事？」

「別提過去，我跟你沒有過去，而且，你的事也沒那麼偉大，得教人老記着。」

蔡水擇用手指去碰那灯蕊的火焰。

他用拇指食指去捏它。

滋的一事。

火焰居然淡淡的燃在他的指尖上。

張炭冷冷的說：「玩火的人終爲火所焚，怕死的人終究還是死的，怕事的人就算不惹事，但到頭來終還是有事躲不過。」

蔡水擇也不生氣，忽然改了話題。「你看今晚會不會有戰役？」

張炭沉吟了一下子。「恐怕難免。」

「是生局還是死局？」

「生死難分，勝負未定。」

「你對今晚的局面會不會有些擔心？」

「我只擔心天衣居士。」

「爲什麼？」

「因爲元十三限的主要目的，還不是在截擊或阻止對蔡京的刺殺行動。如果要防止有人取蔡京性命，只要在姓蔡的身邊小心維護便是了，何必勞師動衆的到甜山來阻截？元十三限要對付的是天衣居士。天衣居士就算留在『白鬚園』，他也一樣會找上門去的，所以，天衣居士把戰場放到前邊來，讓元十三限背後的人受到威脅，化被動爲主動，反守爲攻。我怕眞打起來，

我們都幫不上居士什麼忙。」

「所以你怕？」

「你這是什麼意思？」

蔡水擇一笑，他的笑意有無限緬懷與無奈，但全無敵意的道：「我記得你以前跟我說過，總是在想：這一刻什麼時候才過去？我幾時才能過了這一關？過了這一刻的心情又是怎樣啊？在戰役之後多輕鬆啊，但爲什麼偏這時候卻在這重大關頭之前，一切仍是未知。你說的：這種時候最是難過。」

張炭的眼睛彷彿給蔡水擇指上的火焰點亮了。

因爲蔡水擇記住了他的話。

——有什麼事，比人記住了他自己也認爲得意的話更高興？

所以，其實要使一個男人開心是很容易的事。

——至少要比逗女人開心，僅要花點心思更不花錢！

於是他說了下去道：「一場重要的戰役，其壓力只在戰之前，而不是在戰役中，戰鬥後。戰役裏那有時間細思？唯有全力以赴，什麼都忘了。戰鬥之後，結果已定，好的壞的在的死的生的，都無關重大了。人最感壓力的是在一件事知道它會來時但仍未知結果之際，時間是不能改換，轉位的，要不然，前一刹換後一刹，心情便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面對重大的戰役，我總是在希望它快點過去，並一直在揣想如果現在已經過去了，我的心情又會如何？」

蔡水擇道：「只要難關過去了之後，人們多又放鬆了下來，很少去回顧難關未渡之前的忐忑心情，所以也不能珍惜此刻無事便是福的心境。」

張炭道：「便是。我也常常在未渡難關時苦思：那些名俠大俠、戰將勇將，在一戰定江山前，會不會也像我一樣會怕？會緊張？會徬徨疑慮？我們名動天下，怎樣威震八方，但他們在一戰功成之前，曾怕過嗎？恐懼過嗎？躭心過敗的後果嗎？我不知道。」

蔡水擇道：「他們也一樣會怕的。」

「哦？」

「他們是人，是人就會怕，就會注重得失，就會期待取勝。我想：他們在決戰之前，一樣會擔驚受怕的，我也問過一些前輩高手大人物，他們也承認這點，他們還說，不躭憂的就不是人了，而且緊張也有好處，緊張才會把潛力全激發出來，能發揮比平時更大十百倍的力量。所以，有時害怕也是好事——有恐懼才有克服恐懼，有難關亦是美事……有難關才能衝破難關。」

張炭這才有了些笑意綻放在他臉上的小痘痘之間。「你呢？」

蔡水擇道：「我？」

「你還是像以前那樣吧？在決戰之前，爲了放鬆自己，故意找些事來分心。我跟你一道作戰過不少次數了吧？那次跟『桃花社』去對付『四大名緝』時，你在研究自己和同行的弟兄們當中的婚姻線……」

「我本來是看自己的，結果大家都要我看一看。」

「有次我們『七道旋風』去對付『九大鬼』之際，你卻陶醉在自己的腹痛中。」

「那天我確是腹疼如絞。」

「但你却十分陶醉，像是一種享受。」

「……這也是的，當一個人正忍受斷指之痛時，才不會記得蚊子螫了一口的痛。」

「那次我們兩人去伏襲金大朱大金，你却看着一只蜈蚣，看得竟似痴了。」

「那的確是一隻美艷動人的蜈蚣。」

「但那是一隻蜈蚣。」

「那怕只是一條小小的蟲，上天造萬物，都美得驚人。只要看一花一草一樹一葉，都有着令人一世讚羨不絕的美。」

「所以剛才你就看在螞蟻。」

「螞蟻比人偉大。」

「偉大？」

「牠們比人團結，且不受分化，牠們不止偉大，還比人强。」

「强？」

「牠們每一隻都可以抬起比牠自己重四十倍的物件，我們人除了少數習武有成的高手之外，僅以本身的能力，爪不如虎利，牙不如蛇尖，便連翅膀也沒有。螞蟻有預知地震、地陷、火災和電殛的本領，這些，我們都付之闕如。」

「我倒有一些。」

「所以我也喜歡觀察你。」

「但我已經不喜歡觀察你了。我發現你自私，遇上事情，你逃避，你只求自保，你由得兄弟朋友去頂，你退開一邊，以假的熱情來進行眞的無情，以傷人的冷酷來進行幫人的把戲，我看透你了。」

蔡水擇垂下了頭：「我不企求你的原諒。」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就不再說話了。

這時候，却傳來朱大塊兒驚心動魄的慘嚎。

張炭變色。

蔡水擇却鎭定道：「他不是遇敵，只是不知又踩着什麼了。」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遇險了？」

「這叫聲跟他上次見着一隻蜥蜴時是一樣的。有些人，平時膽小畏怯，但遇上眞正的大敵的時候，可能會比任何人都勇悍堅定。」

（未完・九）

上文提要：萬寶齋三個掌櫃請刑部程小蝶等人共商如何破紅燈老魔的計策。據說江湖上不少精英都死於紅燈的一團烟霧下，只覺眨眼氣絕，老魔消失，紅燈飛揚而去，只剩下一片腥香之味。萬寶齋決意要與刑部聯手襲擊之。大掌櫃萬復古表示要勇闖紅霧以探究竟，程小蝶心有靈犀也正想闖「血罩」爲民除害，兩人不謀而合……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素喜報恩獻計策　衆人合力殺五狠

「汴梁分號，長安分號呢？距離北京較近，是不是和萬大掌櫃走得近一些呢？」程小蝶問得很小聲，也顯示了它的隱密性。

「不見得！」素喜回答得也很小聲，道：「他們都是先見萬掌櫃，我看只是禮貌上的拜會，至多談一些生意事情，眞正是晋見東主，密商要策，萬大掌櫃可能被幪在鼓裏，也許是明知，裝作不知，東主擔心他尾大不掉，才和四大分號密作連繫。」

程小蝶暗中忖道：「萬復古既稱神算，豈有不知，表現如蒙似蔽，正是他大智若愚，這中間，恐怕不至是東主多疑了。分權統治，以便掌握全局，一切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啊！」

程小蝶心中重重疑竇，沒有說出來，這些事不和萬復古作一次深談，眼前八字還沒有一撇呢，說出來徒亂人意，笑一笑，改口說道：「聽聽看，萬復古是個什麼的人物？鬼手神算啊！這綽號豈是讓人白叫的，我和他同入『血罩』何險之有，他技藝如鬼，算無遺策，妳們的小姐我，只是跟他身邊逛逛『血罩』而已，當然，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不全靠萬復古，但由他在前面一擋，我就佔先多了，妳們三位，用不着擔心，替我恭喜吧！能入『血罩』逛逛的人，當今武林，只怕也找不出一兩個呀？」

小文、小雅、素喜三個人互看一眼，雖然沒有接口，却臉上也沒有笑容，似乎是三個都不太同意這檔子事，但却說不出强烈的反對理由。

小雅心中嘀咕道：「逛逛，逛逛，血罩有什麼好逛的，能進去也要出得來才行啊！萬復古只不過和妳見過幾次面，爲什麼要陪他冒險？怎麼當了總捕頭，遇事都當案子辦，奮不顧身啊？」

心中不滿，雖未把想的說出來，但臉上那股神色，就有點不對勁了。

程小蝶看出來，小雅激動最强烈，小文、素喜只是憂慮，小雅却窩了一腔怒火，不幫她舒解一下，很可能會爆開來，走過去拍拍小雅的肩頭，笑道：「總捕頭本來很難幹哪，吃苦冒險，任勞任怨，所以，數千年來，都是男人幹的，不知這一代，那處風水遭受天災人禍破壞了，竟把我們幾個美麗動人的大姑娘，推上了這個位置，不能讓大男人專美於前，幾個小女就得拚命以赴，水來水中去，火來火裏行，破案第一，什麼男歡女愛，都暫放一邊，至少不能讓他們阻攔我們破案道路，除此之外，我不會要求妳們太多，我自己也一樣，提着腦袋過日子，遇上了有緣人，放縱一下，有何不可，但不要因私害公就行。」

「妳在說什麼呀！小姐，」小雅臉也紅了，接道：「我還未遇上有緣人，我在替妳擔心哪！」

「能退縮嗎？萬復古是個值得結交的卓約人才，」程小蝶道：「這種人不是說上幾次話，談得性情相投，就眞能交上朋友，彼此心儀，只是初度交往，經歷過幾番生死與共，才能生出相許之心。」

「兩心相許啊？姑娘不太合適吧？」小文道：「萬復古沒有五十，也該有四十八了，妳還不到二十歲呀？」

可眞膽大呀！這種玩笑也能開得，素喜心暗急道：「姑娘一旦變了臉，小文呀！妳要怎麼下台？」

出於素喜意外的是，程姑娘一點也沒生氣，微笑如花地道：「想男人想得瘋了，怎麼聽到風就是雨啊！眞是萬復古一表人材，胸羅錦繡，技藝奇絕，眞要嫁給他，也沒有一點委屈，年齡嗎，算什麼？兩情如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可惜，這番相許之情，非彼情，而是道義相許，肝膽相照的大是大非之情……」

「有這樣嚴重嗎？」小雅道：「你們談了什麼？」

「我們見面，妳們都在場，有些事，相許一瞥間，盡在不言中，因爲，時機不到說不得呀，說了也沒有用，反而誤人、誤己、誤大局。」

素喜突然接了口，道：「萬大掌櫃放我一馬，固是出於惜愛之德，也可能還有我未能體會的深意，容我慢慢想。」

「不要急，急就亂了章法，現在，咱們最大的一件事，是結合萬寶齋的力量，對付紅灯老魔！小文、小雅，」程小蝶道：「你們還有甚麼要反對的理由麼？」

「沒有了，反正說來說去，最後，都是小姐有理，丫頭吃憋，」小雅道：「妳讀書多，心竅玲瓏，口舌巧，我們那能說得過妳？」

「我可是以理服人呀。」程小蝶道：「去要郭副總捕頭選擇七十二個精練的匣弩手，分成兩班，日夜待命，匣弩要最新最尖銳的新品，人要手法熟練，能夠控制射速，射得準的好手，由新任捕頭的張重和陳同分別領隊。妳們也要去熟悉一下那新製匣弩的眞正威力，下點工夫，若能練得得心應手，就帶一張在身上，當作暗器施用，一旦臨敵，妳們就是指揮三十六匣弩的領班，也和他們學習一下，知人才能善用啊！」

小文、小雅、素喜齊齊躬身行禮，魚貫出室。

別看小雅在姑娘面前口沒遮攔，無話不談，但辦起事來，可是一絲不苟，素喜見兩人認眞，也只好全力以赴，三個人化一整天的工夫，不但瞭解了匣弩的結構威力，也學會放射的手法，才發覺這新製連珠匣弩，威力之強，實非一般暗器能比，而且能遠及三丈外的事物，當然，也和陳同、張重、七十二個匣弩手，混得熟了，一整天嘛！何況，三個小姑娘又是存心結識，這些匣弩手，都覺得三個小美人，隨和又善良，與她們相處，有着如沐春風的感覺，有寶獻寶，都把體會到的絕活供獻了出來，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天演練中收益不淺。

三個丫頭練了一整天，也練出一身泥土、香汗，擠在一個大浴池內洗澡，這是程姑娘特別要求的建築，大池洗澡，才舒適啊！

三個人赤裸相見，發覺彼此都有一副好身材，膚如凝脂，軀體玲瓏，倒有些彼此憐惜起來！

「我們這副好身材，可能和練武有關！」小文道：「練得肌肉均勻，曲線有緻。」

「不一定啊！」小雅道：「我看到有些女子練武功，練得腿短身矮，硬把一副上好的身材練壞了。」

「那是沒有遇上良師，只求外練筋、骨、皮，少了內功的輔助，」小文道：「就練出畸形人了。」

「兩位姐姐，不談這些了，反正，我們的身材都很好。」素喜道：「倒是有件急事，向兩位請教，希望有以教我！」

「說吧！能幫的，我們一定幫。」小文道：「幫不上忙，再找小姐援手。」

「五狠人又土又壞，」素喜道：「頭頂長瘡，脚底流膿，全身都壞透啦！他們土得不明道理，不分是非，連殺手行業的行規也不遵守，壞得見錢眼開，殺誰都行，而且手法齷齪，只求目的，不擇手段，這五狠人，是眞正人渣，留他們在世間，有百害而無一利，偏是又武功高强，狠人的綽號，完全名副其實，趁他們還未和帥永昌結合起來，咱們一舉殲滅五狠，也算做了件大大的善事，不知道兩位姐姐的意下如何？」

「好！他們殺傷了姑娘，」小雅道：「早就該死了。」

「要如何找他們，狠人殘酷嗜殺，又很多疑！」小文道：「誘他們現身，是個大困難，而且，咱們三個能不能一舉成功，也是問題，如被他們逃走了，豈不是留下後患，需不需找些幫手？」

「小妹有誘使他們現身的把握，現在他們還不知道我已經投入了刑部，這消息一旦傳入他們耳中，再找他們就眞的難了，」素喜道：「他們有一種非常人所有的本領，

隨便挖個地洞，就能藏着不動，浮土掩遮，不留痕跡，屋角水溝，也是他們藏身的好地方，就憑這些本領，他們能潛居在王侯府第，躲上很多天，不會爲人發覺。一對一，我能在一百招內殺死一個，一對二，就沒有把握打多久了，他們三個人打我一個，我撐不過五十個回合，但我還能走，五個人合起來，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聽說他們有一套五人合搏陣法，變化很妙，」小雅接道：「如被他們把我們三個圍起來，恐怕我們也難討到好處？」

小文道：「乾脆，找阿橫、阿保幫忙，咱們五個人一起出手，一對一殺了他們就走，讓他們無法組陣。」

「這要先徵得阿橫、阿保同意了，」小雅道：「他們奉命監視言貴，可能發覺了一些甚麼，否則也該撤回來了。」

「說得也是，阿橫回來兩三次，却因小姐太忙，沒有見到，」小文道：「我們竟也忘了問問內情，代他轉告，可眞是笨得很啊！」

「言總管跟了言大人二十年，應該沒有問題，」素喜道：「我在言侍郎府中時，很注意，看不出一點毛病。」

「難說呀！言侍郎太神奇了，」小雅道：「也把言家的人，都帶入一團疑雲迷霧之中。素喜，妳見過言夫人沒有？」

「沒有，但我知道她姓田，閨名秀珍，」素喜道：「言侍郎常在無意中叫出她的名字，証明了，他還很愛田氏夫人，不明白他們爲甚麼不肯見面。」

「怕妳吃醋吧！」小文笑道：「妳沒名沒份，已經太吃虧了，只好多疼妳一些，把夫人暫抛腦後。」

「說我心中不愛言大人，我說不出口，因爲那是謊言，」素喜道：「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詩能文、兼通醫理，除了武功之外，我想不出人世間，還有甚麼能難住他的，眞是個良師、益友，如果說我愛他，不如說我崇拜他、敬重他，但我忘不了我是萬寶齋的人，既不敢放盡情愛，也不敢全心關注，有時候還故意疏遠他一下，以証明我對萬寶齋的忠誠，那一天我奉召去見三掌櫃風琳，只不過一個時辰，回來就物是人非。言大人被殺了，我心疼欲碎，却還得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素喜，」小文道：「事如春夢了無痕，過去了，就別再想它！」

「不可能的！言大人的優點太多了，」素喜道：「在萬寶齋中，我心中愧疚，不敢表露，嚴酷的家法，會讓人心寒膽顫，現在，我很幸運地進了刑部，追隨姑娘，也有了妳們兩個好姐妹，說句不害臊的話，我已存下爲他守節之心，一生不再嫁人。」

「眞的神奇呀！」小雅道：「素喜姐的心，竟也被言大人偸走了，數年不見面的言夫人，也要爲夫守節，而且要結蘆墓旁，長住於斯，妳幸好沒見言夫人，見到了，難免會嚇一跳，看上去，和我們差多呀！大也不過三五歲……」

「怎麼可能呢？」素喜道：「她生的兒子都十二歲了，至少應該有三十六七才對。」

「對呀！但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三十幾歲的人，」小雅道：「更奇妙的是我們會越長越老，她反會越長越年輕，也許我們七老八十了，她會變成了一位小姑娘。」

素喜呆住了，歎口氣，道：「我知道妳說的不是玩笑，但怎麼可能呢？」

「因爲她吃了言侍郎配的藥物，」小文道：「跨過了古今醫學的難關，返老還童啊！素喜，言大人說能讓妳改頭換面魅力傾倒衆生，大概也有可能，不是騙妳了。」

「我身歷其境，竟然是當局者迷，」素喜道：「小姐說得不錯，我低估了言大人，只覺他滿腹經綸，是個才子，却不知他博通六藝，能奪天地造化之奇，現在，我只有一個替他報仇的心願，誅殺兇手，再替他守節一生，才能瞑目泉下。」

「這也是我們作捕頭的責任，」小雅道：「問題是查不出兇手身份，就無法緝拿法辦，查案子要剝繭抽絲，不能急，一急就亂了章法，倒是誅殺五狼人的事，應該盡快下手。」

「對！這五個人渣，個個狠心狗肺，」素喜道：「絕不能留下來，因爲他們生存的本領太可怕了，我想過了，這件事先要稟明小姐，佈下個誅殺死局，他們的武功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他們那顆心，沒理性、也沒感情，不知禮義，不明是非，這種人，加上一身武功，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皇帝老子，他們也敢去碰，他們那套借物潛形技藝，藏起來，很難找啊，要是躲入皇宮內院，可就天下大亂了。」

「我同意妳們的主張，」程小蝶緩步走來，站在浴室門口，接道：「一大池熱騰騰的水，都被三位洗涼了，還捨不得芙蓉出水呀！」

小文、小雅光着身子跳出了浴池，抓過浴巾擦身體，素喜猶豫了一下，也跟着跳出來。

三個人動作快，片刻間穿好了衣服。

「急什麼？怕我看哪！」程小蝶道：「三位的好身材，還眞叫人看得動心哪！」聽口氣，似是來了很長時間。

「可惜姑娘也是女兒身，」小雅笑道：「如果妳是男子漢，我們就三美投懷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何況是三個大美人！」程小蝶道：「我有事找妳們，看妳們泡在水裏那股互相欣賞的神情，不忍驚動妳們了，所以，也聽到不少的談話內容，抱歉啊！不是有意的，而且下不爲例。」

「小姐，不管是人前、背後，我們也沒有要瞞妳的事情，」小文道：「妳都聽到了，省了我們一番口舌，現在，就靜候妳的指令了。」

「素喜，算算看，要多少時間，」程小蝶道：「阿橫已經來了，我要他先幫妳們，如果時間不太久，我也去，超過四個時辰，我就不能去了，不能讓萬寶齋的人空跑一趟。」

「有阿橫幫手，應該夠了，小姐還是留下等候萬大掌櫃，」素喜道：「萬復古擅出奇兵，說不定，一發現敵人，就會全力一擊，這一個人要結交，對小姐有利無害。」

「接受勸告，我會用心結交他，」程小蝶笑一笑，道：「除了阿橫之外，我再派兩個人幫妳們，十二個匣弩手，暗中接應，既然不能留下，就要斬盡殺絕。」

素喜道：「我們立刻行動，如果運氣好，兩個時辰內，可以鋤殺五狼人。」

程小蝶點點頭，轉身走了。

「小姐還有話沒有說出來！」小文道：「可能會幫我們設計殺死五狼人的策略，也可能阿橫帶來消息，由言貴的身上，發現了什麼？」

「暫時別想言府的事，」小雅道：「眼下要緊的是誘殺五狼人。」

小文點頭道：「對！妳明快決斷，我們這就行動。」

「行動是明天的破曉時分！」素喜道：「今晚上，我們要睡個好覺。」

＊　＊　＊

天色微明，素喜已來到一片荒涼郊野中，站在一棵高大的白楊樹下，目光四下看。

微風拂動，樹葉颯颯作響，此外一片靜寂，不見人踪。

對小文、小雅的潛踪匿跡之術，素喜亦不禁暗暗佩服，忖道：此處地形遼闊，視野廣，明知她們跟隨在身後，竟是不見形跡，五狼人雖然多疑，大概也難發覺，心中一寬，仰天長嘯，嘯聲分段，三短一長。

嘯聲消失了好一陣，才見白楊樹下，黃土一翻，冒出一個人來，一身土布衣服，正是五狼之末的土狼。

他出現在素喜的身後不遠處，如要突施毒手，應有着很好的機會。

素喜微微一笑，道：「五爺，又是你當值啊！咱們可眞是有緣得很。」

「也眞是有點奇怪，怎麼老是輪我當值，妳就出現，」土狼道：「既是有緣份，今日就讓我吃點甜頭，親一下怎麼樣？」

素喜微微一笑，道：「想親我呀？行！不過，不是現在，現在要辦公事。」

心中却罵道：「眞是壞透了！連我的主意也敢打，我是你們財神菩薩啊！」

「親一下不癢不疼，也不會少一塊肉！」土狼道：「不會影响辦公事啊。」

素喜心頭恨極，臉上却帶笑，道：「你們沒有殺死程總捕頭，害我挨了一頓罵……」

土狼的反應，完全出了素喜意料之外，搖搖頭，接道：「那個女總捕頭不容易殺，她身邊的兩個丫頭，也不是易與人物，這筆買賣，我們不想幹了。」

殺手行中規矩，全不放在心上，如此的明顯背棄，把素喜也聽得怔住了，長長吁一口氣，道：「錢呢？萬寶齋已經付清了五萬兩銀票。」

「錢當然不能退，我們也不是沒有出手，」土狼道：「可是失敗了。」

「不履約也不退錢，不是害死了我這中間人嗎？」素喜道：「既然在江湖上走動，總該講一些江湖的法則、道義吧！」

土狼笑道：「江湖法例，我們沒有學過，道義又不能當銀子花用，但我答應的事，一定去作，至於成功和失敗，那就難作測度了，萬寶齋付銀子，我們去殺女總捕頭，但她武功好，護從厲害，殺不了，如何能怪我們，何況我們是五人齊出，已全力一擊了呀。」

他說得理直氣壯，聽得人很惱火，又覺可笑，素喜心中忖思，幸好早已萌生出殺死五狼人的念頭，這種人一無可取，留下來實在是人世間一大禍害。心中恨，臉上笑，語聲十分溫柔的說道：「把你四位兄長召出來吧！我們已經查清楚了，今日午前，有一個殺死程小蝶的好機會。」

「不行，」土狼搖着腦袋道：「這筆生意，已成過去，再也休提！」

「這一次不同啊！」素喜道：「萬寶齋的人配合出動，除我之外，還有兩位高手幫忙。」

「他們在那裏？」土狼目光四下流轉，不停的探看。

「他們在約定的地方等我！」素喜道：「沒有經你們的同意，我怎會帶他們來此呢？」

土狼四下看了好一陣，道：「很好，很好，我喚出四位兄長，大家商量一下，看他們願不願再幫妳一次？」

素喜心中暗駡，人却安靜的耐心等候。

但見土狼雙脚亂踢，揚起一片灰塵，整個人迷失於灰塵之中。

素喜被那飛揚的灰塵，揚得閉上雙目。

塵埃落定，五狼同現，素喜暗怨自己大意，竟然失去了觀察五狼現身的機會，推想就在左近，但却不知他們如何隱蔽，長夜漫漫，他們應該安排個能夠入睡的地方。似這等荒郊野外，除樹木、雜草，不見一幢茅舍，怎麼能安然入睡？這五狼的生存之能，實非人所能及了。

土狼已把素喜的要求，告訴了四位兄長。

「當然可以，咱們兄弟本以殺人爲業，有人付錢，殺誰都是一樣，」說話的是五狼人的老大青狼，咧口一笑，接道：「不過，要再付一次銀子。」

素喜心中忖道：「五狼多疑，答應得太乾脆，反惹他們疑心，還得用點心機才成。

「再要錢啊？那就違背了殺手的行規。」

「我們沒有入行，」青狼道：「也不懂江湖規矩，我們的技藝，也不是有門有派的師父傳授，不用遵從門規，金、木、水、火、土，五狼人是五人一體，妳不肯再付錢，我們也不會再幫妳。」

「還要多少銀子？」素喜裝出了無限委屈，道：「再失敗了，如何交代？」

「前些時，我們還不太會用錢，也不太計較多少，」青狼道：「有點銀子就行，現在懂得花錢了，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會太爲難妳，那個總捕頭很難對付，妳再付兩萬兩銀子如何？」

「銀子可以付，」素喜道：「萬寶齋有的是錢，但我怕你們又失敗呀。」

「妳說帶了兩個高手幫我們？」青狼道：「他們的武功如何？」

「和我在伯、仲之間。」素喜道：「一對一，絕不會輸給你們。」

「那就好。」青狼道：「那位女總捕頭身邊有兩個丫頭，武功不在女總捕頭之下，你們只要擋住她身邊的人，我們以五狼陣合擊她，保証能在一百回合內取她性命，如果再失敗了……」

素喜接道：「以後，不能再要銀子。」

「不！」青狼道：「也混不下去了，我們準備回西北山窟中練十年，再出山。」

素喜心中忖道：「原來他們在西北山窟中長大，那裏狠羣衆多，他們自小與狼爲伍，勿怪養成狠性，以狠人自居，事實上他們的習性，也算是披着人皮的狠了。」

「這一仗再不成功，我們抽腿就跑。」青狼伸出手，道：「所以，先拏銀子來。」

離開萬寶齋時，太過匆忙，沒時間清理賬目，還帶了幾萬兩銀票在身，此刻竟然派上用場，殺了五狼人，自可取回，再交回萬寶齋不遲，探手取出，取了兩萬給青狼。

青狼接過銀票哈哈笑，道：「現在辰光還早，姑娘請在此等候，我們去吃點東西就來，今天要大戰一場，先進補一餐，才有耐力。」

說完話，回頭就走，四個狼人隨後行。

素喜有着上當的感覺，但又發作不得，只好高聲道：「你們一定要來喲。」

「放心，放心，」青狼道：「不會超過一個時辰。」

五狼人走得快，說完話，已走得不見踪影。

五十丈外，一叢野草突然移動，接近了白楊樹，草中傳出了小雅的聲音，道：「他們走了，要不要傳令截殺？」

「說是還會回來。」素喜道：「我的猜想不錯，他們是狠的化身，不是人，生存能力，强人十倍，匿隱的本領，也非人能及，留不得，動上手，一定要完全殺死。」

「就算他們眞想逃走，也未必能走得了。」小雅道：「阿橫潛踪匿跡本領，不會低於他們，一有警訊傳過來，我們就往馳援，我現在移往白楊樹西邊十丈處，那裏有一片茂盛的雜草，不會引起他們的疑心，距離也近了不少，用心些可能聽到你們的談話。」

「未接警訊之前，小姐吩咐的誘殺計劃不變，」素喜道：「見到警訊，盡快通知我，追上千百里也要把他們斬草除根。」心中却是暗暗忖道：厲害呀！程小蝶套外有套，局外有局，總捕頭的身份眞是當之無愧。

＊　＊　＊

五狼人如約而回，時間還不到一個時辰，看他們神采飛揚，這一餐，吃得似是很高興。

但素喜姑娘聞到了一陣血腥味，吃了一驚，暗道：「五狼人去喝血呀，但不知喝的是什麼血，是人血，還是獸血？」

「可以行動了，先去會見妳們的人。」青狼道：「再聽妳說明狙殺計劃。」

說他們人土心粗，還眞是粗中有細呀。

幸好是計劃早已安排，但素喜只知道兩人中有一個是陳同，另一個不知是何許人物，但她相信程小蝶一定安排得絲絲入扣。

從聽小雅說出了還有誘殺的計外佈局，素喜對程總捕頭眞是佩服了，這個姑娘啊，讀書多，又有天才。

所以，素喜走得很輕快，五狼人緊追身後行，看樣子，他們也有準備，發現不對，就準備先發制人。

眞是捕頭生涯凶險多，要處處準備防一着。

官道上已經是車水馬龍，京城近郊也繁華呀。

大道旁一個兼賣早點的小飯舖中，坐着兩個人，正在四下張望，素喜認出一個是陳同，另一個一臉大鬍子，却認不出是什麼人。

但那人却先行站起來，一躬身道：「在下張一品，奉萬大掌櫃之命而來，聽候姑娘差遣，連帶奉告點子的行動。」

素喜點點頭，心中明白了，這張一品是江北四老中的一品刀曲大風改扮的，把綽號當作名字用。

「怎麼？情勢有變化？」素喜問得很逼眞，臉上也有焦急表情。

五狼人在旁邊看哪，而且，看得很專注。

「沒有變化，不過，行程提早了一些。」曲大風道：「姑娘却比預訂時間來得晚了一點，我們還在擔心……」

素喜回顧了五狼人一眼，道：「幸好還沒有誤事，點子的馬很快，估算幾時到這裏？」

「不是騎馬，是坐車，」曲大風道：「大概她想隱密行踪啊，計算車速，半個時辰之後馬車會到此地。」

「這地方行人太多，」青狼突然接了口，道：「那小妞不好對付，不是三兩下就能對付。」

「五位心中如若有地方最好，」素喜道：「不然，前面有座橋，兩邊有樹林。」

「後面五里有個山坡，馬爬坡後要小息，」青狼道：「咱們在坡上圍殺。」

目光轉注到曲大風身上，道：「有幾輛車，來了多少人？」

「一輛篷車，是租的。」曲大風回顧了一眼，低聲道：「不用刑部的豪華馬車，才能行踪不洩。」

「你們怎麼知道的？」青狼道：「那輛車中有幾個人？」

「化銀子到刑部挖出的消息，」曲大風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呀，那輛車上三個人，總捕頭和她的兩個貼身丫頭，三個小姑娘，也是刑部中最厲害的人物。」

「所以，要把話先說清楚，兩個貼身丫頭，歸你們三人對付。」青狼道：「我們五個專責圍殺那個女總捕頭，這個約定不能亂，一亂我們回頭就走。」

曲大風回頭看素喜，似是素喜才是有權作主的人。

素喜點點頭，道：「就這麼說定了，但你們圍殺那個女總捕頭，不能太久，我們三對二，未必能必勝不敗，但我們會拚命擋住她們半個時辰，時間夠不夠？」

「半個時辰，足足有餘，一百個回合，大概是頓飯工夫吧！」青狼道：「五狼合擊，一百個回合，還殺不了那個人，那就永遠殺不了人家，打三天也沒有用。」

「殺了那個女總捕頭之後，」素喜道：「能不能過來幫幫我們呢？」

「再說吧！」青狼道：「能加點銀子，什麼事都好商量。」

曲大風站起來，道：「素喜姑娘，該上路了吧，時間也差不多了。」

戲味十足，演得很好，青狼沒有看出破綻，轉身先行，道：「我來帶路。」

山坡有一里多長，一般人爬上去，都有着腿軟脚酸的感覺，坡上是一片數百尺的平原，却無人家居住，只有一座茶棚子，擺了十幾張長板櫈，此刻歇脚的客人不多，只有四個人圍在一張桌子上喝茶。

四面荊棘叢生，提供了很好的隱蔽環境。

青狼進入茶棚，叫了兩壺茶，目光却不停在先來的四個人身上打量。

他目光中露出兇焰，看得四個茶客神魂不安，只好起身離去。

青狼目送四人走遠，突然詫道：「這條路通往關外，那位女總捕頭，爲什麼走這條路？」

「大概是想找我了。」素喜道：「我就出生在前面十餘里處的小楊莊。」

「妳在萬寶齋呀，萬寶齋在北京城中，」青狼道：「何用跑出京城來找妳？」

「萬寶齋可以不認賬，他們查出了我的家，我是言侍郎被殺一案中最重要的証人，」素喜道：「非要找到我不可，找上小楊莊，抓我老娘入大牢，你們說我該怎麼辦？」

青狼笑一笑道：「瞧不出啊，妳還有娘！」

「廢話，我又不是石頭中蹦出來的，」素喜道：「這也是我急於殺了她的原因。」

青狼似是已完全相信了素喜，笑道：「好吧！五狼人今天就成全妳一片孝心。」

（未完・廿二）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等四人，又遇到有人阻撓，但暗中有人將偷襲的人打入谷底，在寸步難行的泥沼上，四人卒能安然渡過，找到治蠱的巴哈先生，吃了解藥後便趕回去，豈料巴哈給的是助長惡蠱的藥，連溫如風也中了惡蠱，衆人尚未知道，還想去求取解藥，突然間鑽天飛鼠出面制止，據說他來這裡，也是爲一件事情而來……

老偷兒慷慨贈葯　梅公子暫充蠱醫

「我接過紙包，就起身告辭，追着你們來了。」鑽天鼠又道。

「老前輩，那你『百毒散』可會到手？」

梅三公子最關心的當然是「百毒散」，因爲一行人中，除了自己還能勉强支持之外，連聞香教主溫如風這樣的高手，也只能運功强忍，臉上現出無比的痛苦神情。

「我老偷兒從不白跑，不到手，那會回來？嘻嘻！還有利息呢！你瞧！巴哈老兒的家當差不多全給我順手帶來啦！」

說着骨碌碌的從懷中掏出二三十個小磁瓶，一面搖着頭，自言自語的道：「這裏面有救人的東西，也有害人的東西，這回，我老偷兒也好做做走方郎中啦！唔！我說了半天，總也得分點給你們才好！嘻嘻！你們才是眞正的坐地分贓！」

他三句不離本行，還說梅三公子坐地分贓。

梅三公子瞧着他這副賊禿嘻嘻的怪模樣，眞有點忍俊不禁！

鑽天飛鼠那隻枯乾得像鷄爪的右手，再次伸進懷中。一陣摸索，掏出一個小小的白色磁瓶，交到左手掌心。

又從懷中取出一疊四方小紙，敢情連巴哈先生包藥用的小紙，也給他順手拿來。

這回，他卻鄭重其事，小心翼翼的打開瓶塞。

梅三公子站得較近，只覺一股極其辛辣的藥味向鼻孔中直鑽，這敢情就是「百毒散」了。

只見他慢慢地傾出一小撮深色的藥末，俄頃變色。

一會工夫，已包好七包，隨手遞過，口中說道：「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你趕快給他們服下！」

梅三公子接過「百毒散」，回頭一瞧，聞香教主溫如風，方才還好好跌坐運功。

這一會工夫，跌坐着的人，却臉色青白，全身戰抖，似乎十分難受！

心中一急，連忙把一包藥末送到他口邊，低聲說道：「溫兄，這是『百毒散』，趕快服下！」

溫如風在極度難受之下，一張咀就吞了下去。

鑽天飛鼠剛剛把小磁瓶往懷中藏好，一見溫如風已把「百毒散」吞下，不由連連搖頭，急道：「唉！這……這……我的公子爺，你們年輕人就是這麼性急，我老偷兒話還沒說完呢！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你要給他們找個隱蔽地方去服才對呀！」

話才堪堪說完，驀聽溫如風突然叫了一聲「啊喲」！

雙手緊按着胸腹，一個騰身，躍了起來。

連哼帶叫，一連幾個起落，如飛的往右邊樹林中竄去！

梅三公子心頭猛的一凜，正想問話。

只見鑽天飛鼠咧着嘴笑道：「別急，那不是毒藥！」

「老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噫！年輕人，你不是也中了『金線桃花蠱』？怎麼吃了巴哈老兒的養蠱藥物，還不發作？」

鑽天飛鼠瞇着一雙鼠目，答非所問，大有幸災樂禍的心情。

梅三公子心頭又是一震，這老頭大有可疑。

眼看委頓在地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渾身不停的痙攣，氣息低沉。

自己不經他提起還好，給鑽天飛鼠這末一問，也覺一陣煩嘔，湧上心頭，內腑之間，似癢非癢的蠢動起來。

趕緊暗暗運起「般若神功」，硬把惡蠱逼住。

只聽鑽天飛鼠又自言自語的說了起來：「咳！就是內功練到十分火候，也經不住『金線桃花蠱』毒，這年輕人，可眞有點古怪。喂！公子爺，你發什麼楞？敢情還不信任我老偷兒？這兩個小妞，可受不住啦！還不趕快找個隱蔽地方，給她們服藥去？哦！哦！還有……」

說到這裏，突然湊近身來，臉色一正，放低聲說道：「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但這是瀉藥，一服下去，就得拉上十遍八遍，中的蠱毒越重，拉的次數也越多，而且在六個時辰之內，藥性未除，人就像癱瘓似的，渾身乏力。」

* * *

「無恥老偷兒，你膽敢向老夫行詐？今日讓你逃出九道彎，我就不叫巴哈先生。」

巴哈先生怒吼之聲，好像近在眼前。

其實，他人最少也在一兩里外，「千里傳音」能像這樣凝而不散，巴哈先生的內功火候，端的不可輕視。

「啊！呵！不好！追贓的來啦！」

鑽天飛鼠兩肩一聳，慌張得叫出聲來。

一雙鼠目，骨碌碌亂轉。

方才掏出來的二三十個小瓶，還攤在大石塊上，這時雙手齊抓，往懷中一陣亂塞，活像一個小偷。

口中還急叫着：「年輕人！快！快！你快抱着她們走，找個隱蔽地方服藥去，喂！要找一個隱蔽得讓人找不到的地方，快！快去。」

梅三公子見他這副焦急神氣，不覺暗暗好笑。

一個人千萬別做偷兒，像他這等功力，當了偷兒的老祖宗，還改不掉「賊膽心虛」，如此怕法！

但他既然不斷的催促，而且百毒散在手，崔慧、上官燕兩人，確也急需給他們灌藥。

這就依言返身，走到崔慧、上官燕兩人身邊。

剛要俯身下去，只聽鑽天飛鼠又在身後放低聲音，急叫着道：「喂！喂！公子爺！喂！年輕人，你快過來，我還有話說！」

梅三公子見他着急的叫着自己，不知還有什麼話說。

只好依言回到鑽天飛鼠身邊，問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鑽天飛鼠向四外望了一眼，輕聲問道：「你蠱毒中得不輕，怎會到現在還一點事也沒有？」

梅三公子見他一本正經的叫自己回來，原來只是爲了問這句無關緊要的話。

碰上這末一位纏夾不清的老鼠爺爺，一會兒焦急萬狀，一會兒又好整以暇，眞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當下隨口答道：「小生先前確也感覺惡蠱蠢動得非常厲害，後來經過幾次運功逼住，現在倒似乎覺得好了一些。」

鑽天飛鼠臉上似乎現出一陣訝異，口中低低的叫兩聲「怪事！」

隨着又頻頻點頭，說道：「這也好，我方才忘了告訴你，你給兩個小妞兒服藥，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一服就瀉。那個教主爺，你不是看到了嗎？所以，年輕人，這裏可不是善地，你能忍一下最好，如非萬不得已，最好能熬過六個時辰，等兩個小妞兒完全恢復，你再服藥。這樣就不致爲人所乘，好啦！你現在可以走了！」

「哦！哦！還有，和你們一起來的教主爺……」

他話還沒說完，突然鼠頭一歪，側耳細聽，自言自語的道：「唔！來人還不止一個，沒事啦！沒事啦！你快走罷！記住！找個隱蔽地方！」

他連連揮手，催梅三公子快走。

梅三公子摸了摸揣在懷中的「百毒散」，返身一手一個，挾起崔慧、上官燕兩人，立即大踏步跟着溫如風奔去方向，向右邊一片松林中奔去。

趕到松林之前，只覺松濤盈耳，林內黑壓壓的，不見天日。

梅三公子挾着兩人，毫不思索的向林內就走，他內功精深，目能夜視，就一直往裏走。

松林之中並沒路徑，只是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轉了一程，根本不見聞香教主溫如風的影子。

心想鑽天飛鼠一再吩咐自己，要找一個隱蔽所在，方能給兩人服藥。

而且這服藥下去之後，六個時辰之內，藥性未退，人如癱瘓，要自己小心守護。

那末能找個避風山洞，最爲理想。

心念一動，立即加緊脚步，向前奔去。

又走了一陣，前面林隙，已露出稀微陽光，敢情已到了松林盡頭。

正欲飛出身去，驀聽左後樹下數丈之外，「刷」的一聲輕響。

梅三公子耳目何等靈敏，已看到了一條人影，用手向自己打了個手勢，一晃而沒。

敢情是溫兄，他先入林來，找到了避風岩洞。

也許發現林外有了敵人，是以沒有出聲，要自己跟他快走？

心念一動，就轉身向黑影閃沒之處，飛掠過去。

脚尖落地，目光已向四外掃轉，那有溫如風的踪影？

梅三公子心中奇怪，溫兄把自己引來，他又跑到那裏去了？

就在這微一遲疑的工夫，只聽前面五六丈外，有人輕輕的「噓」了一聲。

這暗號，當然是叫自己不要出聲。

難道松林之外，當眞來了强敵？他這裏方在一楞。

黑影又在前面樹叢之間，現出身來。

連打手勢，意思似乎要自己跟他快走！

這回，梅三公子看出前面那條黑影，身材小巧，根本就不是聞香教主溫如風。

那末此人又是誰呢？

敵友未分，自己雖然不怕，但身邊還有兩個身中惡蠱，急待灌藥的人。

萬一是敵人故意引誘，讓自己入伏，這可不能上他們的當！

唉！自己行藏，既被人家覰破，躲也躲不過，不如就跟他去看個究竟。

心意既決，立即跟蹤下去。

他本來已是即將穿林而出，這一向左後方追蹤，重又進入松林的另一方向。

前面那個小巧的黑影，左轉右轉，時隱時現，一直往深林中穿去。

眨眼工夫，已走出老遠。

黑森森的松林，前面又隱隱約約的透進陽光來了。

那黑影身形突然加快，像輕烟似的一閃身，便竄出林去。

梅三公子不敢怠慢，猛吸一口氣，施出「般若神功」護住全身，身如電射也跟着向林外縱去！

這一下，他是怕敵人暗中襲擊，才鼓足內勁，像浮矢掠空，奇快無比，飛出三四丈遠。

身在半空，便已瞧清林外原來是一個峻險深邃的幽谷。

當即停住身形，輕飄飄的往岩石上落下。

脚才着地，只聽身後「噗嗤」一聲輕笑：「瞧你，飛得這麼快法，好像人家要偷襲你似的，幹嘛？」

乳鶯般聲音，又嬌又嫩，好聽已極。

梅三公子聞聲旋身，只見自己面前，站着的竟是一個十七八歲頭挽雙髻的玄衣女郎。

粉面微酡，一雙脈脈含情的眼睛，正似笑還羞的盯着自己。

她！不是六紹三嬌的三小姐于文嫻！

引自己來此，又是爲了甚麼？

「于文姑娘，招呼小生來此……」

于文嫻不待他說完，小蠻靴一跺，輕喊：「快跟我來，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說罷，霍地縱身前進，當先領路。

這幽壑奇峯插天，危岩撲地，山形犬牙相錯，天然的在峯跟岩脚之下，露出逶迤曲折的一條小徑。

走上這條小徑，幾個盤旋，便進壑底。

四面層巒環抱，形若甕底，似乎已走入絕地，無路可通。

梅三公子以爲她在使狡獪，但瞧她一面行路，一面又不時的回頭張望。

走得甚是慌張，心中益發大惑不解。

不久工夫，已走到盡頭，于文嫻脚步一停，霍地從背上抽出長劍。

把身前岩壁一盤枯藤用劍尖挑開，接着又一連挑了好幾盤枯藤。

赫然露出一人來高的一個岩洞，向梅三公子回頭笑道：「這九道彎四面全是絕嶺，除了土爛狹谷，一個出口，又滿佈毒瘴，只有中午可以通行，捨此之外，就別無通路。後來巴哈先生在無意之中，發現這幽谷盡頭，有一條天然隧道，可以繞過土爛，一直通到外邊，這條秘徑，他從不告訴外人。還是今天我和金伯伯，公孫先生同來，由二師姐帶路，才從這裏進來。這次，師傅讓二師姐向你們暗中放蠱，原是想脅逼你們，加盟本教。後來據報你們已向九道彎方向奔來。敢情是到巴哈先生這裏求醫。要知巴哈先生乃是二師姐義父。這才由二師姐傳達師傅意旨，要他拖延時間，先給你們一些培養蠱毒的藥末，

等過了午時，你們勢必被困在這裏，一面又指派金伯伯和公孫先生一起趕來，把你們生擒回去。我聽說你中了惡蠱，心裏一急……」

她說到這裏，突然聲音一低，臉上更紅得厲害！

梅三公子見她話沒說完，忽然停了下來，心中正感不解，只聽她繼續說道：「當時我吵着要來，這就和他們一起來了。這條秘徑，中間雖有許多轉折，但只要沿着直線，不走歧洞，就可直達土爛狹谷之外。方才我來的時候，留心細瞧，中間還有許多岩洞，可以暫時容身，你們進去找個石洞先歇一歇，他們這時不會再來。等我設法問二師姐要些『百毒散』，再替你們送來。」

至此，梅三公子已確信于文嫻果然並無惡意，連忙接着說道：「萍水相逢，承蒙姑娘如此關照，小生萬分感激，至於『百毒散』，方才已由一位奇人在路上相贈，足可無礙。何況姑娘向令師姐去要，反有不便，姑娘這份情誼，小生當永銘肺腑……」

以下的話，還沒出口，一時囁嚅得倒不知如何說才好。

于文嫻聽說他居然弄到了『百毒散』，不由臉現喜色的道：「啊！你們已經有了解藥？那太好了！不過……聽說『百毒散』一經服下，就有六個時辰，全身不能稍動。你們……你們只要在洞中不出聲音，就是有人路過，也不會被發覺出來。唉，梅公子，時間不短啦！我是藉故出來的，不能多躭擱了，快進去吧，我還得替你們把洞口蓋起來呢！」

梅三公子知她所說非假，連忙道謝了一聲，挾着兩人向石洞中鑽了進去。

他剛從光亮之處進來，迎面一片黑漆，連甚麼都瞧不清楚。

差幸身後山洞，還有些微光亮透入，照到近身之處。

那知身剛入內，于文嫻已把身後幾盤山藤，一重重放下，光線全被擋住，登時伸手不見五指。

梅三公子內功精湛，目能夜視，略爲定了定神。

睜目四顧，只見這條秘道，約有一丈來寬，地下極爲平坦。

走了約莫一箭多路，洞徑逐漸曲折，在兩邊果然還不時的發現歧徑。

這樣又走了一陣，三彎兩拐，入洞漸深。

梅三公子急於要替兩位妹子服藥，心中却想起于文嫻的話來，玄女教賊黨，這次既然全爲自己而來。

如果在四面找不到蹤跡，也許會向這條隧道中找來，自己雖然不怕。

但兩個妹子服藥之後，六個時辰，功力盡失。

自己一人萬一照顧不到，難免不爲敵人所乘。

不如先找個石洞，較爲穩妥。

心念一動，便向右首一條歧徑上走去。

歧徑當然比垂直的隧道略爲逼窄，一連又是幾個轉折，甬道越來越窄。

漸漸的只有一人來寬，自己手上抱着兩人，自必須側身而入。

梅三公子凝目一瞧，差不多已走到盡頭，前面擋着一座石壁。

側身進去，發現裏面果然是一間四方形的石室。

約有兩丈來寬，地下也極爲乾燥，石壁盡頭，似乎還有複室。

不禁心中大喜，當下立即把手上兩人放到地上。

崔慧和上官燕，大概因爲蠱毒發作，又經過這一陣折騰，已是雙目緊閉，張着口兒，在一口一口地向外喘氣，發出輕微的呻吟。

梅三公子瞧着她們這副模樣，感到十分憐惜，忙從懷中掏出「百毒散」來。

打開藥包，禁不住心中一陣爲難。

他們兩人，這時除了輕微的呻吟之外，神志昏迷，不能自己吞服。

這雖是小小一包藥末，但隧道之中，那來茶水，連想替她們灌下去都不可能。

梅三公子沒奈何，只得將「百毒散」傾入自己嘴中，用津和勻，然後坐下去，伸手從崔慧背下穿過，攬着她纖腰，倚在自己懷中。

正想……

她軟玉溫香的一個身子，眞個是坐不穩，倚不住，粉臉微抬，嬌喘吁吁。

梅三公子只覺胸膛小鹿直撞，噗通！噗通！跳得很猛！

崔慧身上那股非蘭非麝，帶着微有甜甜的花香氣息隱隱透出，這可比醇醪還要醉人。

幸好「百毒散」的一陣辛辣味兒，直衝咽喉。

梅三公子悚然一驚，他顧不得許多，趕緊低下頭去，口對口，哺佳慧妹妹櫻唇，用舌尖撥開牙牀，把藥末送了過去。

又一連度了幾口眞氣，才輕輕的將她放下。

然後如法泡製，抱起上官燕，剛把藥末哺好，還沒把身子放下，只聽崔慧腹中咕咕輕響，接着連珠似地一串響聲，裂帛而出。

立覺一股腥穢之氣，直衝鼻孔。

同時「嚶」了一聲，崔慧業已醒

轉，剛喊出聲：「梅哥……啊！啊！」

她「啊」兩聲，突然身子又是「嘩啦」一聲響。

梅三公子連忙把上官燕身軀放下，那知崔慧那邊響聲剛停，這邊上官燕腹中又是一陣雷鳴，「嘩啦嘩啦」的響了起來。

梅三公子這才醒悟，想起適才鑽天飛鼠之言：「這百毒散最靈不過，它是瀉藥，一服下去，就得拉上十遍八遍，中的蠱毒越重，拉的次數越多，在服藥後六個時辰以內，人就像癱瘓似的，渾身乏力……」

想到這裏，這可更是作了難了。

兩位妹子，這回明明是服藥之後，打下來的毒蠱。

但她們是女孩兒家，這個忙，自己如何幫得？

他正在爲難，却聽崔慧、上官燕兩人的肚子裏，「咕碌碌」地一陣響後，隨即又是「嘩喇喇」直響。

這回響聲更大，腥臭之氣也更濃。

兩人似乎在咬牙強忍，但那裏還忍得住。

半晌之後，響聲方止。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被這一陣猛瀉，早已越發顯得虛弱無力，連嬌喘也輕微了，簡直動一下都不得。

但兩人却都已清醒，痛苦也似乎減少了許多，只是兩張粉臉兒，已羞得緋紅欲滴。

梅三公子連忙問道：「兩位妹子，妳們覺得怎樣啦？」

上官燕小姑娘早羞得閉着眼睛，不敢作聲。

崔慧漲紅了臉，有聲無力的道：「嗯！梅哥……哥，你快出去，這……這……」

她那裏說得出口。

梅三公子忙道：「不！慧妹，這是甚麼時候，難道還顧忌得嗎？妳們能不能自己脫下來，我去扔了。」

崔慧明知所言是實，她微喘着，試想將上身坐起，但她們所中蠱毒，本已非輕，再加上猛瀉之後，更是虛弱，那裏想動得分毫？掙扎了好半晌，竟然連手臂也抬不起來。

這情形，梅三公子瞧入眼中，心頭更是憐惜。

一陣遲疑，說不得，只好走近一步，俯身下去，低聲說道：「鼠老前輩在給藥之前說過，妳們服了『百毒散』，須有六個時辰動彈不得。慧妹，這時只好從權，還是讓我替妳來罷！」

說罷！就伸過手去，替她寬衣解帶。

只把個崔慧，羞得只有將眼睛緊緊閉住，任由他解下去。

一會工夫，她中衣是解下了，但裏面稀裏糊塗一大堆排洩出來的毒蠱，腥臭衝鼻，又髒又穢，怎麼揩拭呢？既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何說。崔慧索性把嬌軀，側過身去，讓他褪下褻衣，擦拭乾淨。

因隧道之中，無水可替她洗滌，只得算了，當下仍把外衣給她穿好。

再轉過身去，替上官燕把褻衣褪下，拭抹乾淨。

然後將兩條污穢衣服，捲成一包，扔到石室角落邊上。脫下自己的外衣，替兩人蓋好。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自從在歌樂山莊木偶陣中，赤身露體的由梅三公子救下之後，女孩子家的清白身體，已被他摟摩殆遍。此生除了梅哥哥之外，豈能再事他人。

兩顆芳心，早已暗暗打定主意，是以這一回，就任梅哥哥擺佈，但事實也只好如此。

兩人心裏，自然又是羞澀，又是感激，還有點說不出的感覺，那是溫馨和安慰。

她們經過一陣猛瀉，體內的毒蠱，業已全部瀉出，痛苦既除，心頭極感輕鬆。

除了四肢無力，全身軟綿綿的使不上勁之外，已和好人一樣了。

梅三公子瞧着兩人，問道：「妳們覺得好些了嗎？」

崔慧這時可不能不睜開眼了，她微微的點了點頭，可是還不敢看他。

只是把眼皮霎了兩霎，眼角上晶瑩地流出淚來。輕輕說道：「梅哥哥，你……你這樣不嫌污穢，我……我怎生報答你呢？」

她話才說完，只聽上官燕也低低的叫道：「梅哥哥，你太好了！」

梅三公子忙笑道：「兩位妹子，快別如此說法，我們行道江湖，既使陌生之人，尚且要救困扶難，何況……」

說到這裏，不知下面如何說好，不由微微一頓，道：「如果換了我，妳們又豈會袖手不顧嗎？」

這句話把崔慧提醒了，她眼珠一轉，突然問道：「咦！對了，梅哥哥，你不是也中了蠱毒嗎？怎麼好得恁地快法？」

梅三公子因她們蠱毒初清，不願把鑽天飛鼠一再叮囑要自己忍耐過六個時辰，等她們復原之後，再服「百毒散」的話，實言相告。

聞言笑道：「我適才已服過解藥，此時早已好了，慧妹，妳蠱毒初清，但神形已傷，快休息一會才是！」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深知梅哥哥內功較自己深厚得多，此話自然

相信。

而且自己確也十分疲乏，需要休息，當下果然依言闔上眼睛，不再說話。

梅三公子半天來奔波忙碌，迄未稍停，原把身上蠱毒忘記乾淨。

此時剛停下身來，又經崔慧這末一問，突然感到石室中瀰漫着的一股腥穢之氣，直襲心頭。

一個噁心，被自己用「般若神功」強行逼住的毒蠱，竟然又暴動起來，痛癢齊作。

他既不敢哼出聲來，趕緊默運神功，仍擬把毒蠱逼住熬過六個時辰，等她們痊癒之後，好替自己守衛，然後再服解藥。

那知這一回非先前可比，石室角落，一陣陣的腥穢氣味向鼻孔中直鑽，越來越濃。

腹中毒蠱，受了外來蠱毒氣味的影響，蠢動得更是厲害。

任你運用內功，封閉臟腑，也無法壓制得住牠們。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照此情形，自己如何熬得過漫長的六個時辰？

他一手緊按心腹，強自忍受。

但最感難耐的，還是那股腥穢之氣，觸鼻而來，只覺五臟六腑之間萬頭攢動，痛癢交加。

渾身如火焚，四肢漸漸冰冷，一個個的寒噤，接連而起。

不由心中一動，自己腹內毒蠱蠢動得如此厲害，莫非是受這穢腥之氣所引發？

正想把兩人換下來的污衣，扔出洞去，忽然想起自己所練「大乘伏魔法藏」中的「旃檀禪功」不正是掃除一切穢跡的無上法門嗎？自己又何必外求？

想到這裡，立即在石室門口，盤膝坐下，瞑目運起佛門絕學「旃檀禪功」。

只覺一盞心燈，漸漸由靈台燃起，光明朗澈，普照大千。

一股旃檀異香，遍及全體。

莫說腥穢頓解，連萬頭攢動的「金線桃花」惡蠱，也早被心頭佛火燒成灰燼，由全身毛孔中逼了出去。

但覺已其身安輕，其心虛靈，其氣和清，其神圓明已至佛家至高境界。

這一來，直若老僧入定，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

突然聽到似乎有極其輕微的脚步之聲由隧道直徑中隱隱傳來！

要知內功已有造詣之人，無論睡得如何沉熟，只要有一點響動，就會立時驚醒。

何況梅三公子正在坐禪之際，靈台空明，萬念俱靜，自然聽得更遠。

連忙從地上站起，蠱毒既除，心無顧慮，區區來人，那會放在眼裏。

回頭一瞧，只見崔慧和上官燕睡得甚香，心想眼下兩位妹子，功力未復，只要他們不闖進來，也就算了！

正想依舊坐下，却聽到那輕微的脚步聲，敢情不止一人，此時已越走越近。

還似乎躲躲閃閃，防人發覺一般，聽聲音，該已走到隧道直徑和自己這條岐洞的交叉路上。

「咦！」他們怎的倐然停止了？

梅三公子心中起疑，暗忖：照這情形推測，來人決非玄女敎一路。

他們由前洞進入，一路遮遮掩掩地往裏走來。

敢情這兩人是跟在玄女敎一行人後面進洞來的，因路徑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摸到此處。

光憑他們這份輕功，也決非庸手。

哦！他們在細聲說話了，自己何不過去瞧瞧！

心念一動，立即輕悄悄的轉出石洞，向兩人說話之處掩了過去。

洞內一片漆黑，他不怕被人發現，走到岐徑盡頭，果然聽到有兩個人正在低聲說話。

雖然他們說得極輕，幾乎只是耳語，但在梅三公子聽來，還是十分清晰。

「大師傅，我們會不會上了人家的當？他們故意把我們引到這轉轉彎彎的山洞裏來。」

這是一個青年人的聲音，敢情走得有些不耐煩起來。

「哈哈！祝少俠，一路上他們既沒發現我們跟蹤下來，那會故弄狡獪，給我們上當？依貧僧的看法，這山腹內的隧道，定是一條秘徑，通到另外一處出口，不過我們路徑不熟，多走了幾條岐路而已。這回貧衲倒體驗出來了，這又直又寬的是條正路，我們照此下去，準不會錯！」

這第二個發話之人，聲音好生耳熟！

不錯！就是他，那是貪念甚熾，俗不可耐的燈心和尚！

怎麼，他居然也摸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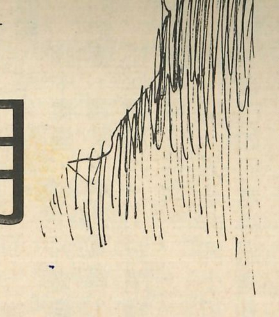
「大師傅，我任二哥被人害死，這消息不會錯？」

「嘿！祝少俠，你當我和尚是飯桶！任大俠和貧衲也算得是方外至交，生死與共的朋友。那天晚上，任大俠暗器失利，先走一步，貧衲和追風劍客，范老三三人，還在聯合作戰。第二天，貧衲就在雪峯山脚下，發現任大俠屍體，已被仇家所害，那是劍傷，由前胸透過後心，慘死地上。」

燈心和尚說的，不正是十二金錢任龍嗎？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小高只得三成功力，眼見韓七絕將天痞打至重傷，小高奮不顧身迎敵，讓水水和三痞逃脫，自己仍被韓捉回去，逼寫口訣，韓和方振遠依照口訣互相餵招，似有心得，小高怕韓悟出絕招，便游說方合力將他打倒，方趁與韓餵招時，企圖將他功力吸收，用翎箭傷他左肩、左脅，豈料韓服下神仙丹，反弱爲强，方不敢使用奪功大法，準備逃走……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韓七絕趁機偷襲　天雨峯初試神功

就這一吸一吐，韓七絕掌勁又打得方振遠，暴滾數丈，鮮血狂噴。

實在不能再戰了，方振遠急於逃走！

在無法施展奪功大法之下，方振遠簡直窮於應付，眼看韓七絕身形又暴射而至，他別無選擇地甩手鐵翎箭射了出去。

他的目標是韓七絕的左脅傷口。

翎箭射中傷口，直沒箭尾，韓七絕暴痛尖叫，他伸手拔出翎箭，反打方振遠，整個人也欺壓了過來。

方振遠避開了鐵翎箭，却再度被韓七絕纏住，不得已他又抓出兩支鐵翎箭，狠狠刺向韓七絕左脅傷口，沒及數寸。

韓七絕痛徹心肺，瘋狂掙扎，左手猛抓傷口部位，右手猛打方振遠。

方振遠此時利用奪功大法吸取他的內力，因爲他想到小高上次被擊重傷，並未中毒，自己不妨一試。

他吸取大量的內力，韓七絕的勁道越見微弱，而他的傷口已漸漸被方振遠刺得崩裂開來。

韓七絕無法再忍受，終於瘋狂地咬向方振遠的耳朵。卡的一聲，方振遠的右耳已被咬了下來，方振遠厲叫，痛得失去理智，竟也張口反咬韓七絕左手掌，硬生生咬下食指、中指。

韓七絕瘋狂大叫，咬掉了耳朵，接着咬方振遠的頭皮。

兩人就這樣咬來撕去，陡地方振遠的頭蓋骨被如野獸般的韓七絕撕裂開來，他有若食人獸般，將嘴湊往頭蓋洞口猛然一吸。

方振遠睜大眼睛，呆若木雞，他的腦漿刹時被韓七絕吸了個精光，而他的全身則抽動得不停。

「背叛老夫的下場就是這樣……別逃！」

小高此時已是魂飛魄散，不敢再看下去，渾身發抖，轉身即逃。

韓七絕豈能讓他逃走，輕輕一縱，已封住小高的去路。

小高一看無路可逃，祇能跳崖一途了。

跳吧！憑自己身手，祇要不太深，足可應付。

於是他立刻往崖下縱跳。

「想逃？沒那麼容易……」

韓七絕不放過，亦縱身跳下，甚至搶在小高前頭，逼得小高倒往上爬。

爬高十數丈，崖面已到，他很快翻了上來，拔腿即逃。

韓七絕厲嘯，相隔二十餘丈，他竟然能倒射崖面，還截到小高前頭，小高知道崖面上逃不過追截，

看他飛了上來，立即又縱下崖面。

這次連縱數十丈才抓住長草穩住身子，眼看韓七絕也彈縱追來，他急忙採橫掠方式躲開。

小高東跳西掠，韓七絕一時也奈何不了他。

纏追了近兩刻鐘，韓七絕的動作緩了下來，他甚至道：「暫時放你一條狗命，下次再收拾！」

說完韓七絕已往崖面上掠去。

小高訝道：「莫非他藥性過了？嘿嘿！換我來收拾你了……」

一上崖，韓七絕拚命地想快點逃回秘洞去，小高雖拚命追趕，仍差他一大截，一轉眼，即失去了他的蹤影。

小高心想：他眞的會回到秘洞，等着我去宰他？

他潛回秘洞，果然不見踪跡。

狡猾的韓七絕早就替自己預留了後路，小高祇能猜想他仍在附近，於是四處尋找可疑跡象。

追踪了一日一夜，竟無任何下落，他不得不放棄了。

「看樣子，他已經躲得安安穩穩的，甚至已離開了此山區……」

想及韓七絕的可怕，小高不禁全身發抖。

「還是溜之爲妙！」

他急忙找路往山下奔去。

顧不得再作停留，小高已決定趕往南疆廣雲宮，看三痞及陳水水他們武功練得如何，若不行，還是收拾行李避難去，那韓七絕遲早會去尋仇的。

辨別了一番方向，他已一路南下，馬不停蹄地趕往目的地。

* * *

廣雲宮的景色依然雅緻動人。

三痞和陳水水受傷後歸來，已勤加練習武功，期能制住韓七絕。

然而由於天痞傷得過重，還是陳水水的最後一顆七彩還魂丹保住了她的性命，經月餘調養，功力也祇是恢復了一半。

連環陣練起來，威力因此大打折扣。

最讓他們失望的是，水月洞中根本找不到小高所說的水月神功秘圖，祇能靠着那百餘張手抄圖苦練。

但對付韓七絕如此强敵，他們並無把握。

有一天，倚紅突然興冲冲地到水月洞裏笑道：「好消息，好消息！有解了！」

「什麼有解了？」陳水水不懂她在說什麼。

「神功有解啦！」

「婆婆，他們想通了？」陳水水驚喜道。

「不！是小高回來了。」

「小高？」陳水水呆了呆，倏地跳起來，邊跑邊問：「他在那裏？」

話未完，人已不見。

倚紅輕笑。「追得沒命似的，還問我人在那裏？」她還是提高聲音道：「宮殿啦！」

一轉身，也跟了過去。

幽靜肅穆的宮殿裏，小高已在大吹特吹，直到陳水水去了，才打斷了他的話題。

「你沒死？」陳水水欣喜地道。

小高道：「剛見面就說這種話？」

陳水水一楞，窘道：「人家是擔心嘛！」

地痞笑道：「回來就好，別再說不吉利的話！」

「我不說了！」陳水水扮了個鬼臉，又道：「你如何逃出來的？韓七絕現在人在何處？」

小高道：「用命拚出來的，韓七絕可能已悟透了三清神功！」

他又將經過大略的說了一遍。

「這麼說，他一定會找到廣雲宮了。」

陳水水頗爲擔心。

小高點頭道：「一定會，而且日子可能不會太長！」

天痞輕嘆：「他來了，我們祇好全力抵抗了。」

「功夫練得如何？」小高問道。

陳水水白眼道：「還說，我找了半天，什麼仙女也沒見着。」

「怎麼可能？」

地痞道：「祇有等你解開它了，如果不行，我們還是暫時避避風頭的好。」

陳水水道：「不能走啊！韓七絕會把廣雲宮毀了，這是我娘留給我的呀……」

天痞感傷道：「是不能走……好歹也得拚拚看……」

地痞輕嘆，也沒了意見。

小高道：「我先弄出水月神功再說……我可以去……坐牢嗎？」

說着看向陳水水，讓她好生困窘，她瞪眼道：「找不着，你就眞的坐在那裏別想出來！」

「沒關係，有倚紅天天替我送飯菜，我舒適得很。」

一旁的倚紅輕笑道：「這次可不一樣嘍！得罪了小宮主，你就會落到一天祇吃一個鹵蛋的地步。」

陳水水斥笑道：「聽到沒有？你得給我認眞找才行。」

小高淡笑道：「沒問題！大餐準備好等着我吧！」

「好大的口氣啊！」

「走着瞧，帶路吧！」

陳水水急着要看奇景，立即走在前頭，帶路去了。

* * *

水月洞中。

小高已將水底泥灰清理掉了。

「這樣就可以了……」他道。

說着認眞地瞧向池面，可是忽

然覺得角度不對，以前正中央位置應該也是落於水池的中心點，此時似乎偏右了？

他看來看去，還是覺得有差異，但水池及石床皆是死的東西，怎會有差異呢？

若說他們會動，小高却不相信。

他最後祇有苦笑道：「沒辦法，祇好等到晚上有月亮時再說了。」

「怎麼了？」陳水水問。

「角度不對，怪怪的。」

「你是說，這地方會變？」

「可能吧！現在無法肯定，先睡一覺再說了。」

「好吧！」

於是陳水水出了水月洞，留下小高一人，不久就呼呼入睡了。

* * *

「喂！起來了，快三更了。」

陳水水親自提來可口小菜，順便叫醒小高。

這時，弦月已探出了頭，小高很快將餐用畢，隨後仔細觀察，他終於已證實，角度已變，水中倒影及天空月亮交界處，已不再有仙女出現。

「哪裏變了？」

陳水水在一旁關心地問。

「還不知道。」

小高不斷地找原因，甚至跳入水中摸索，一切雕刻圖案仍在啊！

待他的腦袋升出水面換氣，準備再找原因時，突然發現水波有紅影出現，他驚喜地叫着：「找到了！找到了！」

「在哪裏？」

陳水水屏住呼吸，往水面上看去，果然在水中有着像霧中仙女般飄動的影子，她高興地叫道：「眞的有啊！」

「沒騙妳吧！」

「像仙女在跳舞，飛呀飛呀！好棒好棒……」

陳水水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又道：「你認爲我們該落水，再抄繪那些圖案嗎？」

「那是不得已的方法，」小高道：「角度突然變化，必定有其重要原因，如能找出來，很可能會有重大收穫。」

小高轉了一圈又一圈，仍找不出異狀。

「折射角度變了，有可能從何處起變化？如果以池水爲一面鏡子，它是不動的……那麼說，該是月亮動了？」

小高看看月亮，也不對，月亮隨着四季變化而移動，本是常理，除此之外，問題是出在池水了。

他往水邊走去，伸手一拍，池水掀起波浪，的確會動，波浪打向池壁，一高一低有規則地晃動着。

「咦……」

小高已有所發現，他仔細地往池壁水痕處瞧去，看見那兒有幾道水線乾枯後的淡痕，最新一道已浸在水裏七寸深。

「莫非這池水漲了，因而使折射角度變了？」

陳水水恍然大悟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道理並不難呀！」

小高已完全確定了原因，故有些得意地道：「有時越簡單的道理越容易讓人疏忽，還好我們事先已經知道池中有秘功，否則根本別想從這裏找到什麼。」

「現在把這些水弄掉？」陳水水問。

小高道：「好吧！反正不多，弄得越少，角度越高，較易看到。」

「我去拿水桶來。」陳水水想了一下，倒不如去拿工具來得快，反正不遠，她立即很快地奔了去，她心急地要看到秘功的全部眞相。

小高悠閒地躺到石床上，心想原來是池水漲了，難怪躺在床上看不到，現在祇要減少池水，即可一清二楚地看到了。

「其實，石床若能弄低些，照樣可以看清楚……」

他突然想到倚紅曾說過，張三丰曾在這裏修行，如果傳言屬實，那他一定是來此洞修行水月神功了。

照他的聰明才智，當然找得出這秘密，却不知他是作何感想。

「一個修道之人來到女人國修行，這實在是不怎麼合理……說不定張三丰當時也迷戀着水月門主呢！」

小高瞧瞧身下的石床，吃吃笑道：「修道人在這裏擺張大床，不怎麼像話吧！讓人有想入非非之感……」

說着他輕輕拍打着床面，啪然一響，本是輕脆悅耳，但震波却傳向池中，水紋立即盪往中央，頗有規律。

小高頓覺有異。

就算自己會武功，一掌打下去，稍有震力，也不可能會傳得如此之遠，還因此產生了共鳴現象。

他不相信，再試了一次，猛然往床上拍擊，又是一聲響，石塊根本不怎麼震動，那池水竟整個如海嘯般浪濤往內捲。

及至中心點時，有若兩道勁流相互撞擊，拍得水花濺高七八尺，力量還甚大。

小高驚詫不已，怎會有這樣現象？

他覺得好玩，乾脆兩手一起來，使盡全力往石床打去，轟然一響

，整張石床晃震了起來，嚇得小高趕緊跳開。

那池水竟如暴浪奔騰，硬將所有水面的荷花擠掉，和着水花甩射四週。

怪事發生了！

那張石床本以爲是雕鑿出來的，此時却開始往下沉，它和石壁的接縫竟是以紋路爲線，難怪看不出它是活石。

石床無聲無息地漸往下沉，池水却漸漸上漲。

這二者之間似乎有所關連。

待石床下潛至三分之一時，突然又從接平地面之處分割了開來，整片往石壁裏塞去，不久已嵌入石壁中，不露一絲痕跡，地面亦是平滑如鏡。

小高靜待一切平靜之後，始發現被切平的石床位置上，刻有幾行字跡。

他仔細看去，裏頭寫着：

水月神功乃天下第一奇功，唯其練法有別於一般武學，尤其吸功大法，若被不法之徒所得，爲害蒼生甚巨。

水月仙子有鑑於此，故將武學封於池中，若想窺得，非其門徒弟子，方得其門而入，唯近年水月門弟子人才凋零，又疏於防守此重地，且相傳數代，遺忘了此地之重要，乃被武林邪人烈火魔君窺其秘密，雖祇一二，却已掀起武林風波。

張三丰得自三清秘笈，特來此洞印證，果眞有此武學，爲免於日後武林再遭劫難，遂又加封一道關卡，免得閒人誤闖，亦能巧合參透玄機。

此皆因仙子所創武學，以及此洞設計之巧妙而不忍毀棄之故。

日後若有仁人君子發現此秘，當以存仁之心，若無必要，別將此功帶出武林，以免引起浩劫。

切記！

武當　張三丰字

小高看清後，不禁輕嘆：「原來水月神功的確跟三清秘笈有關，甚至奪功大法還是源淵水月神功，難怪張三丰要不辭千里趕來這裏修行。」

他摸着地面，想探出是否另有秘密。

「怎麼了？」提着兩個水桶回來的陳水水，發現洞中似乎發生了水災，覺得有異，復見當床的石桌不見了，更加驚詫。

小高向她輕笑道：「魔術，我要了絕妙的魔術，所以麻煩妳把水盆換墨盆吧！」

「眞是！」陳水水斥笑道：「到底發生了何事？」

「過來看啊！我把張三丰找出來了。」

陳水水急忙湊了過去，看看那些字跡，然後驚訝道：「他當眞曾在此洞修行？」

小高道：「不是修行，是在偷窺武功，然後把水月神功加一道石桌封了起來，讓你們失傳了三百年。」

「可惡！」

「沒辦法啦！修道人，總是很會耍花招的。」小高劍眉一挑，道：「不過，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是沒什麼禁制的。」

陳水水斥笑道：「亂蓋！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小高道：「當然是木盆換墨盆，還有紙筆，準備抄秘功了！」

此時小高盤坐於石床的中心位置，湖面已漸趨平靜，晶亮如一面平滑的鏡子，使得月日光的倒影更加清晰。

現在根本不費什麼力氣，就可看出水月仙女飛舞的圖案。

「太好了！」

陳水水試了幾次，次次成功，不禁叫起好來了。

她知道神功終於出土，於是急忙又折了回去，不到半刻鐘，便把筆墨、紙張通通準備了來。

而小高此時也已找到了最好的角度，除了對照上次抄繪圖形加以補充之外，又新添了不少圖案。

直到四更末，月亮消失之際，那張石床又自動結合浮了起來，恢復了原狀，想必是利用月亮引力作爲某種效應吧！

「眞是太神奇了！」小高搖頭嘆道。

「可見我們的祖先的智慧是多麼的高！」陳水水頗爲得意地道。

小高笑道：「沒錯！好了，工作了大半夜，總該有時間休息吧，現在是上床的時候了。」

小高伸伸懶腰，準備休息了。

陳水水顯然不願道：「那還得待明天晚上了。」

小高道：「當然了！不然怎麼辦？不過現在這石床能夠消除，位置容易移動，找尋起來並不困難，今夜月亮出來時再抄個夠。」

陳水水道：「可是……」

「別可是了！」小高打斷她的話：「先休息吧，晚上再說。」

陳水水終於聽話地出去了。

* * *

七天過後。

小高終於把圖形抄繪得差不多了，加上以前所繪的，算了算，總共有三百多張，這工程可謂浩大。尤其是最後一張，竟然是仙女奔向兩個上弦月及下弦月之間，然後顯出「花好月圓天下平」的字樣來。

小高與陳水水經過思考後，已研究出了其中的含意。

原來那是指上弦月與下弦月相

互併合之後，也就是變成完整的月亮時，水月神功將大功告成。

兩人將三百餘張圖形合併於地面，這才發現那兩條彩帶不但暗示內功運行線路，亦接連出草書般字跡。

原來那是一些口訣，雖然祇是短短的三十來句，却是水月神功中最奇奧可貴之處，這個發現令他歡喜不已。

有了口訣，練起來更是容易多了。

陳水水不禁高興得跳起來，並大喊大叫。

秘圖已全部繪了出來，小高也不必再每天擊掌劈床了，終於可以圖個安靜，準備專心練功了。

「先去把消息告訴婆婆他們吧。」陳水水道。

「我也去?」小高猶豫道:「對於水月門，我可算是外人一個呢!」

陳水水瞪眼道:「還說這話?都讓你偷學光了!況且我們也並沒將你當成外人看呀!」

小高涎着臉道:「這麼說，妳是準備嫁給我嘍?」

陳水水刹時連耳根子都羞紅了，窘笑道:「可惡!老是佔我便宜!」

說着疾衝了過去，一陣追打，小高只好往宮殿逃去，找三痞他們救救他了。

三痞一直苦等消息，這天小高邊奔向他們邊喊道:「出來了!出來了!終於完全繪出來了……」

「繪完了?在哪裏?……」天痞婆婆搶先道。

在得知秘功全部抄繪完整之後，各人欣喜不已，莫不爭相翻看失傳了三百年的秘功。

人痞嘆道:「有了此功，該可制住韓七絕了。」

地痞道:「那得練會才行。」

天痞也輕輕一嘆，道:「怕就怕韓七絕也同時悟透了奪功大法，我們吸他的功力，他也可能把我們吸去，比勝負就全靠修為了。」

地痞憤恨道:「就憑我們三人聯手，相信他也討不到什麼好處，佔不了便宜。」

天痞道:「就怕他服下仙丹，就不易對付了。」

小高道:「這的確是相當可怕的，不過我們只要事先有所預防，暫時和他捉迷藏，採逃避的方法，危險將可降低許多。」

陳水水道:「對呀!小高不就是這麼逃出來的!」

天痞點點頭道:「就這麼決定吧!不過韓七絕是非常狡詐的，不知到時會弄出什麼名堂來，大家要更加小心才好。」

「我看地痞、人痞得守在外圍，一邊練功，一邊探查動靜，若是有了什麼狀況，大家也有個防備。」

大夥兒就這麼決定了對策，於是地痞和人痞相繼離去。

而小高和陳水水則回到水月洞，那裏寬廣，足夠練功之用，最重要的是隱密性高，練累了，還可以休息，談談戀愛呢。

* * *

時日匆匆，月餘已過。

經過這段時間，幾人的功力雖有進步，但却因韓七絕可能來臨之日更加逼近，而心頭的壓力更顯沉重。

尤其是天痞，她始終未能完全康復。

雖然練了神功，但對上韓七絕那種高手，她仍是頗為擔心，幸而還有陳水水與小高必要時可以遞補，否則將更為不利。

已近二更，天雨峯上老是下着綿綿細雨。

地痞與人痞分別守在東西兩處隱蔽的高點，以期能掌握全部的局面。

為了更早能夠掌握契機，地痞還把廣雲宮唯有的四個轎伕派到更外一層，一有了消息，馬上就可以回報。

二人都不希望韓七絕現在就到來，因為水月神功雖然威力無窮，却相對的也十分難練，它似乎更適合女性纖柔身手。

像地痞這圓滾如球的身材，練起來就頗感困擾。

幸好他武功底子深厚，自覺再過一段時間的習練，當可大功告成了。

再一個月的時間，是他們共同希望能平安渡過的日子。

然而……

人生總是事與願違，情況似乎並不樂觀。

此時首先傳來的聲音是東邊外圍轎伕的位置。

地痞但覺有狀況，立即掠了過去。

忽然又有了打鬥聲，地痞已經確定——他來了!

他急忙趕去支援，到達地頭時，只見幾名狠人已將轎伕打得滿頭是血。

地痞登時大喝，飛掠過去，剛學會的吸功大法盡展，邊吸邊砍，那些狠人並非絕頂高手，幾個照面已全被擊斃。

當地痞扶起轎伕時，他已因失血過多，奄奄一息了。

他急忙讓他吃下靈藥，並再加以運功治療。

沒多久，那人悠悠醒轉，地痞但覺如此安排只是平添痲煩。

「你們回去吧……我是說先回你家或是親人住處……」

轎伕雖對廣雲宮有感情，但在性命攸關，自己又幫不上忙的情況之下，也只好拜謝離去了。

不久，人痞也找了過來，道:「那邊也傷了二個。」

地痞道:「起不了什麼作用，讓他們走了算了。」

人痞點點頭道:「是該讓他們避開，不過他們卻不盡然沒有作用，至少我們已知道狀況，韓七絕可能很快登門了。」

地痞疑道:「奇怪!照他的個性，應該不會喜歡調動那些不堪一擊的小卒，他的用意到底何在呢?」

人痞道:「大概是試探廣雲宮是否有人吧?我要回去守門了，保重!」

說着，一閃即失。

地痞也不敢大意，在通知另外一名轎伕離去之後，回到了崗位上，守了一夜沒有睡覺。

又平靜地過了三天。

不是夜晚，而在正午時分。

正是地痞最為鬆懈的時候。

吃過午餐，他稍作休息時，忽然聽到背後有冷笑聲傳來。

這時地痞再如何鬆懈，也有了感應。

他立即跳了起來，回頭一瞧，見到樹枝上立着一個黑衣幪面人，有如樹葉般輕巧，隨着微風飄晃。

雖是大白天裡，仍可見到他兩眼裡青森森的光芒如電般閃閃發亮。

地痞已認清他就是韓七絕，手中暗自摸着腰際一把尖利短刀。

這是源於小高的提議，在他尚未服下神仙丹之前，最好先傷他幾處，事後才有弱點可以襲擊。

短刀仍在，他才冷冷地笑道:「你果然來了!」

韓七絕已完全恢復了正常。

「你們也沒走啊!」

「想報仇!」

「你們還想?」

「想得很呢!」地痞冷冷道:「今天讓你來得，去不得!」

韓七絕哈哈一笑，道:「我也不想回去了，準備當廣雲宮主了!你們如果願意歸順，我或許會破例饒你們一命。」

地痞冷笑道:「我卻饒不了你!」

人已來此，不需要再防守其他地方了，地痞遂發出嘯聲，以通知人痞趕過來，一同收拾這惡魔。

韓七絕又是一陣大笑，道:「全都招來最好，免得老夫還要四處找人，眞是太痲煩了，一起解決了省事多了。」

他掠回地面，大搖大擺地逼了過來。

「二十年的舊帳，今天也該來算總帳了!」韓七絕道。

地痞冷笑道:「是啊!要拿你的血來祭宮主的在天之靈。」

此時人痞已趕過來，突見韓七絕，他先是一楞，隨即冷冷地道:「你果然沒死!」

「不但沒死，還會長命百歲!」

韓七絕狂笑不已。

二人聯手，力量已差不多，地痞突然喝了一聲，和人痞衝了過去，左右開打，想折服敵人。

「好功夫!」

對於雙痞的絕高身手，韓七絕誇讚不已，但自己卻以更狂傲的態度來對付，他自恃秘功在身，根本不閃躲。

他大搖大擺地走來，雙掌隨便揮揮，想以奪功大法教訓這兩個不知死活的老傢伙。

眼看地痞一掌罩了過去，他也伸手貼去。

雙方一接觸，韓七絕笑得更狂了，奪功大法已展開來，想吸取地痞的內力，讓他知道三清神功的厲害。

地痞也不甘勢弱，硬撐着不讓他吸去。

待人痞又發掌貼過來之際，二人先是故意讓韓七絕吸去功力，繼而忽然轉換成借力打力。

地痞將功力透過韓七絕再傳於人痞，人痞則右掌進，左掌出，狠狠地一掌擊向韓七絕的胸口。

砰然一聲，此掌勁等於合二人之快速强流，威力何止增强數倍，韓七絕一時不察，胸口被擊，竟被擊退數步。

他氣得哇哇大叫。

但在護體神功的保護下，他並無大礙，只是不敢再大意。

他甚至採一對一的方式，先對付地痞。

幻掌追魂手如閃電般迫來，地痞不敢硬接，虛晃一招，立即後退，誰知韓七絕右手突然暴長數尺，竄到地痞身前一掌打出。

地痞想避已是不及，被推得彈了出去。

韓七絕哈哈大笑，反手再攻，正好迎向側面偷襲的人痞，照樣打去，使得人痞偷襲無功，還被打得東倒西歪。

雙痞吃了虧，確信韓七絕的功力增强了許多，於是改採車輪戰的方式對敵。

二人運功一掌擊了過去，韓七絕雙掌貼了過去，又是奪功大法。

雙痞掙扎不了他的吸勁，只好猛運吸功大法，將韓七絕的掌勁回吸，而且二人右手突然多了把利刃。

他們奮不顧身地狠命刺了過去，一個刺左胸，一個刺右肩，速度

之快，匪夷所思。

韓七絕但見青光一閃，頓知不妙。

尤其他發現對方也會吸功大法，立時大喝一聲，勁道改吸爲打，想震退二人。

但二人的水月神功使他擺脫不了，眼看利刃離身不及三寸了，他狂嘯一聲，全身猛抖，身軀忽然發出强烈勁流。

那護體罡氣倒噴而出，使得兩痞衝力受阻，只差三寸，硬是刺不進去，若非二人貼着他的手掌，可能也被震出去了。

眼看再難向前衝，地痞當機立斷，身軀橫擺，右脚猛往人痞背脊踢去，砰然一響，踢得人痞痛得大叫。

整個人往前撞了而去，尖刀刺向韓七絕的左胸口。

地痞深怕一脚不夠，又補了幾脚。

人痞哇哇痛叫，尖刀却一寸寸刺入。

使得韓七絕亦是尖聲痛叫，護體神功整個潰散，雙掌揮起，狠狠地往二人沒頭沒臉地打去。

雙痞一招奏功，不想戀戰，借着掌勁後退十餘丈開外。

人痞瞪着地痞。

地痞乾笑道：「情非得已，記你一筆功勞！」

「下次換你！」

「好！只要有機會！」

忽見韓七絕怒極飛撞了過去，雙掌幻出千百道影子，在白晝之間，亦仍遮天蔽日，流星趕月地追了過來。

雙痞但覺寒意逼人，心知不妙，據攻爲守，甚至準備逃脫。

架勢方擺定，黑影已罩至，勁道轉旋之際，雙痞一時有如被萬鈞力道重壓，被迫得落地亂滾。

地痞突撞一棵巨松，他一掌劈斷根部，巨松轟然倒下。

韓七絕怒笑，兩掌猛把巨松擊得木屑亂飛，雙痞借機滚離六七丈，拔起身軀，沒命地往山區掠去，見一小洞，猛鑽了進去。

韓七絕哈哈厲笑。

「昔日不可一世的武林三痞，現在也會像老鼠般鑽洞而逃，哈哈哈……本大爺就來陪你們了！」

他也追過去，直往小洞鑽去。

突然一聲暴喝，雙痞竟然學起了小高上次以網捕人絕招，一張網就等着韓七絕，眼看他撞入了，二人左右打滾，硬是將獵物扣得緊緊的。

韓七絕突然中計，驚心中更是狂厲，他想扯斷網繩，一時扯不斷。

雙痞接着掌勁打來，皆使他疼痛不已。

在情急之下，他張口猛咬網繩，只聽卡的一聲，網繩斷了一條，雙痞不禁緊張萬分，撲過去，猛打猛劈。

但那韓七絕全身似無穴道，根本無法制住他。

韓七絕被打得疼痛難挨，突然逼起眞勁，整個人像脹硬鐵球般，亂撞亂滾，甩得二痞難以抓牢。

韓七絕猛然一掌擊向岩壁，轟然暴響，整座山洞就快倒了。

地痞大叫：「不好！快走！」

他和人痞只好捨棄韓七絕，閃身出洞。

轟轟幾聲巨響，岩石紛紛掉落，連洞口也塌了下來，韓七絕被活生生地埋在裏面了。

地痞喘了口氣，暗呼好險。

「他死了？」人痞問。

「不知道！不過我想不太可能……」地痞道：「他是自行打向岩壁的，沒人願意自己活埋自己！」

「這魔頭還是人嗎？」

「本來就不是人。」地痞道：「他幾乎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利刃刺體，只能勉强傷他肌膚而已。」

「還好！你先前那幾脚，讓他左胸穿了個深洞！」

「希望能拖得他耗去體力，如此才有可能收拾他。」

二人才說了幾句話，那堆塌陷的岩石突然似火山爆發一般炸了開來，一道黑影跟着衝向高空，韓七絕果然沒死。

地痞、人痞見狀，立時竄上高空，又是幾掌打得他往下跌。

韓七絕不禁咆哮不已，幻影追魂手再次幻出層層掌影，如幽魂般罩掠向二人，用的全是殺招。

地痞但覺此次不同往常，還是想躲。

見他掌勢逼得甚近，利刃已猛狠刺了出去。

韓七絕竟然不收手，五指一扣，硬是將利刃抓爛，地痞暗叫不好，但那掌勁猛推了過來，正中胸口。

他悶哼一聲，倒撞出去，一口鮮血吐了出來。

韓七絕狂厲大笑道：「任你們有多狡猾，大爺我照樣接得下。」

眼看地痞受傷滾地，正是最好的收拾時機，他不再留情，一掌迫了過來，就要取地痞的性命。

人痞見狀驚駭尖喝，奮不顧身地攻向其左側，想迫他回手自救，然而他才逼近數丈，已知此法無效。

韓七絕根本不在乎多挨一掌或一刀，他只想取地痞的命。

在情況危急之下，他只好落地打滾，一掌擊向地痞，想以掌力將他推開，雖是移開了數尺，但韓七

絕只要再跨步，掌勁照樣取人性命。

地痞實在危險萬分。

眼看他無力再戰，就要命喪韓七絕的掌下了。

忽然一陣銀光射了過來，直取韓七絕的雙目，如此大片，就算韓七絕功夫了得，恐怕也無法硬接。

他學乖了，先保護自己，再來慢慢收拾對方。

他終於放棄了地痞，反掌打向銀光，擊落地面的，原來是金錢鏢。

及時趕到者是天痞，她以暗器迫退韓七絕之後，很快喝令人痞將地痞拖開。

「傷得如何？」天痞問。

地痞只是在一連串的追擊中，一時喘不過氣來，才身落險地，時下清醒了過來，加以驗傷，還好並未傷到要命的程度。

「沒事！還可以再戰！」

「以連環陣伺候！」

天痞一聲令下，三人立即擺出陣勢，希望能制住這魔頭。

韓七絕倒不急着再攻擊，冷笑着逼近天痞道：「老太婆，上次一掌沒打死妳，是否又活得不耐煩了，想再死第二次？」

天痞怒斥道：「老身要死，也要拿你來墊底。」

「妳太老啦！我沒興趣，倒是那個小宮主，聽說她是水煙的女兒，也好！娶不到水煙，就娶她女兒，照樣能償我多年心願！」

韓七絕笑得狂蕩不已。

天痞怒目圓睜。罵道：「狠心狗肺的東西，老娘這就把你碎屍萬段！」

平常不用拐杖的天痞，此時也將木拐請出來當武器，化成一排猛勁杖影打過去，直取韓七絕的面門。

「來得夠勁！」

韓七絕飄身而起，身如遊魂，跳掠於杖影之間，竟然能從容應付，不被沾上絲毫衣角。

他感到天痞的拐杖沒什麼功力而言，陪她玩實在浪費時間。

於是忽然伸手拽向拐杖，想將之震斷。

豈知就在他用力猛扣之際，天痞驀地大喝一聲，拐中竟然藏刀，猛抽而出，罩砍韓七絕的右手。

韓七絕大爲震怒，復以手抓半截木頭反挑，欲撥向利刀，但兩旁又射來兩道勁流，迫得他不得不旋身高縱。

這時拐杖更急，猛砍其右手，卡地一聲，本以爲手臂準可斷落，沒想到就像砍在石塊上一般。

勉强砍出一道血痕，她才知韓七絕的護膚神功已練得如金剛般堅固。

韓七絕雖覺手臂疼痛，却不再閃躲利刃。

反而反手再扣，緊緊拖得天痞往前傾，他力量過大，天痞根本抵擋不了，整個人已跌向韓七絕。

地痞見狀大叫道：「快鬆手！」

也許因爲多年默契，天痞立刻鬆開拐杖刀，地痞右腿又是一記旋飛，踢向刀柄，想如法泡製刺住韓七絕身體。

至少利刀晃動，足可傷他掌指。

但韓七絕硬是了得，緊緊地扣住拐杖刀，那拐杖兩頭吃力，卡然一聲已折成兩半。

韓七絕不甘心毫無收穫，眼看利刀已斷，他厲吼一聲，將手中半截刀疾飛向人痞與天痞。

由於來勢太快，天痞無法全然躲開。

左大腿連褲管已被劃出四寸長傷口，疼得她悶哼，還得人痞扶持，才能站穩。

韓七絕忽然哈哈狂笑道：「我倒忘了，少年江湖行，還是以劍當兵器，比較好用！」

他以半截斷刀當兵器，硬是逼得三痞不敢近身。

處境越趨狠狽，再戰三十回合，險象環生。

忽然有聲音傳來：「你們怎麼不用水月神功？」

一道青影直掠而來，原來是小高趕來支援。

他本是與陳水水固守廣雲宮，但等不及，想瞭解韓七絕狀況，遂把任務交給陳水水一人，先趕來瞧瞧再說。

現在一看，發現三人全被逼得四處閃躲，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天痞看他來到，急道：「只小宮主一人看守，太危險了！」

小高道：「危險在這裏，他只一人前來，對不對？」

韓七絕竟然朗聲大笑道：「對極了！收拾你們，何必勞師動衆？何況廣雲宮是我將來的重要據點，怎可隨便洩底？你果然是我的好徒弟，聰明又有靈性，的確不可多得。」

「多謝誇獎，」小高淡笑道：「服了兩顆神丹，你好像精神更好了？」

韓七絕得意地道：「當然！還得感謝你助我完成神功，現在服下此丹，不但可以增加功力，還可利用神功很快把餘毒逼出，不必再受二十一天的痛苦折磨了。」

「那還得了？」小高暗暗叫苦，他若到這程度，除了硬拚之外，似乎別無他法了。

問題是：拚得過嗎？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應徵的隊伍來到黑衣教的總壇，列隊歡迎的有副教主雷震宇、梵僧普迦、史光光、魯馬兒、柳一刀、閻五，將南陽王李素迎入大樓之後，各自安歇，翌日便展開一連串測試，黑衣教比南陽王府更精細，阿寶、曾妮獲選爲壇主級，賴皮爲堂主級，壇主級入選的有五人，將原有的外三壇擴增爲五個壇，從五人中再測試遞補兩名壇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三小偷聽會議　叛王設伏誘擒

聚義廳，在總部樓上的東北角上。外面古柏參天，枝椏直逼窗檽，正好給了阿寶、曾妮、賴文龍一個絕佳的隱身之處，利用夜色，溜上了樹，小心翼翼的舔破三格窗紙，廳內的一切遂盡入眼底。

聚義廳上，一字兒擺着四張金交椅，却空無一人。

兩旁各有四張椅子，呈雁翅般排列，則坐滿了人。

左邊依次是：總護法梵僧普迦、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財壇壇主活閻王閻五、兵壇壇主鐵面羅漢魯馬兒。

右邊依次是：總教頭苗人馬上飛、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朱雀壇主扶桑浪人黑田三郎、白虎壇主大漠之虎安彪。

沒見南陽王。沒見雷震宇。

亦未見黑衣教教主到來。

賴皮不耐久候，正欲開口說話，一道側門忽然被人打開，走出來四個人。

一名身穿教服，肩披紅色披風，甚是英挺俊拔的男子與南陽王李素並肩而行，走在前面。

鎮八荒雷震宇則與另一名衣着相同，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子走在一起。

弄不清誰是眞正的黑衣教教主。

也看不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教主好！」

「王爺好！」

「郡主好！」

所有的人一齊躬身相迎，問候之聲不絕於耳。

經過一番禮讓，南陽王李素與那男子落坐在中間的兩張金交椅上。

雷震宇居左。

那女子居右。

從座位的安排上不難看出，那男子必是黑衣教教主無疑，却至今仍不知其爲何方神聖。

那女子的身份同樣令大哥大、小尼姑、賴文龍費疑猜，似曾相識，又無法確定是那位嬌娃。

所幸，沒多久黑衣教主便宣佈道：「這裡都是自己人，沒有隱藏身份的必要，大家都把面罩取下來吧。」

教主令出如山，一體遵行，三小看在眼中，不由皆心頭大震。

黑衣教教主乃鎮西王李思。

那女子則是紅玉郡主李紅玉。

同時也弄明白了另外二人的眞實身份，前此在洞庭湖中，君山岸邊，跟在李紅玉身邊的那兩個身懷絕技的神秘人物，正是現在的朱雀壇主扶桑浪人黑田三郎，與白虎壇主大漠之虎安彪。

黑田三郎的彎月刀斜背肩上。

安彪的大板斧則斜插在腰中。

黑衣教主李思環目四顧一眼，爽朗的聲音道：「皇叔、雷副教主、魯總護法、馬總教頭以及各位壇主，自從先教主不幸被刺後，承諸位大力鼎助，使本教主能順利入繼大統，渡過難關，復經數月奔波遊說，除創教之初便與本教通力合作的三王六侯之外，如今又爭取到秦王李悅、晉王李惠、徐州王李綸、威遠侯趙明等願與本教結盟，共創千秋大業，可謂前途大好，一片光明。」

「恭喜教主！」

「賀喜教主！」

拍馬屁古今皆然，雙手齊拱，祝賀之聲盈耳。

鎮西王李思望着兵壇壇主鐵面羅漢魯馬兒道：「魯壇主，我想知道，到目前爲止一共已募集多少人馬？」

魯馬兒起身答道：「在總壇集訓者約二千三百餘人，有數千人還在來此的途中，另外三處營地也有四千多人，在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內，已募得近萬人，是教主鴻福齊天，也是三王六侯大力襄助的結果，尤其是南陽王厥功至偉。」

紅玉郡主笑盈盈的道：「如此說來，再將內外三壇，各地分堂分舵，以及歸順本教的各門各派的人數加起來，總數已接近三萬人？」

魯馬兒道：「這是保守的估計，實際數字可能還會多一些。」

黑衣教主的目光轉移到活閻王閻五的身上，道：「閻壇王，你是本教的財神爺，錢糧有無短缺？」

活閻王閻五躬身回稟道：「託教主的福，多少年來不論明的暗的，所有的財源皆滾滾而來，可謂倉滿庫足，錢糧豐盈，足夠舉事所需，不過……」

「不過怎樣？」

「十幾年前被侯三虎等人所私吞的那百萬両官銀至今仍下落不明，若能尋回則更加充裕。」

「閻壇主是指劫自太平鏢局的那一批官銀？」

「是！」

「有無繼續追查？」

「一直不曾放棄，至今在藍田仍派有專人負責。」

李紅玉道：「武林各派的現狀如何？」

總護法普迦道：「少林派自從副教主率衆親征重創後，元氣大傷，已無足輕重，其他各派毀的毀、亡的亡，也發生不了多大作用，眼前敢於與本教公然爲敵的僅三派而已。」

南陽王李素道：「那三派？」

青龍壇壇主鬼見愁柳一刀道：「武當、峨嵋、丐幫。」

紅玉郡主道：「這三派的實力怎樣？」

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道：「峨嵋、武當的實力仍大致完整，丐幫本已毀宗滅派，但在丐仙洪四海的奔走重組下，如今又死灰復燃，頗有後來居上之勢。」

「武當、峨嵋爲何未能一舉擊潰？」

「主要的原因是那個自稱大哥大的小子從中阻撓。」

「這小子不好惹，本郡主知道，但他離去之後可以再出擊呀。」

「屬下等也是這樣想，並曾付諸行動，可惜皆無功而返。」

「這是爲何？」

「武當、峨嵋的人俱已集體出走。」

「到那裡去了？」

「至今尚未查明。」

「武林中歸順本教的人多不多？」

白虎壇主大漠之虎安彪道：「武林人物多數傲骨天生，名門大派更加自命不凡，屈膝投降者少之又少，歸順本教者多數只是一些江湖末流，小門小派，已被安排爲本教堂口，權充耳目。」

黑衣教主李思轉對馬上飛道：「集訓的成果如何，可有特殊的傑出人才？」

馬上飛不疾不徐道：「人人都想出人頭地，個個埋頭苦練，進步神速，有目共睹，其中有五個列爲壇主級的人身手不凡，堪稱是傑出人才。」

「總教頭是指張龍、黃狠、黑虎、張天送與野玫瑰黃梅？」

「正是他們五人。」

「本教主想從他們五人之中先選二人出任壇主，你意下如何？」

「教主的決定明智，相信必可勝任愉快。」

轉過頭去，李思詢問雷震宇。

「副座，他們五人擂台較技日子定了沒有？」

鎮八荒雷震宇恭謹有禮的道：「準備的工作俱已就緒，正待教主裁示日期，並親臨主持。」

「後天來得及嗎？」

「來得及。」

「那就後天一早就開始。」

「是，會議一結束，便派人告訴他們五個。」

南陽王李素道：「皇兄被刺一案，幕後的主謀人是否已查明？」

鎮西王李思道：「種種跡象顯示長安城裡的那個昏君李純便是主謀人。」

「當初皇兄創立黑衣教時，有三王六侯參與其事，現在皇侄又爭取到三王一侯，已達六王七侯之多，保守計算兵力約有三十萬之衆吧？」

「皇叔估計正確，三十萬有多沒少。」

「本敎三萬餘人，雖不算多，但個個能征善戰，實力勝過十萬雄兵，依本王之見，進兵長安，誅滅昏君的時機已至。」

黑衣敎敎主李思沉吟一下，道：「皇叔所言甚是，本敎主正預作準備，只要時機成熟，立即就會舉兵起事。」

副敎主雷震宇道：「現在就有一個絕佳的機會。」

「副座有話請說。」

「可利用老王爺安葬之日發兵舉事。」

「這個主意不錯，本敎主亦有此意，屆時六王七侯皆可名正言順的齊聚涼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舉便可拿下天水，進逼寶鷄，威脅長安。」

紅玉郡主道：「寶鷄一帶，昏君設有重兵，而且後繼兵源雄厚，短時間可能不易攻克，長安方面必會派兵增援。」

總護法梵僧普迦道：「我們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只要長安一空，本敎突施奇襲，便可輕而易擧的進佔長安城，活捉昏君，由敎主取而代之。」

乖乖，李思野心勃勃，想要當皇帝，聽得眉開眼笑，樂不可支，道：「此計甚善，他日建功立業唯諸君是賴，至於詳情細節仍須從長計議，當務之急是，最好在舉事之前先將武林中的障礙淸除乾淨。」

朱雀壇主扶桑浪人黑田三郎道：「這些人自命淸高，敗事有餘，近有消息傳來，丐幫幫主、慈悲婆婆、武當七子、峨嵋了塵等人，正打算和被本敎擊潰的殘兵敗將聯合在一起，與本敎一爭短長。」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雙眉一挑，道：「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本敎的手下敗將，不足爲慮，只要查明去處，一舉即可殲滅，較爲棘手的只有那個臭小子大哥大一人。」

一提到阿寶，李思就覺得渾身不自在，如芒刺在背，對身旁的南陽王道：「那天在南陽永安客棧，爲何未能將阿寶、賴皮一擧擒獲？」

南陽王李素歉然道：「此事純屬意外，事先誰也沒料到這小子百毒不侵，熏香根本對他無效，幸好及時用了調虎離山之計，否則，很可能連白妞也擒不住。」

紅玉郡主一揚柳眉兒，對衆人道：「可知這二人的行踪去向？」

鬼見愁柳一刀道：「自從在南陽驚鴻一現後，便如石沉大海，影踪全無。」

「這兩個臭小子行爲乖張，最愛惹是生非，偏又身懷絕技，處處與本敎爲敵，務必要確實掌握住他們的行踪去向才行。」

「屬下等人一直在追查中。」

「最令人躭心的是怕混入本敎卧底。」

「應該不會吧。」

「何以見得？」

「他二人的形貌本敎有不少人皆耳熟能詳，混入總壇等於是自投羅網，應無此狗膽才是。」

「但願如此！」

李思道：「殺害先王的兇手白妞押到沒有？」

雷震宇道：「已押至總壇。」

「現在何處？」

「收押牢中。」

「可曾審訊？」

「正在等敎主親審。」

「好，把她押上來。」

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職責所在，不敢怠慢，躬身應了一聲：「是！」隨即轉身告退。

史光光存心想在敎主的面前表現一下，辦事效率極高，鎮西王才喝了兩三口茶，便將易容的白雪押到。

白雪記憶喪失，又變成啞巴，一雙失神的眸子茫茫然的望着空際，不言也不動。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李紅玉想起慘死的亡父，一股怒火，直衝腦門，霍地一躍而起，啪！啪！啪！先賞了白雪三個耳光子，然後才咬牙切齒的道：「先王與妳無寃無仇，爲何要下此毒手？」

白雪有口難言，一語不答。

那三掌不輕，嘴角已淌下了血。

李思不愧是王爺的身份，端坐如故，不慍不火，道：「白妞，本王知道，妳只是被人利用的一個工具，殺人並非出於自願，快說出敎唆妳的人是誰？」

白雪記憶已失，連自己的時辰八字都忘了，就算會說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依舊不言不動，像泥塑木雕一般，不曾正眼瞧李思兄妹一眼。

紅玉郡主玉面一寒，聲音比冰還冷：「白妞，本郡主曉得，妳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曾妮，跟阿寶那小子正打得火熱，只要妳肯說實話，把幕後的主謀人據實招出來，我們兄妹願網開一面，放妳去找情人去。」

白搭，當然不可能從啞巴、白痴的口中得到任何答案。

「說，誰是幕後的主謀人？」

「說，誰是中間的牽線者？」

「是否那個昏君李純？」

「是否那個太監陳弘志？」

「妳得了多少好處？」

「陳弘志此刻何在？」

「阿寶、賴皮又在那兒？」

「……」

李思兄妹再三逼問，始終反應全無。

史光光掌管刑壇，是專家，也毫無所獲。

啪！啪！啪！李紅玉一肚子怒火無處發洩，左右開弓，又給了白雪四個耳光子。

比剛才更重，血流如注，白雪張嘴吐出來五顆牙。

紅玉郡主乍然驚叫道：「怪事，這不對呀！」

雷震宇上前道：「那裡不對？」

李紅玉道：「前後打了她七巴掌，掉了五顆牙，怎麽臉蛋兒不紅也不腫？」

是啊，地下流了一灘血，仍然面不改容，這事透着古怪，雷震宇是老江湖，眼珠子一轉便明白是怎麽回事，伸手從白雪的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當然不是白妞或曾妮，而是白雪的本來面目，臉腫了，青一塊、紫一塊，紅玉郡主聲色俱厲的喝道：「妳是誰？爲什麽要冒名頂替？曾妮本人跑到那裡去了？」

啞巴不會說話，失去記憶的人腦子裡一片空白，白雪一問三不知，連搖頭都不會。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恍然大悟道：「原來非但是個不會說話的啞巴，而且還是個頭腦有問題的大白痴。」

修養再好的人也有光火的時候，黑衣敎主李思勃然大怒道：「這是怎麽回事？是一開始就抓錯了人？還是半路上被人掉包？此人是誰？曾妮何在？馬上給我查淸楚，本敎主要利用這個女兇手來對付昏君。散會！」

會字出口，人已站起，怒沖沖的拂袖而去。

其餘的人亦如火燒屁股般匆匆離開，分頭去查。

＊　＊　＊

會議草草收場，阿寶、曾妮、賴文龍已搶先一步安全的返回小尼姑的住處。

賴皮是個緊張大師，首先說道：「大事不妙，三查兩查就會查到咱們頭上來，不必等東窗事發，現在就拔腿開溜吧？」

阿寶已有成計在胸，道：「不會的，一個啞巴、白痴狗屁也查不出，何況白雪當時在睡夢之中，根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賴皮不服道：「我同意，從白雪身上是不可能查出結果，但師父別忘，那個守衛可不是白痴、啞巴。」

大哥大道：「話是不錯，但此人不見得敢把實情抖出來。」

「爲什麽？」

「看守人犯是不可以喝酒的，傻瓜才會自找麻煩。」

「這可不一定，查得太緊，也許會招認。」

「招認出來也無妨，還是扯不到咱們頭上來。」

「怎見得？」

「一來那小子根本不認識咱倆。」

「還有呢？」

「二來他也不知道咱們幹下掉包的事。」

「就算咱們這一段可以平安無事，師姑那一段也未必不會出狀況。」

曾妮一怔神，道：「那裡會出狀況？」

「師姑曾說過，野玫瑰黃梅是被欽差大人幹掉的。」

「這是事實。」

「屍體如何處置？」

「扔到山溝裡去了。」

「師姑認爲會被狼吃掉？」

「山裡的狼很多，不出三天便會吃個乾淨。」

「萬一被黑衣敎人發覺事情就嚴重了，一旦消息傳來總壇，師姑的身份馬上便會曝光。」

阿寶道：「這個可能性不能說絕對沒有，起碼微乎其微，用不到杞人憂天。」

賴皮道：「師父似乎不準備即刻離開？」

「以目前的情勢而言，無此必要。」

「欽差大人交代的任務咱們已經完成了，鎮西王李思是黑衣敎敎主，與他勾結的共有六王七侯，沒有必要再留在這個鬼地方受活罪。」

小祖宗肅容道：「不，六王七侯之中只知四王一侯的來歷，另外二王六侯尚不知其爲何許人，尤其叛王進兵長安的計劃尚未確定，必須繼續查探，其次，身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去，好歹也得殺幾個人再走。」

賴皮道：「殺誰？」

「張龍、黃狼、黑旋風。」

「師父，你忘了，爲大局着想，陳公公不許咱們在此妄動干戈。」

「這不是妄動干戈，是合法行兇，殺人不償命，反而有獎。」

「徒兒明白啦，師父是想跟張龍、黃狼、黑旋風爭壇主之寶座。」

阿寶望着曾妮，正經八百的道：「憑我倆的實力，有信心擊斃這三個武林敗類，若是因而能拉走二壇衆多高手，無異給黑衣敎一個當頭棒喝，陳公公高興還來不及，豈有反對之理。」

曾妮不假思索，立道：「寶哥，這是條絕妙好計，小妹完全同意，先宰掉這三個混帳，伺機再定行止。」

賴皮勢孤力單，不同意也不行

，苦笑道：「可是，這一來我的大事就被躭擱了。」

大哥大道：「你有什麼大事？」

「從李思、閻五的談話中，已知太平鏢局的那百萬兩鏢銀是被黑衣教劫走的。」

「哦。」

「後來又被侯三虎等人私吞，至今下落不明。」

「既然下落不明，急也沒有用。」

「怎麼能不急，為了這一筆鏢銀，害得我們一家人家破人亡，嚴格來講，賴家已賠償朝廷，這批銀子應歸我賴皮所有。」

「好啦，此間之事一完，咱們便直奔藍田，反正這一趟非去不可，古師父的銅鑰匙可能只有在藍田才能找到買主。」

「好吧，師父怎麼說就怎麼辦，咱們該睡覺啦，養足了精神以便痛宰張龍、黃狠、黑旋風！」

「明兒見！」

「明兒見！」

* * *

孰料，甫上床，被子尚未睡熱，小祖宗便被人叫醒。

是總教頭苗人馬上飛。

阿寶滿腹狐疑道：「總座還沒睡？」

馬上飛從從容容的道：「本座是替教主來傳令的。」

「請明示。」

「教主請你去共進晚餐。」

「這麼晚了，教主還沒有吃晚飯？」

「會議當中有一些緊急事故必須及時處理，誤了晚餐。」

「事情都處理好了？」

「一切皆圓滿解決。」

所謂「一切皆圓滿解決」，是否意味白雪掉包的事已查出來龍去脈？甚至野玫瑰黃梅的死亡也有所發現？阿寶心裡犯疑，小心謹慎的追問道：「教主就請在下一人？」

馬上飛淡淡一笑，道：「還有張龍、黃狠、野玫瑰、黑旋風以及堂主級的幾位傑出高手。」

「事實上我們這幾個人都用過晚飯了。」

「這個本座知道，就算是吃宵夜吧，主要的目的是教主想見見各位，並且當眾宣佈擂台大賽的日期。」

「宴設何處？」

「總部，樓下，花廳。」

「現在就去？」

「越快越好。」

「那就跟總座同行吧。」

「不，本座還要通知別人，要先走一步。」

總教頭去後不久，曾妮、賴皮相繼趕至，他倆也接到黑衣教請吃晚餐的通知。

阿寶道：「妮妹，是誰通知妳的？」

曾妮道：「鐵面羅漢魯馬兒。」

「有無不祥徵兆？」

「好像沒有。」

「言行有無異常之處？」

「看不出來。」

大哥大轉頭問小弟小道：「賴皮，你也在邀請之列？」

賴皮聳一聳雙肩，道：「是啊，簡直有點受寵若驚。」

「通知你的人是那位？」

「大漠之虎安彪。」

「以何名義被邀？」

「傑出高手。」

「堂主級的高手中還邀了那些人？」

「可能只有俺一個。」

小祖宗聞言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這事透着古怪，說不定是一個陷阱。」

賴皮道：「那裡古怪？」

「請人吃飯，不應在三更半夜，有違常情。」

「來人已經說過，教主忙了半夜，尚未進餐。」

「姓李的大可以自己一個人吃，沒必要請別人相陪。」

「大概是咱們的名頭太大，急於一見吧。」

「道理不通，再急也可以等到明天。」

「師父認為這個魔頭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阿寶思索一下，道：「有可能已查明眞相，將箭頭指向我們。」

曾妮質疑道：「既然如此，乾脆直接將咱們捉住就可以了，何必轉彎抹角？」

「叫咱們去自投羅網更省事。」

「還請了別人，又不是只有我們三個，這……」

「這只是個幌子，甚至根本未請張龍、黃狠、黑旋風。」

「此事好查証，去他們三人房裡看一下便知眞偽。」

一語提醒夢中人，阿寶來去如風，何消片刻工夫，便去而復返。

江洋大盜張龍不在。

殺人兇手黃狠不在。

職業殺手黑亮也不在。

卻無法斷定是去赴黑衣教主晚宴，或另有他故？

三個人密商一會兒，決定非至萬不得已暫時還不想離開黑衣教，先去總部一探虛實，再定行止。

* * *

總部一切如故，依舊是四名警衛，面對面而立，並未增加，亦無任何異樣之處。

阿寶、曾妮、賴皮表現得很大方，施施然而來，大模大樣的直至大門口才自動停下來。

小祖宗昂首道：「我是張天送

，來赴宴的。」

小弟小挺胸道：「我是張天來，來吃飯的。」

曾妮也很神氣。「我是黃梅，教主要召見。」

警衛顯然已得到通知，一點也沒刁難，還指明設宴的所在，客客氣氣的請三人入樓。

大樓佔地頗廣，面積不小，後半部，左側，分隔成許多小間，酒宴就設在其中一間精緻的華屋內。

菜已上桌，還冒着熱氣。

酒乃佳釀，仍泥封未啓。

未見主人黑衣教教主李思。

亦未見必然的陪客南陽王李素、李紅玉、雷震宇。

更意外的是，張龍、黃狠、黑旋風這三個主客也一個未到。

甚至，端菜、斟酒的侍者也半個沒見。

事情顯得有些兒反常，阿寶更加提高警覺，從隙縫中往隔室左鄰一瞄，那裡却擠滿了人，為首者是總護法普迦與內三壇主史光光、魯馬兒、閻五等人。

同一時間，曾妮也在隔室右鄰有驚人發現，總教頭馬上飛與外三壇主柳一刀、黑田三郎、安彪領着一羣高手守在那裡。

刀已出鞘。

劍已在握。

已做好應戰的準備，隨時都有殺出來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還有兩個人藏身在內。

一個是昔日的小隊長李豹，人在左鄰。

一個是掉包那晚酒醉的守衛，在右鄰。

這已經挑明了，他們已將事情查清楚。

顯而易見，宴無好宴，只是一個陷阱，會在酒宴之上抓人，甚至行兇殺人。

阿寶一見大事不妙，給曾妮、賴皮使了個眼色，轉身就走，從後門大步離去。

不料，才走了三四步，陡覺眼睛一亮，出現八支火把八個人，正是黑衣教的八大護法，其中一人朗聲道：「酒宴就要開始了，請別走開。」

阿寶故作輕鬆狀。「還早，還早，到外面來透透氣。」

賴皮幫腔道：「裡面悶得慌，外面空氣新鮮，還有撲鼻花香。」

邊說邊走，避開八大護法，朝左邊行去。

那知，左邊也設有埋伏，出現八支火把八個人，是八大教頭，其中一人冷笑道：「夜涼如水，小心受寒，還是回去做客吧。」

曾妮急中生智道：「我們一面散步，一面想去找人，尚有三位同伙未到。」

「那三位？」

「張龍、黃狠、黑旋風！」

賴皮補充道：「是本教未來的壇主，也是教主指名要請的人，請讓路。」

八大教頭充耳無聞，一字排開，擋住去路，毫無退讓的意思。

左邊不通，只好往右邊走，猛可間，袂聲盈耳，右邊也冒出來三個人，正是張龍、黃狠、黑旋風。

江洋大盜張龍哈哈大笑道：「相好的，我們三個已到，用不到勞駕三位去找，咱們一起去赴宴吧。」

說着，伸手就去抓小祖宗的手。

黃狠、黑旋風也沒閒着，伸手去抓曾妮、賴文龍。

幸好早有預防，一齊閃身避開。阿寶力持鎮靜道：「三位先請，我們還想在外面轉轉，教主還沒有到哩。」

口中說話，雙腳未停，欲從他們一側繞過。

張龍、黃狠、黑旋風不肯坐視，三人六手齊伸，將進路封死。

禍不單行，總護法普迦、總教頭馬上飛與內外三壇主也率衆一湧而出，築起了數道人牆，將曾妮、大哥大、小弟小密密痲痲的包起來。

阿寶故意裝糊塗。「這是幹什麼？區區只是一個小人物，當不起各位如此盛大歡迎。」

賴皮隨聲附和道：「是嘛，熱情過度會使人渾身不自在，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氣。」

曾妮亦道：「三更半夜的，各位該睡啦，我們到那邊轉轉便返，一定陪教主共進晚餐。」

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忽然越衆而前，沉喝道：「坦白說，你們被捕了。」

此乃意料中事，阿寶仍故作驚訝道：「被捕？我們又沒有犯法，憑什麼要逮捕？」

曾妮怒視着鐵面羅漢魯馬兒，叱道：「魯壇主，你說教主要請吃飯，原來是騙人的。」

賴皮大呼小叫道：「殺人不過頭點地，砍頭也只有碗大的一個疤，總該有個理由吧，不問靑紅皂白，就隨便抓人，豈能叫人心服，以後天下英雄誰還敢再投效黑衣教！」

「娃兒且勿嘴硬，本教主自會叫爾等心服口服。」

黑衣教教主李思應聲而現。

副教主雷震宇、紅玉郡主李紅玉緊隨在後。

白雪、李豹以及那名警衛也被人押至現場。

（未完・廿二）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忍辱負重為孤雛　笛聲如神悅萬物

江湖上有個會吹笛子的殺手，傳言這個殺手的名字叫蘇東二，姓蘇的有個怪毛病，每當他殺了人，便會爲死在他刀下的人吹奏笛子。

蘇東二在笛子上的造詣比之他刀法高絕多了。

蘇東二現在就坐在一棵老柏樹下吹奏笛子。

蘇東二的附近草地上、石堆邊、山溪岸就躺了七個人，當然是死了的人。

蘇東二殺人是爲了他的職業，吹奏笛子是爲了同情，因爲他永遠明白，這世上每一個人，不論這人是好人或者壞人，都是父母辛苦拉扯大的，也都會是他們父母的寵兒。

蘇東二更知道只有他才能算這世上最不幸的人，因爲他的母親生他的時候就死了，他是怎麼長大的？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一個自小不知愛是什麼滋味的人，這個人必定是孤癖的。

蘇東二不孤癖，因爲蘇東二有笛爲伴，笛子就是他的精神食糧，一個人的精神有了寄託，這個人就不再孤癖了。

蘇東二一早起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吹笛子，他吃過飯也吹笛子，睡覺前更要吹上一個時辰笛子，當他孤單的走在路上時候，他就會一邊走路一邊吹笛子。

* * *

蘇東二爲死人吹的笛子是哀傷感怨的，悲天憫人的，聽起來彷彿一切的錯全是因爲他袖內的那把刀惹出的殺戮，他有着咒罵自己太過殘忍而又對不起死在他刀下的人的感覺。

於是那淒愴的笛音，劃過了夜空，响遍了森林山谷。

於是林中有了夜鳥的隨鳴，便十多頭閃着綠芒的野狠也在引頸長鳴厲嗥了。

蘇東二不只是吹出哀傷的笛音，他也吹奏出輕鬆的笛曲，笛子本來就適於輕鬆活潑的曲調，簫才是淒惋的。

然而蘇東二把笛子吹奏出哀怨之音比之簫吹起來更覺如泣如訴，便山林也會爲之毫無生氣了。

* * *

蘇東二吹哀傷之音，總是盤膝而坐，但他現在忽然吹起高吭輕快的曲調，他站起來了。

刹時間萬物有了生機，羣狠爲之雀躍，彷彿天空中的月兒也在笑了。

輕快的笛音响起是短而明快的，蘇東二已挺立在一塊大岩石上了。

於是，夜暗的山道上來了個矮壯漢子。

這矮壯漢子像飛一般的刹那間

已站在蘇東二面前，他朝附近地上數着，然後衝着蘇東二點點頭，隨之把個包包交在蘇東二的手中。

蘇東二接過包包塞入懷中，矮壯漢子只簡短的對蘇東二道：「娘子關西邊三十里，太行山的大風谷中，狙殺東廠之人，一官與八個番子。」

蘇東二不問爲什麼，他只是重覆矮漢的話：「狙殺東廠番子，一官八個番子。」

矮壯漢子點頭，道：「五日後的此時。」

蘇東二又再述：「五日後的此時。」

矮壯漢子回身便走，蘇東二也走了。

果然，蘇東二邊走路邊吹笛子，他吹的是振奮人心的曲調，然而只有他一人，只不過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月夜裡，十多隻野狠跟着他，野狠絕非是想吃掉蘇東二，野狠在聽他吹奏笛子。

蘇東二有個毛病，他喜歡走夜路，有許多次他白天住客棧，他現在就打定主意，天亮去住娘子關。

娘子關位於太行山東邊，過了娘子關進入太行山區，走路不過兩天就到太原。

蘇東二當然知道這條路，這是他第五次操刀在這條路上了，如果問他一共殺了多少人？他實在需要搬動指頭算一算才知道。

蘇東二當然不去算他殺過多少人，因爲他只管出刀。

* * *

蘇東二來到娘子關，他住在距離關隘半里地的「黃土客棧」，蘇東二每次經過娘子關，他都是住在這家聽起來十分土氣的客棧，而且也住在他喜歡住的那間耳房。

這家「黃土客棧」的小二早已把蘇東二當成老顧客般招呼，也知道蘇東二最喜歡住在東側那間小小耳房，平時只要客人不多，那間耳房便總是空着。

蘇東二很大方，他賞給小二的銀子比之他住店的銀子還多。

蘇東二對窮苦的人是不會小氣的。

蘇東二總以爲他奉命搏殺的人總是十惡不赦之輩，所以他出刀，一句話也不多說便出刀。

蘇東二也相信，有許多事情官家不一定能處理得很好，那麼，官家無法解決之事就只有借重江湖人物，而蘇東二就是個標準的江湖人物。

* * *

蘇東二回來了，他昨夜不但到山中吹笛，而且也走到了大風谷。

蘇東二在大風谷中吹笛的時候，他有着亢奮感覺，從谷內一直吹出山谷的時候，他發覺山林中的野狠在跳躍。

蘇東二走進「黃土客棧」時候，天已經快午時了，令蘇東二吃驚是飯堂上正圍坐着九個人——一個朝官與八個帶刀番子。

蘇東二算一算時辰，這些人應該是明天才會過太行山，怎麼早到一天？

蘇東二只不過在心中思忖，人已走入耳房，他關上門便倒頭大睡。

* * *

蘇東二天黑才醒過來，小二已經把蘇東二吃的喝的全部送進房中。

蘇東二只簡單的一句話：「什麼時辰？」

小二吃的一笑，右手指頭指向天，笑道：「天剛黑不過半個時辰……」

小二放低音又道：「爺，今夜還出外？」

蘇東二道：「在客棧吹笛子會惹人討厭。」

就在這時候，前面傳來娃兒哭聲，蘇東二皺皺眉，道：「誰家孩子在哭？」

小二先是瞧瞧門外，這才低聲對蘇東二，道：「是個書生帶着妻兒，好像與那個東廠番子是一路的。」

蘇東二楞然，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一路的？」

小二道：「坐在一起講着悄悄話呀，爺……」

蘇東二道：「聽到什麼了？」

小二道：「沒聽到，但神色上十分嚴重。」

蘇東二不問了，他揮揮手，命小二退出門。

* * *

吃飽喝足，蘇東二原本是要走的，他當然要往大風谷走，但當他聽到門外一陣脚步聲，他不走了。

那脚步聲自耳房門外輕悄悄的走過，不旋踵間聽得隔房房門被人推開來，有人走了進去。

蘇東二屏息着雙耳豎起，他這個功夫叫「吸音」，運起來十丈之內可聽蟻語。

蘇東二不必走出房門，更不必潛到隔房窗外竊聽，他此刻便隔房幾個人的出氣聲也聽的十分清楚。

蘇東二已明白隔房中一女二男與一個娃兒，那麼，另外八個番子仍然在前面了。

蘇東二的神色十分莊嚴，他的雙目睜得大極了，因爲他在聽。

他聽着一件令他全身震憾的事情。

「他是我大哥哥吔，爲什麼？」

「三王爺，別問爲什麼，當權與利一旦凌駕於親情之上的時候，便父子又怎樣？」

「哼，我應該明白，小時侯他就沒將我們當他弟兄。」

「三王爺，這些就別提了，我是奉派來截殺你夫妻小兒的，可是他們忽略了我與三王爺之間有着一段過去的淵源，那是我一生忘不了的。」

「冲天，還記那事呀，自你入東廠以後，老實說，我多少對你有些灰心，只是想不到你……」

「三王爺，你已知道了，二王爺死於秦中，四王爺死於淮陽，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三王爺，入太原，那是他們的一招幌子。」

「我知道，可又不敢不來，唉，來却必死。」

「所以我丁冲天冒個大險，過太行山之後保三王爺入太原，我與八番子再商議。」

「他們八人同意嗎？」

「八人是我的心腹，哼，誰也少不了有幾個心腹的。」

「那就全憑丁大人了。」

「我想知道，太原胡將軍能否眞正保住三王爺平安，如果東廠有人找去？」

「放心，我與胡將軍私交甚篤，胡將軍最恨東廠那幫太監。」

「唔，胡將軍還有這種想法呀。」

「丁大人，咱們何時出娘子關？」

「明日過午最適當。」

「明日過午呀，那不是到了山中天就黑了嗎？」

「咱們保護着三王爺，這一路應該不會有問題，我選在夜間走大風谷，是一招出人意料的棋子。」

「丁大人，對於你的義氣，小玉心存感激，我朱英如果有一天站起來，你就是我的最親密戰友。」

「丁冲天先謝過三王爺了。」

「丁大人，你去歇着吧，明日過午上路。」

於是，房門拉開了，只有一個人自耳房外走過。

於是，隔壁房中有了話聲。

「英，這人靠得住嗎？」

「秋芸，咱們這是自石門潛出來的，拋棄一切爲的是生命，眼前只有相信丁冲天了，看他這樣子，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咱們的王府家將未有一個跟來，突然由丁冲天出面，眞令人擔心，萬一……」

「本王以爲不會是圈套。」

沉默了，沒有再傳出聲音來。

＊　＊　＊

大風谷迎面的高峯上吹下一陣窒人的落山風，山谷中立刻有反應，那不只是嘩嘩啦啦的樹葉响，便那輛停在山道上的獨拉單轡馬車車轅也發出噗嚕噗嚕响聲。

荒寒的山谷中蒺草叢中，有幾株纏着枯籐老葛的光禿大樹，透着無奈的凄涼味。

風聲樹聲再加上那匹馬的前蹄直刨地，這才意味着這兒已死了人。

趕大車的就死在大車一邊，鮮血流到路中央形成一個血池，差一尺未到那匹馬鬃上。

趕大車的死的似乎不甘心吧，兩隻眼睛睜得大極了，黑眼珠子不轉動——當然，他永遠也不會轉動了。

石堆的那兩面却又站又跪的三個人，他們是夫妻與一個娃兒。

圍在這三人四週的却是八個東廠番子，還有一個大漢正是這八個番子的頭兒。

這些人可不正是昨日住在娘子關的「黃土客棧」那批人。

此刻，那男子清瘦的面龐上一片既驚且怒之色，他也悍然的站在那裡，一副準備就義的樣子。

女的，却拉着十來歲的娃兒跪在地上，她在拭淚。

八名凶神惡煞的番子持刀準備砍人。

「冲天，十年交情就這麼輕易地付於水流嗎？」

「三王爺，你體諒。」

「冲天，我們幾乎就是換帖兄弟了。」

「丁冲天不敢高攀。」

「冲天吶，我朱英捫心自問，對你丁冲天毫無半點欠缺之處，昨夜咱們的話猶在耳際，原來你……」

「三王爺，丁冲天說過，我無奈。」

「丁冲天，我只想求你，求你放了我一家三口，我可以對你保証，從此消失不再出現，什麼世襲爵位或繼承大統之念，我朱英不稍存半分妄念。」

丁冲天冷冷道：「我擔待不起，三王爺。」

朱英雙目一厲，道：「丁冲天，我悔不該不聽老管家之言，你到石門王府要保護我立刻逃往太原之事，全是一派胡言，我太相信你這奸佞小人了。」

「哈……三王爺，什麼地方出刀最好？當然是大山谷中最乾淨，我丁冲天不想在人多地方殺人，尤其是殺皇族王爺，我怎麼也會落個弒王之罪名呀。」

忽有個番子冷沉的道：「三當頭，時辰到了，月已正中，寒霜在降，咱們……」

丁冲天呵呵一笑，道：「何不叫三王爺更加明白，也算往日三王爺對下官的知遇回報吧。」

朱英金牙一緊，道：「本王已夠明白了，丁冲天，不就是你不仁不義忘恩負義要取本王之命嗎？」

丁冲天站在石頭上搖着頭，道：「三王爺，你怎把丁某看得有那麼大的權呀，丁某只是奉命行事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王爺，我丁冲天要對三王爺說的不是別的事，老實說，三王爺去不了太原的。」

朱英驚道：「怎麼說？」

丁冲天道：「胡將軍奉有指令，如果出大風谷三王爺未死，殺之……」

朱英咬牙，道：「可惡呀，胡震山也被收買了，他……他是個方面大員呀。」

丁冲天道：「三王爺，便封疆大吏也已變心，我丁冲天算得什麼？所以希望三王爺你多多見諒吧。」

他抬頭看天色，月光已中天，丁冲天的手舉起來了。

「嗚……嗚……」

這是清脆的笛聲，寒夜聆聽，着實令人吃一驚。

「有人！」丁冲天拔身便往笛聲處撲去，他的刀已指向一株老樹下。

他就快到樹下了，却突然回頭大叫：「殺了他們。」

丁冲天這是下令屠殺朱英一家三口的命令，八名番子當然明白。

八個番子就快圍殺上去了，突然間一條人影快逾閃電般自丁冲天的頭上掠過，半空中五個空心觔斗未落地，就聽得幾聲厲嗥聲傳來，空谷中响起嚇人的廻蕩。

圍殺的番子四人已倒地不起，另外四人在外圍，忽見情況有變，立刻舉刀圍上。

丁冲天返身疾回，口中厲叱：「什麼人，不要命了，這是官家在辦事，休得插手。」

那黑影，敢情正是蘇東二。

蘇東二早把雙方的話聽去，他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兄弟鬩墻之鬧，人間悲劇一大樁。

蘇東二是來殺番子的，他奉命要殺這些人，當他應該出刀的時候，他是不會手軟的。

＊　＊　＊

丁冲天見蘇東二站在三王爺一家三口面前，他冷冷的叱道：「你多事。」

蘇東二道：「我是靠多事吃飯的。」

丁冲天猛一怔：「殺手？」

蘇東二道：「就算是吧。」

丁冲天道：「誰派你來的？你是怎麼等候在這兒的？」

蘇東二道：「多此一問。」

丁冲天道：「是奉命，還是受僱？」

蘇東二道：「你又多此一問了。」

丁冲天忿怒了，只見他以左手對左右兩側的四個番子示意，當然是要他們四個人盡可能的殺了朱英一家三口。

四個番子當然明白丁冲天的意思，他們一路走出娘子關，又一路走到大風谷，目的就是要殺了朱英一家三口人，如果這個任務不完成，他們都會有麻煩。

便是三當頭丁冲天也會有麻煩，東廠方面都以爲最後一個朱英，應是輕而易舉之事。

＊　＊　＊

丁冲天挫牙格格响，他破口大罵：「你媽的。」

他不只開罵，因爲當他的罵聲猶在，人已到了蘇東二的面前出刀就戳。

「叭！」

「喲！」

蘇東二像是成了三個蘇東二，他不等丁冲天的刀上身，下盤衝前一脚踢，直把丁冲天踢得暴退七八步跌坐在地上，等他抬頭看過去，他吃一驚，因爲他看到四個他帶來的番子正一個個的歪身往地上倒下去。

蘇東二的動作太快了，只是閃晃間，左右圍殺朱英的四個番子已被他殺死在地上，叫聲是無氣的，丁冲天就未曾聽仔細，因爲他幾乎被踢昏了。

收拾了八個番子，蘇東二這才冷冷的走向吃力站起的丁冲天：「你自裁吧，三當頭。」

丁冲天到了這時才知一切全完了。

他帶着幾分怯怯之意，道：「朋友，我還有生望嗎？」

蘇東二冷冷道：「東廠的人也搖尾乞憐？」

丁冲天道：「東廠怎樣，也是人……」

他未說下面的話，因爲下面的話是「是人都怕死。」

忽的，朱英過來了。

朱英露出十分感激的對蘇東二，道：「英雄，朱英一家十分感你搭救之恩。」

蘇東二道：「不必。」

朱英道：「我可以爲丁當頭求個人情嗎？」

蘇東二怔了一下，道：「你……爲一個欲殺你全家的人求情？」

朱英道：「但求英雄放了他，唉，我們有十年交情呀。」

丁冲天幾乎難以相信，他重重的道：「三王爺，你……你是聖人呀。」

朱英道：「不，我不是聖人，但有人性。」

蘇東二淡淡的道：「我沒有人性，我只有刀，三王爺，你的請求

我怨難接受。」

朱英怔住了。

丁冲天道：「三王爺已見諒，朋友，你又爲何堅持？難道我們彼此有仇？」

蘇東二道：「我們彼此無仇，我們甚至根本不相識，只不過我得說句老實話，我不是來救三王爺的。」

丁冲天大叫：「什麼？你不是來救三王爺的？」

「不是。」

朱英也驚道：「可是你却救了本王呀。」

蘇東二道：「只是巧合，因爲我的任務是殺一個官員率領着八名東廠番子，一共九個人。」

他指指地上已死的八個番子，又道：「想也知道，我如果放了你，任務就算失敗了。」

於是，丁冲天終於明白了，今夜，他非死在這大風谷不可，這可是他原先爲三王爺朱英選中的好地方。

丁冲天仰天一聲慘笑，道：「朋友，算你狠，丁某不用勞動貴手了。」

他話聲落，雙手反揑刀直送進肚子裡，慘笑一聲歪倒在地上了。

鮮血在往外流，流向一片草叢中。

蘇東二只低頭看了一眼，便欲舉步離去。

朱英扶起妻子，拉着兒子，他呼叫：「英雄……」

蘇東二回過頭來，道：「三王爺你叫我？」

朱英一家三口面對蘇東二，道：「請受我一家一拜。」

蘇東二道：「我已說過，我不是爲了救你們才出刀的，何用謝我？」

朱英道：「英雄，可否爲小王指一條明路？」

蘇東二道：「不用去太原了，往北出走吧。」

朱英道：「山路崎嶇多猛獸，英雄你是否能……」

蘇東二看看地上死人，他淡淡的道：「也罷，送出大風谷，天亮你們再往北。」

朱英點頭了，能有命在已是天幸了。

只不過妻小二人難走山道，朱英雖是男人，可也一樣走得艱辛，倒是蘇東二幫着把那匹老馬解下來，拖拉着東西，並把小娃兒扶在馬背上。

不去太原，大車是不能用了，這以後幾日只有打算奔走在往北的山道小路了。

＊　＊　＊

天色就快亮了，寒風帶着刺骨的寒意令人們不時地一陣哆嗦。

蘇東二指着前面的山嶺，道：「我只能送你們過了這山嶺，我還需回程吶。」

朱英道：「如果有英雄伴隨，他日必有所報。」

笑笑，蘇東二話也未說。

他很想說什麼，但他却忽的取出笛子吹起來。

笛聲是悲壯的，笛聲令晨間的山林中充滿了殺機，這時候山林中應是平靜的，祥和的，但蘇東二的笛聲却充滿着血腥。

蘇東二的笛聲令人緊張。

朱英就覺得如在鬼域，他的兒子正在馬背上打哆嗦，那絕非是冷的關係，因爲他穿戴着絲棉袍子狐皮帽。

王妃也不冷，那件厚厚的狐裘袍子足以禦寒。

當蘇東二突然笛聲斷了，人也站住了，朱英才發覺遠處的半山寨上站着幾個人。

其實蘇東二早就發覺了。

蘇東二把笛聲吹奏得十分高吭便是要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在掩藏着。

蘇東二站住的時候，便也忍不住的「噫」了一聲。

於是，朱英驚楞的開口叫道：「又是東廠番子？」

蘇東二道：「而且是八個人外加一個官員。」

朱英妻子哭了：「他們必要置我們於死地呀，王爺，咱們……不如百姓家喲。」

蘇東二以手示意別出聲，當先舉步往嶺上走，朱英拉着妻子跟在馬後面，心中直如要上刀山下油鍋的樣子，走起路來不知如何出腿了。

＊　＊　＊

山嶺上傳來一聲冷厲的笑聲：「嘿……該死的丁冲天，他果然私自放人吶，大當頭果然料中了。」

現在，蘇東二站在那人面前了。

蘇東二也看看另外八個番子，忍不住的笑了。

「你是何人？」

「重要嗎？」蘇東二說話簡短。

「如果你不與三王爺在一起，你不重要，你這模樣兒甚至不值爺們一瞧，但你與三王爺一起就不一樣了。」蘇東二心中却在想：「怎麼如此巧，我是不是殺錯了，前面的八番子與一個當官的，眼前又是八個番子與一個當官的，我殺那一方？」

蘇東二在皺眉，他困惑了。

＊　＊　＊

忽聽那人指着朱英，吼道：「朱英，丁冲天與你有舊交情，我與你扯不上關係，魏公公在這裏安了我這顆棋子，就是怕你漏網，果

然安對了，你逃不了啦！」

朱英似也豁上了，他怒叱道：「齊掌事，你們與魏老狗沆瀣一氣，陷害忠良，表面上爲我王朝辦事，實則你們暗自弄權，我朱英變鬼也不會饒你們。」

「哈……」姓齊的大笑。

蘇東二不笑，他淡淡的道：「你們以爲那姓丁的還活着？嘿……」

姓齊的面皮猛然抽動，道：「你說什麼？」

蘇東二道：「我想我是不是應該多殺，因爲至少我有一批是殺對了。」

姓齊的當然聽不懂蘇東二說些什麼，他以爲蘇東二的言語有問題。

朱英知道，但朱英却以爲蘇東二的話是對他而言，那意思是叫他放心，這幾個人他來料理。

但朱英却知道姓齊的武功高，因爲他早就知道東廠的三大高手中就只有姓齊這人……

朱英既然知道，他就必須提醒蘇東二。

蘇東二如果不敵姓齊的，朱英一家便死定了。

朱英指着姓齊的對蘇東二，道：「英雄，他比之丁冲天的武功高明多了，東廠中三大高手中之首呀，你……」

蘇東二雙目凌厲的直視姓齊的，他只在嘴角抽動了一下，似是不齒的樣子。

姓齊的已露出一副驚怒之色，道：「什麼？難道不是丁冲天他們放了你一家人？」

朱英道：「丁冲天可惡，本王待他不薄，十年交情付諸流水，他不仁不義，明言送本王一程，中途却在大風谷中要殺害本王一家三口，他死有餘辜。」

姓齊的一怔，道：「丁冲天死了？」

朱英道：「包括他率領的東廠八名番子。」

姓齊的吃一驚，八名番子也彼此對望。

那也只是一怔之間，姓齊的立刻忿怒了：「說，何人下的毒手？」

蘇東二淡淡的道：「這裡除了我之外，三王爺又怎麼是丁冲天的對手？」

姓齊的怒叱：「可惡，你殺了丁冲天他們九個人呀？」

「不錯！」

「你是何許人也？」

「你就把我當成殺手吧！」

「殺手？難道你爲朱英朱老三出手？」

蘇東二只淡然的看了一眼朱英一家三口，他發覺朱英的神色厲然却又帶着幾分悲哀。

朱英的妻子三王妃與那個娃兒面色已蒼白得嗦嗦發抖而忘了開口說話。

蘇東二就爲這王室的操戈而悲哀，這當然也是一個朝代的氣數將盡的前兆。

任何一個朝代，如是興旺，滿朝文武皆一心一德，否則，就是隱藏殺機，互不信任。

如今的大明天下就快走下坡了。

＊　＊　＊

蘇東二忍不住一聲感嘆，道：「我爲朝廷悲哀，出了你們這些禍害，只不過我可不是爲三王爺而操刀，這一點，我必須先說明白。」

姓齊的大怒，叱道：「何人派你前來攪局？」

蘇東二道：「官腔，一個口胳，這樣的問話很幼稚，也可憐！」

姓齊的猛古丁拔身而起，左手五指箕張一直抓蘇東二的面門，而他右手的刀却更陰狠的自下上撩，勁道十足。

只可惜他遇上了蘇東二。

姓齊的只不過左上身後退大半步，右臂突然暴甩，便也甩出一道冷電激射。

「噢……」隨之一聲「轟」。

姓齊的的五指抓空，刀也空切之間，胸口已裂開個血洞，他臨倒下去一聲厲嗥：「上……啊……」

「殺！」

嘍，八個番子圍上了。

八個番子的架式就如同羣狼爭食般往蘇東二圍殺，他們不去管朱英一家三口。

他們當然明白，只要殺了蘇東二，朱英一家三口是跑不掉的。

他們都估計錯了。

蘇東二原是平實的站在那裡，當八個番子就快圍緊他的剎那間，他突然拔身而起，半空中斜着身子往左飛躍，便也帶起了兩聲尖嗥，隨之兩個番子已跌臥地上抱着脖子而用力的綣曲着。

蘇東二並未稍停，他接連拔空而起，只一看便知道他這正是關內玄門武功——龍行絕殺刀法。

只不過又三個騰躍飛閃，八個番子俱都是脖子上挨了刀子抹過而標血，死狀也都是綣曲着身子。

這光景使朱英也楞住。

只見蘇東二木然的指着山峯的另一面，他對朱英道：「三王爺，你們可以走了，我相信應該不會再有意外出現了，過了這道嶺，記住往北行，太原是不能去了。」

朱英點點頭，道：「英雄，留個名字，如何？」

蘇東二搖搖頭，道：「人過留名是好名，雁過留聲是好音，殺人爲業的人，名聲令人厭惡，不留也罷！」

朱英道：「至少在本王的心中，你是英雄。」

笑笑，蘇東二道：「蘇東二。」

「蘇東二。」

只重覆這三個字，蘇東二已飄然而去。

蘇東二由原路入大風谷去了。

朱英十分懊惱與感慨的道：「似這種英雄人物，我朱英爲什麼就無法據爲己用，唉，我朱英眞是無用之人了。」

「王爺，走吧，咱們出關外，暫時埋名隱姓，等到有一天轉過時運，咱們仍可逐鹿中原。」

朱英嘆惜的道：「難唷！」

山道上，朱三王爺自己牽馬，王妃與小王子朱全二人騎上馬背，山谷中雲深不知處，雲海中便也淹沒了朱三王爺一家三口的影子。

* * *

大風谷中的蘇東二走得輕鬆，他以爲任務總算完成了，不管是多殺幾個人，總會在這十八個人之中有他應該殺死的人了。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來了。

這一回他吹的笛子是輕鬆的，笛聲在山谷中震盪，便也引來許多山雀鶯兒跳躍在樹上和鳴。

蘇東二最喜歡看到鳥兒的和唱，他認爲只有此刻才是人天合一，天下太平之時。

他動刀的時候，他一直在心中悲哀，因爲那是有干天和的，是不仁義的。

他現在十分高興，即使他已發現地上躺的番子已僵臥在草地石堆上，他依然面露微笑，直到……

直到他忽然發現地上的血迹往山林中延伸。

蘇東二忍不住的站着，笛子也不吹奏了。

只不過一怔間，蘇東二立刻在附近仔細的數着地上屍體，而且還數出聲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蘇東二吃驚了，他喃喃的道：「九個，九個爲甚麼只有八個？丁冲天的屍體呢？」

蘇東二咬牙了！

「我上丁冲天這奸人的當了，他自裁是假，活命是眞，我……上他的當了！」

蘇東二突然拔足疾奔，他咬牙喃喃：「可惡，東廠之人太狡詐了！」

蘇東二一口氣奔出大風谷，那兒也只有一條路通往娘子關，他便不加思索的直奔娘子關！

大風谷相距娘子關三十里，蘇東二以爲必能追上脫逃的丁冲天！

他也邊追邊想，丁冲天那自裁的一刀，明明看到大量出血，也清楚的看着丁冲天死在地上，他又是怎麼活過來的？是有人救走他嗎？

蘇東二必需殺了姓丁的，因爲他的任務便是殺了他，雖然後來又出現九個人，他爲了圓滿完成自己任務，他寧可一齊殺死。

如今丁冲天逃走，蘇東二當然不會放過再追殺丁冲天的決心。

丁冲天逃走了嗎？

丁冲天當然明白一個殺手的作風，殺手是不容任務失敗的。

蘇東二就快追到娘子關了，忽然間，迎面來了一人，那個人的出現令蘇東二很不舒服。

是的，又是那得矮壯的漢子來了。

蘇東二用力的站穩，他不開聲，等着對方的話。

果然，那矮漢冷然的站在蘇東二面前，道：「蘇東二，霍先生對你失望了。」

蘇東二像個冰人似的僵住了。

那漢子又道：「霍先生以爲你的笛藝入神，但刀法却大大的退步了。」

蘇東二心中泣血，他心也凍結了。

漢子又冷然的道：「霍先生說，笛子吹得入神，這人就不宜再出刀，你想想，吹笛子的人心中是滿懷喜悅的，一個心中喜悅的人，這個人自然不會製造殘忍，所以你已開始手軟了。」

蘇東二用力的懲出一句話，道：「就因爲逃了丁冲天那個老狐狸？」

漢子淡然的道：「丁冲天如果死了，霍先生便愉快了，唉，可惜呀！」

蘇東二道：「我現在就是追殺丁冲天才奔來的。」

漢子冷然一哂，道：「追？」

「不錯！」

「往那邊而追？追進北京城？」

蘇東二道：「便是殺進東廠又怎樣？」

那矮漢子搖頭，道：「匹夫之勇也！」

蘇東二道：「丁冲天不死，我蘇東二便死。」

矮漢道：「於事何益？」

他左右看看，幾個過路的錯身走入娘子關，這才低聲對蘇東二，道：「丁冲天就在霍先生那裡。」

矮漢子的話令蘇東二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

那矮漢道：「大批東廠番子駐守在霍先生家附近，難道你不知道霍先生是幹甚麼的？」

「太行神醫！」

「不就結了，丁冲天當然也知道霍先生的大名，東廠不少番子也知道霍先生，當他們救回丁冲天，便立刻直奔霍先生家中，你可以想到以後事了。」

蘇東二楞然的道：「我爲霍先生帶去了痲煩！」

矮漢道：「你出刀怎麼換了地方？那地方如果下刀稍偏，是不會傷及內腑的。」

矮漢在自己的左肋下方比了一下，又道：「他好幸運，他那一刀……」

蘇東二道：「那一刀並非我出刀的！」

矮漢一怔，道：「怎麼說？」

蘇東二道：「丁冲天他先我出刀自裁，我看他一刀而亡又大量出血，却不知他有這一招！」

矮漢道：「你出刀多在脖子上，尤其對高手，我就奇怪，你的刀……不適宜往人肚皮上送的。」

蘇東二道：「我對不起霍先生。」

矮漢的面皮一緊，道：「霍先生叫你走遠些，短時間內別去見他，蘇東二，霍先生叫你多在刀藝上下功夫，當然啦，尤其是你那隻笛子，別影响了你的心理。」

蘇東二道：「笛子？」

「是呀！你把笛子當成生命了。」

蘇東二道：「霍先生誤會我了。」

矮子却突然沉聲道：「你錯了，霍先生太瞭解你了，蘇東二，這是甚麼時代呀，說得嚴重些，這是個人人自危的時代，任誰也不敢走錯一步，而你……」

蘇東二道：「我可以等！」

「等甚麼？」

「等那丁冲天往京的路上，我再出刀！」

矮子搖頭，道：「蘇東二，你太不用大腦啦！」

蘇東二心中忿怒，他是何許人也，豈容人對他口出不敬而揶揄他？

然而他不得不強忍怒火，甚至還不能從他的神色之中表露出他的不滿，因爲這矮子正是霍先生身邊的人。

蘇東二可以爲霍先生而死，被嘲弄幾句又怎樣？

蘇東二不開口，他等着矮漢的再說下去。

矮漢冷然的道：「蘇東二，殺丁冲天固然重要，救人更要緊。」

「救人？」

「不錯！」

「救誰？」

矮子左右再看看，見附近無人，才又道：「救丁冲天他們幾個欲殺的人呀！」

蘇東二道：「三王命爺朱英一家？」

矮子突然出手，捂住蘇東二的嘴巴，他雙目一厲，低聲，道：「小心吶！」

蘇東二淡淡的道：「怎不早說，哈……」

矮子叱道：「這種事能亂說嗎？」

蘇東二道：「太好了，太妙了吔！」

矮子沉聲道：「你得意甚麼？難道你把三王爺一家也安頓好了？」

蘇東二心中一緊：「安頓？我安頓？」

矮子道：「那麼，你高興甚麼？」

蘇東二便把兩次救了三王爺的事對矮子說了一遍……

矮子一聽之下，跳脚直叫「完了，完了！」

蘇東二立刻僵住了。

* * *

蘇東二發楞得直瞪眼，那矮子已指着娘子關方向對蘇東二道：「你快回娘子關，黃土客棧等消息。」

他說完回身便走，倒把蘇東二推到五里霧中了。

蘇東二看着矮漢奔行如飛的繞過娘子關，忍不住的又抽出笛子來了。

他回身再看看遠方的太行山區，心中着實不自在。

蘇東二走進娘子關，他很快的又來到「黃土客棧」，那伙計迎上笑道：「還以爲爺不回來了吶。」

蘇東二道：「一斤二鍋頭，兩斤醬牛肉，別的就不用了，快……」

伙計見蘇東二坐在飯堂不回他喜愛住的耳房，就知道蘇東二有急事。

小二匆匆的送上吃喝，蘇東二喝酒如喝水，一口就是半碗喝下肚，他連眉頭也不皺，他吃醬牛肉如吃炒麵，動上筷子便是半斤吃下去。

蘇東二還叫小二爲他包些乾糧，他已想定了，說不定會在大山裡亂撞一陣子。

果然，就在蘇東二木然的雙目直視大街心，遠處來了那個矮子。

蘇東二話也不多講，丟下銀子提了吃的便追上去了。

矮子不說話，矮子一直出了娘子關到了郊外，才對蘇東二，道：「三王爺往北最危險，要他們一家往南邊才有人接應，北邊就慘了。」

蘇東二道：「霍先生交代的？」

矮子道：「當然。」

蘇東二已奔出十多丈了，矮子却加上一句：「用點頭腦，否則你有何面目再見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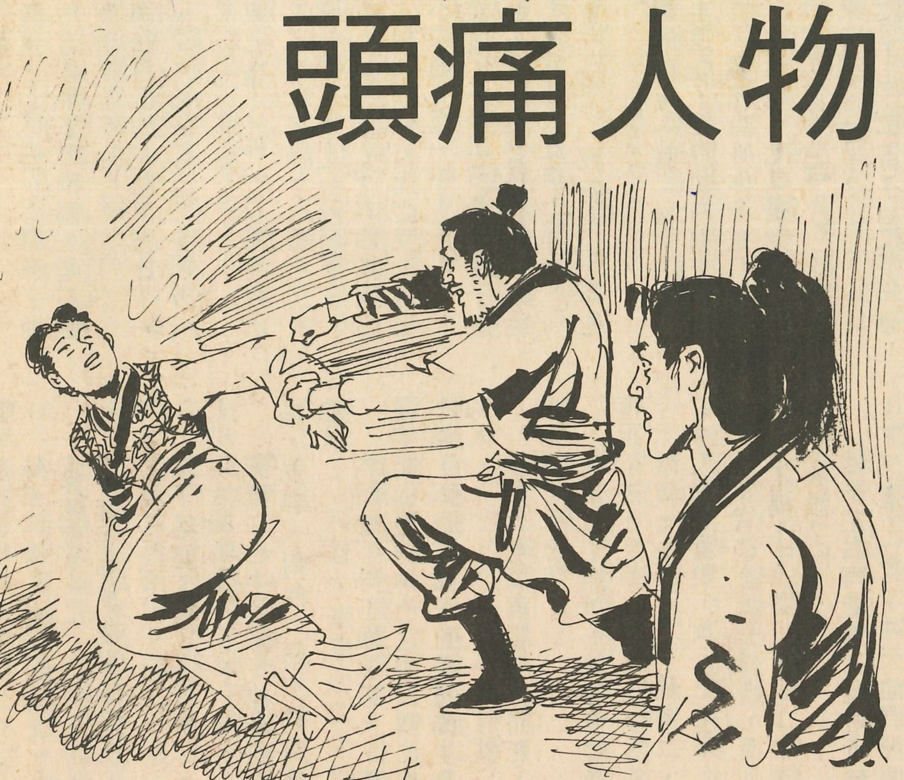
蘇東二聽得心頭一緊，忍不住地取出笛子吹了起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何志欽收留畢熙作跑腿，先找海天幫幫主呼延覺、副幫主匡英，將他們廢了武功，其次是白翎，先樹立了自己的形像，再去找「蟾怪」、上官清師徒，又將「蟾怪」打倒，並廢除武功，現在只差「南仙」「北神」以及「太上忘情公子」尚未較量，能將這些老前輩打敗，則大局已定，現在先去接收海天幫改組爲「武林一家」……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頭痛人物



夫妻不是同林鳥　公子忘情我不忘

韓琳道：「我喜歡的男人。」

「畢熙算不算妳喜歡的男人？」

「算！雖然他還不行，條件却夠了！」

「我懂了！原來妳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大』字。」

「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還有比畢熙更大的呢？」

「誰？」漁娘子目光一凝，道：「你？」

何志欽點點頭。

「只怕是吹噓吧，我見的世面太多了！像畢熙這尺寸的，還是有生第一次見到。」

「那妳還算是少見多怪！」

「可以欣賞一下嗎？」

「妳知道畢熙的多長？」

「不是一尺二寸半光景？」

「我是一尺三寸半光景。」

「也不過是多一寸而已。」

「像兵刄一樣，不是一寸長一寸强嗎？」

「看看成嗎？亮寶吧！」

「妳先接我三十招，接得下一切好談！」

韓琳道：「我必須透露一點，我是有史以來的女人當中最奇特也最妙的一個。」

「怎麼個妙法？」

「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何志欽道：「我想試試，但要先接幾招。」

畢熙不以爲何志欽有他的壯觀。

但至少也很夠場面了吧？

現在二人已經動上手了，韓琳不愧爲眞一之師，一拳一掌，一腿一脚都紮紮實實，穩健中有些變化。

可以說，她不比「蟾怪」差，「蟾怪」以前叫「黑風叟」。

畢熙不禁暗暗估計，當今武林人物，能擋得住何志欽的，只怕已不多見了。

可以說，他的「武林一家」大家長的美夢，極有可能實現了。

三十五招後，韓琳落了下風。只不過她仍能支持到四、五十招。她忽然大聲叫停。道：「且慢！」

何志欽收了招。

韓琳道：「你是何人門下？」

何志欽笑笑，道：「妳現在已不配問這問題了。」

「你要怎麼樣？」

「我無意玩你，因爲妳雖然身體不老，實際上畢竟已是六十以上的女人了。我對老梆子沒興趣。」

「你對誰有興趣？」

「告訴妳也無補於事，接招……」

未出三招，砸了韓琳一掌。

韓琳心服口服，其實到了二十招以後，她就知道拖不過五十招

的。

「我們無怨無仇，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何志欽道：「是什麼樣的朋友？」

「這要你說，什麼樣的的朋友都成。」

「如妳願意作我的部下，『海天帮』被我征服後，給你副帮主的職位，妳幹不幹？」

「幹！何時可以征服？」

「事實上呼延覺已被我廢了武功，要接收只是時間問題。」

「我幹。」

「妳可以先到該帮去找呼延覺，說是我的代表，準備點收，妳可以和畢熙一起去。」

「那就更好了！」韓琳對畢熙是有特殊興趣的。

＊　＊　＊

武林中的老輩人物人人自危。

由於呼延覺、白翎、「蟾怪」及「漁娘子」等人先後被廢了武功及被征服，形成一種風暴，對自己都失去了信心。

原因很簡單，誰都知道何志欽的武功來自兩隻手上，包括了岳飛及郭子儀的武學精華。

當然包括了「八荒散人」的武學精粹。

何志欽經過半月的追踪，踏上了夏、蕭、呂三人的脚印。

三人暫隱於小鎮上一幢民宅中。

夏愚把所翻譯的武學全說了，三人合研。

只可惜夏愚的記憶力差些，他的聯想力不如黎玄。

甚至他所見到的譯文只是一部份，不像黎玄全都看過。

黎學到了全部精華，夏則只是部份的。

當然，並非看過全部精華，就變成高手了。

那是好幾種武學精英，能把它們揉合起來，去粕存菁，演繹連貫才有大用。而何志欽本也很聰明，昔年他常常偸看「八荒散人」練功。

蕭思冰外出購物，夏、呂二人在家。

本來上官清和他們一起，由於「蟾怪」被廢了武功，上官清要侍奉師父，和他們分手了。

上官清要送「蟾怪」遠去邊陲去找另一世外奇人爲「蟾怪」復功。

這當然是十分渺茫的事。

夏愚乍見何志欽已登堂入室，喝道：「你終於來了！」

何志欽道：「應該說我終於又來了才對！」

蕭思冰也聞聲來到前院，切齒道：「狗賊，你有今天，眞是沒有天理！」

何志欽道：「我就是天理！」

蕭思冰道：「你要幹什麼？」

「我要邀妳參加『武林一家』大計劃，『海天帮』已被我征服，以該帮爲基楚，大肆擴充，改名爲『武林一家』，我是大家長，妳是家長夫人！」

「呸！你是什麼東西！」

「蕭大妹子，我喜歡妳是千古不移的，不達目的永不罷休，現在已被我廢了武功的有呼延覺、匡英、白翎和『蟾怪』，還有『漁娘子』韓琳已屈服，代我到『海天幫』提前接收去了。」

蕭、夏兩人不能不信。

只不過他們絕不會屈服。

他們自然也知道，何志欽的武功像吹泡泡一樣膨脹得很快。

要不，像「蟾怪」侯璉絕不會被廢了武功。

他們都知道，是何志欽和侯璉單挑，一點也未取巧，眞正是硬碰硬憑眞功夫，但仍有人懷疑。

這當然是上官清告訴他們的，叫他們千萬不可輕敵，一旦遇上，一定要聯手齊上。

這已經不是保持個人形象的時候了。

夏愚道：「何志欽，你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其實學無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這幾句話對我來說是不適合的，沒有人能在我手下走過七八十招……」

夏、蕭兩人亮了兵刄——長劍，他們是很少用兵刄的。

何志欽却沒有亮兵刄。

僅憑這一點，夏、蕭兩人在心理上已先受挫。

夏、蕭兩人近一月來在一起研究武功，已有了默契，所以聯手之下比過去圓活。

加之兩人已研過那雙手上的絕學，只不過他們所研好的太少了。比之黎玄，他們學的不及三分之一。

這一次何志欽不想多拖時間了。

這當然也是想在心理上造成蕭思冰的震撼，而產生向心力。

一開始就是絕學中的頂尖，而且對夏愚的攻擊最强，對蕭只施壓力却無意傷害她。

兩人聯手，居然也沒有拖過一百招。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數字。

夏愚號稱「北神」，享譽二十年以上。

他被砸了一拳，眼眶發紫。

蕭思冰被逼退三步了，袖子被抓裂。

這已經是栽了。當然，何志欽尚不知足，逼上制住了夏的穴道。

緊接着就是廢除武功。

蕭思冰道：「慢着！何志欽，

你要幹甚麼？」

何志欽道：「太落伍了，為他着想，他失去武功，大概可以安享天年。」

蕭思冰厲聲道：「你為甚麼要這樣？夏大俠與你無怨無仇，甚至還為你譯過番文，你知恩不報，反而加以迫害？」

何志欽道：「他為我譯番文，却留了一手，他是罪有應得，我不殺他已夠仁慈的了。」

「何志欽，你能不能網開一面？」

「本來不行，但有一個例外。」

「甚麼例外。」

「妳留在我的身邊……」

「你作夢！」

「其實這夢立刻就能實現，我制住妳，目的可以達到，但我希望你能自動自覺投入我的懷抱。」

「呸！你不配！」

「世上的配與不配是很難說的。妳以為上官清配嗎？『蟾怪』過去也不是甚麼好人，所以才被人殘了，殘了之後才遇上明師的，把『黑風叟』綽號改為『蟾怪』的。」

蕭思冰道：「你不要再作孽了，你走吧！」

「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你休想！」

「我這些年來的一番努力，也可以說都是為了妳，我說不出對妳的愛慕有多深。」

蕭思冰根本不能考慮這事。儘管救夏愚十分重要，可是她怎能和這個惡奴……如果作了那事，她對不起父母祖先，更對不起師門。

「怎麼樣？妳只要一點頭，我就放過夏愚。」

蕭思冰道：「辦不到……」

何志欽冷笑聲中，向夏愚連拍十一掌。

就在他尚未拍完，夏愚已經滿地亂滾時，一道人箭一蹦而至，向何志欽的後腦上一掌劈下。

這一掌劈中，能把他的腦袋劈得四分五裂。

只不過何志欽不是那麼好相與的貨色。

他突然回撩一掌。

這一掌眞是絕透了，連消帶打，化解了來人這一劈，還把他的胸前肋骨砸斷了兩根。

來人正是上官清。

他本要送師去邊陲找友人去復功的，但經過考慮之後，到邊陲找人一旦不遇，往返幾乎要半年以上，這是划不來的。

不如在中原找機會好些。

於是，「蟾怪」叫上官清去協助蕭、呂及夏愚等人。

他本以為這猝然一擊有九成希望，現在他才知道，何志欽已經很不容易被打倒的了。

他吐着血後退。何志欽步步逼上。

他恨這個殘廢的人，因為他是他最大的情敵。

他要的之所以得不到，主要是上官清之故。

事實上當然並非如此，即使沒有上官清，她也可能嫁給呂敖、黎玄，甚至夏愚諸人。

無論如何，她也不會考慮何志欽這個奴才。

只不過何志欽却不會這麼想。

何志欽一字字地道：「你的鋒頭出過了火，我要你非但殘廢，還要失去武功，甚至躺在床上等着死亡。」

何志欽揚起手，蕭思冰道：「何志欽……」

何志欽含着一抹殘酷而得意的笑意，道：「怎麼？可以考慮了？」

蕭思冰含淚道：「你只要放過上官清，也恢復了夏大俠的武功，我跟你走就是了。」

何志欽攷慮了一會，道：「眞的？」

「當然！」

「可以！但妳必須先給我。」

「不，你必須先放了上官清，然後馬上使夏大俠恢復武功，我才履行諾言……」

「不！」夏愚嘶聲道：「思冰，不要，我寧願死！也不要妳犧牲，這太不值了！」

上官清在一邊沒有出聲。

何志欽道：「夏愚，你死不足惜，你算甚麼？上官清你怎麼說，命可只有一條啊！」

上官清低頭不語，還有點微顫。

蕭思冰呆了。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這話眞是一針見血，剛才夏愚的話應該出自上官清之口才對。

上官清得到的太多了。可以說蕭思冰為他犧牲的太多了，當年她拒絕了師兄及夏愚的愛，獨倒向上官清。

在這緊要關頭，連夏愚都甘願為她而死，上官清却屈服軟化，噤若寒蟬。

夏愚冷峻地道：「上官清，你不該有點男子漢的骨氣，表明態度嗎？」

「……」上官清不出聲。

「就算能苟活而眼看愛人被人欺侮，你能算是一個男子漢嗎？」

「……」上官清鐵了心，就是不出聲。

夏愚仰天長嘶，道：「老天，你太不公平了！天理不在，我夏愚怎能苟活人世，我生而何歡？死而何懼……」

揮劍在頸上一抹，血注傾瀉，

搖搖倒下。

「夏兄……夏兄……」蕭思冰撲上抱屍大慟。

上官清還站在那兒，也流下淚來。

他留戀人生，他還不想死。雖然他已得到了她，雖然他殘得很厲害，一句話，他還留戀這個世界。

何志欽望着上官清冷笑。

就連他也瞧不起這個軟骨頭。

這工夫蕭思冰忽然止悲站起，道：「何志欽，如你能停止殘害其餘武林高手，我就跟你走。」

何志欽道：「我退讓一步，請不要太過份。」

「至少黎玄和呂敖是我的師兄。」

「妳要我放過他們？」

「你要我的人却又殺我的師兄？」

「好！我可以答應妳，但是，如果他們招惹我，那就不能怪我了！」

「當然！」

何志欽十分激動，數十年的心願，馬上就可以如願了。這實在比作武林大家長還要過癮些。

「思冰，上官清這個軟骨頭如何處置？」

蕭思冰道：「讓他自生自滅算了！」

「妳知不知道，他等於出賣了妳？」

「一個軟骨頭作出這種事，也許不算出賣，他只不過是貪生怕死，想苟活人世而已。」

「這樣的人留他何用？至少也該廢了他的武功。」

蕭思冰道：「放他一馬吧！這種人混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好！一切都聽你的……」「叭」地一聲，把一口濃痰吐在上官清臉上，道：「上官清，去買棺材來把夏愚裝殮葬了！」

「是……」

上官清走了，何志欽道：「思冰，妳以為他回不回來？」

蕭思冰搖搖頭，何志欽也以為如此。

果然，上官清未回來。

蕭思冰道：「何志欽，如你要眞正得到我，最好別用强。」

「我不會用强，但妳答應我的事相信妳不會失信。」

「不會，我最敬重夏大俠，甚至超過我的二位師兄，在夏大俠死後百日內，我們不能……」

「這……」何志欽道：「思冰，妳這是為難我。」

「數十年你都等了！何差百十日？」

「話不能這麼說，正因為苦等了數十年，才更珍惜這大好的時光。」

蕭思冰道：「把百日改為五十日如何？」

「折衷一下，五十日改為一月如何？但我有個要求，三十日之內我不强迫妳上床，但溫存擁抱，不能拒絕。」

他們安葬了夏愚，去找「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

＊　＊　＊

「海天帮」中此刻劍拔弩張。因為「漁娘子」韓琳和畢熙持有何志欽的手諭前去接收帮務。

呼延覺武功已失，他下令移交。

正因為他的武功已失，他的命令行不通了。

以馮稼昌及金滔為首的副帮主、長老、護法及壇主等二十餘人，反對投降。

他們也知道何志欽厲害，但如大家一條心，就不怕何志欽。

因而韓琳和畢熙被囚禁起來了。

囚禁了二人就等於向何志欽攤了牌，上下一心要面對何志欽，決一死戰。

畢熙和韓琳不是在一起，畢熙是被押在後面山洞中。

這山洞口有鐵柵欄，每根鐵柱都粗逾鴨卵。

畢熙當然也怕，因為何雖厲害，要面對「海天帮」高手數十人，加上嘍囉有數百人之多。

一旦何志欽來此被擊敗，他和「漁娘子」就有生命之憂了。

這天晚上，兩個小頭目，大約是堂主身份來送飯，畢熙也有點餓了，伸手去接，小頭目把食盒縮了回去。

兩人「吃吃」笑着，其中甲道：「『•十』，你餓了嗎？」

「有一點……」

「要吃飯必須亮亮寶才行。」

「什麼寶？」

「聽說你那東西有一尺多長，這麼大的傢伙咱們一輩子也沒見過。」

乙道：「拏出來看看，就可以吃飯了。」

畢熙道：「朋友，東西有大有小，有什麼好看呢？」

甲道：「你要是不拏出來看看，飯菜就倒給狗吃了。」

畢熙不由暗暗咬牙，道：「只怕拏出這東西對二位不敬。」

「我們又不是女人，怕什麼？」

畢熙終於亮了出來，二人不由大叫起來。

「哇！這麼長！乖乖，什麼女人受得了？」

畢熙正要提上褲子，乙道：「慢着！畢熙，軟的有這麼長，勃起來更大些對不？」

甲道：「勃起會不會有兩尺？」

畢熙道：「二位，這東西已經無用了。」

甲道：「怎麼？硬不起來了？眞可惜！」

畢熙道：「是很可惜啊！」

乙道：「畢熙，要吃飯要讓我們握一下。」

畢熙道：「二位不怕骯髒嗎？」

「不怕！」

畢熙也認了，這一次說不定連小命也要送上，就讓他們摸一下吧！於是他靠近鐵柵欄，甲伸手一把握住。

乙也不會落後，也伸手進去握住另一段。

二人把玩很久總是不放手。

畢熙道：「二位，可以了吧！」

「再看一會，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

畢熙不耐了，正要出手驅退他們收回「傢伙」，那知二人促狹，一施眼色，同時用力往外猛拉。

這東西一尺二寸半，用力拉動，足有二尺多長。

雖是死的了，大力拉扯還是很痛。

畢熙一籌莫展，二人邊拉邊大笑，畢熙痛得「哇哇」大叫。

二人惡作劇一會，也就算了，總不能把它拉斷致死，那就無法交代了。

二人送進食盒，大笑而去。

畢熙痛得一頭大汗，停了好久才開始吃飯。

那知剛才二人拉扯畢熙的傢伙大笑，被本幫中唯一的一位女護法張蕾聽到。

她藏在石洞頂上岩縫中偷窺。

這女人自然也不是好貨，她好奇之下，頗有一試的野心。

只要是過來的女人，都會見獵心喜。

至少也有試一下的企圖。

張蕾綽號「散花手」，其素行可知。

深夜她來到柵外低聲道：「畢熙，你想不想走？」

「請問您是……」

「不管我是誰，你想不想走？」

「不走如何？」

「很難說，如果何志欽來了擋不住，這兒二十餘高手的合擊，你們二人就有生命之危了。」

畢熙道：「當然想走。」

「我可憐你，只想交你這個朋友。」

「謝謝妳，我永生不忘大德。」

張蕾開了鐵柵，叮囑他，叫他在五十里外青石鎮上平安客棧中等她，過幾天她會去找他。

畢熙自然答應，於是他溜了。

他似乎沾了傢伙大的光，眞是異數。

畢熙也沒有失信，在五十里外青石鎮上那家客棧中等她，但一連七八天未見到張蕾。

於是他留話離開了那裡。

離開不遠，却遇上了眞一，她易了容還是被他認出來。

這眞是有幸或者不幸的遇合。

眞一扭頭要走，畢熙道：「眞一，無論如何，咱們曾經禍福與共，渡過一段奇妙的時光。」

「什麼奇妙的時光？丟盡了八輩子的人！」

「至少，我們也算有緣。」

「我却以爲那是倒楣。」

「眞一，我們該在一起，至少也該聚一聚。」

「我對你已經倒了胃口。」

「我對妳却沒有。」

眞一道：「你要怎麼樣？」

「我希望重溫舊夢，我對那一段難以忘懷。」

「我對那一段却認爲是畢生的臭史！」眞一要走，畢熙擋住了她。

「畢熙，」眞一道：「柳大元怎麼說來？他希望你改邪歸正，再說，你還行嗎？」

「也許還行，山高皇帝遠，他能把我如何？」

「你眞是不可救藥了。」

「跟我走吧！」

「作夢！」二人動上手，眞一在五十招內被生擒。

他們又回到小道觀中。

畢熙要重溫舊夢。那東西是死的，如何重溫舊夢？

甜蜜使他懷念過去能用時的爲所欲爲，在女人面前吃香的往事，藉着眞一，重回到過去的夢境中。

他點了眞一一個不重要的穴道。

他們在床上狎戲。

眞一不是什麼貞烈的女人，她只不過是因爲和他分不開丟了人，餘恨仍在而已。

她抱怨的是，當初她在池中洗澡，畢熙要作那事，她的確推絕過，且說在水中有危險。

當時畢熙不聽。

自在柳大元之處被米、凌二女揭開面罩，露出了身份，且有數十人圍觀之後，她就化粧，易容在江湖中走動。

要不是畢熙對她太熟，也認不出來。

奇怪，和眞一狎戲，他那東西忽然有了動靜。

畢熙欣喜若狂。

「眞一，有希望了。」

「只動了一點點，有什麼希望？」

「只要我們每夜在一起，十天內我就可以重振往昔的雄風了。」

眞一不能不陪他，過了五六天，果然每天都有進步，事實上是柳大元的藥力使然。

柳大元曾暗暗發誓，決定讓他漸漸好起來，然後試試他的心地，是改過向善還是每下愈況。

畢熙自然不知道這想法。

他以爲柳大元也治不好他，是他自己找到了病源，也就是和眞一在一起重溫舊夢，重獲生機的。

但在第八天晚上，畢熙以爲眞一已經被他感動，不會背叛他了，眞一在床上抽冷點了他的穴道。

畢熙心頭一凜。

他知道，人生在世任何時候的一點疏忽都可能導致不可彌補的不幸。

「眞一……可別開玩笑！」

「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那妳是……」

「自從在柳大元處，被作爲教學的模子，當作猴子耍以後，我就發誓要報此仇。」

「眞一，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

「呸！你也配，你只不過是一個奴才而已！」

「眞一，妳就是不念這點情感，也不會害我吧？」

眞一笑了一陣，道：「畢熙，你完了！」

「眞一，妳要如何處置我？」

「你看，就是這樣……」力貫雙掌，連劈十七八下。

畢熙不能滾動，因爲他被點了一個穴道。

只不過痛苦却一樣，他被廢了武功。

畢熙停止呻吟，道：「眞一，妳眞夠狠。」

眞一道：「畢熙，狠的還在後頭。」

「妳……妳還要怎樣？妳太毒了！」

「我毒嗎？第一我沒有欺師罔上，你有，我沒有重利輕友，甚至出賣及迫害朋友，且姦污友人的女人，凡是壞事，你都做盡了。」

畢熙後悔了嗎？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畢熙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那是一種悲慘的生活，至少在有骨氣的男人來說是的，他呢？沒有骨氣的人對這種生活有何感受？

經過一些不同的渠道，來此參觀的人絡繹於途。

眞一訂的價碼是：

看一下五百兩。

摸一會一千兩。

玩一下五千兩，雖然畢熙那東西還不靈光，但願付這筆錢獲得一次奇妙經驗的女人大有人在。

這些人當然都是江湖中不走正路的女人。

第一次展示在一家客棧後院中進行。

觀者三十餘人。

畢熙雖然並不是欣然對之，却也並不以爲是件無法忍受之事。

在衆多羨慕的目光下，聽到「哇……哇」的驚嘆聲，看着那些愛不釋手的女人，那種表情，他居然感覺十分自負。

他是世界第一。

何志欽自負武功爲武林第一，他的傢伙也是武林第一，甚至是宇宙第一。

似乎只要是第一，就是光門耀祖的事。

他是一個出身卑微，太容易滿足的人。

有三個女人花了五千兩，要睡他一夜。

當然，眞一言明在先，不一定能使花錢者個個滿意，只要上了床就算數，一定要付清五千兩。

倒也沒有人認爲未能盡如人意而要求退銀子的。

她們大多以爲，即使未能眞的玩得盡興，也是一次奇妙的經驗，不負此生，見過大世面。

和最「大」的人上過床，可自比武則天，甚至比武則天還風光。

因爲武則天的薛懷義及「蓮花六郎」張易之的也沒有超過一尺。

這是一項紀錄，人們很喜歡創造紀錄而保持之。

眞一是經紀人，走到哪裡都有生意。

畢熙可以分得十份之二的所得。

眞一對他說，一年以後，他可擁有十萬兩，就可以衣錦榮歸，返鄉納福，安渡餘年了。

畢熙沒有意見。

能拿銀子自然很好，主要還是那東西一掏出來，博得喝采掌聲，使他有一種成就感。

這一天在徐州一家客棧中，又有二十餘人要欣賞。眞一安排在入夜之後三更之前。

表演完畢，客人盡興而去，最後來了一個文士，道：「眞一，我願花五萬兩看場特別的表演。」

畢熙一看來人，不由心中雪亮，不知是喜是憂？

眞一道：「甚麼特別的？」

「我要看一場妳和他一起表演……」

「我不表演。」

「我要妳表演！」

「你是何人敢對我如此無禮。」

「妳算甚麼東西，不過是個走了偏鋒的道家敗類而已。」

眞一道：「你又是誰？」

「別管我是誰，快點表演沒錯。」

眞一出了手，絕未想到，不到

十五招就被制服。

「妳是個女人？」

「當然。『胭脂豹』聽說過嗎？」

眞一道：「原來是妳，我輸得沒話說。」

「表演吧！」

「李女俠，他不行了！」

「不行有不行的表演方法，反正顧客花錢，你們就要想些點子使客人樂一下子。」

畢熙的人格完全被摧毀。

也只有不重視人格的人才會不在乎這種受人擺佈的表演。

他以爲在李笑手中也許比在眞一手中好些。

至少李笑可能爲他恢復武功。

於是他毫不靦覥地拿了出來。

甚至還•了幾個花甩了幾下。

李笑大爲驚奇，以前和他上過床，那有這麼大？這可眞是世上的至寶，價值連城了。

「畢熙，還行嗎？」

「現在是不成了，但功力恢復之後，我有把握能挑起一盞燈籠。」

「好，那就跟我走吧！」

「大姐，眞一毀了我的武功，就這麼放過她？」

李笑道：「你說吧！如何整她？」

畢熙寒薄，翻臉無情，好歹他們有過魚水之歡，夫妻之實，正如他不久之前說過的話，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的情況又變了。

「帶着她巡迴表演，增加收入，豈不是一舉兩得？」

「就照你這法子去作吧！」

眞一冷峻地道：「畢熙，我曾經是你的女人，要自己的女人到處表演，你不以爲是奇恥大辱嗎？」

「不會的，因爲妳從未承認是我的女人。」

「你眞是世界上最沒有原則，最最下賤的男人了！」

＊　＊　＊

以眞一道姑的裸舞爲號召，觀者如堵。

尤其表演的節目繁多，不僅僅是舞而已。

還有些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項目，觀者大開眼界，甚至百看不厭，一看再看。

有時自甲地到乙地，相距萬里，仍有人跟來，往往觀衆中有些老面孔，因爲他們看上了癮。

其中有一個節目，屬於眞功夫，把一根巨大的蘿蔔插進去，輕喝一聲，蘿蔔竟變成了蘿蔔渣噴了出來。

當然有別的項目，例如，可以發出「叭叭」聲，(像口香糖打泡泡一樣)甚至吹口哨。

這是一種特技。

眞正是欲罷不能，武林鼎沸轟動。

李笑日進斗金，發了大財。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對眞一及畢熙這種人來說，這句話是再妥貼不過了。

當然，眞一也被廢了武功。

一邊巡迴表演，一邊爲畢熙恢復武功。

＊　＊　＊

「漁娘子」在「海天幫」中也很慘。

她被監禁，爲人質。

何志欽遲遲沒有前去，卻聽說畢熙和李笑在巡迴表演。

何志欽不以爲畢熙有膽量背叛他，他要看清這件事。

正好眞一在一家客棧中表演，何志欽看到這一切，覺得眞一無恥，畢熙及李笑也下流。

表演完畢，觀者散出去，何志欽就出現了。

畢熙大驚。

「畢熙，我叫你到『海天幫』去接收，你怎麼溜出來了。」

「何大俠，一言難盡……」他說了被禁之事，也說了一女人放了他，當然要加油添醬一番。

「那女人是誰？」

「她未說出姓名，約四十左右，大概是幫壇主以上的人物。」

「這麼說，『漁娘子』還被關在那裡？」

「八成如此。」

「你逃出之後也不向我報告？」

「我找不到何大俠。」

「說謊！」何志欽一上就制住了畢熙，不禁一怔道：「你的武功呢？」

「被眞一廢了。」

「廢得好！像你這樣見異思遷的人，讓你有武功是很危險的。」

李笑道：「何志欽，你少在這兒自說自話。」

「怎麼？妳不服？」

「我要試試看你這個要作武林大家長的人到底有多高明。」

李笑才試了三招，不由大驚。

她這才知道，爲什麼一些頂尖人物都栽在他的手中。

結果未出四十招，李笑被一腿掃倒。

「何志欽，我服了你。」

「服還不行，要不要爲我効勞？」

「如何効勞？」

「一起去接收『海天幫』。」

「正合我意，將來我是個什麼職位？」

「『武林一家』的組織章程還未擬好，如比照幫會組織，你和『漁娘子』皆爲長老或副幫主之職。」

「何大俠！」眞一道：「『漁娘子』是我家師。」

何志欽道：「如果眞一將來也

歸順於我，令師是副幫主，妳是長老，李笑和『漁娘子』同級同職。」

眞一道：「可是我們的武功已失。」

何志欽道：「請李笑爲你們恢復，待我征服了『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及黎玄之後，就到『海天幫』去。」

李笑道：「何不讓我們跟你一起去？」

「也好！大約一個月後可以成行。」

＊　＊　＊

何志欽和「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之戰是公開的，在八公山上，武林黑白兩道觀者百餘人。

由此可見，雙方都對自己有信心才會公開對決。

妙的是，李笑是柳上惠的女人，她卻是百餘觀衆中的一個，袖手旁觀，無意插手。

柳上惠道：「聽說你要成立『武林一家』？」

「正是。」

「古人說：『弄權一時，凄涼千古』，你不該再思再慮嗎？」

「想什麼？」

「當了『武林一家』家長又如何？」

「老鬼，你有資格敎訓我嗎？」

「有。」

「李笑是你的女人對不？」

「可以這麼說。」

「那女人的行爲對你不是一大諷刺嗎？」

「她早就不是我的女人了。」

何志欽道：「老鬼，如我能勝你一招半式，你就作我的副手如何？」

「如我不敵，當場自絕。」

「那又何必？」

「不必多言，你亮兵刃吧！」

何志欽道：「不亮兵刃如何？」

「都可以……」何先出手，柳上惠採守勢連讓三招。

他是身經百戰的人，絕不會受盛名之累，急功躁進，好大喜功。

他必須小心應付，他知道世上沒有僥倖的事。

七八招後，柳上惠忽然想到了死亡。

因爲他只要失招就要自絕，這是他自己說的。

盡管他驚於對方的絕技精微絕倫，還是穩紮穩打，一絲不苟。

何志欽對付這樣一個步步爲營的老油子，也知道勝之不易。

觀者有些人以爲柳上惠的勝算大些。

畢竟他已成名近四十年了。

只不過老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不能推陳出新，必將被淘汰。

六十招後，柳上惠顯出疲態了。

八十招後，柳上惠時有險招，卻被化解。

所謂險招，就是他的絕招。

李笑在人叢中目注現場，往事一幕幕兜上心頭。

她是童養媳，剛入柳家根本不會武功。

後來柳上惠教了她武功。

最使她對不起的是，她入柳家不久在十六歲那年，和柳的堂兄有私。

這事柳的母親都知道了，可是柳從未表示什麼。

以前她以爲柳是天生的主人，但現在她知道，柳是個有修養的人，也是個寧願自己痛苦也不願責難別人的人。

這幾十年來，她離開柳上惠在外胡來，要是換了別的男人，早就把她殺了。

至少也該廢了她的武功。

人畢竟是有情感的動物，又有所謂：人心是肉做的。李笑此刻大爲感動。

可以說大半輩子，只有此刻她才是眞正清醒的。

九十五招後，柳上惠守多攻少，危機四伏了。

李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兩步。

此刻她已是站在一團人牆最前面了。

在一百七十招上，何志欽下了煞手，眼看柳上惠是絕對接不下這一招的，一旦接不下，他就會當場自絕。

李笑不希望他有此下場。

至少他不應該有此下場。

鼓足了勇氣，把生死置之度外。

李笑如電撲上。

這是孤注一擲，自然是只攻不守的了。

這可以說是突如其來，至少何志欽未提防李笑，但卻不能說他未提防其他任何人。

一個絕頂高手，隨時隨地都要有這種警覺心。

只不過李笑太快，加之此刻正好何志欽背對李笑，也是相距最近之時，不超過三步。

可以說意念一起，人已貼近夠上攻擊要害的部位。

不論何志欽的絕技有多深多靈，畢竟是腹背受敵。

既要應付前面的柳上惠，也要化解背後施襲的李笑。

最初不知是李笑，半轉身子已經發覺。

他的腰臀之間挨了一脚，但卻扣住了李笑的脚踝。

此刻柳上惠倒也不是乘人之危和李笑夾擊他，而是自然地又攻出一招。

(未完•廿五)

骨中寶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